白话彩图珍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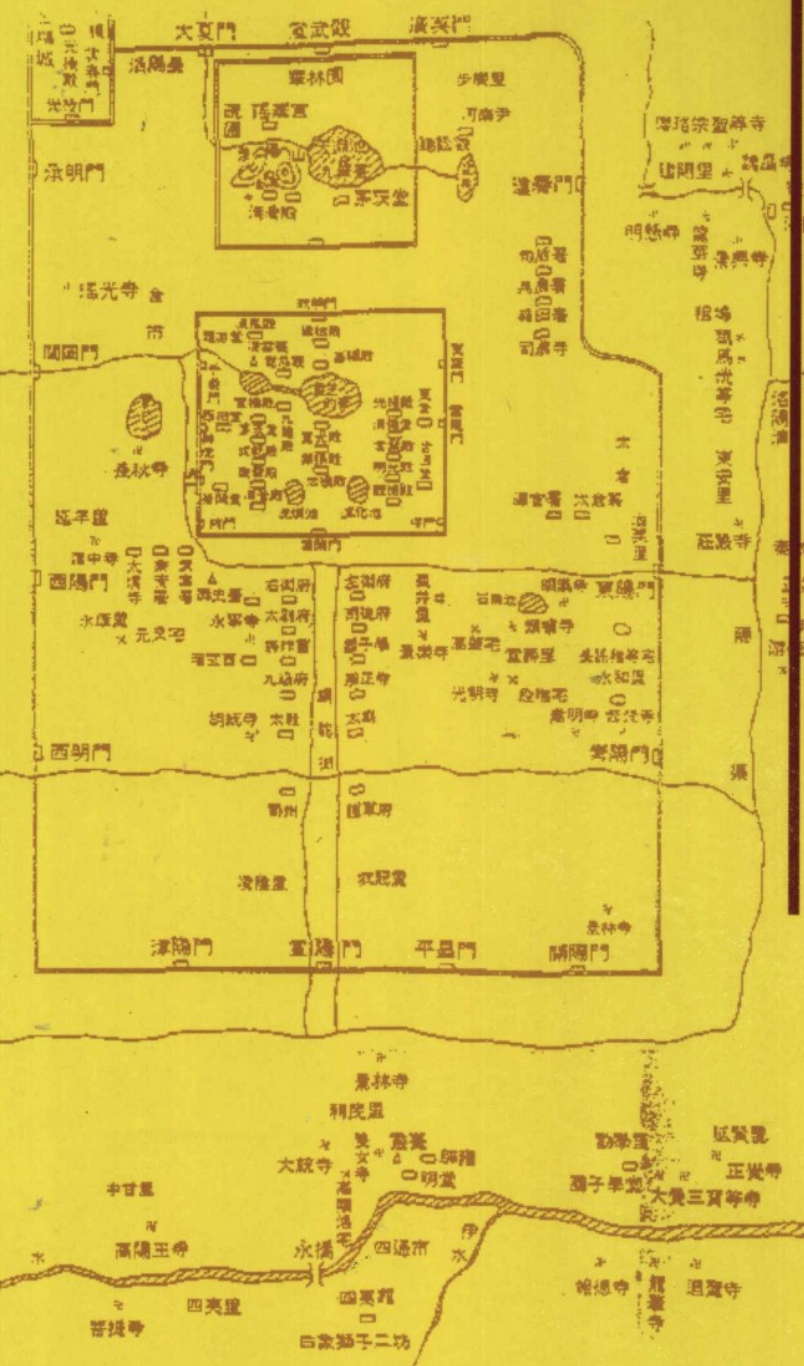
洛陽伽藍記

酷译

[北魏] 杨衒之 / 原著　卢阿蛮 / 译著·摄影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洛阳伽蓝记》虽然以「伽蓝」为主题，但它所记述的具体内容却远远超出伽蓝和与之相关的佛教史素材(如人物、禅讲、节日活动等)的范围，涉及北魏时期的许多史事。被清代学者评价为：「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凡夫朝家变乱之端，宗藩废立之由，艺文古迹之所关，苑囿桥梁之所在，以及民间怪异、外夷风土，莫不巨细毕陈，本末可观，足以补魏收(指他作的《魏书》)所未备，为拓跋之别史。不特遗闻逸事，可资学士文人之考核已也。」

魏洛陽伽藍圖

ISBN 978-7-5117-0306-4



9 787511 703064 >

定价：42.00元

白 话 彩 图 珍 藏 本

洛陽伽藍记

酷译

［北魏］杨衒之 / 原著　卢阿蛮 / 译著 · 摄影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洛阳伽蓝记 / (北魏) 杨衒之原著，卢阿蛮译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117-0306-4

Ⅰ. ①洛… Ⅱ. ①杨… ②卢… Ⅲ. ①寺院—史料—洛阳市—北魏（439～534）②洛阳市—地方史—史料—北魏（439～534）
Ⅳ. ①K928.75 ②K29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70944号

洛阳伽蓝记

［北魏］杨衒之原著　卢阿蛮译著·摄影

出 版 人：和　龑
策　　划：张万文
责任编辑：冯　章
责任校对：谌　亮
装帧设计：秦晓娟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010）66509360（总编室）（010）66509366（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010）66130345（网络销售）
（010）66509364（发行部）（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重庆市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毫米 1/16
字　　数：250千字
印　　张：12.5
版　　次：201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4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致21世纪的读者



大家好！我叫杨衒之，公元6世纪北平人，就是你们所知的河北省北满城人。按照你们时代的学者们的说法，我算是个作家。虽然在我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们并不这样叫我，他们更愿意把我看作是个朝廷官员和将军。我在中国北魏朝做过官，最高职衔叫抚军府司马，相当于你们时代的军区参谋长。我还当过期城郡太守，相当于你们时代的地级市市长。

我之所以还算一个“作家”，是因为我在世时写下了一本名叫《洛阳伽蓝记》的书。据说我的这本书后来影响很大，历朝历代都有不少读者。有人说，《洛阳伽蓝记》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北魏时期首都洛阳的城市面貌和风土民情，尤其是城里大大小小上百座寺庙（我们的时代叫做伽蓝，是从天竺语音译过来的），及其承载的人物故事和佛教文化。不过，有一点我得先作个说明。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洛阳这座城市已经不再是北魏朝的首都了。因为战争和杀戮，洛阳被废弃了。城里那些我曾经那么熟悉的寺庙都成了废墟。我是在战争过去后故地重游时，想起那些早年曾经辉煌无比的宫殿和佛寺，触景生情，痛感时光流逝，人世沧桑，才决定拿笔记下这座城市过去的辉煌。好在所有的寺庙基址和残墙还都存在着，只是以另一种风貌向我述说着历史的变迁，因而我的记述与回忆都还有迹可循，有物可证。所以我仍能保证我所记下的洛阳和城里的寺庙都是真实的，一点也没有进行文学性的夸张与虚构。

正因为如此，后来的人都说我写的这本书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时代、一个王朝和一个宗教的历史。又因为我写作时比较讲究文字的准确和优雅，采用了我所习惯的散文和骈文的样式来讲述。按照后来一些学者的说法，这就具有了很高的艺术性，所以我就成了“作家”。有人把我这本《洛阳伽蓝记》

和郦道元的《水经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合称为北魏三大传世之作。还有人把我与北宋时期的画家张择端相提并论，说我写的这本书是最早出现的《清明上河图》文学版。可惜我没有看到那幅画，因为张择端画画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500多年了，所以无法对这样的说法进行评论。不过我还是很高兴，为我的书能够成为文学版的《清明上河图》，继续被21世纪的读者所喜欢而高兴。

还需要说明的是，你们读到的这封信，是我的一位跨越15个世纪的朋友代我写的。这位朋友名叫卢阿蛮，他倒真是一位“坐家”，因为他是坐在电脑桌前写作的。而我们那个时代及其以后的1000多年里，人们都是手握毛笔写字的，必须得站着。我的这位朋友近年来写了不少的书，出版有小说和文史笔记，还对我这样的“历史老人”感兴趣，把我的书从故纸堆里找出来介绍给读者，让我在21世纪拥有了更多的“粉丝”。

在重新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卢阿蛮穿越时空向我征询意见，说他想把我在1400多年前写的这本书，用电脑和网络时代人们都能读懂的语言重新写过。把我这本书里提到的那些记载过于简略的典故，按照历史故事的样式，尽可能通俗地讲述出来，使其更加丰富和生动。此外，他还提到读我这本书时的一些感想，例如书中对北魏时期一些百姓生活与民风民俗的描写。他说有些民俗是他也熟悉的，比如北魏民间做棺材只有柏木不用桑木，据说中国农村现在还有这样的风俗。再比如我在书中写到洛阳老百姓用桃枝驱鬼的风俗，后来也传了下去，并有诗句“总把新桃换旧符”描写这个风俗。还有在我们那个时代，中国分成了南北朝，南朝的人喜欢喝浓茶和莼菜汤，吃蟹黄，嚼槟榔，玩豆蔻，这在我们北朝人看来都是很奇怪的习惯，据说现在的江南人还保留着那样的风俗。译者对民俗很感兴趣，所以把古代和现代生活结合起来讲。

我理解他的目的，是要让21世纪的读者更好地理解我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以及我写作这本书的目的。译者还说他的翻译可能跟以前那些僧人、学者、教授们的做法不一样。他希望自己的做法更容易为年轻的读者所接受，从而更方便地把我这样的“文言作家”介绍给你们。但这样做也有一些风险，因为他采用的不是“直译”而是“酷译”。在我理解，就是他的写法不是“是那样”，而是“像那样”的意思。据说“酷”是你们的时代很特别的一种作派，可以保持新鲜感并吸引眼球。他担心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翻译方法，怕我怪罪他没有与原文保持一致，问我这样行不行。我觉得没什么不行。只要真正地把我的书读透了，真正地把我在1400多年前所见到的洛阳城和那些美妙绝伦的寺庙描述出来，怎样写都一样。再说这样一来还可以让我的这本古书变成新鲜玩艺儿，何乐而不为？所以，我感谢卢阿蛮的“酷译”，也希望21世纪的读者朋友喜欢。

北魏抚军府司马杨衒之寄于东魏武定五年（公元547年）



译者说明

一、本书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2月版《大正藏》本杨衒之原著，并参考该社范祥雍校注。本书涉及的大量古代历史人物、典故、佛经故事等等，为保持文体气韵连贯通畅，方便阅读，均以叙述方式融入正文，不另加注释。相关参考资料主要从中国历代典籍中查考，名录列后。

二、关于本书所涉及的年代，杨衒之原著均为北魏皇帝的纪年，为方便读者查对并保持阅读通畅，翻译时均在原纪年名词后对应加注公元纪年，并以括号标示。如孝明帝神龟元年（518年）。

三、原著涉及的地名，有对应为当代地名者，也以括号加注标示。如河内郡（今河南沁阳）；土谷浑王城（今青海湖以西）。

四、关于“北魏”一词，原著只提魏或大魏。作者是当时代人，没有北魏的概念。本书翻译时采用现代人所熟悉的历史概念，称作北魏，以避免与三国时的曹魏和稍后的东魏相混淆。

五、关于“天竺”一词，即今印度的古译名，杨衒之原著一般通称西域，有时也称天竺。汉代至隋唐时期的中国对其有多种称谓，如身毒、贤豆等，通译为天竺。唐太宗时代，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译为印度，此后逐渐固定下来。但当代印度的地理范围与古代印度差异甚大，古代印度为南亚次大陆的泛称，包括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等国。为避免古今地理概念上的混淆，本书采用古代通用翻译名天竺。

六、杨衒之自序，关于《麦秀》诗的作者，历史上有两种说法。《尚书大传》说是宋微子，《史记》说是朝鲜箕子。《史记》记载得更详细些，广为后人引用，本书从《史记》。

七、卷五关于“惠生宋云西域取经事”，原文夹杂在洛阳城北诸寺之凝玄寺中间，且行文较乱。本书将其作为附录单独列后，另加标题《惠生宋云取经记》。原著末节《京师郭外诸寺》调到“惠生宋云西域取经事”之后，翻译时将其移前，与洛阳城北诸寺合为一体，以方便阅读查考。

八、卷五所记“波知国”，杨衒之原著为“波斯国”，但所记地理位置并非今日伊朗古称之波斯，《北史》等记为波知国。本书采用《北史》之译名，以免混淆。

九、卷五所记“乌苌国”，杨衒之原著为“乌场国”，《魏书》、《大唐西域记》、《法显传》等叙述相同地理之国度均记作“乌苌国”。本书采用历史上更通行的称谓“乌苌国”，以方便读者查考。

十、杨衒之原著分为正文和注释两部分，前者集中记述洛阳城的主要寺庙，后者则是杨衒之自己加上的注释，包括围绕该寺庙发生的历史事件、人物故事、风俗细节等。杨衒之原著此两类文本区别很明显，历史上多数刻本分别将两部分用大小字体区分。考虑到两类文字都是杨衒之原著，且有些章节注释部分大于正文，内容也很重要，本书翻译时将其合二为一，连贯叙述，不再分正文和注释，以避免文体的分裂，从而保持阅读的畅通。

十一、为方便读者对照查考，本书将杨衒之原著附录于后。其正文和注释分别用不同字体加以区别。

特此说明。

卢阿蛮，2010年1月于重庆



杨衒之自序

关于洛阳那些佛教寺庙的兴起和修建过程，说来话长。

在中国上古时代，自有记述伏羲、神农、黄帝三皇的《三坟》，和记述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唐尧、虞舜的《五典》之后，九大流派蜂起，百家学说争鸣，所述的人生社会之道和天地运行之理，都各有流传，也使中国文化空前地丰富，为世界所瞩目。然而几个世纪之前，在天竺国，就是后来所说的印度，早已成为主要宗教信仰的大乘佛教，以及释迦牟尼佛祖所讲的那些关于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的种种说法，在中国却少有记载，佛教寺庙更是不知为何物。直到有一天，在汉明帝刘庄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之后，这一切才有了改变。

那是在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刘庄在夜里梦见一个神人飞来他的寝宫前，仿佛在跟他说着什么。但刘庄听不懂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只看见那神人颈项上放着光，面庞圆润如满月。第二天临朝问政，刘庄让众臣帮他解梦。太史博士傅毅上前说，皇上梦见的那个神人并不是中国的神仙，而是西天佛祖释迦牟尼，他的学说在天竺国影响深远，特别在阿育王朝成为国教。傅毅还建议说应该派人去天竺国作些考察，看看释迦牟尼的言论是不是对增加中国老百姓的精神信仰有帮助。这话勾起了刘庄的兴趣，于是派出了由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18人组成的中国取经团去天竺国访求佛法。

这个取经团没有走到天竺国，他们在西域大月氏国碰上了天竺国和尚迦叶摩腾和竺法兰。那两人正打算向东方传播佛法，这下正好，于是取经团便将两位天竺国和尚请回了汉朝，并用白马驮着佛像和佛经回到洛阳向皇帝复命。汉明帝刘庄看那佛像跟自己梦见的佛祖一个模样，更加深信与佛有缘，于是诏令建立寺庙，供奉佛像、佛经、和尚，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佛法僧三宝。而由皇帝赐名的白马寺，则成了洛阳城最早的伽蓝，乃至中国最早的佛教寺庙。

让我再解释一遍，伽蓝就是寺庙，天竺语读作伽蓝。这一年在中国的历

史上叫汉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400多年后，我在洛阳城里没有看见白马寺，出城往西在西阳门外三里倒有一座白马寺，也有这个传说。不知是否就是当年汉明帝所建那座，或许是几百年来洛阳城的布局早已改变了。

汉明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虔心信佛的皇帝，以至于在他所住宫殿的大门（那时叫做阳门）和为自己预修的陵墓（那时叫做夜台）也刻上佛像供奉。自那以后，中国大地上的佛教信仰便逐渐形成了风气。

据我所知，公元4世纪初的中国西晋永嘉年间，洛阳城有佛教寺庙42座。而到公元5世纪北魏这个伟大的时代就不一样了，我们的皇帝个个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民间信仰也很普及，首都洛阳城更是成了佛教圣地。

首先是王公贵族们纷纷皈依佛法，为修建寺庙互相竞赛，把象征特权的马车拍卖掉当作供佛的布施，慷慨得就像脱掉一双鞋子一样。接着是豪门世家，大把大把地捐钱，就仿佛抛下了一双脚印一样毫不吝惜。

因为世风崇佛，洛阳城于是寺庙相连，佛塔林立，佛教建筑互相媲美，仿佛都在竞争着谁能比天宫和山寺的姿态更美。有的寺庙以高大知名，其高度可跟汉光武帝刘秀当年修筑的洛阳灵台相比，我的好友郦道元写作《水经注》时，对灵台故基有过测量，据说高达6丈，十分雄伟。有的寺庙则以宽广著称，其宽度与秦始皇时代的阿房宫一样壮观。至于寺庙的装饰和彩绘，有人拿东汉张衡《西京赋》的名句“木衣缯锦，土被朱紫”来形容。就是说寺庙的木柱和屋檐结构都贴上了锦缎样的壁纸，石基和土墙都刷上了红色的涂料。但在我看来，这个形容并不贴切，因为那样两句话远远不足以描述洛阳城寺庙异常丰富的色彩。

然而这一切却在永熙三年（534年）之后突然成了过眼烟云。那一年七月，我们北魏朝的孝武帝元修被大臣斛斯椿挟持，逃往长安，后来就死在那里，再没回到洛阳。洛阳由大将高欢占领，高欢宣布废黜元修，另立皇侄元善见为孝静皇帝。但洛阳经此战乱已被破坏得不成样子，在高欢的建议下，朝廷迁到了邺城。后来的历史家把元善见当皇帝的朝代叫做东魏，因为邺城在洛阳的东北面，就是后来的河北临漳县。随着朝廷一道东迁的还有众多寺庙的僧众，他们被迫放弃了曾经辉煌无比的佛教圣地。我也是在那时离开洛阳的，此后十多年，洛阳的寺庙就成了我的梦里老家。

直到孝静帝武定五年（547年），也就是元善见当东魏皇帝当到第13年的时候，我因为帮朝廷出差，才有机会故地重游，再次见到了我日夜牵挂的洛阳城。但此时的洛阳已经是一片废墟，惨不忍睹了。除了永熙三年的战乱破坏外，洛阳遭受的最严重破坏要数孝静帝元象元年（538年），侯景、高敖与独孤信在此地的战争。侯景把独孤信的军队打垮后，又放火烧了洛阳城里城外的所有寺庙，老百姓的房屋也多数被烧毁。

洛阳城原先固若金汤的城郭崩毁了，曾经金碧辉煌的皇家宫殿也完全倾覆了。所有的佛寺大殿都被烧成了灰烬，曾经高可比天的佛塔也成了一个个的烂土堆。寺庙的围墙长满了野草和艾蒿，寺庙之间的通道遍布荆棘。野兽

在寺庙的台阶上挖穴筑巢，乌鸦在庙中庭院的老树上筑起了鸟窝。偶尔有像我一样的过路人，流连在九道城门之间，表情沉重，感时伤怀。还有世代居住在洛阳，战乱之后又回到故土的老农，他们已经把庄稼种到了过去皇宫的宫门内外了。

此情此景，不由使我想起《诗经》里描述过的往事来。当年（公元前1046年）商朝被周朝推翻，周武王下令把商都朝歌的老百姓全部迁往东边很远的地方，朝歌城被废弃了。两年之后，被周武王封为朝鲜王的前商大臣箕子接受召见，路过朝歌时只看见了一片废墟，原先商纣王居住的宫殿，已经什么也没有了，庭院内外疯长着乱七八糟的野生大麦苗。箕子对母国的命运心生悲戚，于是写下了《麦秀》一诗：“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商纣）兮，不与我好（不听我劝告）。”几百年后，同样的情景再次出现，平王东迁后，西周朝的国都宗周，很快也被废弃。原先的王宫所在地长满了野生黄米，于是有国风《黍离》一诗流传下来。世道流转，阴阳更替，现在轮到我为北魏的故都感伤了。

唉，我的亲近而又遥远的洛阳城啊！过去的记忆是那么深刻，怎么可能轻易地抹去？至今我也清楚地记得，洛阳城内外的大小寺庙曾经多达1000余座，而今天这里却是一片寂寥，佛寺的钟声也听不到了。我真担心再过若干年，人们恐怕连洛阳城曾经有过的模样也忘却干净了。就像1500年前的商都朝歌，和1200年前的周都成周一样，到现在连让人回忆的影子也没有了。

为了不让这样的担心成为永久的现实，我就来做这件事吧。我自告奋勇，想以自己拙劣的文笔，把我最熟悉的洛阳城的寺庙记载下来。当然，完全记载下来是不可能的。当年朝廷曾经统计过，洛阳城里城外的大小寺庙超过1000座，连我这样虔诚信仰佛教的文人也不可能都走遍，更不用说凭回忆记录了。我只能选择那些规模最大，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影响也最大，最能代表我们北魏时代建筑艺术最高成就的寺庙，来做个尽可能真实详尽的记录。其余一些较小的寺庙，有些也曾经发生过故事，产生过一定影响，我在这里也作些记述。

另外，关于这些佛教寺庙的记述顺序，我采取的办法是先从城里的寺庙写起，再写到城外去。至于这些寺庙的方位，我按照老洛阳城曾经有过的东、南、西、北几个方向的城门为坐标来写，寺庙和城门则按远近次序分为五部分。这样，曾经在洛阳城居住过，或旅游过的读者，就可以有个基本的方位判断了。需要说明的是，写作本来不是我的专业，我也不是什么文人或学者，在我的记述中难免会有遗漏，也希望读者诸君详查并不吝赐教。

在进入正文之前，有必要先把洛阳城几大门的顺序，以及得名由来的大致脉络搞清楚。

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拓跋宏把国都从平城——就是后来的山西大同迁到洛阳。同时下令由司空穆亮负责建造皇宫。那时旧洛阳城大体上也是现在的格局，各门的名称大多沿用汉代和曹魏以及西晋时期的原有



名，个别作了改动。

先说城东的三道门。从北往南依次是建春门、东阳门、青阳门。

建春门原名上东门，完全是按照方位命名的，很早就有了。建安时代著名诗人阮籍的《咏怀》诗句“步出上东门”，就是说的这里。曹魏时代后期改名为建春门，西晋时期也叫这个名字。后来中原战乱分裂，晋朝廷南渡成为东晋。中原大地由北魏经营，有人建议为洛阳各城门重新取个名字，以鲜卑人的语言来命名，被孝文帝拓跋宏否决。拓跋宏对中原文化很崇敬，把自己的姓也改成了汉姓——元，全名叫做元宏。元宏，也就是原先那个拓跋宏，下令建春门依循原名不要改动。

东阳门在汉朝时称作中东门，也是按照方位命名的。曹魏和西晋时期改名为东阳门，本朝也没有改动。

青阳门这道城门的名称多有变动。汉朝时原本叫望京门。因为汉朝有两个都城，首都是长安，洛阳为第二首都，也叫陪都、东都，取名望京是希望洛阳的发展更加兴旺的意思。曹魏和西晋时代被改称做清明门。这个名称看来并不好，但也不能沿用汉朝的名称。因为“望京”二字还有个意思，就是远望京师，承认自己处于第二位。这显然有违本朝定都洛阳，长期经营中原的初衷，所以孝文帝元宏将其更名为青阳门，也是按中原传统取名的，没有叫鲜卑名。

洛阳城南面有四道门。从东到西依次为开阳门、平昌门、宣阳门、津阳门。

开阳门由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时修建。据说当初这道城门刚刚建起，还没来得及命名，就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一天夜里，人们看见天空中有一根木柱飞来城楼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琅琊郡开阳县的县令向朝廷报告说，开阳县城南门楼上的一根柱子突然不见了，听说是飞到洛阳南门来了，派了个人来看，果然就是开阳县的。光武帝刘秀觉得这是个吉兆，于是便把南门东头这道门命名为开阳门，以表示三阳开泰，兴旺发达的意思。这个名字在曹魏和西晋时代没有变更过。本朝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元宏也下令继续使用。

平昌门在汉朝时叫做平门，曹魏和西晋时增加了一个字，叫平昌门。本朝没有改动。

宣阳门在汉朝时叫小苑门，曹魏和西晋时改称宣阳门，本朝也叫宣阳门。

津阳门在汉代的名字只叫津门，魏晋时期只是在此增加了一个字。本朝沿用了魏晋时期的名称。

洛阳城西面纵向也有四道门。从南到北的顺序分别为西明门、西阳门、阊阖门、承明门。

西明门汉代原名广阳门，魏晋时期沿用。本朝孝文帝元宏将其改名叫西明门。

西阳门汉代原名叫雍门，魏晋时期改称西明门。本朝重新命名时，因西明门这个名称已被南头第一门用了，孝文帝元宏便将这道门改名为西阳门。

阊阖门在汉朝时叫上西门，在洛阳的所有城门中具有特殊地位。汉朝廷在城门上面设置有观天象的浑天仪，就是张衡发明的那种天文仪器，也称为璇玑、玉衡。这套仪器不仅用于观测太阳、月亮和金、木、水、火、土星等七个天体，还有一种政治功能。汉朝皇帝常常以观察到的天象变化来帮助判断施政的得失，叫做“齐七政”。后来的西晋皇帝接过了这套东西，并且比汉朝人更相信天人感应，觉得应该让神仙文化在城门的名字上也体现出来，就将其改成了阊阖门，就是天门的意思。本朝孝文帝元宏崇尚汉文化，觉得这名字吉祥，就没有再改动。不过他自己却很少到城门上去看天象，也少走这道门。他更感兴趣的是承明门。

承明门过去本来没有，是孝文帝元宏下令修建并亲自命名的。那时元宏刚将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皇宫还没来得及建造，他暂时住在名叫金墉城的老房子里。金墉城是200多年前由魏明帝曹睿修建的，虽然陈旧，倒也结实。金墉城西面有座寺庙叫王南寺，住持和尚颇有道行，元宏多次到寺里与他讨论佛学。为方便出入，同时也表示对高僧的尊重，元宏下令修了这道新城门。刚修好时，朝中王公大臣来这门下等候迎驾，却又叫不出城门的名，便上表恳请皇帝为其赐名。孝文帝元宏便对内阁秘书御史中尉李彪说：“我知道曹植《赠白马王彪》诗里有一句——谒帝承明庐，很好的。你们在这城门下等我，也跟曹植说的差不多。我看这道门就叫承明门好了。”这就是承明门的由来。

现在要说到洛阳北边的城门了，比较简单，只有两道门。西头是大夏门。汉代只叫夏门，魏晋时期添了一个字，叫成了大夏门。本朝孝文帝元宏认为这名字很好，不必再改。与其他城门相比，大夏门以其城楼高耸入云而引人注目。魏晋时期，为防御北方胡人的侵犯，特地在这道城门上修建了三层楼，有20丈高。而城里其他门楼都只有两层，高不过10余丈。

城北东头的城门叫广莫门。汉朝时原名穀门，魏晋时代改称广莫门。本朝沿用未改。从广莫门到大夏门之间，可以说是洛阳城的政治文化中心。朝廷宫室和佛教寺庙一个接一个，蔚为壮观。

再说一点，洛阳的每道城门都有三道门扉，对应三条道路。中间是御道，为皇家专用，两边才是百官和市民走的路。洛阳城东西南北各方平均有三道门，一门三扉，三门九扉，古时候叫做九轨，意思是对应九条道路。

以上介绍的是洛阳城大致的格局，下面转入正题。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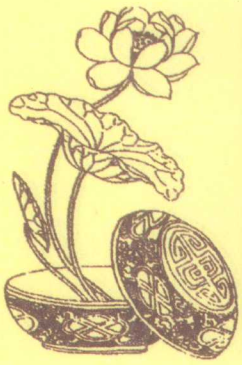


致21世纪的读者 / 1
译者说明 / 3
杨衒之自序 / 5

卷一　洛阳城内诸寺 / 1
永宁寺 / 2
建中寺 / 18
长秋寺 / 20
瑶光寺 / 21
景乐寺 / 25
昭仪尼寺 / 26
愿会寺 / 28
胡统寺 / 29
修梵寺 / 30
景林寺 / 31
建春门 / 32

卷二　洛阳城东诸寺 / 35
明悬尼寺 / 36
龙华寺 / 37
璎珞寺 / 39
宗圣寺 / 40
崇真寺 / 41
魏昌尼寺 / 44
景兴尼寺 / 44
灵应寺 / 44
庄严寺 / 48
秦太上君寺 / 48
正始寺 / 51
平等寺 / 52
景宁寺 / 59
归觉寺 / 65

卷三　洛阳城南诸寺 / 67
景明寺 / 68
大统寺 / 71
秦太上公寺 / 74
报德寺 / 74
正觉寺 / 75
龙华寺和追圣寺 / 79
归正寺 / 80
菩提寺 / 84
高阳王寺 / 87
崇虚寺 / 90



目录

卷四　洛阳城西诸寺 / 91
冲觉寺 / 92
宣忠寺 / 94
王典御寺 / 97
白马寺 / 97
宝光寺 / 99
法云寺 / 100
开善寺 / 105
追先寺 / 109
融觉寺 / 111
大觉寺 / 111
永明寺 / 112

卷五　洛阳城北诸寺暨
惠生宋云取经记 / 117
禅虚寺 / 118
凝玄寺 / 118
京师郭外诸寺 / 120
惠生宋云取经记 / 121
赤岭 / 121
土谷浑国 / 122
鄯善城 / 122
且末城 / 123
末城 / 123
捍么城 / 123
于阗国 / 124
朱驹波国 / 126
汉盘陀国 / 126
钵和国 / 127
厌哒国 / 128
波知国 / 129
赊弥国 / 129
乌苌国 / 130
乾陀罗国 / 135
乾陀罗城 / 139
那伽罗阿国 / 143
杨衒之按 / 145

参考书目 / 146
附：《洛阳伽蓝记》原文 / 147

卷一

洛阳城内诸寺



本卷所记的十座寺庙，大都是当时的名寺。其建构之精致，装饰之华美，前代罕见，后世难及。其兴盛时之繁华，其消亡后之荒落，也让人平添沧海桑田之感，读之怅然。

其中尤以永宁寺为翘楚。该寺位于北魏宫城的西南侧，占地面积达9万平方米，是当时洛阳的第一大寺。但这座辉煌无比的寺庙，却在建造后不到20年就被一场大火焚毁，使人难免世事无常之叹。

永宁寺

永宁寺在北魏洛阳城的地理坐标很清晰，就在皇宫前面的阊阖门南边大约一里远，位于城内皇家大道西侧。在永宁寺的东边有太尉府，西边对着永康里，南边以僧尼管理机构昭玄曹为界，北面紧挨着御史台。也就是说，永宁寺的方位基本上处在朝廷的几个大衙门之间，它也因此而自然地成为了洛阳第一大寺庙。

为了不至于搞错，还可以再把永宁寺的方位说具体点。在阊阖门前边的皇家大道以东，朝廷机构还有左卫府、司徒府和国子学堂。国子学堂相当于后来的国子监，也就是国家最高学术机构。国子学堂里塑有圣人孔子的像。孔子像两边还有弟子颜渊和子路的塑像。他们在老师面前永远是那么谦恭，所塑的像也是那两段经典故事——颜渊问仁、子路问政。国子学堂再往南，还有宗正寺和太庙（祭祀皇帝祖先的地方），以及护军府和衣冠里。

皇家大道以西有右卫府和太尉府。太尉府以南有管理皇家建筑工程的官方机构——将作曹。还有专管官员任用的机构，叫九级府。九级府这个名称，是承袭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选官制度而来的。再往南有太社，就是皇帝祭祀社稷神的场所。太社跟皇家大道东边的太庙这两大建筑，在城中的地理位置恰好构成南北方位相同，东西方位相对的两大皇家祭祀地。太社南边还有个地方叫凌阴里，是专门负责为宫廷提供清凉饮料的藏冰所。这地方得名较早，在西晋时代的武帝、惠帝、怀帝、愍帝四朝就这么叫了。

明确了永宁寺在洛阳城的突出位置，再来说说这座大寺的来历和规模。

永宁寺的历史并不长，最初修建的时间在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是由胡太后下令修建的。胡太后是已故北魏宣武帝元恪的宠妃，孝明帝元诩的母亲。熙平元年就是孝明帝朝开始的年份。那时孝明帝元诩还很小，只有6岁，由他母亲胡太后垂帘听政，实际掌管国家大权。胡太后信仰佛教，所以修了这座洛阳城最大的寺庙。

永宁寺实际上是一个佛教建筑群，由很多幢建筑组成，围在中间的是一座规制为九层的佛塔。这是一座全由木头构建的佛塔，高度为90丈。塔顶还加上了一根约10丈高的幡柱。塔和幡柱加起来共100丈，高出平地1000尺。这座佛塔因是全城第一高度，而成为了洛阳城的地标，在百里之外也能遥遥望见。

永宁寺的建造规模如此巨大，与当初基础开掘时，人们在地下挖出了30尊金佛像有关。胡太后认为这就是佛法的启示，所以不惜耗费巨资建造了当今天下最大的寺庙。

永宁寺塔上的幡柱很特别。最显眼的是那个圆鼓鼓的镏金中空宝瓶，大



北魏云冈石窟和洛阳佛寺开创了中国佛教史的一个辉煌时代。

小相当于25石的容积。宝瓶下的承露盘也是镏金的，有30层之多。承露盘的作用是承接佛法的甘露，很神圣，因此边上都挂有黄金做的风铃。幡柱与宝塔的四方各有一条铁锁链相连，铁锁链上也悬挂着金风铃。由铁锁链相连的宝塔四角同样悬挂有金风铃。这些金风铃的大小就像一只石瓮子。九级佛塔的所有翘檐也都悬有金风铃。整座佛塔从上到下共有120只金风铃。

永宁寺佛塔的底层，在东南西北面各有三道门六扇窗。门扉全用朱红色油漆，装饰有五行金钉。计算下来，这12道门、24扇窗总共镶缀了5400枚金钉。门扉上还有金质龙首衔环雕饰，叫做铺金。这种以铺金和镶钉装饰大门的风俗在中国有很古老的历史。水中的贝壳紧闭，坚固难开，据说当初鲁班师傅就是从中得到启发，把它装饰到门扉上，这就是镶钉。又把大门扣环做成龙首和虎首衔饰的铺金，以起警示威慑作用，这在后来就成为了宫殿和寺庙通用的门饰。

整座佛塔结构之精巧，造型之完美，可谓功夫独到，无可挑剔。对于佛法传播细节的考究，更是精妙到不可思议。仅仅那些梁柱的雕饰和门扉的铺金，就已经让人眼前一亮了。如果碰上夜间起风，整座宝塔风铃齐鸣，铿锵之声响彻天地，10多里外都能听到，那就更是让人的心灵为之震撼。

佛塔的北边有一座大殿，建筑形制与皇宫中的太极殿相似，这就是永宁寺的主殿。大殿里供奉的佛像堪称经典。中间一尊金佛像高达一丈八尺，所塑即为释迦牟尼佛祖。佛祖两边分列着10尊身形稍小的佛像，也是金质的。此外还有镶缀珍珠的佛像3尊、金线织成的佛像5尊、玉石雕刻的佛像2尊。所有佛像无不做工奇巧，当今世界再难寻觅。

永宁寺的僧房多达1000余间，构成一个庞大的佛教建筑群。这些僧房也

很精致，雕梁画栋，粉壁彩绘，很难一一描述。其中以黑色颜料勾画门框的装饰法，来自皇家规制，显示着永宁寺至高无上的尊贵等级。佛殿与僧房之间，则有桧、松、柏、椿等名贵树木种植其间。寺院里树影婆娑，枝叶拂檐，翠竹环绕，花草满园，无不赏心悦目。正因为如此，当今皇室宠臣常景在这里写下了这样的赞词并刻碑铭记：

须弥宝殿，兜率净宫，莫尚於斯也。

佛经里说，须弥山是世界的中心，兜率天宫则是弥勒菩萨讲说佛法的道场。常景直接把这座皇家寺庙与众菩萨所住的西天圣境相提并论了。

永宁寺作为皇家佛寺，还有数量可观的佛教珍藏。外国佛僧历年来敬献给皇帝的佛经和佛像都收藏在这里。永宁寺的外观也具有皇家气象。寺院的围墙都架了椽子，上面盖了瓦，跟皇宫的围墙几乎一样。围墙四面各开了一道庙门，整个寺庙也呈坐北朝南之势。南门是主门，建了三重门楼，高达20丈，皆有阁道楼梯上去。整个形制跟皇宫的端门，也就是皇宫的正南门相仿。永宁寺南门装饰华丽，绘有祥云、仙人、灵瑞等彩图，还勾描了彩虹之类的装饰线条。南门上方的拱门塑有四大金刚像作护法神，还有专门守卫寺庙的四座狮子像。这些护法神像都以金银珠玉作边饰，看上去既庄严肃穆，又美仑美奂，实在少见。



长安香积寺九层佛塔。塔级至九在北魏成为最高规制。

永宁寺的东门和西门的形制和装饰跟南门类似，所不同的则在于，东西二门都只有两重门楼，显示其地位在南门之下。而永宁寺北门则完全没有门楼，只有一条道路进去，称作“乌头门”。这也是仿照皇宫规制，六品以上官员一般都从皇宫的北门进出。

永宁寺的四道门外，都种植有青槐树，还有溪水引入，环境宜人。京城百姓和各地往来的旅客，走到这里每每都会停留一会儿，在树荫下乘凉。尤其是那些远道而来的客商，因为行程

将尽，不再疲于奔命，便在树下歇息，掸掉征尘，撩水洗面，享受清风送爽，这是何等惬意！

大约也是有感于此，胡太后特地下诏，让常景为永宁寺撰写了碑文。

得说说常景这个人了，胡太后为什么让他来写永宁寺碑文呢？

常景字永昌，河内郡（今河南沁阳）人，以知识渊博闻名朝野。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常景受到孝文帝元宏（改汉姓之前名叫拓跋宏）的器重，被提升为律学博士，专为皇帝作刑法狱讼方面的咨询。北魏正始初年（504年），宣武帝元恪诏令颁布本朝重要法律法规以供各地遵行，特别敕令常景与治书侍御史高僧裕、羽林监王元龟、尚书郎祖莹、员外散骑侍郎李琰之等人共同拟定必要的法律条文。其后宣武帝又诏令太师、彭城王元勰，青州刺史刘芳等参与此事。常景在元宏时代即为律学博士，元恪也很倚重他，让他对全部法律条文进行最后订正，以朝廷名义颁行天下。这就是今天在东魏依然遵行的正始律例20篇。

宣武帝元恪还让常景与刘芳一道，为皇城各宫殿大门和阁楼命名，并为到洛阳的道路和沿途村庄重新取名以示吉祥。后来宣武帝还任用常景当过一段时间长安令，相当于直辖市市长。常景仪表出众，风采气质都为人景仰，人们常把他与晋代的潘岳相比。潘岳那时候也以“洛阳才子”著称，而且相貌俊美。传说潘岳年轻时独自驾马车郊游，遇到一群少妇，便拿言语挑逗着玩。少妇们一方面气不过，一方面也欣赏他的美貌，将车拦住，手拉手把他围在中间。又拿刚摘下的鲜果砸他，结果却让他满载而归，一车都是鲜果。

后来，常景在朝廷历任中书舍人、黄门侍郎、秘书监（相当于朝廷的内阁秘书长）等要职，还外派担任过幽州刺史这样的地方军政长官。总之，常景在孝明帝一朝的职权和地位与朝廷三大重臣太师、太傅、太保相仿。他的众多学生也以此为荣。然而，不论是作皇帝身边重臣，还是出任京外地区首长，常景都很低调，生活也很俭朴，跟一个农夫差不多。当然，常景家到底与农家不同，他喜好读书，经、史、子、集各类书籍装满了居室。他出任地方长官时，车上装得最多的也是书。因为喜好读书，自然文笔出众。常景也可算是著作等身，其收文章数百篇，由他的好友，皇帝的政治顾问给事中封韦伯作序的文集流传于世。

永宁寺修建装饰完成后，孝明帝元诩与母亲胡太后一起登临寺内佛塔。皇宫里的景象历历在目，察看宫内情形就像察看自己的手掌一样，察看洛阳全城景象也就像察看自己家里一样。这样一来，宫中的秘密尽收眼底，那当然不行。孝明帝和胡太后于是以皇家诏令的名义，禁止任何人登上佛塔。不过，在那道禁令颁布之前，我有幸登上过塔顶，看到的景象果然十分壮观。

那次登塔是我这一生中唯一的机会。我与河南府尹胡孝世一起登临永宁寺塔。尽管那天天气不好，碰上下雨，看不太远，但我相信人们所说的能够看见宫中情景的话的确不假。我的实感是，下雨形成的云雾，已经环绕在我的脚

下，就跟登临北岳衡山和中岳嵩山时所见情形差不多。

关于永宁寺存在时的胜境，还有一个人的说法可以证实，他就是菩提达摩。菩提达摩是从西域来的佛教高僧，本来是波斯人，从遥远的地方来到中国。他见永宁寺塔顶金瓶和承露盘在阳光照耀下，金光四射，直接云天；金风铃被风吹着发出的声音响彻九霄，便情不自禁地赞叹说："我已经活了150岁，走遍了天下无数个国家，看到过数不尽的奇迹，却也从没见过永宁寺这样精致华丽的佛教寺庙。我想诸佛菩萨所居住的地方，也不过如此了。"菩提达摩说罢，还以波斯语唱起了"南无阿弥陀佛"，并在寺内驻留，一连几天双手合什祈祷菩萨保佑。

北魏孝昌二年（526年）夏天，一场大风袭击洛阳城，很多房屋被掀顶揭瓦，树木被连根拔起。永宁寺也受了灾，佛塔顶上的幡柱被大风刮倒，金宝瓶掉落下来，砸进地下一丈多深。寺庙住持报告上去，孝明帝元诩下令修复。寺庙找来京城最好的工匠，重新铸造了一只金宝瓶装上，总算恢复了原貌。

但永宁寺后来还是遭到了损毁。北魏建义元年（528年），也就是孝明帝侄子孝庄帝元子攸继位的那一年，太原王尔朱荣带领兵马占据永宁寺，将佛教圣地当成了自己的军营，之后一切就开始变样了。

尔朱荣又名尔朱天宝，是北魏皇室所封的异姓王。尔朱荣是北方秀容郡（今山西朔州及忻州一带）人，是当地的部落贵族世家，曾被朝廷封为博陵郡（今河北蠡县）公，相当于博陵郡的地方元首。他所统领的部落有8000余户人家，良马数万匹，比很多最富裕的地方贵族都要富贵许多。

北魏武泰元年（528年）二月，19岁的孝明帝元诩驾崩，朝廷陷入了混乱。因为元诩没有儿子，由谁继承皇位便成了一个问题。元诩的母亲胡太后想一直把持朝政，就选了临洮王元宝晖的长子，也就是她的孙子元钊来做皇帝。元钊只是个3岁的小孩儿，虚有皇帝之名，国家大事自然都得听胡太后的。

这事引起了各地贵族的不满。京城内外于是流传开谣言，说皇帝是被胡太后害死的。尔朱荣见有机可乘，便鼓动并州（今山西太原市及周边地区）最高军政长官，刺史元天穆起兵造反。尔朱荣对元天穆说："现在元诩死了，他只有19岁。元诩当皇帝这些年，全国上下从官员到老百姓都说他是个娃娃皇帝。何况现在，胡太后又让一个连说话都还没有学会的孩子当皇帝，要他君临天下。国家这样搞下去怎么得了？你我都是世代蒙受朝廷恩典的贵族，眼看着国家命运的走向难以确定，恐怕不能再坐视不管吧。我打算带5000铁骑精兵，亲自到洛阳元诩皇帝的陵墓去致哀，同时问一下皇帝身边的侍臣，弄清楚皇帝究竟是怎么死的。你看怎么样？"

元天穆立即表示赞同，说："你家是世代贵族，统领的部落雄跨并州和肆州（今山西忻州、代县）。而且你具有雄才大略，非同凡响，统领的部落民众中，熟练掌握骑射本领的战士就超过了万人。如果你能带头起事，夺了皇帝废立大权，重新选定一个有作为的皇帝，那对于国家的贡献当不亚于商

朝的伊尹、汉朝的霍光！他们两位古代贤臣秉公辅政，对商王太甲和汉宣帝的废立之举，都使国家走向了兴盛。你若能效法，不啻是伊尹、霍光复出于当世啊！”

两人政见相同，当即结拜为异姓兄弟，元天穆年长为兄，尔朱荣年轻些为弟。至于双方结盟起事，则以尔朱荣为首，元天穆推他为盟主。两人在秘密商议中，对于在元氏皇室诸王中间，谁应该当皇帝的问题，一时却也拿不定主意。



金风铃装饰的金佛塔。《洛阳伽蓝记》对永宁寺富丽堂皇的描写极尽奢华。

于是，尔朱荣就带兵赶到太原，依照鲜卑人的风俗，为皇室近亲中的六个王子分别铸了铜像，进行占卜。结果其他人的铸像看上去都不行，也没有异象征兆发生，只有长乐王元子攸的铸像看上去端庄严肃，显示出了异象征兆。元子攸出身显赫，是已故彭城王元勰的三儿子。元勰是孝文帝元宏的兄弟，在宣武帝元恪朝担任过大司马和太师等重要职务，相当于皇家军队总司令和皇帝的最高顾问。

尔朱荣根据这个占卜结果，决定扶持元子攸为皇位继承人。但这事必须元子攸本人愿意才行，于是尔朱荣又派了亲信家臣王丰到洛阳去拜见元子攸，向他通报自己和元天穆的意见。元子攸鉴于皇室的情况，自己也想当皇帝，立即表示接受他们的建议，并约定了日期，立即举事。

于是，尔朱荣带领自己的军队，都穿着服丧的白衣白袍，打着旗帜，从太原大举南下，向洛阳进发。

洛阳皇宫中的胡太后得到快报，十分吃惊，立即召集王公大臣商议应对办法。可是胡太后专权过度，早已引起皇室宗亲的不满，所以开了几次会，出席的王公大臣都不肯发表意见。朝堂之上竟然出现冷场的局面，这大大出乎胡太后的意料。

只有胡太后近臣、黄门侍郎徐纥出面说了话。他说：“尔朱荣不过是塞外朔州放牧的人，他有何德何能，竟敢打起匡扶正义的旗号造反。他这是不自量力。其实尔朱荣并没有多少道义上的号召力，如今他发兵进攻京师洛

阳，正如螳臂挡车，积薪候燃，那是自取灭亡。现在我们只须调集京城守备部队，加上朝廷文武百官积极参与、献计献策，守住黄河北岸的河梁（今河南孟州）一线，静观其变即可。况且那尔朱荣千里之外劳师远征，军队难免疲惫。而我军以逸待劳，破敌取胜一点也不成问题啊。”

胡太后很赞赏徐纥的意见，立即下令让三军都督李神轨、郑季明等领兵5000余人镇守河梁，以抵御尔朱荣。

那年（528年）四月十一日，尔朱荣率大军经过河内郡（今河南沁阳）到达高头驿这个地方，威逼朝廷军队。与此同时，长乐王元子攸也从雷陂这个地方秘密渡过黄河，赶到高头驿与尔朱荣会合，一同出现在阵前。李神轨和郑季明等人见皇室重要成员元子攸加入了敌方阵营，明白大势已去，于是打开城门投降。胡太后和徐纥布置的防御体系不战而溃。

第二天，尔朱荣的军队渡过黄河，在芒山与河阴之间（今河南偃师至孟津一带）的原野上驻扎。

第三天，长乐王元子攸以朝廷的名义颁令，召集百官到军帐前听命。前朝官员到来后，全部被判罪诛杀。包括王公贵族及其属下门客和朝中大臣在内的2000多人，都被尔朱荣下令处死。

第四天，也就是这年（528年）四月十四日，元子攸由尔朱荣的军队护驾进入洛阳城，宣布由自己继承皇位，并颁布诏令大赦天下。同时改年号为北魏建义元年。元子攸于是成为新皇帝，即后来人们所称的孝庄帝。



“须弥宝殿，兜率净宫，莫尚於斯也。”兜率天宫法会曾在永宁寺再现。

此时京师洛阳刚刚经历过战乱，有才德名望的人被杀得差不多了，四处流窜逃散的人也心有余悸，惊魂未定，不敢出头露面。孝庄帝元子攸初登皇宫太极殿，有心安抚天下人心，于是仿照商汤的办法，宣布“解网垂仁”，意即给所有曾经听命于胡太后的前朝官员赐予恩惠，既往不咎，但也不再保留官职。唯有一人例外，就是散骑常侍山伟。尔朱荣诛杀百官那天，他恰好在朝廷当班值守，避免了被杀。孝庄帝元子攸入宫后，需要熟悉朝廷事务的人，于是就留下山伟担任给事黄门侍郎之职，给自己当政务秘书。

元子攸接着给帮助他登上皇帝宝座的人论功行赏，加封尔朱荣为“持节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开府北道大行台”、“都督十州诸军事大将军”、“领左右”（领军左右即京城禁军统帅）、“太原王”等头衔，等于是把国家的主要军事大权都交给了尔朱荣。对于另一位大功臣、同时也是皇室成员的元天穆，元子攸则封给了“侍中”、“太尉公”、“世袭并州刺史”、“上党王”等头衔，政治地位很高，但没有军权。其他跟随皇帝和尔朱荣起事的王公大臣和地方长官也分别加封赏赐，不可胜数。

到四月二十日，洛阳城里仍然很不安宁。官员和百姓人人自危，都不知生死命运究竟如何。贵族豪门之家，有相熟的便互相串连思谋出路。而更多的平民百姓，包括读书人等，则干脆收拾起家当，背上包袱争相逃离出城了。

这样的局面，当然令新皇帝很没面子。元子攸于是颁布诏令，对无辜被杀的官员进行安抚，授予各种荣誉职衔。具体是，给予三品以上官员赠予“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的荣誉；五品以上官员赠予“令仆”，即中央政务官的荣誉；七品以上官员赠予“州牧”，即地方行政官的荣誉。无辜被杀的老百姓也有安抚政策，赠予“郡镇”，即守卫地方的基层官荣誉。社会这才稍感安宁。

尔后，为进一步安抚帮助自己夺得皇帝大位的功臣，元子攸又宣布娶前孝明帝元诩的嫔妃、尔朱荣的女儿为皇后。同时加封尔朱荣为“柱国大将军录尚书事”，其部下也相应晋级；加封元天穆为“大将军”，其部下同样相应晋级。当年九月，元子攸又把年号改为永安元年，以求天命保佑新朝能够长治久安。

但孝庄帝元子攸期许的安宁并没有真正到来，仅仅过了八个月，洛阳再次遭遇了战乱。永安二年（529年）五月，皇室宗亲、封为北海（今山东昌乐）王的元颢（也叫元子明），又率领军队进入了洛阳，并且也以永宁寺为他的大本营。

元颢是孝庄帝元子攸的堂兄，在孝明帝时代的孝昌末年，也就是元子攸当皇帝的前一年，出任汲郡（今河南汲县）镇将兼太守，为当地最高军政长官。在得知尔朱荣出兵占领了洛阳，皇帝也换成了元子攸的消息之后，元颢便南下投奔了南朝的梁武帝萧衍，并接受了萧衍所封的魏王的名号，公开打出了反叛的旗帜。



元颢进军洛阳，是趁孝庄皇帝元子攸不在京城的机会来的。那时元子攸正在北方巡视边境，元颢进入洛阳后就宣布废黜元子攸，自己登基为新皇帝，将年号也改成了建武元年。

为此，元颢特地给元子攸写了封信，申明自己改朝换代的理由。信上说："兄弟你当皇帝以来，国家没有一天得到安宁，完全不符合古代圣贤倡导的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一片混乱，百姓日子艰难，对祸乱不能预防，对幸福无法期待，更没有办法推举贤能人才，社会得不到有效治理。我今天占领首都，完全是学的古代五位贤明帝王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唐尧、虞舜所倡导的禅让的榜样，并不是要僭越皇位，以武力夺取政权。

"在我看来，所谓皇帝大位，国之大宝，也就跟秕谷、米糠和锱铢小钱之类东西一样，没有什么值得稀罕的。所以我并不是想要获取帝王的尊贵，也不是图谋享有天下的财富。我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行动，完全是为我们北魏的国家社稷着想，是被迫的。因为尔朱荣那家伙去年兴兵占领洛阳，打着维护天子的旗号，实质则是窃取我们的祖先创下的基业。想必你自己也清楚尔朱荣做的那些烂事，他手握兵权，滥杀无辜。小皇帝元钊只有3岁，胡太后是个老太婆，都被他杀害并沉到黄河里不见尸首。皇室宗亲和朝廷百官多数也被害了。我们元氏宗亲，无论年长的年幼的，他没有一个肯放过的。尔朱荣虽然把你推上皇帝宝座，实际也没把你放在眼里，大权都由他掌握。这就跟春秋时代的齐国宰相田恒，把齐简公架空，最后由他田氏一家窃取齐国大权一样。还有那个六大夫瓜分晋国的故事，最后归于韩、赵、魏三家。尔朱荣的行径跟这个也没什么两样。只不过现在的形势还没有到他最后摊牌的时候，因为各地还有我们这样的皇家宗亲，不会让他轻易窃国。所以他暂时还把你尊为皇帝，假装尊崇你。但他在河阴那个地方当着你的面，杀害你的亲哥哥无上王元劭、亲弟弟始平王元正，那样凶残的手段，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这样一个独夫民贼，现在没有公开篡位，只是在等待时机而已，他对你行君臣之礼怎么可能长久？而你竟然认可了，就任凭尔朱荣篡权窃国！

"看到这些，我深感心寒，所以南下投奔梁武帝，目的就是恳求他帮助我恢复我们元氏祖先传下的国家基业。我在梁武帝面前哭诉元氏皇室的遭遇，目的也是立誓报仇雪耻。在得到梁武帝的支持后，我即在梁都建业（今南京）履行了登基手续，成为我大魏国合法的皇帝，同时起兵北伐，剑指洛阳。我的目标就是要征讨尔朱荣这个窃国大盗，把你从叛贼的禁锢中解救出来。同时对我们受迫害的元氏宗亲进行抚恤，解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天下百姓。

"你和我都是孝明皇帝元诩的兄弟，我本来认为你会响应我的号召，摆脱尔朱荣的控制，与我会合一起讨伐叛贼，不料我刚赶到洛阳城东的成皋，你已经渡过黄河去了北方边境搞什么巡视。你究竟是真的被尔朱荣控制失去了行动自由呢，还是根本就与我不同心，对我成见太深？听到这消息，真让

我感慨万端，抚襟叹息。为什么呢？你我到底是兄弟啊，血缘并不疏远，就像长在同一棵老树上的枝叶，生长和枯萎都是同命相连的。《诗经》上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翻译过来就是，兄弟之间在家里怎么争斗都可以，但一旦面临外人的欺侮就应该同心反抗。何况我跟你从小就在一起玩耍，本来就感情深厚。现在正是这样，兄弟遭遇急难，自己不帮忙，指靠其他人更是不可能的。而今你抛弃兄弟，投靠仇敌，在道义上哪还有一点依据呢？



“此寺精丽，阎浮所无。极佛境界，亦未有此。”走遍天下的菩提达摩由衷感叹永宁寺的辉煌。

“再说尔朱荣那家伙，对你这个所谓皇帝并不尊敬，他的行为早有暴露。他篡夺我大魏江山的图谋，百姓中间不论是聪明人还是傻子都看出来了。这些道理你难道不明白吗？说穿了，你现在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但你这样下去有什么好处呢，一点都没有。你那是把自己的性命托与豺狼，把自己的肉体交给老虎。你抛弃亲人，助纣为虐，使得你我兄弟刀兵相见。一旦打起仗来，就算你偶然一次获胜，得到的土地都是尔朱荣的财产，占领的城池也绝不是你能据有的。只不过是白白地帮他危害我们元氏宗亲，进一步窃取国家财富而已。这样做，只会使汉朝王莽一类的窃国大盗欢喜。这就像战国时那个卞庄子刺虎的故事一样，两个猎人争夺虎肉，结果两败俱伤，反让第三者占了便宜。兄弟之间发生这样的行为，有识之士都会为此感到遗憾。

“现在国家的命运已经到了这样的关头，全看你我兄弟怎么做。如果你跟我一道顺应天命，举起义旗，那么恢复大魏国运，我元氏血脉将受益无穷。倘若天下一直陷入战乱，像尔朱荣一类的野蛮部落长期侵扰中原，凶残杀戮，其后果则不难想象，那一定是老鸹争食腐肉，豺狼遍地乱跑。那样的现实，对于尔朱荣可能是福，而对于你呢，则必然是祸。我把这些道理对你讲得这么明白，为什么？就因为你与我是兄弟，而不是无关的人啊！

“这一尺书信，是不是把我的意思说明白了，你自己斟酌。常言说得好，一项交易如果互相都考虑对方的利益，做起来可以达致双赢，而偏私的

事就不要再考虑了。我说过的话我可以保证，绝不会食言，兄弟之间本来就不应该把对方当成鱼肉。希望兄弟你仔细考虑我的建议，选择正确的道路，以免将来后悔。”

后来才知道，元颢的这封信是出自黄门侍郎祖莹的手笔。祖莹在孝明帝时代当过皇帝的机要秘书，元颢攻占洛阳后，任命他为殿中尚书，也就是负责起草诏令的机要秘书。祖莹文才出众，笔力非同一般，以至于后来孝庄帝元子攸恢复帝位后，本来要治他罪，最后却免了，还让他担任秘书监一职，继续为朝廷服务。

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孝庄帝元子攸正在长子城（今山西长子县）。这事很快被太原王尔朱荣、上党王元天穆知道了，两人急忙带兵赶来护驾，同时也是防止元子攸动摇。

这年（529年）六月，元子攸和尔朱荣发兵包围河内郡城（今河南沁阳）。元颢这一方的守将是河内太守、皇室后裔元桃汤和车骑将军、宗正珍孙。珍孙的职务相当于京城卫戍司令兼皇族事务长官。元子攸和尔朱荣这方久攻不下，此时正值酷暑季节，天气炎热，将士都很疲劳，尔朱荣就想撤兵，让元子攸早日到太原安顿，到秋天再来攻打洛阳恢复帝位。尔朱荣犹豫不决，就派人把当时知名的占卜高手刘助找来算卦。刘助卜卦的结论是：只管打，一定能攻克。尔朱荣于是下了死命令，全力进攻，果然就攻打下来了。元颢任命的河内郡守将元桃汤、珍孙被俘。尔朱荣下令将他们斩首，以祭奠自己这一方的阵亡将士。

元颢得知河内郡丢了，形势危急，就亲自带领军队和幕僚到河梁（今河南孟州）一带布防。同时派侍中、安丰王元延明急赴孟津附近的硖石关隘防守。元延明当初率先打出拥护元颢的旗帜，带领朝廷百官迎接元颢进入洛阳，深得元颢信任，给他的职务相当于丞相。现在元颢派元延明代替一个将



朔北草原风光。匈奴人后裔尔朱氏部落曾在北魏时期的中原叱咤风云。

军驻守硖石，可见他的确很急了。

到七月的时候，孝庄帝元子攸和尔朱荣的军队已经打到了黄河北岸，与元颢隔河对峙。尔朱荣没有强攻元颢，却派了自己的堂弟、车骑将军尔朱兆带领一队骑兵偷渡黄河，攻占了硖石，击溃了元延明的防守部队。元延明逃到南朝梁境，后来死在江南。

元颢这边听说硖石丢了，元延明被打败，军心一下就散了。部队溃不成军，士兵纷纷逃亡。元颢的精锐部队，即他从南梁朝江淮地区招募的5000雇佣军也无心再战，虽然站成队列，却都扔掉了武器，空手望着元颢，整个队伍哭成一片。元颢让士兵们各自逃命，自己只带了几十个卫士，骑上马往南逃跑，打算再次投奔梁武帝萧衍。但这次他已经没有了以往的运气，一队人马越走越散，最后走到颍川郡长社乡（今属河南登封）这个地方时，已经只剩下几个亲信随从，结果被乡民抓获。元颢被县衙的一个狱卒斩首并送到京城洛阳，一代枭雄的命运就此终结。

这年七月二十日，孝庄帝元子攸回到洛阳，恢复帝位。他经过此番磨难，自然对帮助自己的人更加依赖，所以颁布的第一道诏令就是对功臣论功行赏。为太原王尔朱荣加封了“天柱大将军”的称号；加封上党王元天穆为“太宰”，就是皇帝身边的事务总管。他们的部将也依次加官晋爵。

但北魏的乱象却已无法扭转，皇帝与他的“功臣”之间的矛盾冲突最终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永安三年（530年），尔朱荣的堂兄弟、车骑将军尔朱兆把孝庄帝元子攸抓住，关在永宁寺。洛阳城最辉煌的佛教寺庙成了皇帝的囚室，这样的变化真是很有讽刺意味。

事情的演变有它自身的逻辑。那时太原王尔朱荣位高权重，早已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元子攸发布的所有政令都必须先由他看过，他可以任意修改，对官员的任免也以他的意志为准。皇帝的权力被完全架空了，元子攸日子难过，内心十分害怕，于是对左右近臣说：“我不能这样下去了，宁可跟三国时的高贵乡公曹髦一样，与司马昭拼命而死，也不愿像汉献帝刘协那样被迫让出皇帝大位，眼看着外姓人篡夺国家大权。”

这年九月二十五日，孝庄帝元子攸使了个谎言之计。让身边的人向大臣们通报说，皇后生下了太子，将成为皇位继承人，召太原王尔朱荣和上党王元天穆进宫议事。太子出生属于国家大事，大臣理应前往祝贺。尔朱荣和元天穆不知底细，没有防备就来了。结果两人都在明光殿上中了埋伏。尔朱荣被元子攸亲手拿刀捅死。元天穆被藏在帷幕后的侍卫将军光禄少卿鲁暹杀掉。尔朱荣的大儿子尔朱菩提跟着父亲一起来向皇帝道喜，也被杀死。

尔朱荣带来的随从侍卫、车骑将军尔朱阳等20人在皇宫外的朱华门等候，也被预先设伏的皇宫卫队全部杀死。尔朱氏家族中，唯有尔朱荣的堂弟、右丞相尔朱世隆因为那天不当职，在家休息而躲过一劫。得知宫中发生事变后，尔朱世隆立即集合起堂兄尔朱荣的亲近手下，占领了洛阳城西阳门并放火烧毁，冲出城去，北渡黄河跑到河梁（今河南孟州）驻扎，与朝廷军

队对峙。

十月一日，尔朱世隆与尔朱荣之妻、北乡郡长公主一齐到芒山的佛教寺庙冯王寺，摆上供品为尔朱荣举行追悼仪式，祈求尔朱荣的亡灵保佑。随后号召所有被封为各地侯爵的尔朱氏族人，一起出兵讨伐元子攸。朔北（今山西朔州到内蒙古包头一带）的尔朱弗律归首先响应，带领1000多名尔朱氏部落骑兵，穿着白色孝服赶到洛阳城西北边的城郭下，隔着城墙大声喊叫，要朝廷将尔朱荣的尸首送出来让族人祭奠。

这等于是直接向皇帝挑战。孝庄帝元子攸不得不出面应战了，他登上大夏门察看了城外的形势，然后派主书官，也就是朝廷负责起草文告的主任秘书牛法尚，出城去向尔朱弗律归等人劝降。牛法尚说："太原王尔朱荣被诛杀是有原因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他虽然为朝廷立过大功，但不能善始善终，一向以功臣自居，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并且图谋叛乱，犯下了大罪。王法不分亲疏，即使是功臣也不能超越于法律之上，尔朱荣已被朝廷依法惩处。但尔朱荣的罪只是他本人的罪，当今皇帝宽大仁慈，不搞株连，不会把你们一同问罪。而你们现在聚集兵马到首都闹事，这是真正的大逆不道的行为。但只要你们痛改前非，立即投降，朝廷将既往不究，不会罢你们的官，也不会剥夺你们的爵位。你们看怎么样？"

尔朱弗律归说："牛主书官，你这话说得好，我也说几句。我们原本是跟从我堂兄、太原王尔朱荣，一起来向皇帝陛下祝贺太子出生的，没想到突然发生变故，致使我们一行人也背上了对皇帝失礼的罪名，但这并不是我们的本意。我们打算现在就回太原去，只是这样空手而归也不合适，家族的人一定会责怪我的。所以我冒昧地向皇帝提出一个请求，能否准许我们把我堂兄的尸首带回去安葬，那样无论对于活着的人还是已死的人都是个安慰。你说是不是啊？"

尔朱弗律归说这话时，情绪激动，一时声泪俱下，哀伤之情不能自禁。跟着他的尔朱氏部落武士也一起哭喊，哀声震动了整个京城。

这种情形下提出的要求，牛法尚不能答应也不敢贸然拒绝，只好回宫去向皇帝报告。孝庄帝元子攸听说后，也有些伤感，同时觉得对叛军有招降的可能。于是派遣侍中丞相朱元龙带上免罪铁券，到尔朱世隆的大本营进行安抚招降。朱元龙向尔朱世隆说明，只要有皇帝颁发的铁券，就算是获得了免除死罪的恩典，只要不再闹事，他和部下的官职和爵位都不受影响。

尔朱世隆对朱元龙说："我堂兄尔朱荣对本朝的功劳可以跟天地相比，他以武力安定天下，给老百姓也带来了福祉。他以一颗赤诚之心报效朝廷，按说元氏祖先的神灵也应该知道的。可是长乐王他竟然不顾当初与我堂兄尔朱荣的盟誓，背信弃义，杀害忠良。今日他送我这张铁券，又有什么用呢，这小东西何足为信啊？我发誓一定要为我堂兄报仇，决不向元子攸投降！"

朱元龙见尔朱世隆对元子攸不称皇帝只称长乐王，知道他是铁了心造反，便不再劝说，回到皇宫如实向皇帝秉报。元子攸没有办法，只好放弃招



黄河原古战场遗址。

降，准备应战。他命令府库官把国库的钱拿出来，放到洛阳城西门外，以重金招募老百姓组成敢死队。这一招果然有效，一天之内即有上万人应征。元子攸很高兴，下令敢死队出城向尔朱弗律归发动进攻。一开始攻势很猛，但却没能摧毁尔朱弗律归的士气。因为尔朱弗律归出身游牧部落，他的骑兵长期征战，尤其擅长马上刺杀。而京城敢死队都由老百姓临时组成，没有经过战阵训练，虽然拿了钱不怕死，但却形不成太强的战斗力。

双方在城郭外摆开战场打了三天，死伤无数，一时难分胜负。皇家敢死队怎么也打不垮叛军，叛军一时也攻不破洛阳城。如此僵持不下，孝庄帝元子攸只好另做打算，招募游击军偷袭叛军的大本营。

尔朱世隆的大本营设在黄河北岸的河梁，在一条小河的河滩上，以一座木桥作为进攻和防守的依靠。元子攸招募的游击军中有一支由汉中人李苗训练的水军。李苗带领水军驾起火船从小河的上游冲下来，把木桥和河边营帐烧毁了。尔朱世隆见桥被烧，大本营失去依靠，知道朝廷方面准备充分，便下令退兵。尔朱氏的军队北上进入太行山，一路上杀了不少人。

孝庄帝元子攸松了一口气，派征南将军源子恭为都督，中军将军杨宽为骠骑将军，率3万军队镇守河内郡（今河南沁阳），防备尔朱世隆再次南侵。

尔朱世隆率军回到高都郡（今山西上党），与尔朱兆会合后，便宣布立太原太守、皇室所封的长广王元晔为新皇帝，将年号改为建明元年，大魏国号不变。尔朱世隆同时册封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八个王。元晔也想当皇帝，便接受了尔朱世隆的拥戴，登基后立即下令进军洛阳。

由尔朱世隆所封的颍川王、车骑将军尔朱兆，是他的堂弟，也是个剽悍的战将。尔朱兆首先率军对源子恭的守军发起了进攻，将其击溃。尔朱兆的部落骑兵从河梁西边雷陂这个地方渡过黄河，很快攻占了京师洛阳，冲进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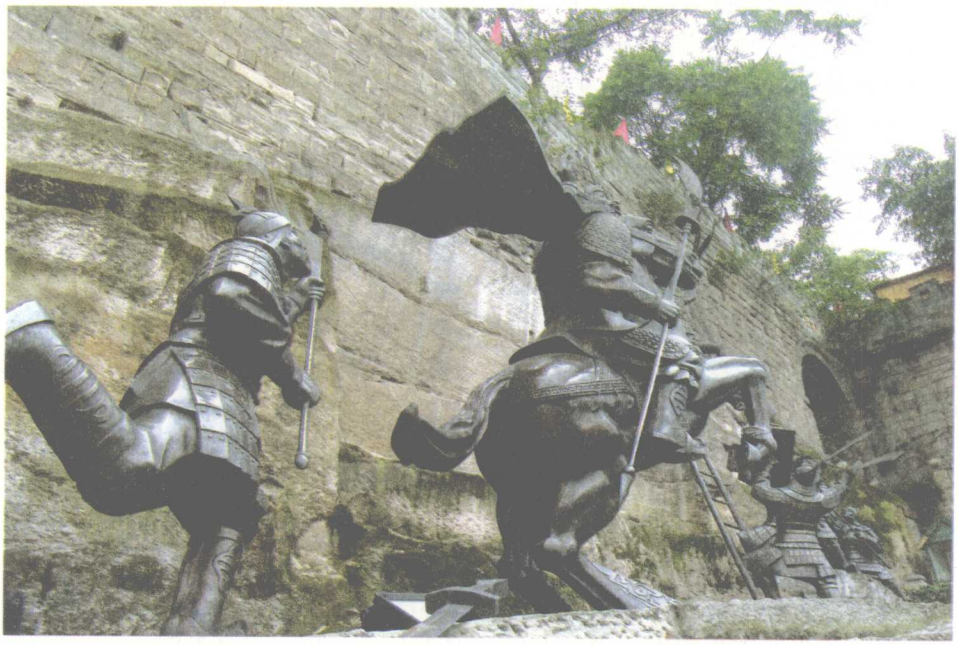
宫，在式乾殿抓获了孝庄帝元子攸。

元子攸遭此劫难有他自己的原因。一开始，他有些大意，以为那时候黄河水流湍急，尔朱兆的军队一时找不到那么多船渡河。却没料到那几天河水消退得很快，水深仅仅淹到马肚子。所以尔朱兆的骑兵根本没去找渡船，淌着水就过了河。这样的情况，在黄河的水文资料上从来没有记载过，元子攸因此也就大意了。

关于这一点，我必须说说我自己的见解了，这就像当年司马迁写《史记》，需要有“太史公曰”来表明作者的观点一样。有种说法认为，皇帝的命运跟天命是一致的，对此我深表怀疑。当年汉光武帝刘秀起兵讨伐王莽，因势单力薄，被王莽打败。刘秀只带了少数幕僚随从逃亡到滹沱河边，却找不到渡船。眼看追兵将至，恰好就遇到下雪，滹沱河很快结冰，刘秀于是得以逃过追杀，从此势力逐渐强大，最后推翻王莽，重建了刘氏皇统，称为东汉。

三国时的刘备早年投奔刘表，遭遇蒯越和蔡瑁的追杀，逃到檀溪。他那匹名叫“的卢”的乘马陷进泥坑里很久走不出来。眼看命将不保，刘备急得喊天，的卢突然一跃而起跳出了檀溪。此后刘备逐渐走向胜利，当上了蜀汉皇帝。

刘秀和刘备的遭遇当时被人们称为奇迹，后来也被历史家解释成他们领受了天命。这或许说得过去，因为他们两人毕竟在战乱年代安定了天下，保护了百姓。但像尔朱兆之流，眼睛像马蜂，声音像豺狗，性情跟禽兽一样凶残，滥杀无辜，绑架皇帝。如果老天真有感知能力，那就早该知道他的凶残本性，及



古代攻城场景。

时阻止他的叛乱。怎么反而在不该退水的季节退了水，让尔朱兆的军队顺利渡过黄河呢，这不是老天有意嘉奖坏人的篡逆行为吗？如此看来，《易经》所说的天道不鼓励坏人，鬼神会保佑好人的说法，其实是不可全信的。

尔朱兆抓到孝庄皇帝之后，把朝廷也变成了军营，他的军队就驻扎在尚书省内阁大臣们办公的地方。尔朱兆还僭用皇帝的礼仪，强令宫内太监设立漏刻计时器，把天子专用的金鼓敲响为他报时。尔朱兆还把后宫的女眷藏到自己的营帐里，全部占为己有，每天淫乱。最后，尔朱兆干脆把皇帝赶出皇宫，关押到永宁寺的门楼上。这就是孝庄帝元子攸与永宁寺的缘分。

这年冬天，天气寒冷。孝庄帝元子攸因受寒患病，头痛难忍，向尔朱兆乞要一条头巾。尔朱兆没有给他头巾，又考虑到把皇帝囚禁在洛阳城难免会产生一些麻烦，就干脆把他用囚车装上带回了太原。

孝庄帝元子攸最后被吊死在太原城三级寺。临终前，元子攸向寺内的佛像做了最后一次祈祷，说自己下辈子也不想当什么帝王了。孝庄帝元子攸留在世上的最后遗产是一首五言诗："权去生道促，忧来死路长。怀恨出国门，含悲入鬼乡！隧门一时闭，幽庭岂复光？思鸟吟青松，哀风吹白杨。昔来闻死苦，何言身自当！"表明的心迹除了哀命运可悲，叹人生无常之外，似乎也有无限的悔恨。

时光荏苒，转眼就过了两年。尔朱氏之乱终于过去，北魏元氏皇室到孝武帝元修时总算得到一点安宁。元修由将军高欢拥立，高欢自任太师大丞相。到孝武帝太昌元年（532年）冬天，朝廷便从太原迎回了孝庄帝元子攸的梓宫，将其安葬在洛阳靖陵。元子攸那首遗作五言诗则成为他的挽歌。朝野上下听到吟诵，无不感到悲恸。京城老百姓读到那首诗，也都忍不住掩面而泣！

回到主题，说说永宁寺最后的命运。

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年）二月，永宁寺发生火灾，寺内主要建筑木佛塔被大火烧毁。火是怎么烧起来的，一直没有个准确说法，我无法探究。岂止是我，连皇帝也没办法探究。那时孝武帝元修在皇宫登上凌云台，首先看见永宁寺佛塔着了火，急忙派南阳王元宝炬和丞相长孙稚，带领皇家卫队羽林军1000人赶去救火。但火势凶猛，已经没办法扑救了。众人只能眼睁睁看着大火先将佛塔烧掉，又延烧到佛殿和僧房。元宝炬、长孙稚和羽林军将士都知道这座皇家寺庙在皇帝心中的位置，无不感到悲痛和惋惜，但也只能流着泪告别离去。

据目击者说，大火最先从佛塔第八层烧起来，并且是突然发生的。当时天气阴暗，还有雷雨，这在初春的洛阳极不寻常。大火烧起来后，京城很多人，包括僧尼和老百姓都赶了来，但也是只能观看，不能扑救。一时间，整个洛阳城都是一片悲哀之声。有三个和尚悲痛过度，连命都不要了，跳进火海与佛塔一齐归天。

永宁寺大火一直燃烧了三个月都没熄灭。地面上的建筑物烧尽后，还有



火钻到地下，把埋在土里的木头柱基也烧掉了才罢休。事情过去一年后，我到永宁寺废墟去，仍能闻到燃烧后留下的烟气。

永宁寺失火的那年五月中旬，有人从东莱郡（今山东蓬莱）回到洛阳，说永宁寺并没有被烧掉，而是被佛陀以法力搬到了海上。那人说他在东莱的海边看见了那座佛塔，就在大海上，被阳光照耀着，俨然跟新的一样。不仅是他本人看见，海边的很多人都看见了。只不过那佛塔没有一直在那里，后来海上起雾把佛塔遮住了，雾消散之后，佛塔也没有了。后来的人们把这叫做海市蜃楼。

当年七月，国家政局再次发生变故，朝廷两大重臣斛斯椿与高欢发生争斗。侍中丞相斛斯椿控制了朝廷，以孝武帝元修的名义讨伐高欢，却被高欢打败。战败后，斛斯椿挟持元修逃到长安投奔了将军宇文泰。

高欢完全占领洛阳城后，宣布将元修废黜，另立元善见为皇帝，年号改为天平，永熙三年变成天平元年（534年）。

因为几经战争破坏，洛阳已经没有了京城的样子。当年十月，元善见和高欢决定迁都，把京城搬到了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因为邺城在洛阳以东，所以历史上称为东魏。

第二年（535年），流亡在长安的孝武帝元修被宇文泰用毒酒杀害。宇文泰拥立孝文帝元宏的孙子元宝炬为皇帝，改年号为大统元年，即后世所说的西魏文帝。因为元宝炬以长安为京城，与东魏形成事实上的两个国家，所以他的国家在历史上被称为西魏。

至此，由伟大的帝王拓跋跬建立的北魏王朝，与那座同样伟大的佛教寺庙——永宁寺，便一起消失了。北魏存在了134年。永宁寺从孝明帝元诩熙平元年（公元516年）修建，至孝武帝元修永熙三年（534年）被烧毁，存世18年。

建中寺

建中寺在洛阳城西阳门内的皇家大道北段，是在北魏节闵帝元恭普泰元年（531年），由担任尚书令的乐平王尔朱世隆修建的。元恭是孝庄帝元子攸死后，由尔朱世隆拥立的第二个傀儡皇帝，在他之前长广王元晔临时被扶上皇位，五个月后即“禅让”给元恭。朝廷大权实际由尔朱氏家族掌握。

建中寺这个地方原名延年里，本是大太监刘腾的府邸。刘腾在孝明帝元诩朝担任司空一职，掌管朝廷财政大权。建中寺东边有太仆寺和乘黄署，二者都是负责皇帝起居出行事务的官衙，掌管者都是级别很高的太监。乘黄署再往东是掌管兵器的武库署。这武库署曾是三国时代的魏国丞相司马昭的府邸。武库署再往东去就是皇宫的阊阖门了。此阊阖门与洛阳城西的阊阖门名称相同，但不是一回事，它是皇宫的一道门。



凉风堂与千年古树，佛教寺庙里的常见风景。

建中寺规模也很大，太监刘腾修建自己的府邸时，就修得十分奢华，建筑范围长达一里，房屋之间由无数的走廊和庑殿连结。主要厅堂跟皇宫里的宣光殿相似，宅门也与皇宫的乾明门差不多，既宽敞明亮，又气势恢弘。刘腾府邸包括梁栋在内的建筑构件，尺寸都超越了大臣府邸的规格，很多王府也没有这样奢华，有些可以跟皇宫相比。这按说有僭越礼制等级的嫌疑，可是刘腾在胡太后临朝的时代受宠专权，所以朝廷内外没有人敢反对。

建中寺紧挨着的西阳门内的皇家大道南段有个永康里。永康里住过的最知名的人物是元义。元义当过侍中领军将军，就是皇家禁卫军司令。有必要提到的是，元义的这个宅邸在历史上也很知名。元义住在里面的时候曾经开掘过一口古井，还挖到一块石碑，上面的铭文写着这样几个字：汉太尉荀彧宅。荀彧在汉献帝时代（190—220年）当过侍中丞相，是曹操的重要谋士。他的宅邸距北魏孝明帝元诩朝有300多年，这当然就算是古迹了。

再说元义这个人，在本朝也很有来头。元义是江阳王元继的儿子，娶了胡太后的妹妹为妻。胡太后是孝明帝元诩的母亲，这样算来，元义就是皇帝的姨父了。元诩当皇帝的时候是个只有6岁的娃娃，由胡太后垂帘听政，元义得到了重用。最初胡太后的权力并不稳固，皇室诸王和地方诸侯各行其是。胡太后只能依靠元义来挟制诸王，于是就任命他为主管军事的侍中丞相，总领皇家禁卫军，把他当成心腹。不料元义大权在握，翅膀变硬后，便不再把胡太后放在眼里。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元义与大太监刘腾联手搞了

宫廷政变，以帮助皇帝归政的名义，把胡太后幽禁在后宫，宣布废除垂帘听政。胡太后那时才后悔看错了人，对周围的人哭诉说："这才叫养了老虎反过来吃我，养了毒蛇反过来咬我啊！"

胡太后被幽禁长达6年，直到孝明帝孝昌二年（526年），她才再次发动宫廷政变，重掌朝政，诛杀了元义及其手下。而那时另一个罪臣，大太监刘腾已经死去。胡太后不解气，下令挖开他的坟墓，敲碎尸骨。她相信这样做，就能使仇人的灵魂失去归宿，永远不能再投生。

胡太后又把当初赏赐给刘腾的田产和住宅全部没收，转赐给自己的亲信皇兄高阳王元雍。不久，政局再次发生改变，元雍被太原王尔朱荣杀死在河阴（今河南孟津）。尔朱荣在朝廷专权，就把刘腾和元雍住过的这处房屋当成了自己的府邸。

到孝庄帝永安三年（530年）九月，尔朱荣被他一手扶植起来的皇帝元子攸亲手杀死，这处住宅就变成了"凶宅"。同年，尔朱世隆和尔朱兆再次夺得北魏政权，勒杀了元子攸，扶植长广王元晔为傀儡皇帝，改年号为建明元年。尔朱世隆为堂兄尔朱荣追祭祈福，下令把这处宅邸改成寺庙，作为对尔朱荣的永久纪念。这就是建中寺的来历。

建中寺原有的规模就很弘大，装饰豪华，同时僭越使用了皇家制式，大门用红漆，亭台楼阁用黄漆，差不多跟神仙的住处相仿。

虽然尔朱世隆认为这样正好，是纪念他堂兄的好地方。但人居宅邸和佛教寺庙毕竟还是有区别。于是他下令按皇家寺庙的规格进行了改建，把前院的正厅改成了佛殿，后院的正堂改成了讲经堂。同时又做了金银莲花宝座，以及经幡华盖等等符合佛教仪轨的东西，装置在整个寺庙之中。这样一来，建中寺就成为了洛阳城里一个仅次于永宁寺的佛教圣地。

建中寺里还有一处很特别的地方，叫凉风堂。这个凉风堂是刘腾宅邸中专门设计的避暑之处，位置较高，而且透风，夏季里在那里坐下，凉风自然吹拂，没有蚊蝇滋扰，十分惬意。那里还有好几棵千年古树，成为另一道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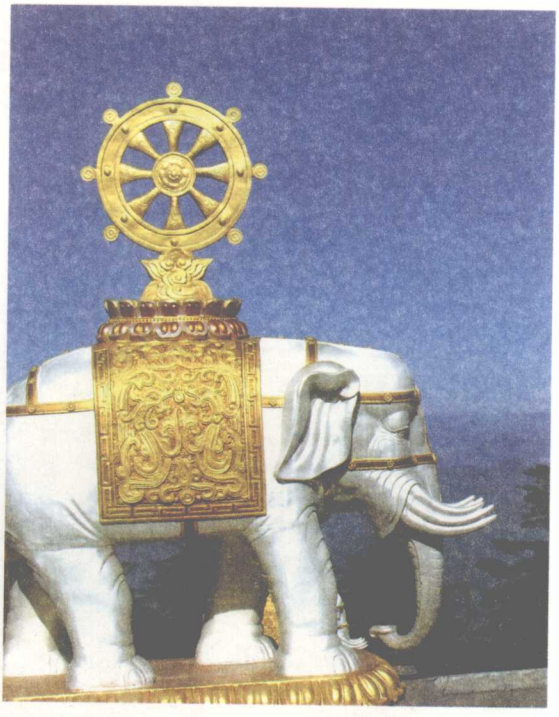
长秋寺

长秋寺是大太监刘腾在世时修建的。刘腾在孝文帝元宏时代当过专门负责皇帝后宫事务的宦官，称为长秋卿，所以就为寺庙起了这个名字。

长秋寺与建中寺位置相近，也在洛阳城西阳门内的皇家大道北段的延年里，与建中寺相距约一里地。这个地方在西晋时期曾经是洛阳城三大集市之一的金市，就是买卖兵器、农具、铁锅一类物品的市场。那时洛阳城三大集市分别称为金市、马市、平乐市，都十分繁华热闹。

长秋寺的北边有一个天然泉水池，名叫濛汜池。这个水池的特点是泉水有间隙性，夏季水量丰沛，到冬天就干涸了，很奇怪。

长秋寺里有一座佛塔，高三层。塔顶的金承露盘和金幡柱很显眼，发出的金光十分辉煌，在洛阳城各处都能看见。佛塔内供有一尊乘坐六牙白象的释迦牟尼佛像。从下往上看去，仿佛释迦牟尼佛蹈空凌虚，十分神圣。这尊佛像全身都为黄金制作，其做工之奇巧，很难用语言描述。每年四月四日这天，长秋寺的这尊佛像就会巡行洛阳城，这是全城最盛大的一件事。



蹈空凌虚的六牙白象在佛教意象里具有特殊地位。《洛阳伽蓝记》对此作了描述。

相传佛祖释迦牟尼的生日是在四月初八，释迦牟尼涅槃后，天竺各国的人民为纪念他，把四月初一到四月十四的日子都作为佛诞纪念期，各地要举行象车礼佛游行，逐渐形成了传统。洛阳城则以四月初四为佛诞纪念日，长秋寺的佛像巡城，也成为洛阳的传统。这天的游行队伍除了佛像外，还有由人装扮的狮子和辟邪兽在前面开路，众多佛教徒则跟在后面。此外还有吞刀、吐火、踩高跷、走悬索之类的绝技表演。这些奇装异服和杂技魔术，都是全城少见的。

当然，更吸引人的还是佛像本身。乘坐六牙白象的佛像所到之处，无不万人空巷，热闹非凡。一旦停下来展示，朝佛的人群立即会堵塞街道，有时还会导致互相踩踏而死的事故。这也是洛阳城乃至整个国家全民信佛的一个缩影。

瑶光寺

瑶光寺是北魏宣武帝元恪修建的，位置在洛阳城西阊阖门内皇家大道北段，即城西偏北位置。由此往东二里即是皇宫西门——千秋门。

先说说千秋门。



象征佛法至高无上的金幡柱。

千秋门内有条禁宫大路，往北走有座园林，叫西游园。西游园里有座高台，叫凌云台。凌云台是三国时期的魏文帝曹丕于黄初二年（221年）下令修筑的，很有点来历。据说凌云台原有9丈高，曹丕时代还在上面建有一幢楼，高20丈，登上最高层可以望见百多里外的孟津城。而那幢楼也很奇特，风吹过来就会左右摇摆，却怎么也不会倾倒。后来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睿登上凌云台高楼，遇到风吹楼摇，十分害怕，于是让人拿木柱撑起来，结果楼反而倒掉了。

过了300年，凌云台仍然存在。北魏孝文帝元宏曾在台上的八角井北面修建了一座凉亭，取名凉风观。他常常在凉亭里登高望远，那样可以清楚地看见洛河原野的状况。后来永宁寺失火，孝武帝元修也站在凌云台上，伤心地看到永宁寺被大火完全烧毁。

凌云台下有个碧海池，规模相当大。凌云台东边还有座10丈高的观景楼，名叫宣慈观。宣慈观的东边则是一个钓台，名为灵芝台，是用木头搭建的，伸出碧海池20丈，方便垂钓。宣慈观和灵芝台都做了精美的雕饰，梁栋上面绘有神仙游戏图。碧海池边则有巨石，上刻鲸鱼背负钓台的图案，仿佛从地下蹦出，又像凌空飞下，十分生动。

凌云台南边是宣光殿，北边是嘉福殿，西边是九龙殿。九龙殿之得名完全是写实，因为殿前就是雕刻的九条龙。九龙吐水成一海，就是碧海池的水源通道。这东南西北三殿一观，都有飞檐伸向灵芝台，形成四方向碧海池汇集之势，形胜非同一般。炎夏季节，历代皇帝都喜欢到灵芝台来乘凉避暑。

回头再说瑶光寺。

瑶光寺里也有一座佛塔，塔为五层，高50丈。塔顶的承露盘很突出，仿佛神仙之手伸向天空。幡柱和翘檐之间悬垂的金风铃也像云中盛开的花朵。

除了佛塔外，瑶光寺的主殿建筑也十分出色，其做工之巧妙，堪与永宁寺讲经殿相媲美。

瑶光寺是一座尼姑庙，住寺修行的都是女性。北魏朝几代皇帝的后妃都有知名者在这里出家修行，如孝文帝时代被废黜的冯皇后、宣武帝时代的高皇后，还有鼎鼎大名的胡太后。胡太后在孝明帝朝垂帘听政之前，曾到此寺当过尼姑。因此，瑶光寺也被称为女性的皇家寺庙。寺里仅尼姑房就有500多间，间间相连，雕花门窗互望。房舍及佛殿之间有草坪花圃，种植着各种名贵树木和鲜花香草，种类之多无法细数。至于民间所说的“牛筋狗骨之木，鸡头鸭脚之草”，也就是栌树、枸树、芡草、葵草之类，这里也都可以找到。

瑶光寺既为皇家尼寺，来此出家的人自然多有名门望族，除了那几位皇后和一些皇帝的嫔妃外，还有许多其他王公贵族家庭的淑女娇妻。有些名门望族的年轻女子，长期呆在深宅大院里，偶尔跟着父母来瑶光寺进香，见到这里别样的生活，便深受吸引。她们不考虑出嫁，却一心向佛，就下决心辞别父母，选择来瑶光寺削发修行。姑娘们摒弃华服，穿上素衣，修习八正道，心归大乘教，在这里找寻心灵的归宿，也成为洛阳城一大人文风景。

不过，瑶光寺并不是世外桃源，这样的风景后来也遭到了破坏。北魏永安三年（530年），尔朱兆攻破洛阳，驻兵永宁寺，囚禁孝庄帝，同时纵容手下抢劫行凶。瑶光寺也未能幸免，数十名秀容郡（今山西朔州）尔朱氏部落的骑兵闯进瑶光寺，女尼们遭到强奸。

此事在洛阳城里引起了恐慌，瑶光寺作为出家女子清修圣地的名声受到败坏。这样的寺庙已经不适合修行，年轻女尼们只好另找出路。她们多数被父母领回家，草草地嫁出去，让一些原本找不到老婆的贫家子弟捡便宜得到了媳妇。瑶光寺被劫掠的影响多年以后都难以消除，以致后来京城里竟然流传开了这样两句俗谚：“洛阳男儿急作髻，瑶光寺尼夺作婿。”少年把头发挽成髻表示成年，就可以娶妻了。说的就是当时瑶光寺女尼们因修行环境破坏，只好另寻出路急于嫁人的事情。其情其景令人感慨。

瑶光寺北边就是承明门了。前面已经说过，承明门在洛阳城西北角，是孝文帝元宏下令新建的。但承明门内的金墉城却是古已有之，并且很有名，因为这里曾经囚禁过多位皇帝及后妃，成为一座真正的“皇家监狱”。金墉城最初由三国时代的魏明帝曹睿修建。不料修起后不久就成了他子孙的囚禁地。嘉平六年（254年），曹睿的养子、齐王曹芳被丞相司马师废黜，另立高贵乡公曹髦当皇帝，曹芳被囚禁在金墉城，后贬为齐王，在幽禁多年后去世。

司马师废黜曹芳后没多久，即在当年（254年）病逝，魏国由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实际掌权，曹髦继续成为司马氏的傀儡皇帝。甘露五年（260年），20岁的曹髦不满司马氏专权，发出抱怨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他愤而起事，结果却在宫廷政变中被杀死。司马昭跟哥哥一样，也



重楼飞阁望金城。

没把曹氏皇室放在眼里，杀死曹髦后另立东海定王曹霖的儿子曹奂为皇帝。

魏元帝咸熙二年（265年），司马昭病死。这时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已经实际掌权，他于当年迫使魏元帝曹奂把皇位“禅让”给自己。曹魏时代结束，晋朝建立，当年的年号由魏咸熙二年改为晋泰始元年。曹奂让出皇位后也被囚禁在金墉城，称为陈留王。

而司马氏家族的命运也与金墉城紧紧相连，多位皇后、太子被废黜后都关在这里，后来也有司马氏家族的皇帝被关。西晋永康二年（301年），司马炎的儿子、晋惠帝司马衷被赵王司马伦推翻，皇位被篡夺，金墉城又成了关押司马衷的监狱，名字也改成了永昌寺。

瑶光寺东边是原来的洛阳小城，修建于西晋永嘉年间（307—312年）。小城的东北角有三国时魏文帝曹丕修建的望风楼。楼高十丈，结构牢固，年代虽然久远，却很好地保存了下来，到北魏孝文帝元宏时代，还保持着当初的形制，堪称洛阳古建筑的代表作。孝文帝元宏十分喜欢那幢望风楼，特地在旁边修了一座殿，命名为光明殿，并为金墉城的南城门取名光极门。孝文帝还在金墉城的城楼上修建了重楼飞阁。楼阁极其巍峨精致，在洛阳城的各个方位都可以看见，仿佛在云端。

景乐寺

景乐寺是太傅清河文献王元怿修建的。他的头衔说起来有点麻烦。清河（今河北清河县）是他的封地，所以元怿也称清河王。文献是他死后的谥号，以表彰他的德行和对朝廷所作的贡献。太傅则是他在孝明帝元诩朝担任的最高官职，相当于丞相。元怿是孝文帝元宏的第五个儿子，也是宣武帝元恪的兄弟，孝明帝元诩的叔叔，在北魏时代地位显赫。

景乐寺的地理方位可以这样描述：它在洛阳城中部偏西北的位置，具体方位是阊阖门南边的皇家大道以东。正好与正西边的永宁寺对望。

景乐寺西边还有司徒府，东边则有大将军高肇的宅邸。高肇是孝文帝文昭皇后的哥哥，在宣武帝元恪朝代当过尚书左仆射，即权力最大的左丞相。他还担任过大将军一职，并屡建战功。高肇后来被孝庄帝元子攸朝代的高阳王，也就是胡太后的亲信，拥有过建中寺的那个元雍杀害。

景乐寺北边紧挨着的地方叫做义井里，是朝廷官员的住宅区，东西南北都立有门阙，气派而高雅。义井里北门外生长着几棵枝繁叶茂的桑树。树下有一口甜水井，井栏边放置有石槽和铁罐，供行人饮水解渴。城里人和乡下人走到这里，都喜欢坐到树荫下休息片刻，取水饮用，很是惬意。

景乐寺里有一座供奉释迦牟尼佛的大殿，佛像巡游的四轮车辇也供奉在这里。佛像和车辇做工的精细，雕刻的巧妙，在洛阳城曾冠绝一时。

除佛殿外，景乐寺的建筑也富有特色。香堂与走廊连成一圈，供出家人修行的房间一间接一间，前后植有柳树，种有花草。春夏时节，枝条轻拂着房舍，花蕊覆盖着庭院，十分清雅。

根据佛教传统，在每月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六、三十这六个斋戒日，都要举行特别的斋戒仪式，称为六斋。而景乐寺的六斋更是特别，常常还有佛教音乐歌舞表演。其时佛乐伴着诵经声，余音绕梁；长袖相随曼妙舞，神入化境。这样的景象在其他地方很难见到，自然也成为洛阳一景。

景乐寺也是一座专供尼姑修行的寺庙，清河王元怿特别作了规定，不允许男人们随便进入。偶尔有男人进去，看到这六斋仪式，都会对那出世般的佛乐歌舞入迷，认为自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些人出来后的相互传说，更增加了这座寺庙的神秘感。清河王元怿去世后，景乐寺对于男性的禁令有所放宽，普通百姓出入此寺不再受限制，其神秘性才逐渐消失。

清河王元怿去世后，便由他的弟弟，也很喜欢这座寺庙的汝南王元悦出钱维修。元悦跟元怿兴趣爱好相似，也喜欢音乐歌舞，常常在景乐寺举办演出。还有杂技魔术之类，以表现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奇幻妙境，这都是世人



“佛乐相伴诵经声余音绕梁”的景观，千年不绝。

难以见到的。其中有个魔术节目最令人惊奇——表演者当着出家人的面杀死驴子，剥掉皮扔进一口水井里，然后填上土，种植枣树和瓜果。观众亲眼看见树苗从井里长出来，很快就有了收获，瓜果和鲜枣让观众分享。当然这只是魔术，驴并没有被杀，井也没有被真的填掉，但瓜果和枣却是真的可以吃。众人看到这样的表演，无不惊叹。但自孝庄帝元子攸一朝以后，京师洛阳陷入战乱，景乐寺的这类表演就逐渐消失，成了老百姓的一种回忆。

昭仪尼寺

昭仪尼寺是由宫廷太监修建的，在洛阳城东阳门内皇家大道之南约一里的地方，相邻有两个管理国家粮库的公共机构，叫北太仓和导官署。寺庙的东南方就是朝廷管理粮仓的官员住地，叫治粟里。由于这里的居住人口和佛教信众以朝廷官员为主，所以太监们便出钱造了这座供尼姑们修行用的寺庙。

北魏孝明帝元诩朝代，胡太后垂帘听政，很多事情都依赖近侍和太监。太监受宠，赏赐和贿赂盛行，宦官之家积金满堂，富甲天下。修庙供佛、施舍僧尼的花费自然不在话下。当时有位文人名叫萧忻，写文章抨击太监，讽

刺洛阳城里的奇怪景象：“大街上坐豪华帐篷车的，都是太监包养的寡妇；闹市中骑西域铃铛马的，都是宫廷蓄养的宦官。”

萧忻是阳平郡（今河北馆陶）人，从小喜欢读古文，很早就在朝廷内外负有盛名。他对胡太后时代专宠宦官的批评在当时就引起了共鸣。胡太后也很欣赏他，任命他为治书侍御史，为纠察断案提供意见，相当于朝廷的监察官。

昭仪尼寺塑有一尊释迦牟尼佛像，以及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两尊菩萨像。雕塑做工精美绝伦，是洛阳城所仅有的。每年四月七日，昭仪尼寺的这三尊佛像都要去拜谒景明寺的佛像，景明寺的三尊佛像也会出来迎接。那时佛音响彻云霄，乐伎盛舞大街，其盛况堪与大太监刘腾主持的长秋寺拜佛仪式相比。

昭仪尼寺殿堂前有几棵移栽自南方的树木，叫酒树面木，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石榴树和槟榔树。寺里还有一个自然形成的池塘，有地下水源，京城的佛教弟子都很熟悉，称之为翟泉。翟泉在历史上颇有来历，其地点也有争议。西晋时代的将军学者杜预，在为《春秋》所作的注释里就提到过它。杜预说：“翟泉在晋国洛阳城内皇家粮库的西南边。”

西晋时代的皇家粮库在洛阳建春门内，我们北魏朝的皇家粮库在东阳门内。而昭仪尼寺的翟泉在本朝皇家粮库的西南边，说明这并不是杜预所说的那个翟泉。后来有一位叫赵逸的隐士说，昭仪尼寺的翟泉原来是西晋石崇府邸的池塘，池塘南边还有一座绿珠楼。隐士赵逸在北魏宣武帝和孝明帝两朝



释迦牟尼佛与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一佛二菩萨供奉方式在北魏时期的洛阳寺庙已经出现。

（500—528年）很知名，想来他是见过那座绿珠楼的。而石崇则是晋武帝和晋惠帝时代（265—304年）著名的大富翁，其财富甚至超过皇帝。石崇喜欢炫耀财富，也喜欢女人，绿珠楼就是为他喜欢的宠姬绿珠修建的，既豪华又坚固。而从西晋时代到北魏孝明帝朝，已有200多年历史，池塘和绿珠楼都还在，也堪称洛阳一绝。

愿会寺

愿会寺在昭仪尼寺翟泉的西南面，是北魏孝明帝元诩朝的中书侍郎王翊卖掉自己的住宅而修建的。

愿会寺佛堂前种植有一棵古老的桑树。桑树主干有五尺高，枝条横陈，形态就像一顶由鸟羽做成的华盖。主干之上又有支干，差不多也有五尺高。整棵树形成五重冠盖，枝繁叶茂，十分罕见。京城洛阳的出家人和老百姓都把它当成神树，叫做神桑。前来观看的人络绎不绝，很多施主还专门为这棵桑树作布施。孝武帝元修听说后却起了反感，认为是和尚们故意拿这棵树来迷惑众人。其时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元修于是派自己的亲信、黄门侍郎元纪带人去砍掉了那棵树。



结跏趺坐的释迦牟尼佛，北魏云冈5号窟。

据说砍树的那天，天气突变，云雾弥漫，天昏地暗。士兵砍树时，斧头刚砍下去，树液流出来立即变成了红色，就像鲜血流出来。观看的人都感伤不已，不少人泪流满面。

愿会寺南面是宜寿里。宜寿里有苞信（今河南息县）县令段晖的宅邸。据说那宅邸很有些奇特，院子地下经常传出钟声，还有五种色彩的光束照亮厅堂和屋宇。段晖觉得奇怪，想一探究竟，便对发光处进行了挖掘，结果挖到了三尊金佛像。一尊是释迦牟尼佛像，

有三尺高。另两尊是菩萨像。释迦牟尼佛像呈结跏趺坐姿态，身下的莲花宝座刻有铭文：

晋太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书监荀勖造。

这里所说的太始二年，就是西晋武帝司马炎泰始二年（266年），荀勖当时任中书监，加侍中衔，相当于丞相级内阁秘书长。这个挖掘结果不仅令段晖感到震惊，也惊动了整个洛阳城。段晖于是把自己的宅邸称为光明寺。而老百姓则断言段晖的宅邸就是当年荀勖的故居。

奇怪的事情继续发生。据说有强盗想偷窃那三尊佛菩萨像，但每次将要得手时，都会听到佛像和菩萨像齐声喊："抓贼！"强盗们听到喝叫声，无不恐怖惊慌，有的甚至立即倒地死去。寺庙里的和尚听到佛菩萨的喝叫，便赶来捉贼，那些没被吓死的强盗就被抓住。

胡统寺

胡统寺这名字有点特别。胡统也叫沙门统，是北魏朝廷管理佛教事务的部门。沙门统是塞外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后由他们设立的，中原老百姓习惯上把这些游牧民族都叫做胡人，沙门统因而也被叫做胡统。这座寺庙由朝廷沙门统出资修建，所以约定俗成就叫成了胡统寺。胡统寺的高知名度是因为胡太



北魏佛像，云冈3号窟。

后的姑妈的缘故。当年胡太后的姑妈笃信佛教，决心出家修行，于是到此寺为尼。胡太后常去看她，顺便进香，寺庙因而受到了朝廷和百姓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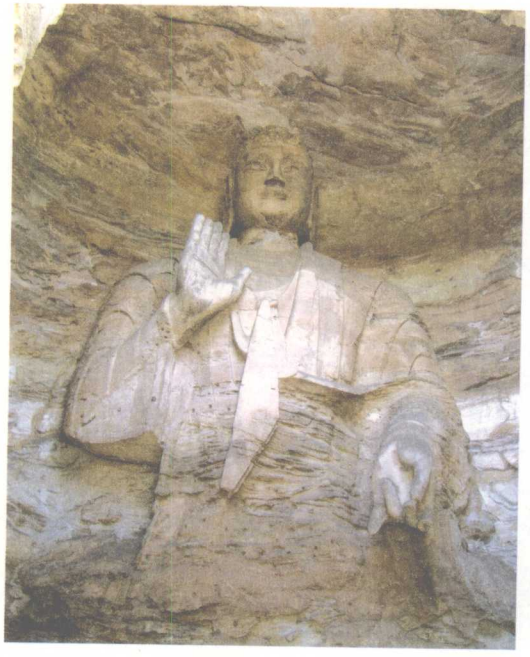
胡统寺的方位在永宁寺以南大约一里的地方。寺内有一座五层宝塔，塔顶的金幡柱高耸入云。寺内供尼姑们打坐修行的房屋环绕一周，与佛堂、大殿互为映衬。佛殿一式的红漆大柱，粉白墙壁，十分美观雅致。

在胡统寺修行的女尼中，除了胡太后的姑妈以外，还有不少京城的名尼大德。她们修养出众，对佛教义理有深入的研究，善于讲经说法，开导信众，经常被请进皇宫为胡太后讲解佛法。胡太后对胡统寺出家人的施舍和资助也很优厚，其他寺庙往往不能相比。

修梵寺

修梵寺在洛阳城东南第一门——青阳门内皇家大道北段，在它的西边有座嵩明寺。这两座寺庙的建筑形制相似，都有佛像浮雕装饰的墙壁和高峻的楼宇。两座寺庙的佛殿屋脊相连，几乎成为一个整体。嵩明寺和修梵寺都是当时洛阳的著名寺庙。

修梵寺门殿内塑有四大金刚菩萨作为护法神。老百姓说正是因为有金刚护法，这座寺庙才从来没有斑鸠和鸽子来搅扰，也没有别的鸟雀在里面筑巢。当年菩提达摩禅师来洛阳时看到这个现象，便认为修梵寺得到了佛教的真传，所以不受滋扰。在修建的寺庙里塑造金刚菩萨的规范，就是从洛阳修梵寺开始的。



北魏佛像，云冈16窟。

修梵寺的北边是居住区，叫永和里，有记载说这里是东汉末年，汉献帝时代的丞相董卓的府邸。永和里南北两头都有池塘，也是董卓在世时挖掘的，现在池塘仍然有水，无论冬天还是夏天，都不会枯竭。

永和里在北魏后期曾居住过数位朝廷重臣，如孝武帝元修朝的首相长孙稚；宣武帝元恪朝的右丞相郭祚、管理官员的吏部尚书邢峦、管理司法的廷尉卿元

洪超；孝明帝元诩朝掌管皇宫警备的卫尉卿许伯桃、凉州最高军政长官刺史尉成兴等。他们的宅邸形制相似，都有高大的门扉，豪华的居室，敞亮的厅堂。宅邸里种植有楸、槐、桐、杨等各种树木。因此，永和里在整个北魏时代都以贵族大家居住区知名。

因为历史悠久，各朝高官在永和里修建住宅时，曾经挖到过不少金银玉器和珍珠宝贝之类的地藏物。相传吏部尚书邢峦在修房子时，挖出了珍贵的丹砂和几十万枚古钱，还有写着“董太师之物”等字样的铭文。董太师就是董卓。据说邢峦得到那些钱后常做恶梦，梦见董卓追着他讨还财物。邢峦不给，董卓就一直纠缠不休。这样闹了一年，邢峦就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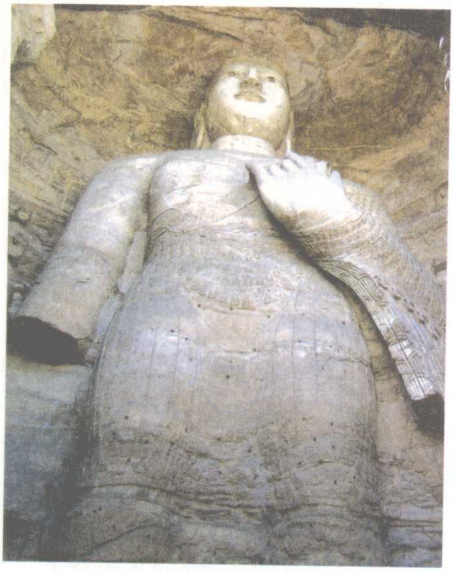
景林寺

景林寺在洛阳城南东边第一门——开阳门内皇家大道以东。

景林寺有很多讲经堂，重重叠叠，十分壮观。寺内僧房与走廊相连，红色的窗棂反射着阳光，雕饰的廊檐遮挡着风雨。寺庙西边是一处果园，有很多奇珍异果，春季的鸟鸣和秋天的蝉声，相续不绝。景林寺庞大的规模和宏伟的建筑，堪称京城的一处名胜。

景林寺里有一所禅房。禅房里专设了一间清修室，形制虽小，结构和布局却很巧妙，刚好适合修禅者打坐静修。禅房的位置也很隐蔽，深藏在一片树林之间，香草鲜花布满台阶。有修习禅法的僧人，在清修室的草绳蒲团上结跏趺坐，一连几天不出禅房，也不进食，静心修炼，无人打扰。在整个洛阳城中，这是难得的闹中取静之处，跟高山深谷的修行之地没有什么区别。

景林寺里还有一块石碑，是节闵帝元恭时代的国子学博士卢景裕写的碑文。卢景裕也叫卢白头，范阳（今河北定兴）人，性格文静，学问很好，对诸子百家的学说都有研究。卢景裕在节闵帝普泰初年（531年）担任国家最高学术机构国子学的主管，也有很好的声誉。元恭当皇帝只有一年，国家也十分混乱。而卢景裕虽然身在朝廷，却没有卷入政治漩涡，仍然专心于学术研究，后来有《周易》、《尚书》、《论语》、《老子》的注疏流传于世。



北魏佛像，云冈18窟。

建春门

说完洛阳城内的主要寺庙，有必要再说说建春门，因为城北的很多重要名胜都在这里。

建春门是洛阳城东三门中最靠北的一道门，门内皇家大道南段有三个重要的官署，分别是管理皇家园林的勾盾署、主管全国农业事务的典农署和管理皇家田产的籍田署。籍田署南边还有管理皇家粮库的司农寺。

建春门内皇家大道北段有一片开阔地，西晋中期曾在这里建起了皇家粮库，晋皇室南迁后废弃了。北魏朝廷本来打算在此修建东宫，也就是太子府，后来因故没有建起。洛阳被战争破坏后，京城又搬到了邺都。这块地也就一直空了下来。

前面介绍昭仪尼寺时，引用了杜预的话，他说翟泉在晋朝皇家粮库的西南边，在洛阳建春门内。杜预说的地方，就是现在我们说的皇家大道北段这片开阔地。

现在可以把它说得再清楚一些。这个翟泉的周长大约有三里，古时候可能还要大些。据《春秋左氏传》记载，1000年前的春秋时代这个泉就叫翟泉了。当时有周王的儿子姬虎与晋国大夫狐偃和鲁国、宋国、齐国、陈国、秦国的代表在这里盟誓。他们一起缔结和平条约，宣布互不侵犯并共同尊重周王的权威。现在的翟泉，泉水仍然清澈见底，鱼和鳖在池中的游动可以看得很清楚。

北魏孝文帝元宏也喜欢这个地方，在翟泉北边设置了河南府长官公署。这个地方在西晋怀帝司马炽永嘉年间（307—313年）就是朝廷官员居住区，叫步广里。孝文帝元宏还为翟泉取了个很酷的名字，叫苍龙海。

翟泉的西边有个华林园，反过来看，翟泉就在华林园的东方，所以孝文帝元宏就为翟泉取了个名字。苍龙是东方的龙。

华林园里面也有个湖，是三国时魏文帝曹丕在黄初五年（224年）下令开掘的一个人工湖，引入谷水河灌注，水面颇大，人们习惯上叫它大海，正式的名称叫天渊池。魏文帝黄初七年（226年），曹丕又让人在湖中间砌了个高台，叫九华台。北魏孝文帝元宏因为熟悉历史，敬重曹丕，就在九华台上盖了座大殿，取名清凉殿。

继孝文帝修建园林景观后，宣武帝元恪也在天渊池里修建了一处景观，叫蓬莱山，是按照蓬莱仙岛的传说修建的。元恪在蓬莱山上建了个仙人馆，还有钓台殿和虹霓阁，让人联想到仙人真的从这里凌空蹈虚，往来无碍的情景。每年三月洛水神的3天春祭礼，和七月十四日的秋祭礼之后，宣武帝元恪都会来这里驾乘龙舟和凤头船，在湖中游玩，体验这别有的一番情趣。

天渊池西边有个藏冰室，是专为皇宫修建的。每年冬天下雪后，工人们用湖水做成冰块窖藏起来，到夏天时取出来送到宫中。皇帝也常常用藏冰室里的冰块作为赏赐，送给朝廷官员们，君臣关系也因此变得融洽。

天渊池西南边有座山，名叫景阳山，山上有座大殿。景阳山东边有个羲和岭。羲和是古代神话中的太阳神，所以岭上修建的一间房屋就叫温风室。景阳山西边的小山峰叫嫦娥峰。古代有嫦娥奔月的神话，所以这个峰上修建的房屋就叫露寒馆，就是广寒宫的意思。嫦娥峰上还修了个飞凌溪谷的楼阁。景阳山北边还有个小湖叫玄武池。景阳山的南面有个清暑殿。清暑殿往东修了个临涧亭，殿西还有个临危台，是取临危不惧之意而命名的。

景阳山以南有个百果园。园内果树成林，按种类分了片，每片果树林中都建有一间殿堂。百果园里有一片很神奇的枣树林，结出的枣实每粒有5寸长，一只手还握不全，枣实两头都会露出来。而枣核则很小，细得像一根针。这种枣每年秋天霜降时节成熟，吃起来味道很甜美。老百姓把这种枣称为仙人枣，也叫西王母枣，相传其树种最先就是从西王母居住的昆仑山移植过来的。

百果园里还有很大一片桃树林，有人数过有700多株。结的桃子也很特别，颜色全红，果皮薄而透明，味道很甜。这种桃比一般的桃子都熟得早，初秋刚打霜的时候就成熟了。据说这种桃树也出自昆仑山，所以也叫王母桃。当时就有俗语说：“王母甘桃，食之解劳。”



北魏佛像，云冈19窟。

百果园的枣树林南边有一所碑亭，亭内石碑由三国时魏文帝曹丕所立，曹丕还为其题写了碑铭——苗茨之碑。

本朝孝文帝元宏很欣赏这块碑，就在石碑的北边盖了座殿堂，取名“苗茨堂”。孝庄帝永安年间的一天，皇帝元子攸带领朝廷官员来华林园打猎，看见碑亭就停下来，叫大家都来读碑文。有人读后认为苗茨之碑的“苗茨”两字无法解释，可能是把“茅茨”的“茅”字误写成了“苗”。“茅茨”有典故，来自“尧舜茅茨不剪”的传说，是歌颂尧和舜两位古代帝王生活俭朴，与民同甘共苦的意思。

孝庄帝元子攸便问朝廷中学问最好的国子学博士李同轨。李同轨解释说：“魏文帝曹丕在三国时代被称为英明君主，后世称其为曹魏三祖，与其父亲曹操、儿子曹睿并列。而且他身边的大臣也富有文才，比如王粲和刘桢两位，都是当时的名士。我们或许并不知道他写这个字的本意是什么，但不可以随便猜测他就是写了错别字。”

李同轨说话很有分寸，但他也没有把两个字为什么不同说清楚。我在孝庄帝朝作为参与朝廷议事的无职官员，称为“奉朝请”，那时正好在场，于是站出来向众人作了解释：“其实苗茨就是茅茨，古时候这两个字互相通用，都有个草头，读音也相同，所以写成苗茨，这哪里是什么错别字啊？”大家这才明白过来，都表示赞同，认为还是我的解释把两个字说清楚了。

百果园里还有一片柰树，老百姓俗称花红果。柰树林的西边有个亭子，亭前有一条弯曲的流水，称为流觞池。亭子东边又有一个小湖，叫扶桑海。扶桑是古代对东方国家的称呼，既是日出之地，也是大海最先沉下去的地方。所以凡是以扶桑命名的湖泊，水面下都有石洞导流下地，就像眼看着东方的海水隐没在地平线下一样。有人下水探寻过，知道扶桑海的湖水流下石洞后，向西与谷水河相通，向东则连着阳渠。谷水河是流经洛阳城的重要河流，向东汇入洛河。阳渠则是条运河，相传是1500多年前由周朝的姬旦领着人开凿的。姬旦被后人尊称为周公，阳渠就是他为洛阳城留下的伟大工程，到我们北魏朝还在使用。

扶桑海与翟泉也是相连的。正因为这样，扶桑海的湖水没有枯竭的时候。遇到大旱的年景，谷水河和阳渠的水会自动补充进来。相反，遇到连续下大雨，扶桑海的湖水又通过两条河排出去，园林里也不会受洪涝灾害。所以无论什么年景，这里的水生动物都很安全，鸟类在湖面自由来往，就跟在大自然中一样。

卷二

洛阳城东诸寺



本卷所记诸寺中，以崇真、灵应、平等三寺的故事最为耐人寻味。

崇真寺惠凝和尚的故事，在今人看来难免有迷信之嫌；灵应寺赵逸的故事，也近于神话传说。但其主旨并非在此。前者是以寓言探究佛法和人的修养之道，后者是推演历史得失以助今日之损益。

至于平等寺的故事，就更是一部具体而微的北魏衰亡史了：几位帝王的悲剧命运，一个朝代的无奈倾倒。

明悬尼寺

明悬尼寺是宣武帝元恪一朝的彭城王元勰修建的。前面说过，元勰在宣武帝时期，担任过指挥全国军队的大司马和皇帝最高顾问太师等职务，地位十分显赫。而元勰也以虔心信佛，尊重出家人闻名于世，由他主持修建的这座寺庙便在洛阳城众多寺庙中备受信徒们关注。

明悬尼寺在洛阳城东南建春门外那座著名的马宪桥以南。谷水河从西向东流经洛阳城外，到这里恰好把明悬尼寺围成一周，然后从城墙边绕过，在建春门外往东流入阳渠，穿过一座有4个桥墩的石桥。石桥上有铭刻："汉阳嘉四年将作大匠马宪造。"

阳嘉是汉顺帝刘保的第二个年号，东汉阳嘉四年（135年）三月至八月，马宪带领一批工匠建造了这座石桥。马宪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建筑师，被皇帝任命为监管宫殿、宗庙、路桥等重大工程建设事务的官员，称为将作大匠。



长安兴教寺的三层佛塔，公元4—7世纪常见的佛塔通常较为简朴。

马宪桥存在了将近400年。到北魏孝明帝元诩在位的孝昌三年（527年），这座桥终于因大雨浸蚀桥基而倾塌，4座桥墩被河泥掩埋。现在还能看见的遗迹，是道路北边的两座已经断裂残破，不可再用的桥墩。

在不久前学者刘澄之所写的《山川古今记》，和戴延之所写的《西征记》里，都说这座桥是晋太康元年（300年）建造的。他们的说法差得太远了，是把再往南一里的东石桥误当成马宪桥了。刘澄之和戴延之都是江南人，没有在中原居住过，只是随南朝军队打仗路过洛阳。至于洛阳的历史事件，他们没有经历过，也没有目击过，多为道听途说，写出来难免穿凿附会。这样做学问实在是耽误青年读者，长此以往危害很大。我不得不特别说明一下。

明悬尼寺有一座三层佛塔，修得很简朴，很大众化，没有过多装饰，但却很庄严，正合佛教普度众生不分贵贱等级的宗旨。

明悬尼寺东边，在北魏孝文帝时代曾有一座全国最大的粮库，称为常满仓，也叫常平仓。其作用是为丰收年和歉收年调节粮食平衡，相当于国家储备粮库。正常年景，各地向朝廷上缴的租税和贡赋，大部分存在这里，饥荒年就由朝廷发放粮食救济赈灾。这样的粮仓各地都建得有，由朝廷统一调度。孝文帝元宏把它叫做租场，倒也实事求是。孝文皇帝不喜欢唱高调。

龙华寺

龙华寺是由北朝的皇家卫队将领，即羽林尉和虎贲中郎将出资修建的，在建春门外的阳渠以南。寺庙南边也有一个租场。

阳渠北边与龙华寺对望的地方有个建阳里。建阳里筑有一个很大的土台，高达3丈。土台上修建有两幢二层高的楼房。我的朋友赵逸说，这个土台在北魏中期曾经作为旗亭，就是管理集市的机构所在地。旗亭的二楼上悬空架了一面鼓，当时风俗，擂响那面鼓，下面的交易市场就收市。

亭子上还有一口铜钟，声音宏亮，撞响后，五十里外都能听到。据说胡太后很喜欢听那钟声，曾下令将铜钟搬进皇宫，放置在凝闲堂里。胡太后信仰佛教，常召高僧大德进宫为她宣讲佛教经典。到讲经该结束的时候，高僧的弟子就敲响铜钟报时，提醒师傅和太后。当初南朝梁武帝萧衍的儿子、豫章王萧综逃离江南来到北魏，在皇宫里听到此钟敲响的声音，很感惊奇，写了三首诗，叫《听钟歌》，也叫《悲钟鸣》。他还写了《悲落叶》诗，都是感叹战乱离别，人生愁苦之类，当时在北魏广为流传。

关于萧综这个人，不能不说一说。萧综，字世务，是南齐王朝后期在位的东昏侯萧宝卷的遗腹子。那时萧宝卷荒淫好色，朝纲混乱，官员贪污腐败，江南的老百姓生活很痛苦。后来的梁武帝，时任雍州刺史的萧衍，趁机起兵造反，扶立南康王萧宝融为齐和帝，年号中兴。萧衍带兵攻打秣陵城（后称建业，今江苏南京），推翻萧宝卷，并给了他一个很糟糕的谥号——东昏侯。夺取政权之后，萧衍又把齐和帝萧宝融杀掉，自己当了皇帝，把国号也改成了梁。萧衍于是成了梁武帝。

齐东昏侯萧宝卷宠幸的众多妃嫔中有个美人叫吴景晖，也叫吴淑媛，那时刚怀上萧宝卷的孩子。萧宝卷被推翻后，梁武帝萧衍把吴景晖占为妃子并十分宠爱。几个月后吴景晖生下萧综，萧衍认为是自己的儿子，为他取了个小名叫缘觉，封为豫章王。

随着年龄渐长，萧综的相貌举止与其生父萧宝卷越来越像，到14岁时，他的出身已经在朝廷内外引起了很多议论。那时吴景晖也因为年长色衰而受



长安香积寺钟楼。寺庙设立钟楼在北魏时期已成风俗。

到梁武帝萧衍冷落。她担心萧衍追究儿子萧综的出身，便将其身世告诉了儿子，让他自寻出路。萧综于是逃离南朝投奔了北魏，改名萧赞。孝明帝元诩接纳了他，让他为其父追加服丧3年，之后封为丹阳王，并任命他为太尉公。太尉公与太尉不同，只是个虚衔，名义地位相当于皇帝身边的最高顾问，但没有具体事务。萧综在这个闲职上呆的时间很长，既无权力也无自由，实际上等于软禁。他的《听钟歌》和《悲落叶》就是在这期间有感而发写下的。

后来尔朱荣扶持元子攸取代元诩，为孝庄帝。萧综被尔朱荣带到晋阳（今山西太原）与元子攸见面。萧综投入元子攸和尔朱荣一方，随队伍打回洛阳。元子攸封萧综为司徒，后又升为太尉，这回是真的让他当了大官，不过仍然没让他管事。

北魏孝庄帝永安二年（529年），皇帝元子攸把姐姐寿阳公主元莒犁嫁给了萧综。寿阳公主美丽端庄，且很有主见，萧综对她尊敬大于喜爱，与她说话常常以下官自称。这一年，北魏朝廷任命萧综为齐州（今山东济南）刺史，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并给予在京城建造府署，配置幕僚的权力。萧综终于有了可以自己做主的时机。

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530年），尔朱世隆扶持长广王元晔推翻元子攸，率大军攻陷京城洛阳。萧综丢下齐州及家人逃往北方。这时的朝廷大权由尔朱世隆独揽，长广王元晔只是个傀儡。尔朱世隆听说寿阳公主美貌冠天下，便下令把公主从齐州带到洛阳，逼娶她当自己的妾。寿阳公主看不起尔

朱世隆，当面骂他是“胡狗”，并怒斥道：“我是皇帝的女儿，怎能受你污辱？我宁愿被你拿剑刺死，也绝不让你这样的叛贼得逞。”尔朱世隆被激怒了，让卫士把寿阳公主吊死在宫中。

这就是围绕龙华寺铜钟和萧综《听钟歌》发生的故事。

瓔珞寺

瓔珞寺在洛阳城东靠北第一门——建春门外的皇家大道以北的位置。那个地方也叫建阳里，在北魏中期，那里曾经因白社而著名。

白社自汉代以来就因隐士的居住而知名。古时候一些文人学士藐视朝廷，拒绝做官，常隐居山林，伐木搭屋，还喜欢用白茅草盖屋顶，你来我往，聚族而居。久而久之，人们就以白社称呼这些隐士。西晋时期的董威辇曾在这里隐居。他按照庄子的学说修炼，可以很长时间不吃饭。当时知名的隐士，不少人都跟从董威辇修道，白社因而成为洛阳的一处名胜。

到北魏后期，佛教兴盛，道教衰落，白社也就消失了。而建阳里则成了佛教寺庙的集中区域。我记得的寺庙就有十座，分别叫瓔珞寺、慈善寺、晖和寺、通觉寺、晖玄寺、宗圣寺、魏昌寺、熙平寺、崇真寺、因果寺等等。



中国民间的报时铜钟。围绕铜钟往往有很多故事，萧综《听钟歌》是一例。

建阳里有居民2000多户，既有朝廷官员，也有老百姓，大多数居民都信仰佛教，尊敬佛陀、佛法、佛僧三宝。这些佛教寺庙的僧人的所有供养，都是由居民施舍提供的。

璎珞寺和另几个寺庙没留下什么故事，我这里着重介绍一下宗圣寺和崇真寺。

宗圣寺

宗圣寺之所以知名，是因为该寺庙塑有一尊高3丈8尺的佛像。按照佛教信众的说法，这尊佛像端正庄严，十分特殊，具备化身佛所有相状和随形带来的福缘，因此受到信众的格外尊崇。供奉这尊佛像的殿宇平时不开放，只在特定时间供信众瞻仰。那时，京城官员和老百姓都来瞻仰佛像，眼睛都不敢稍微眨一下，生怕错过一饱眼福的机会。

根据佛教仪轨，宗圣寺也规定了佛像巡游日。巡游展示那天，洛阳城里几乎万人空巷，就连商人们也丢下生意赶来瞻仰。我所见到的宗圣寺佛像巡游，差不多都在大晴天，阳光与佛光交相辉映，普照全城，那样的景象真是举世无双。



北魏佛像，云冈9号窟。

与佛像巡游同时相伴的，还有梵乐演奏和与佛教相关的杂技表演。其盛况仅次于长秋寺的金佛像巡游。如果碰上宗圣寺和长秋寺的佛像巡游都排在同一天，洛阳城东的善男信女，多选择来宗圣寺观看。这也成为洛阳城东佛教信众参与的一个固定节目。

崇真寺

崇真寺的故事很特别，在孝明帝朝代发生过一件奇事：寺庙里有个名叫惠凝的和尚，在死去7天后又活过来。僧人们说那是因为掌管地狱的阎罗王在检查小鬼们的工作时，发现他们把名字搞错了，该勾掉的魂没有勾来，不该勾掉的惠凝却被勾来了，于是下令把他的魂送回了人间。

惠凝和尚因小鬼们的失误而到阴间走的这一趟没有白走，他带回来一个完整的故事。下面就是惠凝和尚讲述的地狱亲历记——

我在地狱等待阎罗王召见的时候，恰好与洛阳城的5位和尚见了面。他们也在等待召见，然后由阎罗王分配到该去的地方。等待的时候，5位和尚正为什么样的修行方法才能帮助人升入天堂的问题争论不休。

来自宝明寺的智圣和尚主张坐禅苦修，说只有那样才能升入天堂见到佛祖。而从般若寺来的道品和尚反对坐禅苦修。他是个涅槃师，认为只要熟读40卷《涅槃经》，就能升入天堂见到佛祖。第三位是融觉寺的昙谟最和尚，他主张以《涅槃经》、《华严经》来指导修行，认为学通了这两部经，不说普度众生，至少可以带领1000信众升入天堂见到佛祖。另两个和尚没来得及发言，只是听他们争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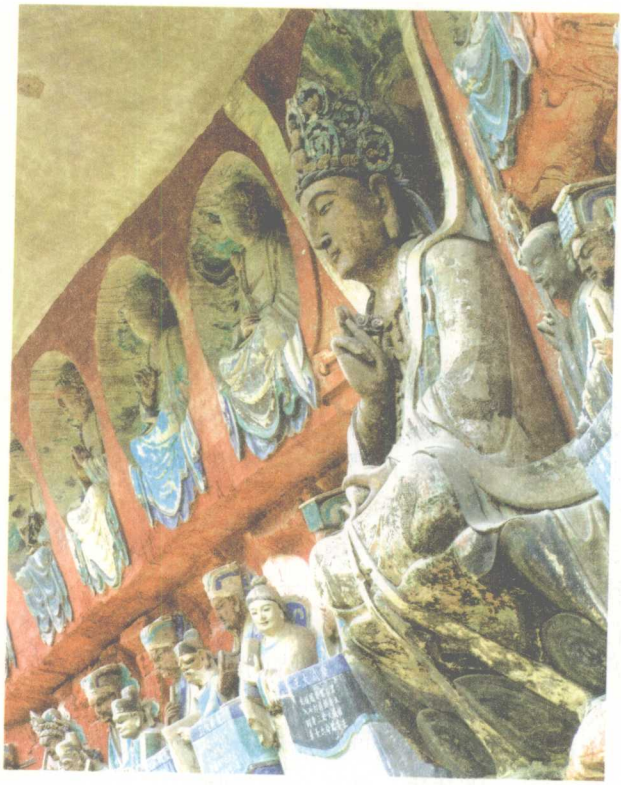
三人的争论被阎罗王听见了。阎罗王说：“主张讲经的人，心头把别人与自我分得太清楚了，往往看不起别人，在佛教修行中，这属于最粗糙的修行方法。今天你们只需要试试坐禅诵经，至于讲经讲得怎么样，我是不会问你们的。”

昙谟最受到了批评，心里很不乐意，于是对阎罗王说：“我自从出家修行以来，只喜欢讲经，实在不熟悉坐禅诵经那一套，你叫我怎么办呢？”阎罗王于是吩咐10个穿黑衣的小鬼，把昙谟最和尚送进地狱西北边的黑门。那门里的房屋都很黑暗，看上去不是什么好地方。

这时有个来自禅林寺的道弘和尚，向阎罗王申述说：“我曾经以释迦牟尼的学说开导过四辈施主，让他们抄写大藏经。我还出钱塑造了10尊跟真人一样大的佛像。我的修行工夫应该不差吧？”

阎罗王说：“我告诉你僧人修行最根本的是什么。是静心修炼，真正明白释迦牟尼佛祖所说的人生道理。那就必须专心致志地坐禅诵经，而不是去干预世间俗人的事，也不应该有修行之外的作为。你虽然塑造了佛像，指导





大足石刻地狱经变像的阎罗王。《洛阳伽蓝记》对他有精彩描述。

信众抄写佛经，但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心头想的却是怎样得到有钱人的施舍。修行人一旦获得不该要的财物，就有了贪心。既有贪心，则“贪婪、嗔怪、痴愚”三毒就无法排除。这会让一个人的心里充满烦恼，怎么可能修行到家呢？”

道弘和尚无话可说了。阎罗王于是吩咐小鬼们，把他也送到地狱西北边的黑门，罚他跟昙谟最和尚一起在黑屋修行。

还有一个和尚自报家门，他来自灵觉寺，名叫宝明。他说：“我在出家之前，当过陇西太守。在我任内，主持修建了陇西灵觉寺，随后就放弃官位出家当了和尚。我虽然没有坐禅诵经，但每天礼拜佛祖的功课从来没有缺失。我这样修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阎罗王对他说：“你当太守的那些日子干了什么事，我是知道的。你违背国法，歪曲公理，编造种种借口搜刮百姓钱财，又用这些钱财来建造灵觉寺。你修建佛寺用的都是老百姓的钱，这样沽名钓誉，想走佛祖的后门，你怎么还好意思说啊！”阎罗王说罢，让小鬼们把他也送进了黑门。

惠凝和尚讲的这个故事当时在洛阳城广为流传。胡太后听说后，就派身边的近臣黄门侍郎徐纥去寻访。徐纥依照惠凝的讲述，果然找到了那5位和尚生前修行的寺庙：宝明寺在城东，般若寺在城内；城西有3所，分别是融觉寺、禅林寺和灵觉寺。又问那些寺庙是否曾有智圣和尚、道品和尚、昙谟最和尚、道弘和尚、宝明和尚在那里修行过。回答都说有。

胡太后听徐纥汇报后，随即召集朝廷大臣们商议。胡太后说：“看来人死后去到地狱也要分有罪和有福，去的地方也不同。我看你们马上去请100个修禅定的和尚来，由朝廷为他们提供供养，让他们在皇宫里坐禅诵经。”又下诏说：“今后不再允许那些游方和尚拿着佛经和佛像在大路上行乞了。民间百姓若以自家钱财抄写佛经，塑造佛像，则随他们的意愿

做，朝廷不要干预。”

那之后，惠凝和尚离开崇真寺，到卫州共城（今河南辉县）的白鹿山隐居修行，再没有回到洛阳。而京城的和尚们从此有了改变，普遍推崇坐禅诵经，注重清修，不再比谁讲经讲得好了。

上述璎珞寺、宗圣寺和崇真寺都是建春门外的代表性寺庙。现在再说说建春门外的其他建筑。

从建春门外往东一里多地有座南北走向的桥，叫东石桥，在历史上也是有名的。东石桥建造于西晋武帝司马炎朝代的太康元年（280年）。石桥南边原先有个牛马市场，是三国曹魏时代洛阳城外的三大集市之一。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263年），“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以言论挑战当权者的著名文人嵇康，就是在这里被司马昭判刑处死的。

东石桥北大道的西边有个建阳里，北大道的东边有个绥民里。绥民里居住的人家以河间郡（今河北献县）人刘宣明最为知名。刘宣明生性耿直，因直谏而冒犯了皇帝和太后，于北魏孝明帝神龟年间，（518—520年）以谋反罪而在洛阳城中的闹市被诛杀。传说刘宣明被处斩后，头掉地上却眼睛不闭，无头尸首还行走了上百步。民间百姓颇为他抱不平，都认为他死得冤枉。我所知道的刘宣明的情况是，他少年就以文才出众而知名，在朝廷为官则以钻研学问著称，精通儒家学说和历史典籍。没想到最后竟以言论获罪被杀。



杭州飞来峰修禅定的佛像。惠凝和尚故事表明禅法修炼已在北魏流行。

魏昌尼寺

魏昌尼寺是由宫廷太监、后任瀛州刺史的李次寿修建的。位置在建春门外东石桥牛马市场，嵇康被杀的那个地方，也就是建阳里的东南角那个地方。寺庙紧挨着东石桥。

我再说一遍，这个东石桥是南北走向，其建造年代是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而刘澄之和戴延之就是把这座桥的碑铭所记的年代，搬到了北边的那座马宪桥上，把两座桥搞混了。马宪桥是东汉阳嘉四年（135年）修建的，比东石桥早了145年。那座桥上原有碑铭记得很清楚："汉阳嘉四年将作大匠马宪造。"刘、戴二人显然只看见了东石桥的刻字而没见过马宪桥的碑铭，所以张冠李戴搞错了。

景兴尼寺

景兴尼寺在东石桥南边道路一侧，也是宫廷太监们出资修建的。景兴尼寺内塑有一尊金像及巡游的四轮车辇。车辇高达3丈，上有华丽的宝盖，四面悬挂有金铃七宝珠，绘有飞天伎乐彩图，看上去仿佛诸天神真的在天上飞舞一样。车辇做工十分精湛，很难用语言一一描述。

景兴尼寺佛像的巡游仪式很隆重，还受到皇室关心。巡游当天，皇帝和太后通常都要派皇家卫队羽林军100人参加护卫。巡游仪式所需的佛教音乐演奏和杂技歌舞表演等，都由朝廷提供费用，算作朝廷对寺庙的布施。

与景兴尼寺和魏昌尼寺相关的建阳里及其周边环境，有必要在此作个介绍。

前面说过，建阳里东边有个绥民里。在绥民里居住过的最著名人物是刘宣明。除了刘宣明宅邸，绥民里内还有洛阳县的官衙也得说一说。县衙依傍着渠水，就是前面说过的那条运河。县衙大门外立有北魏孝明帝元诩朝洛阳县令杨机的清德碑。杨机为官多年，清正廉洁，又勤政爱民，百姓十分爱戴他，于是为他刻碑记功。

灵应寺

灵应寺也在建春门外，是由一个叫杜子休的人修建的，虽然修建的时间

不长，但其故事富有传奇性。

灵应寺所在的地方叫崇义里，在绥民里以东。京师洛阳人杜子休的宅邸就在那里。杜宅地形宽敞，大门正对着城外的皇家大道。杜子休在朝廷里做什么官不清楚，他的名气并不大，但他的宅邸发生的故事却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所以得说一说。

不久前有个名叫赵逸的道外高人，自称是晋武帝司马炎时代的人，距今250多年前的很多往事，他都经历过并有所记录。北魏孝明帝正光初年（520年），赵逸来到洛阳，看见杜子休的宅邸，便叹息说："这处住宅在西晋初期曾经是一座寺庙，叫太康寺，是当年的龙骧将军王濬修建的。"周围的人都觉得难以置信，于是问他那座太康寺的由来及其发生过的事。赵逸就说起了当年的事：

王濬在晋武帝司马炎朝代担任龙骧将军，是一位军事才能出众的将领。那时晋国已经取代魏国，曾经鼎足而立的蜀国也已经不在了，只有占据江南地区的吴国，凭着长江天险继续与晋相抗衡。太康元年（280年），晋武帝司马炎派王濬带兵进攻吴国，平定了江南，于是三国归晋。王濬获胜之后，受到司马炎奖赏，拜授辅国大将军，封为襄阳侯。王濬就在洛阳的这块地方修建了寺庙以作纪念，命名为太康寺。寺庙原本有一座佛塔，高三层，是用砖砌筑的。

赵逸指出了当时佛塔矗立的具体位置，让杜子休挖下去看看。杜子休半信半疑，试着挖掘下去，果然挖到塔砖数十万块，还有一块石碑。石碑上刻有铭文："晋太康六年，岁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仪同三司襄阳侯王濬敬造。"

太康六年（285年）是晋武帝司马炎在位的第20个年头，王濬那时位居要职，级别待遇与朝廷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相当。

挖掘结果令世人震惊，也使赵逸的传说在洛阳城里广为流传。那年杜子休宅邸院内果林和菜园获得丰收，树林长势良好。杜子休很高兴，便把



公元四世纪初的鸠摩罗什舍利塔，其形制对北魏佛塔影响深远。

自己的住宅当作布施捐出来，改建成佛教寺庙，取名为灵应寺。又用挖出来的原有塔砖，按照赵逸所说的样子复建了那座三层佛塔。这就是灵应寺的来历。

当时还有很多人出于好奇，向赵逸追问，当年的洛阳城与现在相比有什么不同。赵逸说："晋朝时洛阳城的居民没有现在那么多。但王爷和公侯们的府邸也很气派，与当今相比丝毫不差。"

赵逸还对历史进行了评说："自晋元帝司马睿将朝廷迁往江南之后，中原地区被游牧民族占据，200多年间，前后建立了16个国家，很多都以洛阳为都城。我在每个朝代都来过这里，亲身经历了这16国的很多重要事件。一些王朝灭亡后，后世都要为前朝写史。我看了那些史书，很多都不是事实。后来的皇帝在记述前朝之事的时候，都喜欢把所有的坏事推给别人，把受人称颂的好事揽到自己名下。比如前秦厉王苻生这个人，虽然性格暴戾，身边的人常被他杀掉，还嗜酒如命，但也有讲仁义不杀人的一面。在他当皇帝的两年里，据我观察，中原社会还算安定，并没有出现混乱和滥杀无辜的局面。但后来的人所记载的历史，却把天下所有的坏事都归于苻生了。两年后（357年），苻生被他的堂兄弟苻坚杀死。苻坚当了皇帝，称大秦天王，前秦政治修明，国力强盛，苻坚自然应该算是一位贤明的君主，但他杀死堂兄，弑君篡位也是事实。而苻坚为了证明自己夺权的正当性，就让他的史官给苻生捏造了很多罪恶。我看历史上很多写史的人都干过这种事。这说明一个事实，



天台山的佛僧葬塔。

人人都愿意相信古代传说中的事，而对现实往往视而不见。现在的人还有一个德性，总是认为死去的人都很聪明，活着的人都是傻子。他们没有想到，这其实也是一种愚昧，而且十分愚昧！”

有人听了赵逸这番言论，就问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赵逸解释说：“譬如一个现实中的人，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多大的作为，很平常。一旦死去，后人为他立碑，总会把他一生中的全部优点刻在上面。其赞语差不多把天下人的所有美德都集中了，把他做的事都往治国安民那方面扯。如果他是个君王，墓志铭就会把他跟古代明君唐尧、虞舜相提并论；如果他是个大臣，其颂词记载的也是跟古代贤相伊尹、皋陶差不多的事迹；如果他是个地方官，墓表就会说他像汉光武帝时代的刘昆一样，为官清廉，连老虎都不忍心留在他的地盘吃人，而是背起小老虎渡河去别的地方；如果他是个执法者，碑文就会称赞他与汉顺帝时代的张纲相似，坚持原则，把配给自己的公务马车的车轮卸下来埋进土里，表明即使丢掉官职也要坚决弹劾贪官。不是还有个成语吗，叫做生为盗跖，死为夷齐，说的就是这个现象。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可能跟大强盗柳下跖一样恶名昭著，死后却可能跟大圣贤伯夷、叔齐一样光耀千秋。这话产生的依据大概就跟上面所举的例子差不多。这正是，虚妄的言论会伤害真理，浮华的词语会损伤事实。对待史籍和对待传言，不可不谨慎。”

赵逸这番话传开后，当时的史官和文人无不感到羞愧，觉得赵逸就像是在鞭挞他们自己。

听到赵逸神话般的故事后，在洛阳城掌管特种部队的步兵校尉李澄，特地找到他，向他询问太尉府前那座砖砌佛塔的来历。因为那座佛塔的形制跟北魏时期的差别很大，看上去很古老，但却一直保存完好，没有崩塌。李澄问他知不知道那座佛塔是什么时候建造的。赵逸不假思索地回答说：“那是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年），东晋将军刘裕，也就是后来的宋武帝出兵北伐，与后秦姚泓打仗，占领洛阳期间派士兵修建的。时间并不长，只是江南佛塔的样式与中原地区略有不同而已。”

后来汝南王元悦也听说了赵逸的事，觉得他不同常人，于是找到他拜为义父。王悦很惊奇赵逸能活那么长，问他是不是吃了长生不老药。赵逸回答说：“我其实并没有学过养生术，也没有吃什么长生不老药。我是自然长寿。东晋朝的郭璞跟我有过交往，他是个道行很高的人，曾为我占过一卦，说我可以活到500岁。到现在我的寿命刚刚过了一半，因此你一点都不要惊奇。”

汝南王元悦把赵逸推荐给皇帝，皇帝于是赏赐了赵逸一辆步挽车。赵逸常常乘着那辆车在洛阳城里游走，所经之处，都能说出很多从前的事。赵逸在洛阳城住了3年，之后就突然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崇义里东边还有一座七里桥，是座石桥。当年西晋名士杜预离开洛阳到荆州去，就是从这座桥上走的。

七里桥往东一里，是洛阳城的三道外郭门，当时的人把这里叫做三门。京官赴外地任职，商人出门做生意，家人送行，一般都在这里告别。京师的文人学士，与朋友送别，或迎接友人归来，也喜欢选择在这里停留说话。久而久之就留下了这样的诗句，叫做“相送三门外”。

庄严寺

庄严寺在东阳门外一里，城外皇家大道北段，那里也叫东安里。庄严寺北边就是前面说过的租场。

东安里内有四座名声显赫的宅邸，曾经分别住过驸马都尉司马悦、济州刺史刀宣、幽州刺史李真奴、豫州刺史公孙躟。

司马悦是晋朝皇室后裔，在北魏宣武帝元恪朝（500—515年）做过豫州刺史，封为子爵，深受皇帝信任。宣武帝元恪把妹妹华阳公主嫁给了他，官封驸马都尉。

济州刺史刀宣也是个附马，他是东平王元略的姐夫。

幽州刺史李真奴和豫州刺史公孙躟，就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故事了。

秦太上君寺

秦太上君寺是胡太后为其母修建的，时间是北魏孝明帝元诩熙平初年（516年）。胡太后娘家姓秦，父亲称秦太上公，母亲称秦太上君。胡太后盖寺庙为母亲的亡灵祈福，所以取了这个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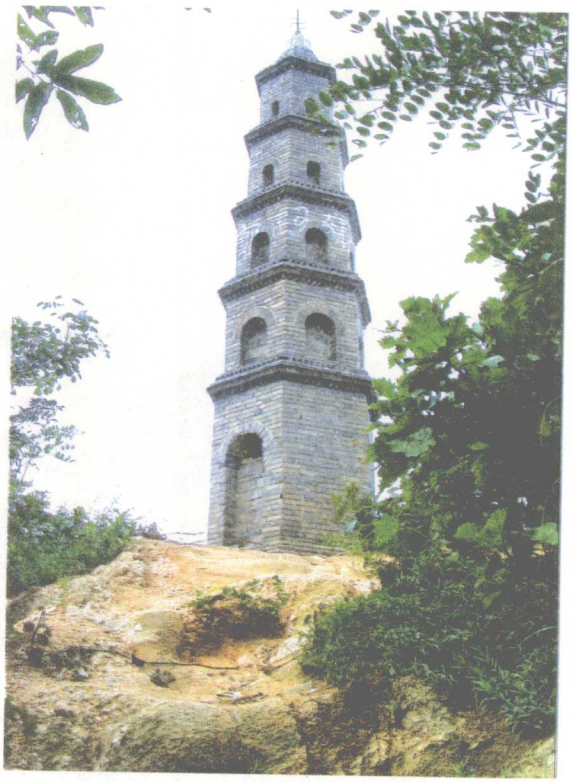
秦太上君寺在洛阳城东阳门外二里的皇家大道北段，那个地方也叫晖文里。晖文里内住着北魏朝廷的4位大臣，分别是太保崔光、太傅李延实、冀州刺史李韶、秘书监郑道昭。他们的府邸并排而建，都有宽阔的厅堂，高大的宅门，还有悠久的历史。根据赵逸的说法，晖文里在西晋时代叫马道里。李延实的府邸曾经是三国蜀后主刘禅，也就是刘备的儿子阿斗的住宅。蜀国被灭后，刘禅被带到洛阳，幽禁在这里，有各种玩乐，所以刘禅说：“此间乐，不思蜀也。”

吴国被晋朝灭掉后，吴王孙皓也被带到这里，与刘禅当邻居，他的宅邸叫修和宅。而李韶的府邸在晋朝时曾住过管理城市建设的大司空张华。张华也参加了攻打吴国的战争并立了功，晋武帝司马炎封他为广武侯。

秦太上君寺建有一座佛塔，高5层。塔顶的幡柱高耸入云，大门正面朝向街道。这座寺庙在胡太后时期香火旺盛，佛事活动频繁，仪式规格与城中的

永宁寺相仿。寺庙的诵经室和修禅堂环境优雅，周围有小溪环流，树木成荫，花草遍地。洛阳城的高僧大德经常来这里讲经说法，到这里出家学佛的和尚多达千人，由此奠定了秦太上君寺在洛阳佛寺中崇高的地位。

关于太傅李延实这个人，有必要专门说一说。李延实的妹妹是孝庄帝元子攸的生母，元子攸叫李延实为舅舅。永安二年（529年），朝廷任命他为青州（今山东青州）刺史。上任之前，李延实向孝庄帝元子攸辞行。元子攸对他说："青州那个地方，老百姓有怀揣砖头向人道贺的风俗，历来都被认为很难治理。你到那里是最高军政长官，希望舅舅仔细用心，既不辜负朝廷重托，也要好好保重自己。"



终南山五层佛塔。公元4—7世纪佛教著名高僧的葬塔一般为五层。

李延实回答说："我已经不年轻了，如同一棵即将枯萎的老树，心气儿已经高不起来了。真想做什么事，也不可能坚持很久，就像清晨田野间的露水，太阳出来就会消失。我这样岁数的人，已经距人世越来越远，离坟墓越来越近，我也早有退休赋闲的念头。我知道陛下你现在任命我当青州的最高长官，的确是为我好，使我能为我们李氏祖先增加荣耀，也是出于我们甥舅之间的深厚感情。我记得《诗经·秦风》有首诗叫《渭阳》，说的就是甥舅之情。当年晋国发生内乱，晋公子重耳避难到秦国。他的姐姐早年嫁给秦穆公为妻，后来死在秦国。秦穆公念这份旧情，接纳了重耳的避难。后来重耳要回国，秦穆公让太子康公送他。康公是重耳的外甥，把他送到渭河北岸，感叹说自己的母亲虽然早已去世，但看见舅舅也就如同看见了母亲。《渭阳》这首诗咏诵的甥舅之情，恐怕也是陛下此时的真情啊。所以才给我这么大的荣耀，让我掌管一方国土。我知道陛下给我的恩宠，也明白自己身负的责任。这就好比把一匹最高级的锦缎，交给一个刚开始学手艺的裁缝，不怕把衣料糟蹋了。这样的信任我深深感激。我一定谨遵陛下的嘱托，不敢稍有懈怠。请皇上放心，我不会把事情办砸了。"

孝庄帝与李延实说这番话时，皇帝的近臣黄门侍郎杨宽也在旁边。杨宽



长安香积寺的五层佛塔。

不理解孝庄帝元子攸所说的“怀揣砖头向人道贺”是什么意思，私下问皇帝的机要秘书中书舍人温子升。温子升说：“我曾经在孝庄帝的哥哥彭城王元劭那里听到过这个说法。那一年孝庄帝派元劭去当青州刺史，元劭向身边的人打听青州的风俗，当时恰好有个客人从青州来。据他介绍说，青州在战国时代属于齐国，那里的老百姓喜欢高谈阔论，还喜欢追求名利。有朝廷委派的官员去那里主政，刚去时，很多人都去拜访，拜访者无不在怀里揣一块砖头，磕头致敬，说很多好话。等到官员任期届满要离开时，那些人就掏出砖头来拍他的脑袋。后来人们所说的拍砖，就是这样来的。这说明当地风俗很势利，对人的评价从好到坏变得很快。后来在京师洛阳也有这样的民谣：最好的监狱不关背信弃义的犯人，最好的人家不留青州来的客人。做到了这一点，即使命运不济家道中落了，也不会心怀忧愁。这就是皇帝所说的怀揣砖头向人道贺的风俗啊。”

不过，说到青州风俗，京师的人也有争议，褒贬都有。譬如颍川郡（今河南许昌）的荀济是贬青派的代表，他说青州人不讲仁义，为人吝啬，还喜欢追名逐利，对权势者阿谀奉迎。荀济还把青州文人直接叫做“慕势郎”。他这样一说，从青州来京师洛阳做官的人便感到很耻辱，对外都不说自己是青州人。

而博陵郡（今河北安平）的崔孝忠则属褒青派，他对青州人的评价正好相反，说他们保留的仁义道德可以跟古代的士大夫相比。有人问他怎么会有

这样的评价。崔孝忠说：“青州的民风是齐国开国君主姜太公传下来的，而姜太公就最讲仁义。青州还是儒家学说和稷下学派的起源地，礼义传统十分深厚。虽然今日青州的所谓怀砖之俗被世人诟病，但那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青州的文化传统，其仁义礼仪仍然堪称天下楷模。至于荀济这个人，我很怀疑他的鉴识能力。《孔子家语》说，孔夫子有个邻居是个傻子，在孔家西邻住了一辈子，都不知道孔子是个怎样的人。别人向他打听孔夫子，他只会说，哦，就是我家东边的邻居呀，他叫孔丘。这样的人，你让他评价圣人的伟大，那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吗？我看荀济跟那人也差不多，他对青州的评价既不可能为青州增加多大的声誉，也不会给青州造成真正的损害，不过说说而已。”

正始寺

正始寺是北魏宣武帝朝代的众多官员出资修建的，因为建于宣武帝元恪正始年间（504—507年），所以就叫了正始寺。

正始寺在东阳门外那条横贯洛阳城的皇家大道南边，那地方叫做敬义里。敬义里内设有太仆寺典虞署，就是为朝廷管理车马出行事务的官衙。正始寺的庙宇修得很精致，其建筑规模和艺术水准，跟前面讲过的洛阳城内的景林寺不相上下。

寺庙和尚们的修炼房都掩映在高大的树木之中，十分清幽。这些树木除了松、柏外，还有很多枳树。这里的枳树就是当年晏子使楚时所说的“生在淮南即为桔，生在淮北则为枳”的那种树，结的果实是不能吃的。

正始寺里有一块石碑，石碑背面刻着捐款者的名字，其中“侍中崔光施钱四十万，陈留侯李崇施钱二十万”。其余百官的捐款各有不同，最少的也不少于五千。碑文是后人刊刻的。

敬义里以南有个昭德里，里面住有尚书仆射游肇、御史中尉李彪、兵部尚书崔休、幽州刺史常景、司农张伦等朝廷大臣。五位大臣之中，李彪和常景是儒家学者出身，宅邸修得较为俭朴。只有掌管朝廷财政大权的张伦的府邸建造得最为豪华，其房屋颜色鲜艳，府中收藏也有很多精致奇妙的物品。有时候张伦乘车马出入，排场也很奢侈，超过很多地方诸侯。

张伦府内还建有美仑美奂的山水园林，城里的很多王府也比不上。尤其是园内的景阳山，虽然是人工打造，却跟自然形成的一样。走进去可以看到山岩高耸，峻岭重叠，溪水潺潺，沟壑纵横，洞穴深幽，山路崎岖等景象。至于山间的古木巨树，足可以遮天蔽日；悬垂的藤葛萝络，也能使风烟缥缈。总之，这里的园林奇观，世所罕见，以至很多喜欢山林野趣的人来看的时候，一个个都流连忘返，兴致盎然。

有个来自天水（今甘肃天水）的人，名叫姜质，喜欢游山玩水，追求自



寺庙和尚们的修炼房都掩映在高大的树木之中，十分清幽。

由狂放，人称当代隐士。他到张伦府邸园林去过之后，一下就迷上了景阳山，玩了还嫌不够，特地写了一篇《亭山赋》，很快流传于世。

平等寺

洛阳城东的平等寺，是由广平武穆王元怀把自己的住宅捐出来，改建为佛寺的。元怀的身世十分显赫。他是北魏孝文帝元宏的儿子，排行老四，也是宣武帝元恪的亲兄弟，孝明帝元诩的叔父。元怀的封地在广平郡（今河北鸡泽），去世后追谥为武穆王。平等寺建起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很有些故事，见证了北魏的衰亡。

平等寺的具体位置，是在青阳门外二里开外的皇家大道北面，那里的大地名叫孝敬里。武穆王元怀修建的这座庙宇殿堂高大精美，园内树木成荫，进香和游览的道路也修得很好，在城东的众多庙宇中显得很突出。

平等寺大门外塑有一尊高2丈8尺的铜铸镏金佛像，神态端庄肃穆。据说人们拜这尊佛像常有灵验，有皇室成员和朝廷大臣遇到疑难之事，包括对国运的祈福，向这尊佛像跪拜都可以获得灵异的预言。

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527年）十二月，平等寺的和尚惊奇地发现这尊佛像面带悲苦，脸颊上挂着眼泪，全身湿淋淋的仿佛刚浸过水。和尚们从来没

见过佛像会出汗，都有些慌乱，不知该怎么办。消息传开，洛阳城的人不分男女都去平等寺观佛，城里的商业街市一时也都停了下来，人人议论纷纷。有和尚用干净的丝绵为佛像擦拭眼泪，丝绵很快被佛汗浸透，“眼泪”却无论如何擦不干净。换一块丝绵再擦，丝绵吸满了水，佛像眼泪依旧。这样的景象反复出现，直到三天以后佛像的眼泪才没有了。人们都很惶恐，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灾难。

第二年（528年）四月，政局就发生了剧变，出身于北方游牧部落，被封为太原王的尔朱荣，率领叛军攻下洛阳，烧杀抢掠，从官员到百姓死伤无数，洛阳城陷入空前的灾难中。

孝庄帝永安二年（529年）三月，平等寺的这尊金佛像再次出现“佛汗”预兆，城里官员和百姓再次成群结队前往观看。两个月之后，政局再变，北海（今山东昌乐）王元颢趁孝庄帝元子攸巡视北方边境之机，率领从南朝借来的军队攻占洛阳，宣布废黜元子攸，自己当皇帝。但元颢的皇帝梦只做了不到两个月，就被元子攸和尔朱荣打破。七月，元颢被乡民杀死，他所借来的5千江淮子弟兵也被杀被俘，无一人回到江南。

第二年，即孝庄帝永安三年（530年）七月，平等寺佛像第三次出现悲泣流泪的现象。由于有了前两次的经验，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佛像再次对洛阳城将遭遇灾难的示警。朝廷担心引起京城恐慌，发布禁令，不许百姓去平等寺观佛。但老百姓已经不听禁令了，还是成群结队前去观看。那年冬天，尔朱荣的堂弟、车骑将军尔朱兆与孝庄帝元子攸翻脸，再次带兵攻入洛阳，擒获了孝庄帝并带到晋阳（今山西太原），最后用毒药将其杀死。一时间洛阳宫殿空虚，皇帝宝座无人使用长达百天。尔朱荣的另一个堂弟、封为乐平王的右丞相尔朱世隆镇守京城，强力维持治安，镇压强盗窃贼，洛阳城的秩序及其与外界的商贸流通才得以继续。

北魏建明二年（531年），临时被尔朱兆和尔朱世隆推上皇帝宝座的长广王元晔，从晋阳赶赴京师准备登基，暂时住在城外。而此时尔朱世隆已经改变了主意，不再尊奉他。理由是元晔与北魏皇室正宗血统相距太远，而且在地方上没有什么政绩。尔朱世隆逼迫元晔将皇帝位禅让给广陵王元恭，因为元恭是孝庄帝元子攸的堂兄，血缘更近一些。

关于广陵王元恭，也就是后来的节闵帝，他的故事也具有传奇性。

元恭在孝明帝元诩朝当过黄门侍郎，为皇帝的近臣之一。孝明帝正光年间（520—525年），朝廷大权由侍中领军将军元义执掌。元义是胡太后的妹夫，皇帝元诩的舅舅，正式官职为侍中领军将军，也就是皇家禁卫军司令。皇帝大权旁落，自身难保，这让黄门侍郎元恭深感危机迫近，于是假装患病导致聋哑，从此不再说话，也不管朝廷的事了，这样好歹在政局变动中保住了性命。过了几年，皇帝换成了孝庄帝元子攸，但朝廷大权被尔朱氏把持，皇宫更加成了一个是非之地。到孝庄帝永安二年（529年），元恭干脆逃离京城，躲到上洛山（在今陕西商州）当了隐士。但他的隐居生活没能持续多久



龙门石窟的悲愁菩萨。公元527年，洛阳百姓目睹了平等寺佛像流泪的奇观，随后战乱发生。

便被人举报，当时的东雍州（今陕西商洛地区）刺史泉企把他抓住，强制送回京城交给朝廷。

孝庄帝元子攸怀疑元恭是伪装聋哑，心里藏着奸诈，暗中派出杀手潜入元恭的家搜寻证据。响动被发现后，杀手干脆拔出刀剑要杀死元恭。情急之中，只见元恭张开嘴，以手指自己的舌头，啊啊啊地只有声音没有语言。杀手于是放过了他向孝庄帝报告。元子攸这才相信元恭真的患病变成了哑巴，于是不再追究。元恭重获自由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住在洛阳城南的龙华寺里，直到命运再次发生戏剧性转折。

北魏普泰元年（531年），元恭被尔朱世隆立为皇帝，以取代被废黜的长广王元晔。在此之前，尔朱世隆要求元晔仿照古代帝王的榜样，将皇帝宝座“禅让”给元恭。长广王元晔于是写了一篇文告说明禅让的理由，题目就叫《禅文》，内容如下：

天佑大魏皇帝、长广王元晔致广陵王元恭殿下：

自我元氏祖先承上天护佑获得大魏天下以来，历代伟大的君主均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奠定了万世不绝的宏伟基业。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大魏皇室君临天下，皇恩浩荡，泽被万邦，道德光辉，普照四海。

武泰元年孝明皇帝驾崩后，朝廷和百姓顿时失去了主心骨。已故柱国大将军、大丞相、太原王尔朱荣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安邦定国，他的功绩堪

比帮助武王伐纣和成王治国的贤臣周公和召公。那时尔朱荣作为地方军政长官，虽然并不在朝廷任职，却在国家危难之际心向皇室，毅然拥立长乐王元子攸继承我大魏元氏的伟业，成为孝庄皇帝，这才使上天授予我大魏皇室的天命得到延续。然而由于朝廷纲纪废弛已久，社会混乱现象并未根本扭转，百姓生活依然十分艰难，朝廷内外的野心家和阴谋家都觊觎皇权。所幸大丞相、太原王尔朱荣指挥大军所向披靡，终于使天下重归安定。

不料孝庄帝元子攸却不顾我元氏祖宗的荣誉和国家社稷的利益，忌妒太原王尔朱荣的丰功伟绩，轻信奸佞小人的谗言，竟至亲手将太原王尔朱荣杀害。这跟商朝殷纣王挖贤臣比干的心，西汉魏齐侯敲断朋友范睢的牙齿一样让人痛心，尔朱荣真是死得太冤了！也就是从那时起，天下民心陡然转变，都盼望有新的明君出现。而皇帝宝座不能长期空置缺位，祖先宗庙不可一天没有祭祀。正因为如此，我虽然自知德行和能力都不配当皇帝，也只好听从朝廷大臣们的劝告，暂时接过权力管理国家。

到了现在，乐平王尔朱世隆已经率领六路大军南下，驻扎在黄河岸边，很快将恢复京城秩序，使国家重获安宁。而我自感德行浅薄，且与皇家正宗血统也较疏远，实在不宜长久占据皇帝大位。那样既不符合上天对我元魏皇室的托付，也辜负了老百姓对国家的期望。

而广陵王您的品德和声誉，完全配得上我们元氏伟大的祖先。古语说："深忧启明，多难兴邦。"这话用来形容您的德行再恰当不过。我们都知道您曾经在元子攸当皇帝的时期历尽磨难，而忧国忧民之志却始终不减，韬光养晦，坚持很多年不说话。如今上天眷顾贤德的君主，百姓怀念圣明的皇帝，正是天命集中于您，百姓寄望于您啊！

我真诚地希望广陵王您，能够恢复聪慧干练的本来面目，现在就开口说话吧。我将恭敬地把皇帝的玉玺和冠冕奉献给您。期待您选择吉日登基，开始履行皇帝的职责，恭敬地奉行中庸之道，带领我大魏王朝走向新的辉煌。

广陵王元恭依古代惯例，先是辞让不受。他对元晔说："天命对于我大魏王朝来说，实在非同一般，这个责任太重大了。而我自知还不具备一个皇帝应该具备的与天道、地道、人道等同的才能，也没有为国家建立过重要的功绩。我实在没有当皇帝的想法，也没有那样的准备，所以不配被大家推举当这个皇帝。加之我见识浅陋，能力不足以为我大魏皇室添彩。皇帝您虽然把这样伟大的使命授予我，我也不敢承受。我恭敬地乞求皇帝您收回成命，那样我的心才能获得安宁。"

元晔又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您的德行完全符合天命的选择，也是众望所归。广陵王您不用谦让了，立即登基，开始行使皇帝的职权吧。您如果再辞让不受，老天和人民就都会不高兴了。"

这样反复了三次，元恭才接受了禅让，登上了皇帝宝座。北魏年号由建明二年改为普泰元年（531年）。元恭登基后的第一道诏令，就是下令让皇帝

的机要秘书、黄门侍郎邢子才撰写一篇文告，专门叙述孝庄帝元子攸错杀太原王尔朱荣的事，为尔朱荣平反昭雪。

不过，孝庄帝元子攸毕竟是北魏王朝当了两年多皇帝的真命天子，其历史不能抹煞，所以元恭又说："孝庄帝当年亲手杀死朝廷重臣尔朱荣的行为，从天命来看也不能叫做失德，那应该是老天爷知道我们北魏朝遭遇混乱的命数还没有结束，以致使忠臣被害，皇帝犯错罢了。就像当年晋朝皇帝司马昭的部下成济杀死高贵乡公曹髦一样，其错误都是天命所致啊。"

这样说了，元恭还不放心，又吩咐左右近臣把那篇准备发布的诏令拿来，由他亲自写完。接着，元恭又命令身边的大臣起草一篇大赦令。元恭直接要求写下这样的话："今天，我以如此浅薄的德行当上了大魏皇帝，实属运气。众人把我推上了皇帝宝座，而我思虑万千，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大魏王朝的亿万人民，也应该一齐来庆贺国家结束了多年的战乱。我郑重宣布，自即日起对在押的犯人进行大赦，其赦免办法跟从前由朝廷颁布的相同。"

广陵王元恭佯装聋哑，长达8年没有说话，一旦开口，就震惊天下。北魏朝廷内外，从官员到老百姓都说，以此看来，新皇帝真算得上是个圣明天子啊。

元恭登基后依照惯例进行了封爵和祭祖。首先封禅让皇位的长广王元晔为东海郡王，封尔朱世隆为尚书令，级别待遇与朝廷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也就是三位宰相等同，并加封为乐平王，其余朝廷官员职位不变。同时追封已经死去的太原王尔朱荣为相国，追赠晋王名号，在芒岭首阳山（在今河南偃师）修建祭祀庙堂，配享朝廷最高规格的九锡之礼。

那首阳山上原有祭祀周朝贤臣姬旦的周公庙，尔朱世隆认为，他堂兄尔朱荣对于孝庄帝元子攸以来的北魏皇室所建立的功绩，可以跟周公相比肩，所以把尔朱荣的庙也建在了首阳山上。这当然很荒谬，于是就发生了一些怪事。尔朱荣的祭祀殿建成不久就发生了火灾，整座庙宇都被烧毁。其中有一根木柱，烧了三天没有烧尽，结果又在雷雨之中被雷电击中，木柱震倒断成几截。祭祀庙宇的屋瓦和柱础石都被雷电震碎，滚落到山沟里，整座祭祀庙再也无法恢复。

消息传回京城洛阳，元恭和尔朱世隆召集朝廷百官商议，怎样为太原王尔朱荣重修祭祀庙宇。因为尔朱荣是朝廷大臣，按礼制应该与相应的皇帝祭祀庙修在一起，叫做配享。这时在朝廷中管理监察弹劾事务的司直刘季明提出了异议，认为尔朱荣的庙怎么修都不合礼制。尔朱世隆问为什么。刘季明说："太原王尔朱荣最先是在宣武帝元恪朝就当地方军政长官的，但他那时不在朝廷也没有立过功，拿他配享宣武帝，就不合礼制。如果拿他配享孝明帝元诩呢，他杀死了孝明帝的母亲胡太后，属于大逆不道，当然也不合适。如果拿他配享孝庄帝元子攸呢，那就更不恰当了，因为他当臣子没有当到底，最后就是被孝庄帝诛杀的。因此，无论拿他跟那个皇帝相配都不合礼制。"

这话把尔朱世隆激怒了。他对刘季明说："我看你也该死！"刘季明回



宗教壁画中的大法会场景。公元533年，北魏孝武帝元修主持了规模空前的万人大法会。

答说："下官只是奉皇帝的诏令前来议事，我既为臣子参与议事，就只能依照朝廷制度发言，纯粹就事论事。如果我的言论不合皇帝和大丞相您的心思，那也没办法，该坐牢该杀头，你下命令就是。"

参加议事的大臣们都感叹说，刘季明敢于在朝廷上发表自己的见解，是个忠臣。尔朱世隆虽然很生气，也没办法治他的罪，刘季明最终得以幸免。

说到广陵王元恭的性格，有必要在这里追溯一下历史。当初，即北魏永安三年（530年）九月，孝庄帝元子攸在皇宫里诛杀了尔朱荣。尔朱世隆得到消息后逃出京城，渡过黄河，在河梁一带（今河南孟州）领兵反叛。元子攸为防御叛军南下，派遣安东将军史仵龙、平北将军杨文义，分别带领3000士兵镇守太行山南缘。同时派侍中丞相源子恭镇守河内郡（今河南沁阳）。但当车骑将军尔朱兆率领北方秀容部落铁骑打过来时，史仵龙和杨文义根本无法抵挡，很快率众投降。源子恭见史、杨两部投降，知道抵抗已经没有意义，于是放弃阵地逃跑，军队也随之溃散。尔朱兆乘胜追击，一直打到洛阳城下。军队驻扎在京城大门口，箭矢都射进皇宫里了。

到战争结束，孝庄帝元子攸和长广王元晔先后被废，广陵王元恭登上皇帝宝座，要对帮助自己夺得皇帝宝座的大臣和将军论功行赏。尔朱世隆封为乐平王，尔朱兆封为颍川王。两人提议对最先投降让路的史仵龙、杨文义分别加封千户侯，却遭到元恭反对。元恭说："史仵龙和杨文义两位将军的



中国佛寺建筑多用深红油漆木柱及深红色幕帘，以显示庄严肃穆。《洛阳伽蓝记》记载了这一传统。

确是立了功，但他们只是对于帮助你们两位打仗有功，对于国家却无功。因此，我认为他们是不配封侯的。哪怕是千户侯也不行。”

尔朱世隆和尔朱兆刚扶持元恭当上皇帝，这时不便撕破脸，便没有坚持。事情传开后，人们都称赞新皇帝元恭性格刚直。

还有一件事也颇能说明元恭的个性。尔朱世隆的哥哥尔朱仲远被封为彭城王，带领军队镇守滑台（今河南滑台）。他向朝廷上表，建议提拔其部下乙瑗为西兖州（今山东兖州）刺史。但尔朱仲远对乙瑗采取先提拔后上表的做法，违反了朝廷制度，元恭生气地斥责说：“你自己都已经做了，何必再向我提什么建议呢？”

依照朝廷惯例，大臣经常要进宫陪皇帝吃饭，叫做侍宴，尔朱世隆作为大丞相也常进宫侍宴。皇帝元恭几次当着他的面说：“太原王尔朱荣被孝庄帝元子攸亲手杀死，最该怪罪的是他自己。他这个人贪天之功为己功，过于飞扬跋扈，其罪合当处死。”尔朱世隆等人听后都很震惊。从那以后，尔朱世隆就心怀疑惧，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就不再进宫了。

另一方面，尔朱世隆对朝廷大权抓得更紧，遇事独断专行，对皇室成员及皇帝身边的近臣控制更严。同时把丞相府当成了实际上的朝廷中枢，在家里总揽全局。朝廷大臣和地方军政长官有事奏报，都习惯先到尔朱世隆的丞相府汇报，国家政令也由这里向全国发布。皇帝元恭只不过是坐在宫廷里成为国家的象征而已，对朝廷政务没有丝毫干预能力。

这样过了不到一年，北魏政局再次发生改变。节闵帝元恭和继他以后的安定王元朗都是极短期的皇帝，被实际掌权的将军扶上皇帝宝座几个月后就被迫“禅让”。这次受“禅让”当上皇帝的是平阳王元修，由大将高欢拥立。

元修是北魏的末代皇帝，年号永熙，死后谥为孝武帝。他是孝明帝时代的武穆王元怀的儿子，孝明帝元诩是他的堂兄。元修的身世再往前，可以追溯到孝文帝元宏那里，元怀是元宏的第四个儿子，元修就是元宏的孙子，具有北魏皇室最近的嫡系血统。

前面说过，平等寺就是武穆王元怀修建的。元修当上皇帝后，自然也很重视他父亲喜爱的这座佛寺，还在寺里修建了一座五层佛塔，并诏令皇宫秘书长中书侍郎魏收等人为平等寺撰写了纪念碑文。平等寺佛塔于永熙二年（533年）二月五日落成，孝武帝元修亲自带领朝廷百官参加开光典礼，并主持了该寺规模空前的万人大法会。

那一天平等寺出现了异像。寺庙大门外站立的一尊石刻大象，在既没有大风吹动也无人力推动的情况下，自己就摇动起来，一会儿昂头，一会儿低头，仿佛在向皇帝敬礼。石象摇动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傍晚时分才停止。所有的人都很惊奇。孝武帝元修觉得石象有灵气，便躬身向那石象跪拜行礼又问身边大臣是否知道石象摇动是怎么回事。皇帝的机要秘书中书舍人卢景宣回答说：“我知道古时候有一种说法，叫做石立社移，意思是说如果站立的石像自动摇晃，就意味着将会有改朝换代的事情发生。而陛下您顺利取代前面的几位，登上皇帝宝座，石像摇动向您敬礼，正说明上天选择了陛下您啊。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今天的异像也证明了这一点，陛下何必感到奇怪呢？”孝武帝元修于是放下心来，起驾回宫。

但卢景宣的说法刚好把那异样显示的预兆说反，他或许是有意那样说的，以讨得皇帝欢心。事实是，第二年，即永熙二年（534年）七月，京城再次发生了变乱，孝武帝元修被侍中丞相斛斯椿挟持离开洛阳，逃往长安，后来死在那里。大将高欢宣布废黜元修，另立元善见为皇帝。十月，元善见和高欢把京城迁到邺城（今河北临漳），史称东魏，北魏历史就此终结。

景宁寺

洛阳城东的景宁寺，是北魏孝文帝时代的最高顾问兼丞相（太保司徒公）杨椿修建的，位于青阳门外三里的皇家大道南边。那里叫做景宁里。

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皇帝元宏把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杨椿就在这里修建宅邸，还把这片住宅区命名为景宁里。杨椿与孝文帝一样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后来他把自己的住宅分了一部分出来改



为寺庙供佛，寺庙就叫景宁寺。景宁寺的建筑和装饰都很完美，一式的深红油漆木柱，深红色的幕帘，看上去庄严肃穆。

杨椿的兄弟杨慎时任冀州刺史，为该地的最高军政长官。杨椿的小兄弟杨津在朝廷任管理皇家工程事务的司空一职。这三兄弟，加上长兄杨播都是当时并立朝廷的显赫人物，且都有为人宽宏大量，仗义疏财的品德。在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孝庄帝四朝，杨氏家族几代叔伯兄弟都居住在这景宁里，从朝廷到民间都受人尊敬，这在历史上也很罕见。但是这样的人家也没能逃过战乱的伤害，节闵帝元恭普泰元年（531年），杨椿被尔朱世隆以谋反罪杀害，杨氏一族被满门抄斩。杨家经营30年的景宁里住宅全部充公，后改建为佛寺，取名建中寺。

出青阳门外三里的皇家大道北边还有一个住宅区，名叫孝义里。孝义里西北角有一座战国墓，墓主即是曾佩六国相印的著名纵横家苏秦。苏秦本来就是洛阳人，他的墓旁建有一座佛寺，名叫宝明寺。据说这宝明寺也有灵异现象发生。寺里不少和尚说，他们经常看见苏秦从他的坟墓里出来又返回，还有车马仪仗，其穿戴和出行规格跟当今朝廷的宰相差不多。

在孝义里东边有个很热闹的市场，人称洛阳小市。市场北边的居住区叫归正里，里面住有北魏宣武帝元恪朝的车骑将军张景仁。张景仁本是南朝人，祖籍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年），南朝发生改朝换代事件，雍州刺史萧衍取代齐和帝萧宝融成为梁武帝，改称梁朝。而南齐皇室宗亲、建安王萧宝夤不愿对萧衍称臣，逃到北魏投奔了宣武帝元恪，



北方佛寺一种。归正里的故事说明北魏时期中华文化的精华仍然保留在中原。

被封为会稽公，由北魏朝廷养起来。张景仁就是跟随萧宝夤一齐投奔北魏的将军。因为有军事才能，宣武帝元恪很欣赏他，任命他为羽林监，在皇宫护卫队继续带兵。元恪还赏赐了住宅给张景仁，就在城东南归正里。除了张景仁，归正里还住了不少南朝投奔过来的官员士绅，所以叫了这个名称。而洛阳城的老百姓则把归正里叫做吴人坊，因为南朝人大多数都是吴越（今江苏、浙江）一带过来的。

归正里距伊河与洛河都很近，南方人亲近水，善于驾船，朝廷把他们安置在这里，就是考虑到让他们生活方便些，也是尊重南方人的风俗习惯。归正里总共住了3000多户人家，住房和道路自然形成的集市和街巷，也跟吴越地方差不多。集市上最多的货物就是鱼虾水产，也是南方口味。洛阳城里人因此把那个集市叫做了鱼鳖市。

但张景仁却不愿意朝廷同僚们把他当成南朝叛将，并把跟家乡人住在一起区分不开当成耻辱，不久就把家从归仁里搬到了孝义里，就是那个有苏秦墓和宝明寺的住宅区，那里多住有本地官员。那个时候北魏朝廷对南朝叛逃来北方的官员和百姓的政策很宽厚，凡是投奔过来的南朝官员都安排了职位，并给予相应待遇。张景仁对于北魏朝廷并没有立过什么汗马功劳，却仍官居高位，便是一大例证。

孝庄帝永安二年（529年）五月，皇帝元子攸的堂兄北海王元颢，在梁武帝萧衍的支持下，趁元子攸和尔朱荣巡视北方之机，带领从江南借来的军队攻占了洛阳，要取代元子攸当皇帝。梁武帝派侍中丞相陈庆之为持节飚勇将军，护送元颢到洛阳。陈庆之和张景仁在南朝的时候就是朋友，张景仁于是在家里设宴款待他，同时邀请了朝中大臣司农卿萧彪、尚书右丞张嵩、中大夫杨元慎、给事中大夫王旬等朝廷同僚一起欢宴。

几位大臣中间，萧彪也是南朝过来的人，而杨元慎和王旬则是北魏本地的世家贵族。陈庆之喝醉酒后话多起来，就对萧彪和张嵩等人说：“据我观察，大魏朝现在虽然很强盛，但风俗习惯却仍然跟未开化的游牧民族差不多。要说中原文化的根基和传承，还是江南地区最正宗。我知道秦始皇的传国玉玺，现在都还在我们梁朝皇宫里收藏着呢。”

杨元慎听到这话，脸色一下就变了，严肃地说：“江南那个地方不过是当初东晋朝廷暂时安置的地方，偏居东南，地理气候阴湿，最适合蚂蚁虫蛇之类生长。并且多瘴疠之气，蛤蟆和青蛙共穴，土人与鸟兽同群。那地方的人身材矮小，不懂得蓄头发，还有纹身毁容的陋俗。很多人居无定所，住在船上，长年在河流、湖泊上漂流，所以没有教养，不懂礼乐制度，也不尊重国家法律。从北方去江南的人，多数也是秦末战乱的难民和汉代流放的罪人。尽管他们也带去了中原的文化，却难免带上各地的杂音，加上闽地和楚地那些难懂的方言，要改变都很难。所以江南地区虽然也有皇帝和大臣，但民风所使，居高位者难免傲慢，处底层者常多暴民。所以才有刘宋王朝时，太子刘劭杀害生父宋文帝刘义隆，然后兄弟相残，刘劭被弟弟刘骏杀死，刘



骏夺取皇位后又与母后淫乱那样的违反人伦，禽兽不如的事发生。还有那个山阴公主刘楚玉，居然向他当皇帝的兄弟刘子业当面叫屈，认为自己只有附马一个男人太亏了，硬要刘子业为她配了30个男人当面首，在驸马府集体淫乱，一点儿也不觉得羞耻！”

杨元慎这样说罢还不解气，又指着陈庆之痛斥道：“你这样的人长期浸淫在那样的风俗里，礼义教化哪里沾得上身。正如阳翟（今河南禹州）那个地方，很多人脖子上长瘤子，成了流行病，大家互相看着见怪不怪，都不知道什么是丑了。而我大魏朝，皇帝受命于上天，江山定鼎于中原，以泰山、恒山、华山、衡山、嵩山五岳为根基，以东海、北海、西海、南海四海为疆域。无论世道民风如何变化，根本的典章制度总与上古时代那些伟大帝王创造的礼义规章相一致。我们的礼乐章法如此隆盛，跟过去和现在那些帝王创造的功绩相比，也毫不逊色。就连你们这些长期生活在江湖之间，喜欢吃鱼虾王八之类食物的南朝叛臣，不也是因为仰慕我大魏朝的礼仪制度和人伦规范，前来投奔的吗？你们喝我中原的水，吃我大魏的粮，还这样出言不逊，侮辱我大魏朝的人民风俗，真是岂有此理！”

陈庆之等人听杨元慎骂人也是清词丽句，文采飞扬，激情奔放，恣意纵横，无不自惭形秽，额头直冒冷汗，都闭口不言，只能听他一口气痛快淋漓地骂完。晚宴也因此不欢而散。

几天之后，陈庆之生了病，心口疼痛难忍，向朝廷同僚打听谁能医治这样的病。杨元慎听说后让人带话，说他就能治那样的病。陈庆之也顾不了那天的羞辱，找到杨元慎求医。杨元慎为陈庆之治病，既不摸脉，也不开药，却含口清水往他脸上喷去，然后说：“我知道你的病根，是江南的鬼魂附在你身上了。那个鬼的老家就在建康（今江苏南京），个头很小，戴着一顶瓜皮帽，穿着一件小衣裳，自称阿侬，叫别人名字也要加个阿字。那小鬼喜欢把茭白和稗子当饭吃，把浓茶当饮料，把莼菜羹当汤喝，还特别喜欢吃蟹黄，玩豆蔻，嚼槟榔。现在看我为你驱鬼！”

说罢，对着陈庆之头上虚空处大声喝道：“江南小鬼，快快出来，听我口令，滚回江南！江南小鬼，快快掉头，倒骑水牛，回到扬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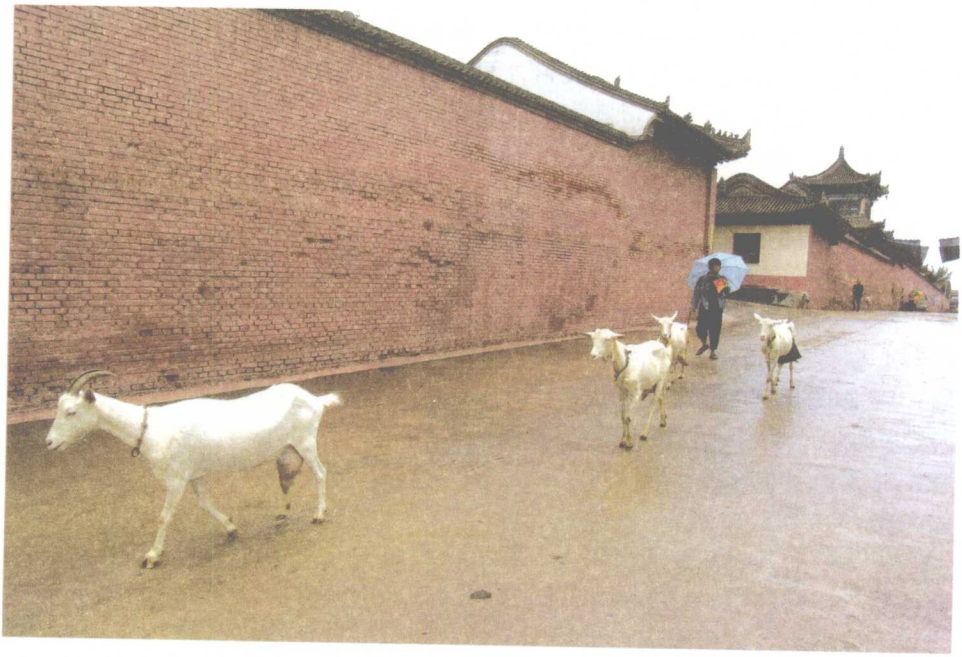
陈庆之听他如此驱鬼，哭笑不得，只好把头伏在枕头上，回应说：“杨先生骂得好，想必是当初我说话太不得体，把你得罪得太深了。”自那以后，凡是从南朝叛逃到北魏的朝廷官员，说话都很小心了，不到万不得已都不在朝中发言。

孝庄帝永安二年（529年）七月，当皇帝只有两个月的北海王元颢被元子攸和尔朱荣打败，逃亡时被乡民杀死。陈庆之只身逃回南朝，梁武帝任命他为南北司州（今河南信阳）刺史。陈庆之在任上特别钦佩中原人，不少北朝来的官员都得了到重用。他的同僚、钱塘人朱异觉得很奇怪，问他为什么。陈庆之回答说：“自东晋和南朝在江南建政以来，我们都习惯把洛阳叫做蛮荒之地，认为长江以北的居民都是野蛮的游牧民族。前些时候我到了洛阳，

才知道真正的世家大族仍然生活在中原。中华文化的精华仍然保留在北方，那里才是真正的礼仪之邦，依然物产丰富，百姓殷实。而我们长期偏居江南，既没有看到北朝的真相，也很少听到中原的实情。只有去过洛阳后，我才完全理解了那个诗句——“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它所讴歌的正是洛阳城啊。洛阳真不愧是千年帝都，无论经历多少风雨，遭遇多少变乱，它保留的京城风貌，传承的文明礼仪，蕴藏的民情风俗，都堪称中国各地最伟大的榜样。这就像当年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屈原涉江海而小湘（江）沅（江）一样。对于中原来的人，我们难道不应该格外尊重吗！”

陈庆之从此在穿着打扮上也学习北朝，从短衣窄袖改为宽衣博带，并影响到其他人。以至梁朝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的人，从官员士绅到平民百姓，都竞相模仿，学习中原礼仪，一时蔚然成风。

说完陈庆之，再说说杨元慎这个人。杨元慎的六世先祖杨峤曾在西晋司马炎朝当过冀州刺史。杨元慎的曾祖父杨泰，当年跟随南朝宋武帝刘裕讨伐后秦姚泓，征战到北方，被任命为上洛郡（今陕西商州）太守。北魏明元帝泰常七年（422年），刘裕死去，杨泰宣布脱离南朝归顺北魏，被明元帝拓跋嗣赐给爵位，封为临晋侯，并先后任命为广武郡（今山西代县）太守和陈郡（今河南淮阳）太守，兼任凉州刺史，死后赐予“烈侯”谥号。杨元慎的祖父叫杨抚，学问出众，考取了明经博士，在朝廷为官。但杨抚的儿子，也就是杨元慎的父亲杨辞的性格则刚好与其父相反，既不喜欢读书，也不喜欢当官，



长安香积寺庙外的羊。杨元慎解梦故事多涉及羊，反映了北方民族生活习俗。

一辈子不跟王侯打交道，在民间乡野自得其乐。杨元慎有个叔父叫杨许，当过河南令和蜀郡太守，以学识渊博闻名于世，在地方上享有很高声誉。

杨元慎本人的兴趣爱好也与众不同，有飘逸隐士之风。他少年时代志向高远，心性自由旷达，行为放任不羁，喜欢游山玩水。并且博览群书，谈吐不俗，与人讲历史论时事都应对自如。同龄人中少有能与他相比的。

成年以后，杨元慎喜欢读老子和庄子的书，善于谈论道家学说。他有一大爱好是喝酒。有人跟他喝酒，见他喝完一石酒，依然神智清醒，思绪不乱，说话条理清晰。喝酒之后，杨元慎常常感叹自己没能与晋朝的阮籍生活在同一时代。阮籍也以才情出众且豪侠善饮知名。跟阮籍一样，杨元慎也不喜欢在朝廷做官，即使不得已当了个出主意提建议的中散大夫，也常常称病不到朝廷当差。杨元慎因为这样的性格，不喜欢与权贵交往，甚至连朝中大臣之间的婚庆吊唁之类的应酬也很少参加。又因为不喜欢交友，所以朝廷内外很多人都不认识他。但也因为这样，有人偏偏仰慕他的为人，专程登门拜访。这时杨元慎便只好躺在床上装病，避免遭受来客的纠缠。

杨元慎在朝中还有一个本事被人称道，就是他善于解梦。孝明帝孝昌二年（526年）五月，皇室贵胄广阳王元渊被皇帝元诩封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公，也就是享受大丞相最高待遇的军事指挥官，率军10万征讨叛臣葛荣。受封的当天夜里，元渊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穿着一件绣有云龙纹的朝服，靠着一棵老槐树站立。元渊觉得这可能是个吉兆，上朝的时候就向杨元慎说了，请他帮助解梦。杨元慎告诉他那是他将要当上真正的三公的预兆，当然是个吉兆。元渊听了很高兴。退朝后，杨元慎却告诉身边的人说：“我看广阳王将很快死去。他梦见了老槐树，而槐字就是木旁站着一个鬼。绣有云龙纹的朝服叫衮衣，只有皇帝和太尉、司徒、司空三公才有资格穿，他梦见自己穿着衮衣，预示着他死后可以封为三公。”

不久，广阳王元渊果然在征讨葛荣的战争中被葛荣所杀。孝明帝下诏追赠元渊为司徒，验证了杨元慎的预言。

杨元慎还有一件事也广为流传。孝明帝武泰元年，也就是孝庄帝建义元年（528年），阳城郡太守薛令伯听到太原王尔朱荣诛杀朝廷百官，扶持元子攸当上皇帝的消息后，放弃阳城的防守往东逃跑，夜间梦见自己射得一只大雁。后来他问杨元慎这个梦预兆了什么。杨元慎说：“按照古代周朝区别官阶的礼制，公卿手持羔羊皮上朝，大夫手持大雁毛上朝。你梦见得到一只大雁，那就预示着你将得到大夫的职位。”不久，薛令伯果然被任命为朝廷谏议大夫。

还有一个名叫许超的洛阳人，梦见自己偷了一只羊被捕入狱，也请杨元慎解梦。杨元慎说：“羊者阳也，你将会当上阳城令。”不久，许超果然因为立下战功被封为阳城侯。虽然阳城令与阳城侯名称和地位都不同，但北魏与周朝的地域概念本来就有区别，北魏的阳城令管辖方圆百里，跟周朝一个诸侯的管辖范围相当。



北魏时期的金面大佛，云冈5号窟。

杨元慎解梦，所说的话语都有依据，很多都有验证，人们都很佩服他，把他比作三国时代魏国的周宣，据说那时周宣解梦十有八九都是说准了的。

不过，杨元慎到底跟朝廷和俗世保持着一定距离。到了孝庄帝永安三年（530年）冬天，也就是尔朱兆第二次带兵攻入洛阳，毒杀孝庄帝元子攸，京城一片混乱的时候。杨元慎便弃官归隐，与华阴（今陕西华阴）隐士王腾周一起隐居上洛山（在今陕西商州），在这座当年广陵王曾经隐居的山上当了隐士。以后再没有他的消息。

归觉寺

归觉寺在殖货里，是由屠户刘胡兄弟捐房改建的，因为曾经发生过一些稀罕有趣的故事，所以值得一说。

殖货里也在青阳门外，就是景宁寺所在的孝义里以东那个集市的北边。殖货里是平民和小商贩聚居区，有个名叫刘胡的屠户住在里面。刘胡一家兄弟四个，都做杀猪卖肉的生意。孝明帝永安年中，有一天刘胡兄弟动手杀一头猪，猪忽然大声呼喊救命。街坊邻居听见了，以为是刘家兄弟打架，都跑

过来看，发现竟然是猪说人话喊救命。所有的人都很惊奇。刘胡兄弟更是被惊呆了，从此放下屠刀，不再杀生，还把自己的住宅捐献出来改成佛教寺庙，一家人都当了和尚。因为是屠夫觉悟后皈依佛教所修建的寺庙，所以取名归觉寺。

北魏节闵帝普泰元年（531年），归觉寺发生了一件奇事，寺内镏金铜佛像突然全身长了毛，眉毛和头发也长了出来，跟真人一样。尚书左丞相魏季景听说后，对身边的人说："当年张天锡为前凉王，年号升平。升平三年（365年），凉州城东苑佛寺也发生过铜佛像长毛的事，不久，张天锡就被前秦苻坚所杀，前凉国也灭亡了。现在归觉寺的佛像长毛，恐怕也是不祥之兆啊！"

第二年（532年）五月，当上皇帝没多久的广陵王元恭即被大将高欢废黜并杀害，死后谥为节闵帝。

卷三

洛阳城南诸寺



本卷所记诸寺中，正觉、归正二寺的故事最是意味深长。

正觉寺主要讲述的是王肃的故事。本为南朝大臣的他因父兄被杀而不得不投奔北朝。观王肃在北魏的命运，可以想见当时长江南北的隔阂。而其前妻后妻的故事，在这一大背景下，更是让人顿增几分同情。

归正寺的故事，则主要是展示北魏的繁华和皇帝的贤能。只是这些在作者写作时早已烟消云散，只存在于回忆中了。

景明寺

景明寺是北魏宣武帝元恪景明年间（500—503年）修建的，所以就叫了景明寺。景明寺的位置在洛阳城南宣阳门外一里处的皇家大道东边。

景明寺规模很大，东西南北四方各有500步的范围。景明寺背靠洛阳城，南面与中岳嵩山的东西两座高峰——太室峰、少室峰相望。寺庙区域内林木葱郁，花草遍地，溪水潺潺，鸟语蝉鸣，和谐自然，美不胜收，实在是一处不可多得的形胜之地。

景明寺有一千多间房屋，大殿与僧房间杂掩藏于古树之间。青石小路与紫阁回廊相连互通，幽静深邃。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置身此间修行，有四季模糊之感。山石与池塘之间，松竹掩映着房屋，香草覆盖着台阶，清晨微风拂动露珠，泥土和花草都散发出馥郁的芳香。

孝明帝正光年间（520—525年），皇帝元诩的母亲胡太后出资在景明寺内建造了一座佛塔，塔有七层，离地面有百仞之高，仅次于城内永宁寺的九层塔，十分雄伟。后来的皇家研究院院长（国子祭酒）邢子才为景明寺撰写的碑文，对于它有这样的形容——“俯闻激电，旁属奔星”，意思是说这座佛塔高可接天，惊雷都只能在塔身下方炸响，电光也只能在塔的旁边闪耀。这座佛塔的外表装饰也很华丽。傍晚时分，镏金的承露盘和翘檐上悬垂的风铃，在夕阳的映衬下闪耀光芒，与天边的云霞互相辉映，十分壮观。其景象堪与城里的永宁寺佛塔相媲美。

景明寺内有三个池塘，水面宽阔，其间生长着荻花、蒲草、菱角、莲藕等水生植物。有不少水生动物，如长着黄色或紫色鳞甲的鱼，喜欢在荷叶和浮萍之间游动。还有黑色的水鸟和白色的大雁，喜欢在清澈的水面嬉戏。几个池塘都是活水，各有一股山泉注入，并且水量丰沛，溢出的泉水被寺庙的和尚们引来推动石碓，舂米磨面都用水功。寺庙利用自然力的妙处，景明寺最值得称道。

那时候北魏社会民风崇尚佛教，每年四月七日是佛像巡游日。洛阳城里城外各大寺庙的佛像，在当天巡游的最后都会集中到景明寺驻留一晚，第二天再从这里出发，自宣阳门进城，到阊阖宫前接受皇帝的散花致礼。这也是北魏朝历代皇帝遵行的敬佛传统。孝明帝朝廷负责管理皇帝礼仪事务的尚书祠曹，曾经记录说有一次全城巡游齐聚景明寺的佛像多达一千余尊。这真是堪称人间奇迹了。

那一天，景明寺里盛况空前，金佛像在阳光下放射出的光芒盖过了太阳本身；巡游车的冠盖连在一起，把天上的云彩都遮住了；作为佛像仪仗的经幡和金幢变成了望不到边的树林；敬献给佛像的香烛烟火形成的雾罩，与自

然界的大雾分不出区别；诵念佛经的梵音和歌颂佛祖的梵乐，响彻天地。此外还有各种戏曲和杂技表演，不胜枚举。当然，最受信众关注的，还是各个寺庙的高僧大德们，他们在这一天都齐聚景明寺，讲经论道，手持锡杖，神态安详。众多弟子和信徒手捧鲜花虔诚献佛，寺庙顿时成为花的海洋。至于通往景明寺的道路，则是另一番景观——车辆和马匹在路口形成的拥堵，很久都不能解除，以此考验人们的耐心和虔诚。

此情此景，令人惊叹。西域来的佛教僧侣见此情形，无不感动，用他们的语言高声赞颂，说这才是真正的佛教国家啊！



“俯闻激电，旁属奔星。”中国现存最高砖砌佛塔——天台山隋塔。

孝武帝永熙二年（533年），北魏末代皇帝元修感念景明寺历经变乱，仍然佛事隆盛，于是诏令国子祭酒邢子才为寺庙撰写了碑文。前面那两句赞美景明寺佛塔的文句就引自其中。

关于邢子才这个人，有必要说一说，因为他在北魏也是个名人，尤其以文才超群为人称道。

邢子才是河间郡（今河北献县）人，从小聪明出众，博学多识，深受儒家文化熏陶，诗书礼乐无所不通，对新事物新知识也很敏感。有人说他的学识和文笔不在两汉的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之下；品评人物，识别英才，更是比东汉的名士许劭和郭泰都高明。正因为这样，邢子才的府邸总有很多访客，既有在朝为官的，也有在野归隐的。很多人为能够拜访他并与他成为朋友而自豪，就像当年孔门弟子亲访孔子聆听教诲一样。也有的把得到邢子才的称赞当成最高奖赏，就像获得了左思赠予的咏东吴诗句一样。这样的情景在当时甚至成为京城洛阳的一种时尚。邢子才的名声于是传遍四方。

北魏正光年间（520—525年），邢子才得到孝明帝元诩的重用，被任命为挽郎兼奉朝请，即直接为皇帝服务的近臣并参与朝廷议政。不久又升任中书黄门侍郎，成为皇帝最信任的机要秘书。孝明帝元诩也认为邢子才学问深厚，见识广博，几乎无所不通，尤其对于治国理政和军队管理方面的制度十



佛像在阳光下放射出光芒。

分精通。孝明帝有了什么想法，都先听他的意见，然后再形成自己的旨意发布。

自从孝明帝元诩驾崩之后，尔朱氏部落起兵进犯洛阳，扰乱朝纲，皇室多年不得安宁。曾经施行的在虎门辩论儒家经典的制度废弛了，朝臣职官的礼仪也陷入了混乱。孝庄帝元子攸坐稳皇帝宝座后，着手整顿朝纲，邢子才被任命为国子祭酒，成为皇家最高学术机构的负责人，对有关国家治理的文献和经典进行整理、解释。邢子才在任上奖勤罚懒，对进入国子学堂的青年人才循循善诱，鼓励进取。以至很多青年学子受到感召，虽身处乱世仍然保持着气节和高雅风度。一时间在朝廷内外形成良好风尚，当年孔子在鲁国的洙河与泗河边设堂讲学的风气，仿佛在这里重新盛行了。

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年），大将高欢与大太监胡斯斛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北魏朝廷已经风雨飘摇，有朝不保夕之态了。邢子才不愿再在朝廷呆下去，于是以母亲年老需要照顾为由提出辞职回乡。孝武帝元修一开始没有准许。邢子才再三恳求，直至声泪俱下。元修皇帝实在挽留不住，才批准了他的辞呈，诏令给予他光禄大夫职衔荣誉退休，并指示邢子才老家的官府帮助他安家，配备五名听差。同时要求邢子才每年进京一次朝见皇帝，以听取他对朝政的意见。这样的做法也是承续了西汉以来尊重学者的传统。

但邢子才离开朝廷后没能再见到孝武帝元修。当年夏秋之际，朝廷政局再变，元修被大将高欢废黜，随胡斯斛逃往长安，再没有回到洛阳，当然也就没有机会要求邢子才每年一次朝见了。到冬天的时候，高欢和取代元修的新皇帝元善见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史称东魏。

东魏第一位皇帝孝静帝元善见在邺城建立朝廷后，一切都得从头开始，频发的政令往往前后矛盾，百姓很不适应。民事和刑事纷争众多，告状的文书堆积如山。负责刑狱诉讼的官员忙不过来，很多问题需要皇帝下决断，搞得孝静帝元善见焦头烂额。他于是急召邢子才进入朝廷，让他与散骑常侍温子升等，在皇宫麟趾阁编撰法律制度15篇，名为《麟趾新制》。新法律文书形成后，交朝廷负责刑讼的部门依照法条断案解决纠纷，同时诏令各州郡衙

门以此为依据处理地方政务。

东魏武定年间（543—550年），孝静帝元善见任命邢子才为骠骑大将军兼西兖州（今山东兖州）刺史。邢子才在任上奉行无为而治，百姓得到休养生息，当地出现政治清明，社会安宁的局面，受到朝廷内外好评。不久，元善见再次诏令邢子才到朝中任职，担任中书令，掌管皇帝政令起草及发布事宜，成为权力中枢的核心成员。当时东魏政局仍然不稳，战事频繁，皇帝经常御驾亲征。朝廷的很多事务，包括一些重要的国家礼仪制度，都由邢子才制定并执行。

此外，出自邢子才手笔的诗赋、诏令、策论、章表、碑铭、颂赞、记事等，共有500余篇流传于世。他的文章诗赋还被南方的齐朝、梁朝及西魏等邻国的人们当成经典作品争相效仿，这在东魏朝廷内外一时传为美谈。

大统寺

大统寺也是洛阳城南的一座著名佛寺，位置在景明寺以西的利民里，寺庙南边有高显洛的府邸。高显洛那时任三公令史，就是为太尉、司徒、司空三大宰相管理秘书班子的官员。



峨眉山金顶佛像。黄金造佛在中国已有两千年传统。

高显洛的府邸建成后，发生了一件奇事：每到夜间，在府内正堂前就有红光升起闪耀，飘忽不定。因为经常发生，家人不知道是什么异兆，都感到不安。高显洛便让家仆在红光升起处掘地探寻，挖下去一丈多深，不期竟掘出来一批黄金，拿秤约了，总共100余斤。随黄金埋藏的一块石碑上有一段铭文，载："苏秦家金，得者为吾造功德。"

苏秦就是前面提到的战国时代游说各国诸侯的著名纵横家。碑铭意思说，这些黄金是苏秦自家拥有的，无论什么时代，其所有权都不会改变。后世之人如果挖到，那一定是受到了某种启示，应该用这些黄金以苏秦的名义为社会大众造福。高显洛于是在自己的府邸修建了一座寺庙，叫招福寺。不过，我认为高显洛的理解有些偏差。因为在苏秦那个时代，佛教还没有从印度传过来，他所说的功德当然不是指的修建寺庙，而应该是为他建造纪念碑之类，以传颂他的事迹。高显洛直接把功德理解成弘扬佛法，显然是受到了洛阳城及北魏朝深厚的佛教信仰氛围的影响。

根据出土的黄金和碑铭，人们不难判断这地方就是当年苏秦在洛阳的住宅。时任皇家禁卫军司令侍中领军将军的元义听说后，向高显洛索取出土的黄金。元义是胡太后的妹夫，在孝明帝正光年间（520—525年）实际执掌朝政，高显洛不能得罪他，于是送给他20斤黄金，这事才算罢了。

大统寺东边有一所已经废弃的灵台，由东汉光武帝刘秀修建，是用来观天象的。灵台的基址虽已坍塌，仍有5丈多高。灵台以东还有一所房屋，是三国魏武帝曹操建立的皇家学馆，称为辟雍。到北魏正光年间（520—525年），孝明帝元诩诏令在这个辟雍的西南面修建明堂。明堂是皇帝发布政令，宣示国家意志的场所，建筑结构的突出特点是宽敞明亮，上圆下方，有4道门8扇窗。后来汝南王元悦又在灵台之上修建了一座砖砌的佛塔。

孝明帝孝昌元年（525年），各地发生叛乱，州郡官员和守将进退失据，不知所措。朝廷在明堂北边颁布招募令，招募曾经因种种过失被处罚过的罪人组成平叛的军队，凡愿意带兵出征者由皇帝颁诏任命为旷野将军、偏将军、副将军等。这样招募的军队在当时就称为明堂队。

明堂队中有个传奇人物，名叫骆子渊，自称是京师洛阳本地人。骆子渊从军到了彭城（今江苏徐州），后来提升为虎贲中郎将。跟他同在一个军营的有个军士叫樊元宝，也是洛阳人。有一次樊元宝请假回京城探亲，骆子渊托他带一封信回家，但没有说他家的具体地址，只告诉他说："我家住在秦太上公寺灵台南边，靠近洛河。你到了那里，不必四处寻找，我家里人自然会出来见你。"

这话说得有些含糊，樊元宝也没深问，回到洛阳就去灵台南边打听。却发现那里根本就没有人家，也无法打听。樊元宝感到很蹊跷，也有些沮丧，觉得友人的信无法送达，辜负了人家。正打算离去时，忽然发现一个白发老翁不知什么时候已出现在了面前。老翁问他从哪里来，怎么会在这旷野之地徘徊不定。樊元宝便把友人相托送信却找不到地址的事据实道来。不料老翁



北京国子监辟雍。北魏时期辟雍与佛寺同为建筑艺术经典。

却说："哦，你不用再找了，你所说的骆子渊就是我的儿子。我家就在这里不远，你跟我来！"

樊元宝喜出望外，于是把那封家书交给骆老先生，跟着他去了骆家。果然就看见一幢宏大宽敞的宅院，房子也修得很漂亮。骆老先生让樊元宝坐下后，便让婢女去取些酒菜来款待他。正说话间，却见另一个婢女双手抱着一个死去的孩子从厅堂走过。樊元宝感到很惊异，心里奇怪，却也不好多问。

不一会儿，婢女取了酒来，用碗盛了摆上桌。樊元宝看见那酒呈深红色，像血液，但酒香扑鼻，闻着十分美妙。下酒的菜品也很丰盛，山珍海味齐备。

饮宴结束，樊元宝随即告辞，骆老先生亲自送他出门。上路之前，樊元宝对骆老先生说："后会有期。"骆老先生却摇着头说："恐怕后会难期。"樊元宝很诧异，觉得老先生的话说得有些凄楚，相互告别时便格外殷勤，依依不舍。

骆老先生与樊元宝道了别往家走去，樊元宝也往城里走。走了几步后，樊元宝转过身去，却见那些房屋和街巷在这一转眼的工夫都消失了。满眼只见面前一坡高高的河岸，岸下则是那条一如既往地向东流去的洛河。只是那平缓的波浪间，这时却躺着一个孩子。孩子看上去不过十四五岁，身体完好，面色如常，就像刚刚溺水身亡。孩子鼻孔流出的血呈深红色，与骆家的酒颜色相似。樊元宝猛然醒悟，自己刚才喝的酒，正是那孩子的血酿就的。

假期结束，樊元宝回到彭城军营，第一件事就是找骆子渊解答他家里的

疑问。但骆子渊已经不见了踪影，没有人能说出他的去向。后来人们说，樊元宝与骆子渊一同从军征战达3年之久，却不知自己的战友就是洛水之神。

秦太上公寺

秦太上公寺在大统寺东边，景明寺南边一里的位置，实际上是两座寺庙，分别是西寺和东寺。西寺是胡太后出资修建的。东寺则由胡太后的妹妹，也就是前文说的元义的妻子、孝明帝元诩的姨妈出资修建的，所以当时人们又把秦太上公东西两寺叫做双女寺。

本书卷二记有秦太上君寺，是胡太后为母亲秦太上君祈福修建的寺庙。秦太上公寺则是为胡太后的父亲祈福修建的寺庙。

两座寺庙的大门并排而立，面临洛水河。寺庙园区里树木繁盛，枝叶扶疏，道路隐藏其间，十分阴凉。两寺各建有一座五层佛塔，通高浮50丈，其装饰朴素简洁，与景明寺相仿。每逢月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六、三十日这6个斋戒奉佛日，宫中都会派来一个宦官，检查寺庙设施，包括和尚们的修炼房。同时对寺庙给予布施。这样的待遇，是洛阳城的其它所有寺庙都不能比的。

报德寺

报德寺是北魏孝文帝元宏为其祖母冯太后向佛祖祈福而修建的。位于洛阳城南东头第一门开阳门外3里处。

开阳门外皇家大道以东是汉代国子学堂所在地。学堂前立有石碑25块，石碑正面和背面都刻了字，内容是儒家经典文献《春秋》、《尚书》，分别用了篆文、蝌蚪文（战国时古文字）和隶书三种字体刻写，称为“三字石经”。据说这些碑文的书法均出自东汉右中郎将蔡邕的手笔，是他留下的重要遗迹之一。而在国子学堂的刻石经，也是蔡邕在东汉熹平四年（175年）向汉灵帝刘宏建议后创立的，目的是“求正定六经文字”，也就是以规范的儒家经典向学子灌输国家意识形态。

另外还有18块现在已大多残毁的石碑。此外又有较小的石刻碑铭共48块，也是正面和背面刻写，所刻内容是4部儒家经典《周易》、《尚书》、《公羊》、《礼记》，因为都是用的隶书字体，所以也叫“一字石经”。与上述碑铭并列堂前的还有一块石碑，刻的是《赞学》一篇，也叫“太学赞碑”。



长安草堂寺的石刻佛经碑群。学堂前立石刻经典历来是中国文化传统，后为佛教寺庙所继承。

魏文帝曹丕所作《典论》也被刻成了石碑，一共6块，至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还保存着的有4块，另2块已经找不到了。由于这里是汉代国子学堂的所在地，又有这样的儒学古迹，孝文帝元宏便将报德寺所在地题名为劝学里。劝学里建有3座佛教寺庙，分别为文觉寺、三宝寺、宁远寺。

东魏孝静帝武定四年（546年），大将军高澄将洛阳汉代国子学堂的这些石刻经典全部搬迁到邺都，成为东魏朝廷守护传统文化的证据。

报德寺周边建有大片果园，很多奇珍异果出在这里。其中最著名的是一种梨，名叫大谷含消梨，一只梨就重达10斤。这种梨另一个奇妙的特征是，一旦从树上掉下来着地，就会立刻化成水。于是人们就有了这样的说法，叫做："报德之梨，承光之柰。"即是说报德寺的梨和承光寺的柰都是不可多得的果中珍品。承光寺在洛阳城西，寺里也有很多果树，尤其以柰果，也就是花红果滋味最佳，为京师洛阳之冠。

正觉寺

正觉寺在劝学里东边的延贤里内，是由北魏孝文帝朝的尚书令王肃出资修建的。

王肃在孝文帝元宏时代是个知名且重要的人物，不能不说一说。

王肃字公懿，琅琊郡（今山东临沂）人，本是南齐朝雍州刺史王奂的儿子。王肃向来就以学养丰厚，通晓多种学问，口才和言辞出众而为人称道，曾经官至南朝齐武帝的秘书丞一职。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也就是南朝齐明帝建武元年（494年），王肃的父亲王奂和几个哥哥被齐明帝萧颐所杀，王肃和弟弟王秉被迫逃到北方归顺了北魏。

这时候北魏孝文帝元宏刚把首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不久，朝廷的很多典章制度都需要重建，都城建设和布局也需要填充文化内涵。通晓历史，熟谙典故的王肃，对这方面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其中尤其是将南朝的官僚制度移植过来这一点，对北魏迁都后的朝廷体制重建做出了贡献。孝文帝元宏因此很器重他，常常亲切地称呼他“王生”，并以此为榜样延揽人才。孝文帝还将王肃所住的地方赐名为延贤里，既体现了自己对王肃的器重，又表明了他对南方人才大量归顺的期待。

王肃在江南的时候，曾娶南齐光禄大夫谢庄的女儿为妻。王肃叛逃到北魏后，孝文帝元宏为安抚他，下诏将自己的妹妹彭城公主嫁给他，为他在洛阳安了家。而王肃的原配夫人谢氏先是出家当了尼姑，后又悄悄来到洛阳投奔丈夫。当她找到王肃时，看见丈夫已经另娶了皇帝的妹妹为妻，伤感之至，就写了一首五言诗赠给他：“本为箔上蚕，今作机上丝。得路逐胜去，颇忆缠绵时。”谢氏女子把丈夫比作桑蚕，问他现在变为蚕丝成了新的锦缎上的点缀，是不是就忘了过去与妻子同为桑蚕时那些缠绵的日子。



“针是贯线物，目中恒任丝。”尚书令王肃与妻谢氏的故事罕见地再现了北魏人物的情感经历。

这样的问题王肃无法回答，还是彭城公主代他写了一首诗回赠谢氏："针是贯线物，目中恒任丝。得帛缝新去，何能纳故时。"意思是说男人就像一颗针，穿上丝线缝衣服是针的本能，既然现在这颗针已经穿上新丝线在缝新衣服了，就不可能再让旧丝线穿进来。公主的话说得很艺术，但也很傲慢。王肃感到自己愧对前妻，于是出资修建了这座正觉寺供她落脚修行。谢氏女子本来已经出家当了尼姑，王肃这样的安排也算比较妥当。

对于父兄含冤被害，王肃常常感到悲痛，平时都穿素色衣服，也不听音乐，就像一直在服丧。在朋友面前，王肃有时也流露出对齐明帝萧颐的仇恨，就像当年伍子胥对楚王怀着仇恨，必须掘墓鞭尸才能解气一样。洛阳人因此对他颇为赞赏，认为他有骨气，是条汉子。

王肃刚到北魏时，不习惯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习俗，不吃羊肉不喝羊奶，还是喜欢用鲫鱼汤下饭，喝南方的茶。他酒量不差，有人看见他每次饮酒都是一口气就喝掉一斗，于是赠给他一个雅号：漏斗。

几年之后，王肃的饮食习惯发生了改变。一次，孝文帝元宏在宫廷里宴请群臣，王肃也在座。元宏看见他吃了很多羊肉，也喝了不少羊奶，感到好奇，便跟他开玩笑说："你是南方人，中国南方和北方的饮食都吃过，觉得羊肉跟鱼汤相比哪样好些？茶茗跟羊奶比起来又将如何？"

王肃回答说："羊是陆地上生长的最好的东西，鱼是水里活动的最好的东西。两种动物生活环境和习惯不同，但都是珍贵的东西。一定要比较的话，可以这样作个比喻，羊好比齐国和鲁国这样的大国，鱼就像邾国（今山东邹县）和莒国（今山东莒县）这样的小国。二者不过是个头大小不同而已，品质上并没有什么差别。而茶和奶就不好比了，一定要比较的话，奶好比主人，茶只是它的奴仆。"王肃借机影射了自己与北魏朝廷的关系。

孝文帝心里明白，却没有责怪他，一阵大笑，泰然置之。

孝文帝雅兴不减，一会儿又令群臣猜谜，并首先出了一个字谜："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钟。"金钟是黄金做的大酒杯，孝文帝以赏赐御酒作为猜谜的奖励。

朝廷上的三位大臣作了解答。御史中尉李彪首先用两句诗作解："沽酒老妪瓮注瓦（音洪），屠儿割肉与秤同。"意思是说，卖酒的老妈妈从大酒瓮往长颈酒瓶里倒酒，会做到滴酒都不洒；卖肉的屠户割肉称秤，会做到刀刀都很准。那是因为他们每天都做相同的事，习以为常。

尚书右丞甄琛也用两句诗作了回答："吴人浮水自云工，妓儿掷绳在虚空。"意思是说，南方居民从小在江河里游泳，当然就熟习水性；而青楼女子每天都要表演空中抛绳一类的杂耍技艺，自然也就熟能生巧。

两个人的回答都隐含了一个"习（習）"字。彭城王元勰明白过来，接着说："我现在才知道皇上出的谜语，谜底是个习字。"

三种回答都很正确，但品位却有高低，孝文帝元宏把酒赐予了李彪。朝中大臣多佩服李彪聪明，回答得机智，同时认为甄琛的诗句应和也很快，





故宫收藏的金杯。北魏时期的茶杯成为朝廷应酬的雅具。

而彭城王元勰揭开谜底的语言则简单直白，没有回味余地。元勰有些不好意思，便转移话题问王肃：“刚才你回答皇上说，羊和鱼的比较，好比大国跟小国，只是个头大小不同而已，品质上没有什么不同。这话在我听起来，好像你对齐、鲁这样的大国并不尊重，反而偏爱邾、莒那样的小国，这是为什么呢？”

王肃回答说：“好比一个人对于家乡音乐的感受，别人或许不觉得好听，但对本人来说却不能不喜欢。这都是自然之理，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

元勰听后，郑重地对王肃说：“那好，明天你到我家里来，我为你专设邾国和莒国的宴席。当然，还有你所说的羊奶奴仆，就是你们南方的茶茗。”这话一传开，洛阳人从此便将茶叫做奶奴了。

偏偏有人反其道而行之。时任朝廷顾问，正式职务为给事中的刘缟，本是北方人，就因为仰慕王肃的风度，喜欢上了喝茶。彭城王元勰感到不解，对刘缟说：“你不仰慕我们北魏的王侯重臣，不喜欢我们自己的珍贵物产，却偏好江南奴仆喜欢的茶水，我真为你感到害臊。我曾听说在东海边有的男人专门追逐散发臭味的东西，而我家也有东施效颦的丑妇。现在看来我们北方也有这样的人，你可能就是他们的代表啊！”元勰家里有从江南来的仆妇，他也拿来跟刘缟开玩笑了。

从此以后，朝中饮宴的时候，虽然照旧安排有南方的茶茗之类，但大臣们都不取茶，以喝茶为耻辱，称之为“水厄”，意为喝茶将带来厄运。唯有那些刚从南朝叛逃到北魏的官员不知道，仍然喜欢喝茶。

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即南朝梁武帝普通三年（522年），梁武帝萧衍的

养子、西丰侯萧正德因不满萧衍立萧统为太子，叛逃到北朝。掌握朝廷实权的侍中领军将军元义在家里请他喝茶，还请了一些人作陪。元义问萧正德：“卿于水厄多少？”意思是问他喝茶用多少茶叶。萧正德不懂“水厄”的含义，从字面上理解，以为元义问他有没有落水遭难的经历，于是回答说：“我生长在江南水乡，从在朝廷立身以来，还从未在江河里遭受过什么厄运。”

元义和客人们听后，举坐皆笑。

龙华寺和追圣寺

龙华寺是广陵王元羽修建的。追圣寺是北海王元祥修建的。元羽和元祥都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儿子，也是孝文帝元宏（由他开始拓跋氏改姓元）的兄弟。广陵王元羽有个儿子，就是那个装聋作哑以避祸，后来短时间当上皇帝，死后谥为节闵帝的元恭。他的另一个儿子元欣，即元恭的哥哥，后来继承封号也称广陵王。

北海王元祥本人没有什么故事，但他的儿子，世袭北海王封号的元顥则在北魏历史上成为了知名人物，前面卷二讲过他的故事，这里再简单回顾一下：孝庄帝永安二年（529年）五月，元顥得到梁武帝萧衍支持，从江南借来



深山古刹。北魏寺庙都修建茂盛的园林，此后也成为中国佛教寺庙传统。

5000人的军队攻占洛阳，当了两个月没被承认的皇帝。七月，他被尔朱荣打败并在逃亡时被乡民杀死。

龙华寺和追圣寺都在洛阳城南东头的开阳门外，报德寺以东。两寺在北魏故事不多，但对洛阳百姓的佛教生活影响较大，这里的僧房数量，以及在这里举行的佛教法会数量，都与著名的秦太上公寺相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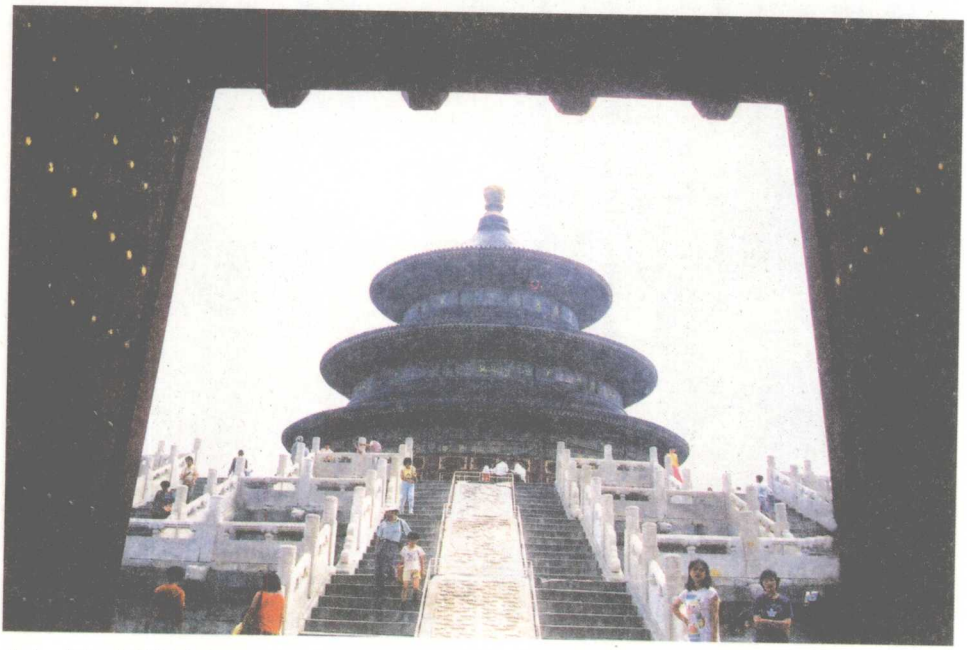
此外，洛阳的寺庙都种植有种类繁多的果树，而龙华寺、追圣寺和报德寺尤其以园林茂盛著称，其他寺庙没有能与这三寺相比的。

归正寺

归正寺在洛阳城南宣阳门外，是由梁武帝萧衍的养子萧正德捐出的宅邸修建的。在说归正寺之前，有必要专门说说宣阳门的地理方位。

在宣阳门外正南方向大约4里的地方，洛河自西向东流过。河上有座浮桥，是孝文帝迁都洛阳时架设的，人们叫它为永桥，意思是希望它能永久存在。

孝明帝神龟年间（518—520年），经历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三朝的著名博士学者常景（曾任孝文帝朝律学博士、宣武帝朝长安令、孝明帝朝中书舍人、黄门侍郎、秘书监等职）写过一篇赞美洛阳城母亲河洛河的颂辞，



北京天坛。北魏都城洛阳也有此类皇家祭祀上天的建筑，称为圜丘。

名为《汭颂》，其中就描写过宣阳门外洛河的地理形胜。《汭颂》全文如下：

浩浩大川，泱泱清洛，导源熊耳，控流巨壑。纳谷吐伊，贯周淹亳，近达河宗，远朝海若。兆维洛食，实曰土中。上应张柳，下据河嵩，寒暑攸叶，日月载融。帝世光宅，函夏同风。前临少室，却负太行，制岩东邑，峭亘西疆。四险之地，六达之庄，恃德则固，失道则亡。详观古昔，考见丘坟，乃禅乃革，或质或文。周余九列，汉季三分，魏风衰晚，晋景雕熏。天地发挥，图书受命，皇建有极，神功无竞。魏录仰天，玄符握镜，玺运会昌，龙图受命。乃瞻书轨，永怀宝定。敷兹景迹，流美洪谟。袭我冠冕，正我神枢。水陆兼会，周郑交衢。爰勒洛汭，敢告中枢。

汭本来是指河流的弯曲处和汇合处，而洛阳城南的这段洛河恰好就具有这个特征，洛河、伊河、谷河都在这里汇合，长久以来汭就专指了洛河。常景的《汭颂》也成为赞美洛河的代表作之一。

宣阳门外的这段洛河，还有些名胜是其他地方没有的。在永桥两端的河岸立有高20丈的华表。华表上刻有十分精美的凤凰图案，凤凰双翅展开，呈冲天欲飞之势。过了永桥，往南直到伊河北岸的皇家大道两边，还有一些名胜。南边靠近伊河位置有一座圜丘，后来叫做天坛，那是北魏皇室在都城祭天的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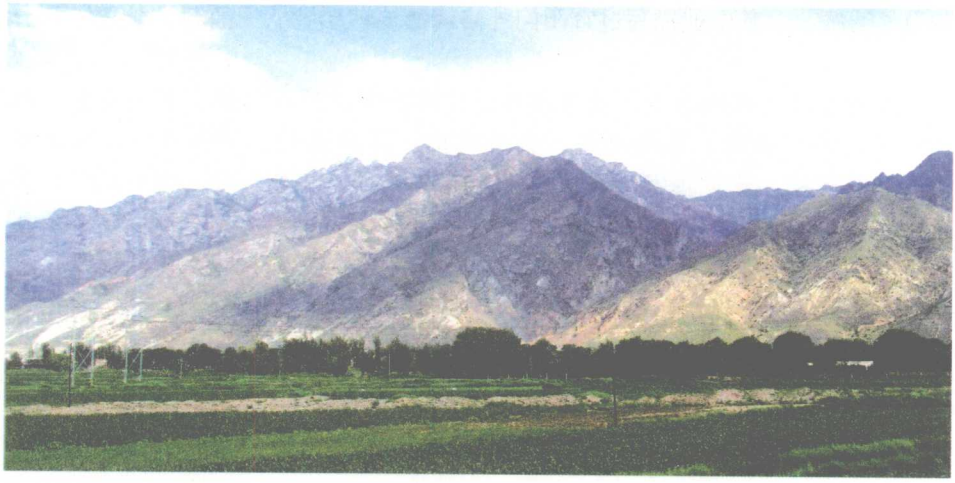
圜丘以北的皇家大道东边有4幢馆舍，是安置各方归顺者的临时住所，称为四夷馆。这4幢馆舍各取有代表南北东西方位的名称，分别是金陵馆、燕然馆、扶桑馆、崦嵫馆。

皇家大道西边则有4个居住区，也是为安置各方归顺者而设立的。分别叫做归正里、归德里、慕化里、慕义里。从南朝过来归顺的人，通常先安置在代表南方的金陵馆，3年以后，由朝廷赐给住宅安置在归正里。所以归正里也是东南人集中居住的地方。归正寺就建在这里。

北魏宣武帝景明初年（500年），南齐建安王萧宝夤归顺北魏，被宣武帝元恪封为会稽公。朝廷没有安排他先住金陵馆，而是直接为他在归正里修建了宅邸，以示特殊尊重。不久，宣武帝又为萧宝夤晋升了爵位，封为齐王，并将南阳长公主嫁给了他。但萧宝夤还是居住在归正里，不得不经常与众多南齐朝叛臣见面。他为此而感到羞耻，便让公主向宣武帝提出请求，让他住到洛阳城里去。宣武帝满足了萧宝夤的愿望，特地在永安里找了一处宅院赏赐给他。

归正里建寺庙是孝明帝时代的事。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年），前面提到的那个南梁朝西丰侯、梁武帝萧衍的养子萧正德归顺北魏。这个时候从南朝来的人已经很多了，朝廷只能把萧正德安置在金陵馆暂住，同时为他在归正里修建住宅。第二年，即正光四年（523年），萧正德把北魏朝廷赐给自己的住宅捐献出来做了佛寺，这就是归正寺的来历。





阴山山脉。北方部落酋长秋来洛阳春回塞外，北魏朝廷称之为雁臣。

与南朝归顺者安置在金陵里相对应，从北方地区诸国前来投奔北魏的人，他们的临时安置所就叫燕然馆。朝廷规定，归顺3年以后就赐给他们建在归德里的住宅。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北方游牧民族蠕蠕部落的酋长郁久闾阿那肱前来归顺北魏。负责外交礼仪的朝廷官员一开始不知道该怎样安置这位酋长，高阳王元雍为此特地拜访以博学著称的中书舍人常景，请他出主意。常景引述历史事实说："西晋咸宁年间（275—280年），北方匈奴王南单于前来归顺晋朝，晋武帝司马炎给他的礼仪待遇在各王之下。晋朝的做法可以作为我们接待郁久闾阿那肱的参照，郁久闾阿那肱酋长也相当于我朝的一个藩王。"孝明帝元诩采纳了常景的建议，将郁久闾阿那肱先安置在燕然馆，后来又赐给他归德里的住宅。当年底，元诩又下诏礼送这位部落酋长回到了北方草原。

那时北方部落的酋长为了加强与中原的交往，通常派遣自己的儿子到北魏朝廷当侍臣。这些北方小子不习惯中原的气候，常常是头年秋天来洛阳，第二年春天回塞外去，从而躲避中原夏季的炎热。这就像大雁随季节迁徙一样，所以当时的洛阳人就把他们称之为雁臣。

除了南方和北方的归顺者外，东方和西方也有不少人来投奔北魏。东方来的叫做"东夷"，朝廷依惯例先把他们安置在扶桑馆，之后特许他们在慕化里修建住宅。"西夷"的归顺者则先安置在崦嵫馆，之后就在慕义里修建住宅作为给他们的赏赐。

朝廷实行优抚各方归顺者的结果是，自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直至大秦（东罗马帝国）之间的广大地域里的一百多个国家和上千座城池中的百姓，很多都高兴地归附了北魏，西域各国的经商者也每天络绎不绝地往返于大漠与中原之间。用当时的说法，就是仿佛天下所有国家的人都到中国来了。还有一些外国人，则完全是出于对中国文化风俗的喜爱，而来到洛阳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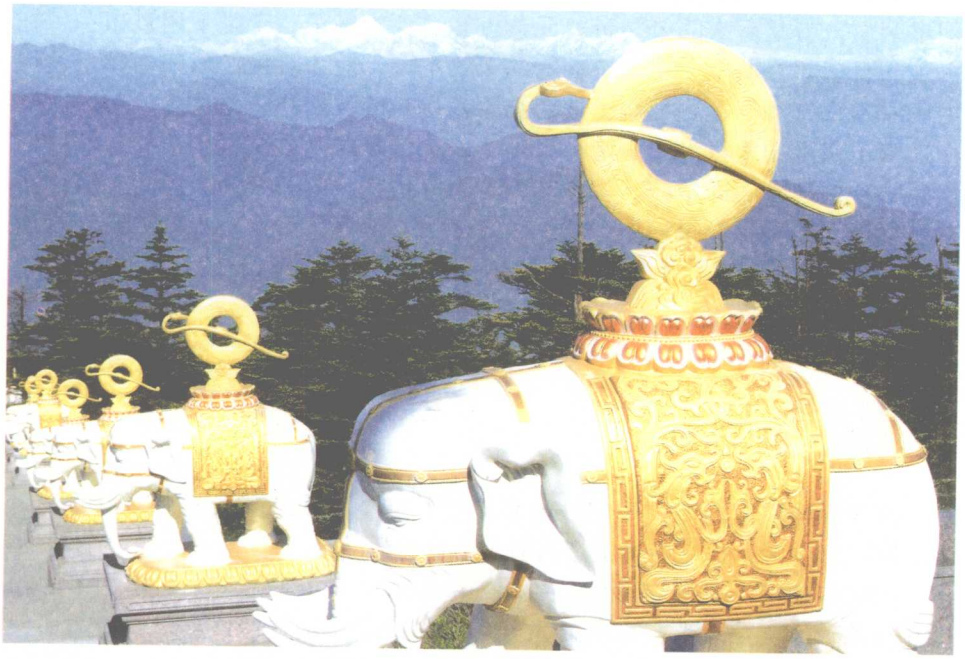
建住宅长住。这种人的数量多得不可胜数。

其实朝廷专管归化事务的部门曾经对此专门作过统计，据他们报告说，洛阳城里的各方归附者一度超过了一万户。那时整个洛阳城街道规范，小巷整洁，朝廷宫门庄严雄伟，城市树木繁茂，绿荫蔽日，十分宜人。而各国的奇珍异宝，天下的难得之货，在洛阳也应有尽有。

洛阳城因经济发达，市场繁荣而日益显得拥挤，朝廷不得不在城外洛河南岸另辟一块地方建立集市，并将其命名为四通市，取商道四通八达之意。而老百姓则叫它永桥市，因其靠近洛河上的永桥。这个集市的一大特点是鱼的交易，从伊河和洛河打上来的鱼大多在这个集市买卖。官员和百姓无论在家里还是在饭馆吃鱼，都来这里买。也是奇怪，在城里集市里买来的鱼，就是比不上这永桥市卖的鱼味道鲜美。所以那时京城就有了这样一句俗谚："洛河鲤鱼伊河鲂，味道鲜美赛牛羊。"

关于永桥南边其它地方的故事，还可以再说几句。在桥南官道以东有两个居住区，分别叫做白象坊和狮子坊。白象坊的得名来自北魏永平二年（509年），乾陀罗国的国王献给宣武帝元恪的一头白象。这头白象来到洛阳时盛况空前，象背上装饰了五彩屏风，铺设着七种珍宝镶嵌的坐床，床上可容多人安坐。洛阳城的人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珍奇的动物。

不过，人们没料到那头宝贵的白象带来的还有诸多麻烦。那时朝廷派了专人饲养白象，还设立了一个机构叫乘黄曹，负责看管，象舍在城里靠近皇



白象与雪山。公元509年乾陀罗国王献给北魏宣武帝一头白象，成为中印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

宫的地方。可是那头白象似乎不喜欢人们的看管，经常趁人不注意逃出饲养场，还推倒了房屋，撞倒了围墙，把挡路的大树连根拔起。城里百姓看见大象在街上横冲直撞，无不惊恐莫名，竞相奔逃。最后，胡太后只好让人把白象迁移到城外永桥南边饲养。后来人们就把这地方叫做了白象坊。

狮子坊的得名与此类似。洛阳城的确有过一头狮子，是正光末年（524年）波斯国（今伊朗）国王献给孝明帝元诩的礼物。但波斯国王所献的狮子还没有送到洛阳，就遇到万俟丑奴起兵叛乱，狮子被叛军扣留。直到永安三年（530年），万俟丑奴叛军被雍州刺史尔朱天光打败，波斯国狮子才被安全地送到了洛阳。这时北魏皇帝已经换成了孝庄帝元子攸。元子攸看过那头狮子后，对侍中丞相李彧说："我听说狮子是兽中之王，老虎看见它也会低头表示顺从，不知是真是假，能不能找只老虎来试一试？"李彧于是传下诏令，要求靠近大山的郡县搜捕老虎送来京城。结果巩县（今河南巩县）和山阳县（今河南修武）各送来了一只老虎，还有一只花豹。狮虎豹三种猛兽都关在皇家园林华林园里，孝庄帝亲自前去观看。结果真如传言的那样，老虎和豹子见到狮子，都伏下身子，闭上眼睛，不敢仰视，十分顺从的样子。

华林园里还养着一头瞎了眼睛的熊，性情很温顺，孝庄帝也让人把它拉来作试验，看它跟狮子哪个更厉害。在皇家园林饲养猛兽的仆役就把瞎眼熊牵了来。结果只见那熊刚闻到狮子的气味，就蹦跳起来，惊恐地拖着锁链逃走了。孝庄帝看到这样的情形，大笑不止。

第二年，即北魏普泰元年（531年），孝庄帝元子攸死去，广陵王元恭即皇帝位，就是后来的节闵帝。元恭也知道那头狮子，于是下诏宣布："把禽鸟和野兽关在城里，违反了动物的天然本性，应该将他们放归山林。"但中国原本没有狮子，要把狮子送回它原来生长的波斯国，路途十分遥远。受命送狮子回国的差役没耐心走那么远的路，就在路途中把狮子杀死，然后回洛阳交差。这事随即暴露，差役被朝廷追究责任，因为是违抗圣旨，罪当斩首。皇帝元恭看了奏报后说："怎么能因为一头狮子，而把人处死呢，难道人命还不如狮子吗？"于是下诏赦免了差役的罪。

菩提寺

菩提寺在洛阳城南宣阳门外的慕义里。慕义里就是西域前来归附的人集中安置的居住区，这座寺庙也是西域人出资修建的。

孝明帝朝代，菩提寺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有一天，一个名叫达多的和尚在拆除一座无主坟墓，取墓砖做其它用途时，竟然发现坟墓里躺着的那人还活着，而且不是本朝人的穿戴装束，看上去应该是几百年前的人，他把这当成奇异之事报告了朝廷，还把墓中人带到了宫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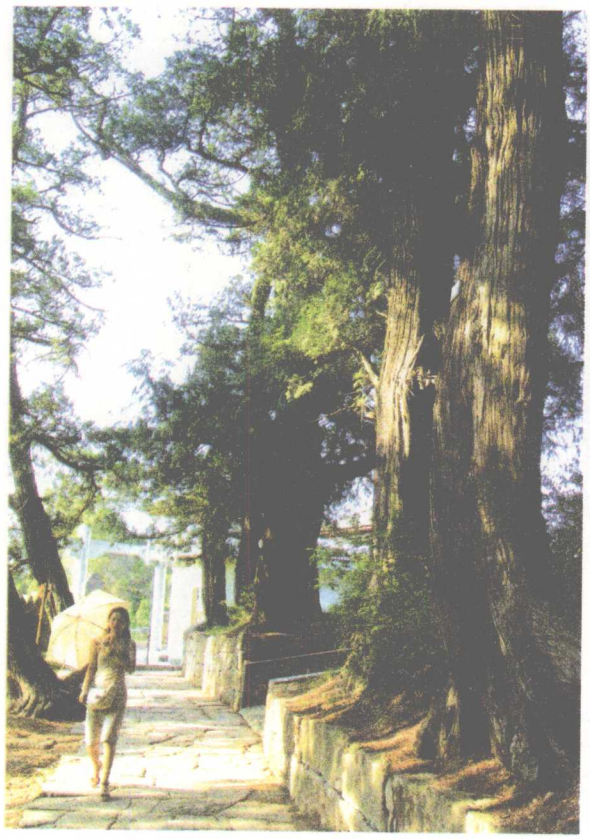
桃花闹春。洛阳崔涵故事中的鬼怕桃树风俗，一直流传到近代。

那时孝明帝元诩和胡太后正在皇家华林园都堂游玩，听到奏报后都觉得不可思议，担心是妖孽作怪，就问黄门侍郎徐纥："上古时代以来，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事？"

徐纥是胡太后身边的近臣，上了年纪阅历丰富，知道很多奇闻异事。前面卷二讲崇真寺发生的惠凝和尚死去7天又活过来的奇事，也是徐纥去查证核实的。徐纥回来报告说，那惠凝和尚说他在阎罗殿见到了5位曾在洛阳城外寺庙修行的高僧，经查证的确有那几座寺庙，5位高僧也的确在各自的寺庙修行过。胡太后和孝明帝都很相信徐纥，现在出了这事，自然希望他能作出解释。

徐纥回答说历史上的确有那样的事，并举例说："三国曹魏时代，有人曾经挖掘过一座西汉时期的古墓，是汉昭帝朝重臣霍光的女婿范明友的墓，结果发现墓中还有一个人活着，是范明友的一个家奴。当时人们也觉得不可思议，问那墓中人当年的事。结果墓中人所说的霍光家的事情，涉及到很多西汉朝廷兴衰废立的故事，与史书的记载完全相符。据说这个人现在还活着，只是不知道他在哪里，人们说他喜欢游走，没有固定住所。所以我认为现在慕义里菩提寺发生类似的事，也不奇怪。"

孝明帝和胡太后便叫徐纥去询问慕义里墓中人的情况。徐纥详细地询问了那人的姓名，在墓中过了多少年，都吃些什么等等问题。墓中人回答说："我姓崔，名涵，字子洪，是博陵郡安平县（今山东益都）人。父亲叫崔畅，母亲娘家姓魏，家住洛阳城西边的准财里。我死的时候刚满15岁，今年



深山古柏。做棺材用柏木不用桑木，源于北魏风俗，《洛阳伽蓝记》作了记载。

是27岁，在地下住了12年。我在墓中经常感觉就像喝醉了酒一样躺着，不吃东西。有时也出去游走，偶尔碰上吃饭之类的事。但所有这些都像在做梦，不能清晰辨别。”

徐纥于是派手下的秘书官张秀携去准财里，寻访崔涵的父母，果然找到了崔畅及妻魏氏。张秀携问崔畅是否有个儿子死了。崔畅回答说：“对呀，我儿子崔涵15岁那年死了。”张秀携便告诉他：“你儿子还在，被人从坟墓里挖出来了，还活着呢，现正在皇家园林华林园里，当今皇上特地派我来核实此事，所以来找你。”

崔畅一听，吓坏了，急忙改口说：“不对，不对，我刚才是说着玩呢，我家其实没有那样一个儿子。”

张秀携见崔畅的说法前后不一，不好再问，只能回去照实陈述。徐纥不想再追问，便派张秀携把墓中人崔涵送回家去。不料崔畅听说儿子从坟墓里回来，不但没有高兴地迎接，反而在自家门前点起火堆。他妻子魏氏也拿一把桃枝，挡在门口。据说鬼怕桃树，洛阳也有这样的风俗。看见墓中人崔涵走近了，崔畅仍然不肯相认，手拿一把刀对墓中人说：“你不要来我家！我不是你父亲，你也不是我儿子！你赶快走，不要祸害我们家！”

崔涵见状也没有激烈的反应，就离开了崔家，在京城内外流浪。他没有住处，经常在寺庙的门廊下过夜。汝南王元悦知道后，派人做了一件黄色袈裟赏赐给他。走出坟墓的崔涵还有些与众不同的特性，他怕见阳光，不敢仰视太阳，还怕接近水、火，更害怕刀剑等兵器。他从不慢走，经常独自一人在大路上奔跑，直到疲倦了才停下来。洛阳人都觉得他行为古怪，不少人还把他叫做鬼。

当时洛阳城内的最大集市的北边有个地方叫奉终里，里内有很多人家做棺材和纸钱冥币之类的生意。崔涵到那里去，就跟那些棺材铺老板说：“你

们做棺材，用柏木来做外椁，这是对的。但我要提醒你们，切忌用桑木来做内棺。”老板问他为什么。崔涵说：“我在坟墓里的那些日子，经常碰上阴间的官员征集鬼兵，把他们编到队伍里去打鬼仗。有个人不愿去当鬼兵，就向官员提出申诉，说自己用的是柏木棺材，可以免服鬼府兵役。主管征鬼兵的官员不依他，说：“虽然你用的棺椁是柏木做的，但你的内棺却是桑木做的，按规定不能免服。”那个鬼兵还是被征去打鬼仗了。这话在京城传开后，人们都争相抢购柏木棺材。而棺材铺也从此不再用桑木了。有人怀疑是卖棺材的商家买通了崔涵，让他故意那么说的，目的是抬高柏木棺材的价格。

高阳王寺

高阳王寺在洛阳城南津阳门外3里，皇家大道西边，因为是高阳王元雍的宅邸改建的，所以叫这个名字。

在讲述高阳王寺之前，有必要再回顾一下北魏后期所发生的大事。北魏孝庄帝建义元年（528年），也就是孝明帝元诩死去的那一年，政局发生剧变，长期垂帘听政的胡太后和她的亲信大臣高阳王元雍，以及朝廷大臣将军等2000多人被太原王尔朱荣杀害。元雍在洛阳城里和城外的府邸都被尔朱荣



白堂、红槛、飞脊、翻檐，是北魏豪门宅邸改建寺庙常见的一种建筑形制，为后来的佛寺建筑奠定了美学基础。图为天台山国清寺。

占据。永安三年（530年）九月，尔朱荣被孝庄帝元子攸亲手杀死。同年底，尔朱荣的堂兄尔朱世隆和尔朱兆再次夺得北魏政权，在太原勒杀了元子攸。尔朱世隆为给尔朱荣祈福，将洛阳城内元雍和尔朱荣住过的府邸改为佛寺，取名建中寺。同时将元雍在城外的这处住宅改建为寺庙。两年以后，尔朱氏之乱终于平息，朝廷便将这座寺庙更名为高阳王寺，以纪念元雍。

在改为寺庙之前，高阳王的这处住宅也颇知名。孝明帝正光年间（520—525年），元雍担任宰相，位极人臣，富比皇室，居住的府邸也跟皇宫不相上下。元雍出行时，仅跟随左右的卫士和仪仗队伍就有百人之多。他的这处住宅，从建筑的装饰到里外的陈设都很讲究，有白色的殿堂和红色的槛栏彼此相连；飞翘的屋脊和翻转的房檐参差互望。我听到过一种夸张的说法，说是元雍家里经常有僮仆六千、美女五百，笙歌游戏每天不断，衣裾飘飞仿佛风舞。他家还有颗很大的夜明珠，据说在晚间放光如同太阳临照一般。总之，元雍家豪侈之极，自汉、晋以来，除了皇帝之外，没有哪个王侯能与之相比。

元雍居家如此，出行也气派非凡。每次出行，必有鼓乐开道，仪仗随行。回家时则有美女迎接，歌舞音乐。他家的园林也不简单，茂林修竹自不必说，就连养观赏鱼的池塘都可以跟皇宫相比。至于园内的那些奇珍异木和香草珠兰，就更是不可胜数了。

元雍还是个有名的美食家，追求各种美味并将其提升到养生的高度。每餐饭都要求达到一定的消费标准，通常是以数万钱为量。在他的餐桌上，山珍海味可以说应有尽有。以至于当时的陈留侯李崇也对元雍的美食追求惊叹不止，说：“高阳王吃一顿饭，当我一千天。”

说起来，这个李崇也不是平常人，他在朝廷里担任尚书令，仪同三司，地位跟丞相相当，家里也是富甲天下，有僮仆近千人。只是李崇性格比较吝啬，尤其对吃饭穿衣很不讲究，常常是恶衣粗食，而且经常不吃肉，只吃韭菜、茹菜和芹菜之类的素食。李崇有个门客叫李元佑，有次跟几个朋友闲聊，说到李崇家的饮食习惯，就说：“李老先生一顿饭吃十八种菜。”朋友问怎么叫十八种菜。李元佑说：“他的餐桌上常常就是韭菜和茹菜，茹菜也叫生韭。二九（韭）不就是一十八吗？”朋友听了都大笑不止，当时的人都拿这个笑话讥讽李崇，说他太吝啬。

元雍死后，他家里那些美人乐伎都被遣散，多数送到寺庙当了尼姑，也有出嫁百姓家的。有个叫徐月华的美人，弹奏箜篌的技艺出色。尤其是她自弹自唱的《明妃（王昭君）出塞》十分动人。这首曲子哀婉感伤，很多人在听她弹奏时，都感动得流下眼泪。

徐月华后来嫁给了卫将军原士康当妾。原家的住宅靠近城东青阳门，徐月华在那房子里也常常边弹箜篌边唱歌，悲凉婉转的歌声飘在空中，往往引得路人驻足聆听。有时候听众越聚越多，以至于不知道缘由的人还以为这里也是洛阳城的一个集市。

徐月华常对原士康说：“南阳王元雍最宠爱的美人有两个，一个名叫修



昭君出塞图。高阳王妾徐美人自弹自唱《明妃出塞》的故事，记述了王昭君故事在北魏流传的史实。

容，一个名叫艳姿。两位美人都有倾国倾城的容貌，牙齿洁白，眉毛弯弯长长。她们两人都能歌善舞，修容尤其擅长唱《绿水歌》，艳姿则擅长表演《火凤舞》。南阳王听过她二人的歌舞后，更是对她们宠爱有加。相比之下，其他美人，包括我在内都不值一提了。”原士康听她这么说，暗自感叹没有福分得到修容和艳姿，只好让徐月华时常也把《绿水》、《火凤》的曲调弹来听听。

高阳王宅邸北边有个地方叫中甘里。里内有个少年叫荀子文，是颍川（今河南禹县）人，聪明绝顶，13岁就以文章写得好而名动洛阳。当时的人常拿他跟东汉末年的“神童”孔融和黄琬相比，认为荀子文的天赋不在那二人之下。

孝明帝正光初年（520年），从广宗郡（今河北威县）来的儒家学者潘崇和在洛阳城东的昭义里开讲《服氏春秋》。《服氏春秋》是汉代大儒服子慎写的一部关于《春秋》的注疏类史书，在北魏朝很流行。少年荀子文也去听讲。那时候讲课的规矩是老师坐北朝南，听众面北而立。荀子文也学着大人们的礼仪，提起衣裾，向北面行礼。有个从赵郡（今河北赵县）来的听众叫李才，对荀子文感到好奇，就问他：“荀生你住在什么地方？”荀子文回答说：“我住在中甘里。”李才故作惊奇地又问：“哦，你怎么会住在城南？”城南最出名的居住区就是四夷馆，也就是前面讲过的安置东西南北四方归顺者的地方。李才故意这么问，是暗含了讥讽。

荀子文回答说：“那有什么可奇怪的，城南是洛阳最好的地方。若论地理形胜，那里伊河和洛河的崖岸险峻，最富特色。若论历史文化，那里有汉代灵台国子学堂的25块儒家经典石碑刻，还有众多名声响亮的寺庙，比如开

阳门外的报德寺、宣阳门外的景明寺。若论富裕高贵，城南的高阳王宅、广平王府，谁能与之相比？就说那四夷馆和四方里，也是汇聚了八方风俗，万国珍宝。若论出色人物，怎么说呢，城南那地方有我没有你。”

一席话说得李才无言以对。讲课的老师潘崇和听了二人的对话，便对荀子文说：“哎呀呀，好厉害的小子，你是颍川人吧？罢了，罢了，难怪历史上有那么一句话——汝（州）颍（川）之士利如锥，燕（国）赵（国）之士钝如锤。我现在才晓得这话的确不假啊。”

在座的听众都笑起来。

崇虚寺



宝塔镇河妖。崇虚寺的来历对此风俗作了说明。

崇虚寺在洛阳城南最西边。那地方在汉代叫濯龙园，据说这个名字十分古老。史书上说，东汉延熹九年（166年），汉桓帝刘志在濯龙园祭祀老子，可见那时早就叫濯龙园了。汉桓帝祭祀时，专门在此铺设了有华盖顶的宝座，使用了周天子用过的祭天礼乐。史书记载的濯龙园，说的就是这个地方。

当初，孝文帝元宏把北魏京城从平城（今山西太原）迁到洛阳，给跟随来的老百姓发放土地，以使他们安居乐业。但那时城西这个地界很荒凉，老百姓经常报告说看见有妖怪出现，很多人家因此而从这里逃离了。朝廷于是出资修建了这座寺庙，想要镇住妖怪。这就是崇虚寺的来历。

卷四

洛阳城西诸寺



本卷之中，法云、开善二寺所记故事较为详细。

法云寺讲述了不少人物的故事。重臣元彧的命运，巨商刘宝的豪富，以及刘白堕酿的酒，孙岩的狐精妻的故事，都颇为出彩。而将军崔延伯与艺人田僧超相知的故事，则更是让人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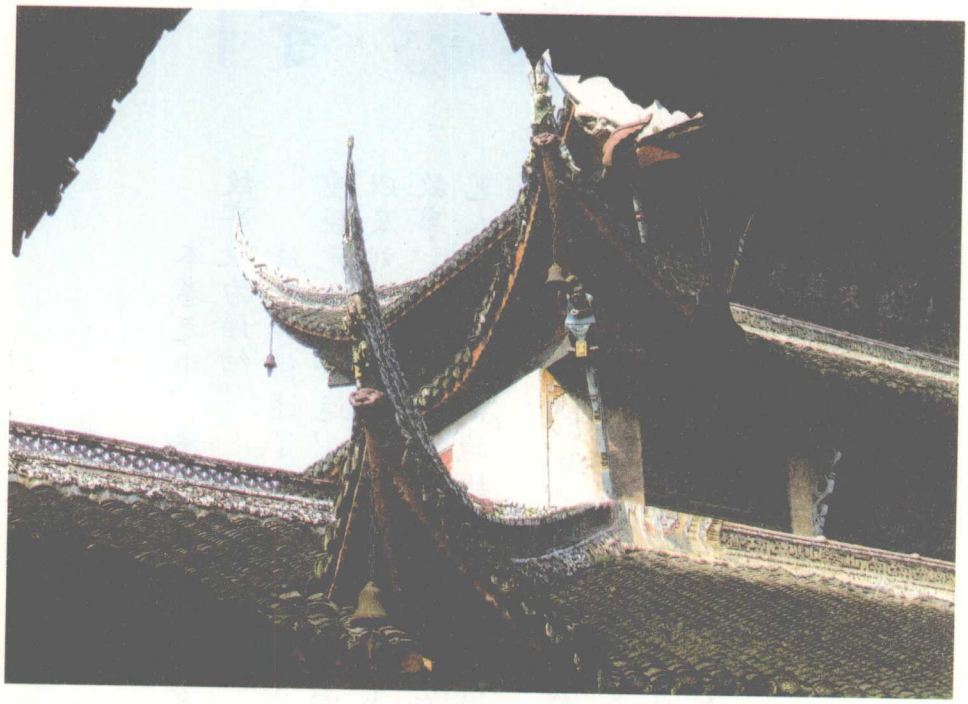
开善寺中元琛、元融等皇室斗富的故事，隐隐让人想起『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话来。北魏朝的衰亡，可惜之处固然甚多，可痛恨者亦不在少。

冲觉寺

冲觉寺在洛阳城外西边，距西南第一门西明门大约一里的皇家大道以北位置，最初是由孝明帝元诩朝的太傅元怿，以自己的住宅施舍出来作为寺庙的。本书卷一介绍过的洛阳城内的景乐寺，也是元怿出钱修建的。冲觉寺与景乐寺两座寺庙，一座在城外，一座在城内，都是元怿对佛教的贡献。

元怿在孝明帝朝地位显赫，概因他本是三朝元老。元怿是孝文帝元宏第五子，宣武帝元恪的兄弟，封为清河王。孝明帝则叫他叔叔，任用为太傅。不仅如此，元怿在孝明帝朝还以德行甚嘉为人称道。宣武帝延昌四年（515年），元恪驾崩。继位为孝明帝的元诩还是个只有6岁的小孩子，不谙世事，由胡太后垂帘听政。实际政务则由清河王元怿、高阳王元雍、广平王元怀顾命辅佐。这也是元恪的临终遗诏所托付的。

而元怿也得到胡太后的充分信任，认为他“明德茂亲，体道居正”，意思是恪守皇室规范，对幼帝和皇亲给予很大的帮助，处理政事也很公道正直。胡太后事无巨细，都喜欢向他咨询，朝廷军政大事很多都交给他处理。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北魏时期的豪门宅邸与佛教建筑风格类似。

整个孝明帝熙平、神龟年间（516—520年），元怿在朝廷里位高权重，太后与孝明帝十分依赖他，赏赐不断。所以他在洛阳城内城外的宅第也不断增加，极尽豪华，拿他与最喜欢造豪宅的高阳王元雍比，也不在其下。

元怿的这处宅邸布局大气，环境讲究。西北边建有一幢高楼，其高度比城里皇宫千秋门内著名的凌云台还高出一截。站在这个楼上，近能俯看城墙下的早间市场，远可眺望洛阳城东北边的街道。古诗十九首那句："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所描述的汉代洛阳城那些著名的高楼，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五台山显通寺的五层金佛塔。北魏佛塔的普遍规制为五层。

高楼下方，有儒林馆和延宾堂两幢房屋。其建筑形制与皇城内华林园天渊池边的清暑殿相仿，房屋旁边也造有石山和钓鱼台。这在孝明帝时代也是首屈一指的园林景观。园林中布置的其他景观也颇具特色，每当夕阳西斜，石峰映入户牖，池水环绕房舍，花草漫延石阶，晚风吹动树梢，飞鸟嘤嘤唱鸣，又是一番景象。

清河王元怿性情随和，喜欢结交朋友，尤其看重那些文采出众的士子，常常在家里设宴款待，与他们一道吟诗作赋。那时候全国的很多文人雅士都受到吸引，纷纷来到这里聚会。元怿也从中物色人才，向皇帝和太后推荐，很多朝廷臣属及其他大臣的幕僚，就是以这种方式脱颖而出的。元怿还特别喜欢清晨在园内摆案设宴，与朋友饮酒作乐。那时只见山珍海味摆满几案，琴瑟笙箫响彻云霄，甘醇美酒香溢花苑，嘉宾优客笑语盈天。即使是战国时梁孝王最引以自豪的兔苑，汉末陈思王曹植赞颂过的铜雀台，其豪华热闹光景与此也难相比。

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北魏朝廷发生政变。皇家禁卫军司令侍中领军将军元义与大太监刘腾联手，挟持皇帝元诩，幽禁太后胡氏，废除垂帘听政。同时以"清君侧"的名义，在朝廷丞相办公地——门下省诛杀了元怿。这时元怿刚满34岁。

几年之后的孝明帝孝昌元年（525年），在幽禁中积蓄了力量的胡太后，再度重掌朝政，诛杀了元义，并将已经死去的刘腾掘墓碎尸。太后怀念忠诚

于自己，并辅佐过幼帝的元怿，特别对他给予追赏，追赠他太子太师、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荣誉职衔，追加谥号为文献王，赐予黄金铸造的斧钺和标志上公地位的旌旗、车骑、鸾驾等。以皇室王公的礼仪做成出殡用的辒辌车，配以黄绫和羽毛装饰的车盖，以及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等上百个陶俑。此外还配了挽歌队伍两个乐班，共128名吹鼓手。这隆重的再葬礼，与当年晋武帝司马炎给予对朝廷立有大功的叔父、安平王司马孚的规格相似。此外，胡太后还让朝廷画师为元怿画了像挂在皇宫建始殿中，以示纪念。

元怿生前受封为清河王，其封赏地清河国（今河北清河县）的臣僚，有的在元怿被害之后，仍忠于他并坚持职守，他们也受到了胡太后的封赏。清河国郎中令韩子熙被提升为朝廷黄门侍郎。清河王的亲近侍卫也被提升为皇宫执戟宿卫官，这样的优抚在整个北魏朝也是很少见的。胡太后和孝明帝为元怿追福的最重要举措，是特地为他在冲觉寺里建造了一座佛塔。塔高五层，做工精致，跟城内瑶光寺塔的规格和样式都相似。



宣忠寺

宣忠寺在洛阳城西阳门外一里的皇家大道南边，是由孝庄帝元子攸朝的侍中丞相兼司州牧，受封为城阳王的元徽以自己的府邸改建的。说起来，这座寺庙的由来及其得名，也与北魏朝廷的命运相关。

孝庄帝永安二年（529年）五月，北海王元颢趁皇帝元子攸巡视北方边境之机，率领军队占领洛阳，宣布取代元子攸为皇帝。朝廷内外一时有两个皇帝，王公大臣们无所适从，多数选择观望，唯有城阳王元徽旗帜鲜明地支持孝庄帝元子攸，跟随他来到长子城（今山西长子县）。其时元颢的军队封锁了黄河，与元子攸摆开决战架势，战争形势未明，胜负难料。元徽为促使元子攸坚定信心，公开表示愿意把自己在洛阳城外的府邸捐献出来作为寺庙，以祈求菩萨保佑孝庄帝。这年七月，孝庄帝元子攸得到太原王尔朱荣的帮助，战胜元颢恢复了帝位。元徽也跟着回到洛阳。他立即实践诺言，把城外的这处府邸捐献出来改成了佛教寺庙。这就是宣忠寺的来历。

到了永安末年（530年）九月，孝庄帝元子攸打算杀死大权在握，日益骄横的太原王尔朱荣，但又担心自己与尔朱荣力量悬殊，起事不利，便向元徽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请他帮忙拿主意。元徽对他说："皇后不是近期将要生孩子吗，皇上可以以太子出生为由，向尔朱荣通报。他是当朝宰相，按君臣之礼一定会来皇宫向皇上贺喜。那时他很可能没有防备，不会带卫士。皇上可以在宫廷里设下伏兵，趁机把他擒获杀死。"

元子攸有些为难："我知道皇后怀孕还没足月，太子出生应该在一个月之后，现在就说太子已经生了，恐怕会引起怀疑吧？"



五台山遗存的古代佛寺。

元徽说：“世上女人生孩子，既有超过孕期的，也有不足月提前生的，这都是很正常的，本不足怪，皇上大可不必担心。”

元子攸放下心来，采纳了元徽的计谋，就让宫内太监和近侍把这话传出去，说皇后已经生下了太子。元子攸特意派元徽乘快马赶到太原王府，向丞相尔朱荣传诏说：“皇储太子今已诞生，皇上特请太原王进宫议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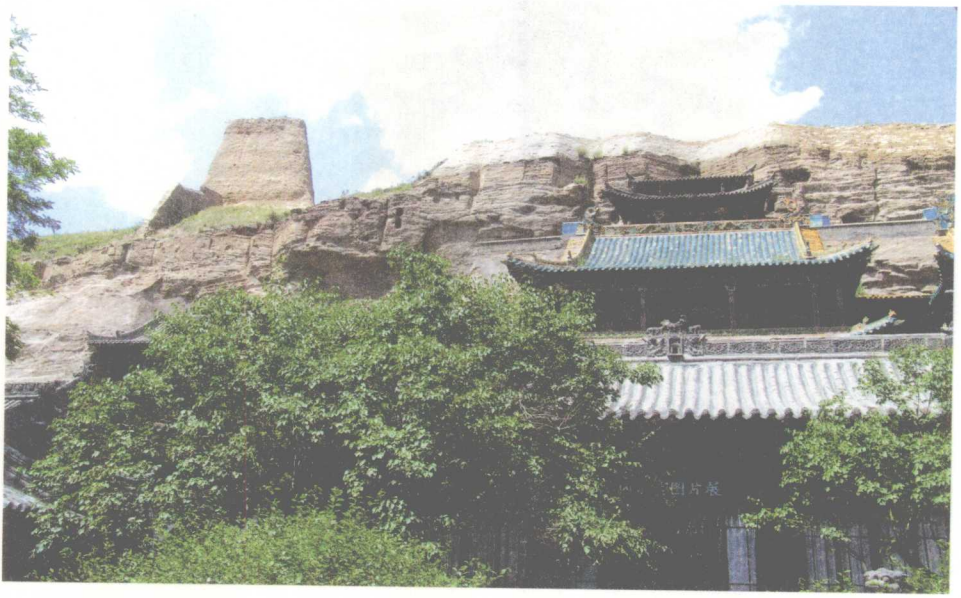
那时尔朱荣正与上党王元天穆在府中下棋，见元徽来传诏，便观察他的神情，没发现一点异样。不仅如此，元徽还跟尔朱荣开起了玩笑，摘下他头上的帽子抛向空中以示欢庆。这正是元徽的性格使然，他素来有大度量，喜怒不形于色。加上这时皇宫内外也是一片欢腾，显示出太子出世的欢乐景象。尔朱荣再无丝毫怀疑，随即与上党王元天穆一道进宫向皇帝道喜。

倒是孝庄帝元子攸听到传报，说尔朱荣进了宫，心里不踏实，脸色陡然大变，没有一点血色。中书舍人温子升见状，急忙提醒说：“陛下脸色变了，不好！”元子攸慌忙叫身边太监为自己斟酒，大口喝下，才使脸色恢复正常，将尔朱荣等人瞒了过去。

之后的事便顺理成章了，尔朱荣和元天穆都被诛杀。孝庄帝除掉了心腹大患，特别感激元徽在关键时刻为自己办了这件大事，便下诏封赏，原有的官职和爵位照旧，加拜太师司马，统领皇家禁卫军。其他有功者也被委以重任。

孝庄帝元子攸的好日子没过太久，厄运便降临了。这年底，尔朱荣的堂兄尔朱世隆和尔朱兆，收拾太原王过去的部落军队向皇家军队发动进攻，并扶持长广王元晔为新皇帝。尔朱兆的军队不久攻克洛阳，活捉了元子攸，最后将其吊死在太原三级寺。

元子攸被推翻后，辅佐他的大臣也受到了清算，城阳王元徽自然是第一个被通缉的对象。元徽开始逃亡，只身投奔前任京城最高长官洛阳令寇祖仁



北魏时期始建的云冈石窟佛寺。

以求庇护。寇祖仁当洛阳令之前的官职是元徽提拔的，他家还有其他人也在军中担任将校官职，那也是元徽征用的。元徽对寇祖仁素有旧恩，现在落难，投奔他自属当然。

可是寇祖仁不想得罪新的当权者，他对自己的兄弟和儿子们说："我听说车骑将军尔朱兆悬了最高的奖赏，要得到城阳王元徽的人头，擒获元徽者将封为千户侯。这样看来我们家今日就可以得到大富贵了！"寇祖仁于是砍下了元徽的头，送到尔朱兆的军营。

关于元徽与寇祖仁的恩怨，还有一个细节可说。元徽投奔寇祖仁的时候，带去了黄金100斤、马50匹作为将来安身的财产暂存寇家。寇祖仁在避祸求赏之外，也有侵吞那些财物的贪欲，所以才做出那样忘恩负义的事。寇祖仁把那些黄金和马匹分给了他家的兄弟子侄。有句古语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从元徽的遭遇来看，这话的确算得上是真言了。而尔朱兆在得到元徽的首级后，并没有兑现当初的悬赏承诺。寇祖仁没得到奖赏，也没有其他话说，他昧了别人的财物，自己心里也不踏实。

这事还没有完。有一天夜里，尔朱兆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元徽对他说："我有黄金200斤、马100匹，放在寇祖仁家，你可以去取回那些财物。"尔朱兆随即梦醒，便猜想那个梦的含义。他想元徽封为城阳王那么多年，获得的俸禄和赏赐应该不少，也没有听说过他家境清贫，但派去元徽家抄家的人却没有找到任何金银。或许这个梦真有所指？

第二天一早，尔朱兆便派人把寇祖仁叫来，询问那些黄金和马匹。寇祖仁很惊讶，心想可能是有人告了密，只得向尔朱兆承认了曾经侵吞城阳王元

徽财物的事实，但只有黄金100斤，马50匹。尔朱兆怀疑他仍在隐瞒，便按梦中元徽所说的情形，派人再去寇家查抄。结果抄到黄金30斤、马30匹，都是寇祖仁家原先就有的财物。寇祖仁无奈，只好全数送给尔朱兆。但这还不够梦中所说之数，尔朱兆认定寇祖仁还有隐瞒，越发愤怒，下令把他捆绑起来，将他的头吊在一棵大树上，双脚坠上一块大石头。又让士兵拿鞭子抽打，直到寇祖仁断气为止。当时的人都说，寇祖仁对元徽恩将仇报，做了太多可恶事，这是得到了报应。

杨衒之按：

寇祖仁忘恩负义，贪图钱财出卖元徽。元徽的灵魂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托梦时故意增加了黄金和马匹的数量，借尔朱兆之手，惩治仇敌，结果让寇祖仁这个负恩小人饱尝了鞭挞之苦。相同的情形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汉景帝时代，丞相田蚡以个人恩怨害死了魏其侯窦婴，窦婴的鬼魂追着他索命。田蚡在病中每天都梦见被窦婴鞭笞，最后痛苦而死。前秦的将军姚苌有一次打了败仗，皇帝苻坚的儿子在他营中战死，君臣因此反目成仇。姚苌杀死苻坚自己当了皇帝，并对苻坚掘墓鞭尸。后来姚苌病重时也梦见苻坚带领数百鬼兵向他索命，慌乱中被身边侍卫刺中阴囊而死。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大概就是说的这个吧。

王典御寺

说到宣忠寺，不能不说说王典御寺。这两座寺庙紧挨着，王典御寺在宣忠寺东边，是宦官王温修建的。

王温，字桃汤，赵郡栾城（今河北栾城）人，典御是他在宫中的官职，主管皇帝的出行车马，寺庙便是以他的官职为名。本来在北魏各朝，宦官修建寺庙都是作为尼姑寺的，因为其丧失了男性特征。但王温所建的偏偏是座和尚庙。所以世人都称王温打破常规，改变了自己身为宦官的身份限制，其行为算得上是个汉子。

王典御寺的寺门旁建有一座三层佛塔，做工很讲究，超过城内的昭仪尼寺。从此，宫廷宦官想要供佛，都到城西的王典御寺来。每当寺庙举行佛教六日斋戒仪式，这里常有鼓乐齐鸣，歌舞欢乐，不一而足。

白马寺

白马寺是汉明帝时代（汉明帝刘庄，公元58—76年在位）修建的，也是

佛教进入中国的开始。白马寺在洛阳城西阳门外三里皇家大道的南边。

相传汉明帝曾梦见一位外国的神，高一丈六尺，头和背部都罩着日月光辉。这就是西域人所称的佛。汉明帝于是派遣使臣去西域请佛，结果遇到两位天竺国（今印度）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并得到佛像、经卷若干，用白马驮着回到汉都洛阳。汉明帝诏令建立精舍，供天竺僧居住，并敕令命名为白马寺。这就是白马寺的由来。

汉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汉明帝驾崩，在他的陵墓内修建了一座塔庙，是为中国帝陵建筑佛教塔庙之始。因为皇帝崇佛，京城内外的老百姓也受到影响，官员百姓为逝者下葬，也在墓前竖立佛塔、经幢。从此以后就成了风俗。

白马寺佛塔内收藏的佛经宝函保存至今，僧人和信众烧香供奉从未间断。而那佛经宝函也不时放射佛光，其光辉可以把房屋堂宇照耀。正因为有这样的神迹，白马寺一直受到出家人和在家信众的虔诚敬仰，就像亲眼目睹了佛祖的真容。

白马寺佛塔前方有一片石榴树林，还有很大一块葡萄园。这里的石榴和葡萄跟别处有很大不同。石榴树枝叶繁茂，结的果实重达七斤。葡萄的颗粒也比普通的葡萄大很多，跟枣子一般大。白马寺的石榴和葡萄还以味道特别甜美而享誉京师。因此之故，每当石榴、葡萄成熟的季节，白马寺的住持和尚就会向皇帝秉报，皇宫也常派人到寺里征购。征购来的石榴和葡萄，除供皇室成员品尝外，还被皇帝用来赏赐大臣及身边的宫女、太监。朝廷近臣得到后也转送给亲戚朋友。由此，白马寺的石榴和葡萄成为京城洛阳果品中的奇珍异宝，获得者不愿轻易食之，常常转送数家。洛阳俗谚“白马甜榴，一实值牛”就是这么来的。

孝明帝时代，白马寺出了个神奇的和尚，名叫宝公。宝公和尚什么时候从哪里来的，当时人们都不知道，后来听说他曾经在嵩山隐居。此人像貌丑陋，但神通广大，能知晓过去未来，预测前后30年的事。宝公和尚说话都像谶语，一般人听不懂。只是在事情发生过后，人们才知道那都是他曾经预言过的，很准确。

胡太后听说后，便让人把宝公和尚找来，向他询问朝廷将来的大事。宝公和尚说了这样一句话：“把粟与鸡呼朱朱。”这话表面的意思很平常，描摹当时的一种生活风俗：家庭主妇拿小米喂鸡时，都会发出“朱，朱，朱”的呼唤声。但这话与朝廷大事究竟有什么关系，当时的人，包括胡太后在内都无法理解，宝公和尚也不解释。孝庄帝建义元年（528年），胡太后被太原王尔朱荣杀害，人们才惊觉，当初宝公和尚的那句话现在应验了。朱朱，两个“朱”字重叠，就是二朱，也就是尔朱，暗指尔朱荣。正是尔朱氏家族作乱，造成了北魏朝最后的崩溃。

那时洛阳城里还有个叫赵法和的官员，请宝公和尚为他占过一次卦，问自己什么时候能封个爵位。宝公和尚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大竹箭，不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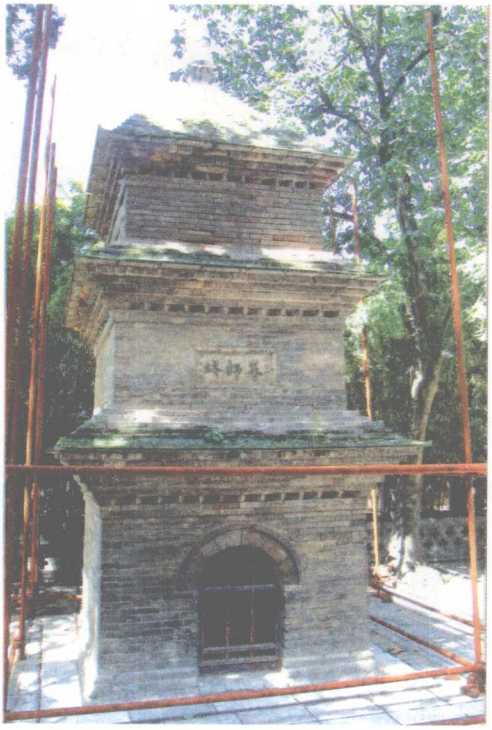
杭州飞来峰摩崖石刻白马驮经像

羽。东厢屋，急手作。”赵法和当时不明其意，请和尚为他详解。宝公以天机不可泄露为由，没有进一步解释。过了十多天，赵法和的父亲死了要出丧。赵法和这才明白，宝公和尚那句谶语原来就是预言的这个事。所谓大竹箭，就是出殡所用高挑祭帐的长竹竿，用时要剔掉竹枝，所以叫不须羽。而东厢屋，也叫倚庐，就是坟墓，因为要新建，所以和尚让他“急手作”，就是赶快做的意思。宝公和尚给赵法和的12字谶语，出自禅门十二时歌谣，也叫《十二辰歌》。当时洛阳城的人都说，宝公和尚的预言的确很准。

宝光寺

宝光寺在洛阳城西阳门外的皇家大道北边。寺里有一座三层佛塔，较为特别。该塔的基础全用石头砌筑，塔的建筑形制也较古老，塔基和塔身都雕刻有佛经故事图案。

宣武帝和孝明帝时代，洛阳城里有个隐士，名叫赵逸，卷一讲昭仪尼寺时也提到过。这个赵逸到了宝光寺看见那座佛塔，就发出感叹说：“咦！当年晋朝的石塔寺，成了现在的宝光寺！”寺内僧人不知道这塔寺的来历，便问是怎么回事。赵逸说：“我知道西晋时代的洛阳有四十二座著名的佛寺，



长安兴教寺三层佛塔之二，公元4—7世纪中国北方另一种常见样式。

后来都毁灭了，只有这座寺庙保留下来。”赵逸还指着寺内一个地方说：“这地儿是当年寺庙里的浴室，在它前边五步开外应该有一口井。”众僧按照他的指点试着挖掘，果然挖到一幢房屋的基址和一口水井。水井虽然已被泥土填实，但砖砌的井口还跟当初一样。房屋基址内还可见一个洗浴池，专用于洗浴池的石头也找到数十块。众人见此情景，莫不感叹世事无常。

从挖掘现场看，这里在西晋时代是一处园林，土地平整，园内栽种有果树、瓜类、菜蔬、青葱等等。赵逸说，这园里还有一个面积很大的海子，当时叫做咸池。池边的葭茭等水生植物，漫延到岸上，池内种植的莲花荷叶覆盖着水面。咸池周围长满了青松、翠竹，还有藤萝等物蔓生在旁边。那时这里还是京城洛阳各级官员和文人雅士的聚会场所。每当良辰吉日，城里官员便利用朝廷规定的沐浴假（五日一休沐），邀约文人雅士来此寺聚会游乐。那时只见马车一辆接着一辆，车声仿佛雷声。车上华盖连成一片，遮住了天空。很多人在树林里、泉水边摆开酒席，吟诗作赋，还在池中举行采摘莲藕，抛掷瓜果的比赛以助兴。这样的聚会游乐在西晋时代的洛阳城，是很盛行的雅事。

北魏节闵帝普泰末年（531年），洛阳城再逢战乱。陇西王兼雍州刺史尔朱天光进军洛阳，其军队就驻扎在宝光寺。其间，寺庙大门无缘无故地崩塌了。尔朱天光看见后感到征兆不好，便带兵离开了宝光寺。其后不久，尔朱天光战败，被大将高欢斩首于洛阳东市。

法云寺

法云寺也在洛阳城西阳门外，位置在宝光寺西边，两座寺庙紧挨着，隔墙并门而立。法云寺是西域乌苌国佛僧昙摩罗修建的。

昙摩罗这个人很聪明，用佛教语言说就是“根器慧利”，精通佛教学

理。他到中原不久即学会了北魏语言，所写的隶书汉字端正标准，对中原风俗也很快通晓，因而不久就以对佛理的阐扬而受到信众崇仰。洛阳城内外，无论出家人还是百姓居士，都对他尊敬有加。为更好地弘扬佛法，昙摩罗便在西阳门外修建了这座建筑做工十分精致的寺庙。

法云寺的佛殿和僧房都以西域风格装饰，红色的廊柱和土墙上描有彩绘，房顶的金幢，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光耀环宇。大殿内的释迦牟尼佛像端庄肃穆，就像佛祖在鹿野苑现身说法。佛殿时常显现的佛光，壮丽无比，仿佛护法金刚来到娑罗林双树间，保护佛祖最后入涅槃。寺庙园林之内，古树蔽荫，果实累累，花香四溢，草蔓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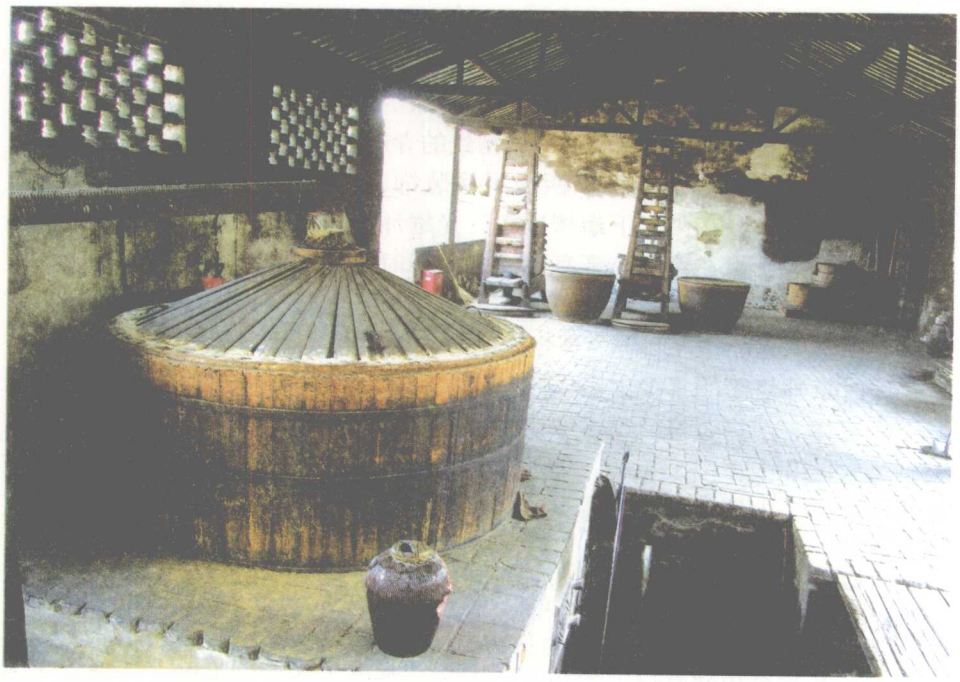
那时京师洛阳的不少出家人修习佛法，都到法云寺向昙摩罗请教受持，并遵行戒律，严格苦修。昙摩罗讲说佛经时常常伴随一些神秘符咒，都很灵验，是天竺和中原都没有的。他能念诵符咒让枯树生出枝叶，让诋毁佛法的人变成驴子。不信佛的凡人看见这些，无不惊恐害怕，昙摩罗却镇静自若，神态如常。

昙摩罗从西域带来的佛骨舍利、佛牙舍利，以及佛经佛像都供奉在法云寺里。

法云寺北边相邻有侍中丞相、尚书令、临淮王元彧的宅邸。元彧在孝明帝和孝庄帝两朝以博览群书，通晓古代典籍著称。他性情恬淡好静，言辞清丽，风度高雅，仪表不凡，很受人景仰。每年正月初一，是所谓岁之元，月之元，时之元，皇帝要在那天主持“三元肇庆”，即新年庆祝仪式。同时宣布封赏，安抚国内各地官民及周边蛮族属国。那时王公贵族、朝廷百官和外国使节齐聚宫门向皇帝致贺，各国进贡的奇珍异宝也向众人展示。而临淮王元彧在此时尤为突出，只见他头戴丞相金冠，身着佩玉朝服，手执象牙笏板，步履庄严地缓缓而行，仪态十分高雅。众人看见他的姿态，无不感叹佩服，如见明星辉耀天空。

临淮王元彧喜欢山林清泉，还喜欢结交朋友，对来访的宾客很尊重。春暖花开时节，府邸花树如锦，元彧常常邀集宾客来家，白天在府南馆舍聚会宴饮，夜晚同游后花园赏景。那时朝廷同僚和在野文士齐聚元彧府邸，一边宴饮一边赋诗唱和，弹琴娱乐。同时清谈时事，评点人物，无拘无束。同僚间往日的嫌隙和偏狭都抛到一边，瞬间忘却。一时间法云寺旁元彧府成为很多人向往的地方。有人甚至形容说，到元彧府如登仙境。

有个荆州来的秀才，名叫张裴，参加元彧府的宴饮后，曾写下一首五言诗。其中有两句这样形容府内佳境：“异林花共色，别树鸟同声。”元彧听后很高兴，以蛟龙绣纹锦锻赏赐张裴。其他人也有因诗作得到绫罗绸缎赏赐的。唯有河东郡（今山西永济）人裴子明的诗不够工整，被临淮王元彧罚酒十斗。裴子明本是海量，并不推辞，结果喝了八斗酒也醉了，就在宴席上呼呼大睡。众人见了，都称他为山涛再现。魏晋时的诗人山涛，也以善饮著称，有“饮酒至八斗方醉”的记载，裴子明与其相仿。



传统酿酒坊。洛阳退酤里产“白堕春醪”曾经名噪一时。

可惜这样的境况没能持续太久。孝庄帝永安三年（530年），尔朱兆带兵攻入洛阳，皇帝元子攸被害。临淮王元彧被俘后不肯投降，被尔朱兆的士兵殴打致死。朝廷内外的人士听说后，都十分痛惜。

与法云寺相邻的还有一处地方也很知名，就是洛阳大市。这个集市在西阳门外四里的皇家大道以南，占地很宽，四边周长达八里。集市的东南边有座高大的土台，叫皇女台，是东汉顺帝时代的大将军梁冀督办修造的。相传汉灵帝最喜爱的女儿早殇，灵帝怀念皇女，就近葬在此台下，所以得了这个名字。皇女台后来废弃了，但留下的土台至今仍有五丈高。北魏宣武帝景明年间（500—503年），佛僧道恒在皇女台上修建了一座寺庙，叫灵仙寺，成为当地一个新的佛教胜地。皇女台西边还有一座土台，是河阳县衙所在地，所以也叫河阳县台。台东有孝明帝朝的侍中丞相侯刚的一处宅邸。

在洛阳大市西北，修筑有土山和鱼池，也是东汉大将军梁冀建造的。范晔的《后汉书》曾经描写过这里，说那时梁冀大造宅邸，并在府内筑起假山，遍植树木，仿照崤山景观，打造了一处世外桃源，“深林绝涧，有若自然。”

洛阳大市东边有两个著名的居住区，分别叫通商里和达货里。里内居民多数是工匠、屠户和商贩，家家资财过万。有个叫刘宝的商人，是其中最大的富豪。刘宝在各州郡都会都有豪宅，每处豪宅都养了十匹马，这也是为其经商所作的准备。每当市场波动，粮食和盐的供应出现问题，价格忽高忽低

的时候，刘宝就会利用时机大赚其钱。他把各地的船只和车马调动起来，运送物资，掌控市场。刘宝足迹所到之处，商机也随之而至。因此之故，全国各地的奇珍异宝，都汇集到刘宝的门下。以至当时人们都说，刘宝家的财产比得上西汉文帝朝拥有铜山铸钱特权的邓通，也不在东汉光武帝时代号称“家有金穴”的郭况之下。刘宝的府邸建筑也有僭越礼制之嫌，他家的木楼看上去高出了云端。刘宝出行时乘坐的马车，穿着的服饰，也都与王公贵族相仿。

洛阳大市南边有两个居住区，分别名叫调音里和乐律里。里内居民多数是制作乐器的工匠，还有以歌舞音乐为生的艺人。号称“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有个叫田僧超的艺人，善于吹奏胡笳这种乐器。他演奏的《壮士歌》、《项羽吟》两首古曲很知名，据说征西将军崔延伯最喜爱这两首曲子。《壮士歌》歌颂的是晋代陇城壮士陈安，《项羽吟》也叫《力拔吟》，其中的“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两句，把项羽在绝境中的英雄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

崔延伯是北魏孝明帝时代的著名武将，以勇猛和胆略出众而声名远扬。他为国征战二十多年，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连敌军将领对他也是既害怕又尊敬。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夏季，原州（今甘肃固原）吏治混乱，贪官污吏横行，高平镇百姓造反，推举敕勒川酋长胡琛为高平王，攻占了高平城。胡琛的部将万俟丑奴发兵进犯，在泾州、岐山一带（今甘肃泾州至陕西岐山）肆意施暴，残杀无辜，并有进攻中原之势。孝明帝元诩为此寝食难安，十分焦急。最后是崔延伯挺身而出，率五万步兵和骑兵讨伐万俟丑奴。

崔延伯率军队从洛阳城西张方桥出征，那里有座汉代留下来的夕阳亭，作为出征的誓师台。朝廷寄希望于崔延伯，孝明帝亲自出城送行。王公卿士也列队相送。其时，出征的军队排成长长的阵列，车骑十分威武。主帅崔延伯头戴战盔，身披战袍，手握长剑，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随军出征的乐师田僧超，跟在崔延伯身后，吹奏起雄壮的《壮士声》笛曲。听到那乐曲，本来怯懦的军人顿时变成了勇士，本来豪侠的剑客更加精神振奋。

作战期间，崔延伯也很重视以军乐鼓舞士气，每次开战之前，都让田僧超先吹奏《壮士声》。装备整齐的战士们听到后，随即奋勇向前，毫不畏惧。崔延伯更是勇冠三军，常常单枪匹马冲入敌阵，如入无人之境。

两年之间，崔延伯连战连捷。敌军受到震慑，节节败退，尤其对田僧超吹奏的军乐感到害怕。敌军主帅万俟丑奴无计可施，最后想到一个办法，以重金招募善于射箭的勇士，派到阵前专门对付魏军乐师田僧超，最后终于将他射死了。崔延伯对于田僧超的死悲痛万分，流着眼泪对身边的谋士说：“当初俞伯牙失去钟子期，为什么那么悲伤，我现在才理解了。今天我失去了田僧超，悲痛和绝望的感觉，跟俞伯牙是一样的啊！”

不久，崔延伯就在征讨万俟丑奴的战争中被乱箭射中，死在军中。崔延伯一死，其统率的五万军队便很快就崩溃了。音乐与战争的关系，在崔延伯和田僧超的故事中得到了最奇妙的演绎。



洛阳大市以西，也有两个居住区，叫退酤里、治觞里。这两个居住区的人家绝大多数以酿酒为业。其中以河东郡人刘白堕最为知名，相传刘白堕酿酒有绝技。每年季夏六月，正是火热酷暑之时，刘白堕就把瓦缸贮藏的新酒搬到露天坝，让太阳暴晒。十天之内酒缸不能搬动，也不能打开来看。十天之后开缸品尝，酒味醇香绝美，少饮即醉。多饮则醉而不醒，常常要睡上一个月，可见酒力非凡。

刘白堕的酒取名叫“白堕春醪”，是京城洛阳的名酒。朝廷官员离开洛阳到地方任职，都买“白堕春醪”作为礼品送给当地的显贵。“白堕春醪”随之流传千里甚至更远。因为来得遥远，各地又相继为这种酒取了不同的名字，有的叫“鹤觞”，有的叫“骑驴酒”。

有个故事说，孝武帝永熙年间（532—534年），南青州（今山东青州）刺史毛鸿宾带着“白堕春醪”到蕃州办事，路上遭遇强盗打劫。强盗们把酒抢去当场喝下，随即醉倒，反被毛鸿宾和随护擒获。毛鸿宾有感这酒使自己逢凶化吉，又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擒奸酒。于是在江湖游侠间便有这样的说法流传，说是：“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堕春醪。”

洛阳大市北边的居住区有很多。首先有慈孝里和奉终里。住在这里的人多以卖棺材为业，有的商家则租赁办丧事的车。有个叫孙岩的人，以专为办丧事的人家唱挽歌为职业，类似于后来的职业哭丧者。传说孙岩的妻子是个狐妖，两人结婚三年，没有认真做过夫妻间事，女人晚上睡觉从不脱衣服。孙岩觉得很奇怪，趁妻子熟睡的时候，悄悄解开她衣服查看，结果发现她身后长着三尺长的体毛，就跟野狐狸的尾巴一样。孙岩十分恐惧，便把妻子休了让她回家。女人临别时，趁孙岩不注意，拿刀割下他的一束头发转身就跑。古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割头发是大耻辱。孙岩就追那女人，邻居见状也帮着他追赶。眼看就要追上，却见女人转瞬之间变成了一只狐狸跑掉了。

狐妖逃走后并没有离开京城，而是变身为一个穿着打扮很妖娆的女人，时常出现在道路上迷惑行人。当有人经受不住诱惑而靠近调情时，就会不知不觉地被割了头发。洛阳城内外陆续有130多人被割了头发，以致后来洛阳城的女人都不敢穿花衣裳了，害怕被人误指为是狐妖。后来所谓“狐狸精”的说法，就是这么来的。孙岩与狐妖的故事在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年）四月开始从慈孝里传开，闹得整个洛阳城都不得安宁，直到那年秋天才逐渐平息。

市北还有两个富人居住区，分别名叫阜财里、金肆里，方圆十里。这里住的都是开作坊的老板和做买卖的生意人家。这些人都很有钱，房屋一幢比一幢修得豪华气派，仿佛在互相攀比，看谁更有钱一样。除了在房屋修建上斗富外，他们还喜欢穿金戴银，把金线银线夹在绸缎锦绣里做成金光闪闪的衣服。就连奴仆婢女穿的衣服也绣了金线。富豪们在饮食方面的消费也很夸张，五味八珍自不在话下。就是他们家的奴仆也能随口说出不少奇珍异馔来，原来他们也都经常享用。阜财里和金肆里人家的奢华表现得实在过分，

以至引起了王公大臣的不满。孝明帝神龟二年（519年），朝廷就高阳王元雍的一份奏章展开辩论。元雍上表要求禁止工商人家僭越礼制，滥用金银做衣服，规定奴婢和妾不能穿丝绸锦缎，只能着布衣，违者以违抗圣旨治罪。此议经胡太后同意后以朝廷政令方式发布，但施行起来阻力重重，不久就没人理睬了。阜财里和金肆里的人家照样我行我素，继续夸富斗奢。

开善寺

开善寺在阜财里内，是由京师洛阳人韦英的宅邸改建而成的。说起其来历，颇为奇特。

韦英是个工商富豪，年纪不大就去世了。妻子梁氏没等为丈夫服丧期满就嫁了人，是招的个上门女婿，名叫向子集，河内郡（今河南沁阳）人。梁氏虽说是改嫁，但仍居住在前夫韦英留下的这所宅邸里。

梁氏再婚不久就发生了一件奇事。大白天的，人们看见死去的韦英骑着一匹白马回来了，身后还跟着几个随从。韦英来到家门前，大声呼叫道："阿梁，你这么快就把我忘啦？"他儿子韦集看见后，十分恐惧，慌忙张弓搭箭向父亲射去。韦英被射中，应声倒下，随即变成了一个纸人。他所骑的马也变成了一把茅草，几个随从也变成了蒲草扎的人。梁氏看到这一幕，内心惶恐，随之悔悟，把宅邸捐献出来，改建成了这座佛寺。

阜财里有个南阳人，名叫侯庆，他家有一尊一丈多高的青铜佛像。侯庆很喜爱这尊佛像，曾经发愿要卖掉家里的一头牛，换些金子来打成金箔装饰佛像。结果侯庆遇到一件事急需用钱，便把卖牛的钱拿去应了急，为佛像贴金箔的事就搁下来了。两年后的一个夜晚，侯庆的老婆忽然梦见青铜佛像对她说："你老公曾经答应我，要为我贴金箔，这么久都没有兑现。今天我只好取你家儿子丑多的性命来作赔偿了。"侯妻被吓醒后，心头一直惶恐不安，觉也睡不着了。到天亮的时候，便发现儿子丑多莫名其妙地得了重病，很快就死了。

侯庆那年50岁，只有这一个儿子，两口子十分悲伤，痛哭不已，哀声把屋外的行人都感动了。丑多死去的当天晚上，侯庆家的那尊青铜佛像突然间改变了颜色，一下变得金光灿烂，佛光把四方邻居的房屋都照亮了。侯家方圆一里之内，都飘散着奇异的香气。洛阳城里城外的僧人和百姓知道后，扶老携幼，络绎不绝地赶来瞻仰金佛。朝廷尚书右仆射元慎听说后，便上表提议将阜财里改了名，叫齐谐里，以祈求佛祖保佑社会和谐。

洛阳城西阳门外还有个地方很知名，叫寿丘里，民间也叫作王子坊，是元氏皇室宗亲的居住地。寿丘里位于退酤里以西，张方沟以东，南临洛水，北达芒山，是个东西宽二里，南北长十五里的狭长地带。

寿丘里初建时，正值北魏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孝文帝元宏主政，中原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四海之内安定祥和，周边民族部落纷纷归顺；朝廷政治清明，气候风调雨顺，大地物产丰富，百姓安乐富足，社会风气和谐；鳏夫寡妇没有饥饿之苦，丧亲的老人和失爱的孤儿也得到照顾，没有一个挨冻受饿。帝胄之家与王侯公爵、皇室外戚与公主驸马等贵族家庭，自然更加富裕，纷纷圈地造园，占据山林，大修豪宅，还互相攀比，夸奢斗富。那时的贵族之家，房屋一幢比一幢宽阔，楼台一处比一处高峻，家家都有亭榭钓台，户户不缺园林花池。春夏时节走过城里城外，无处不见桃李芬芳，草绿竹翠，冬天里也有松柏常青，一派繁荣景象。

王公贵族中，尤其数河间王元琛的府邸最为富有奢华。那时元琛暗地里与高阳王元雍竞争，在府邸里比照元雍府的徽音殿，修建了一座大殿，取名文柏堂。他在这座殿堂里放置了玉井和金罐，用黄金拔丝做成五色井绳，作为玉井和金罐的配套物。他家还蓄养了乐伎、舞女300多人，据说全都美貌无比，国色天香。其中有一个婢女名叫朝云，善于吹奏八孔篪笛这种乐器，最擅长吹奏的乐曲是《团扇歌》和《陇上声》。

元琛任秦州（今甘肃天水）刺史期间，所辖区域的几个羌族部落公开反叛。元琛多次带兵征讨，诸羌部落拒不投降。元琛便让婢女朝云装扮成讨饭的老奶奶，吹着篪笛去羌人营帐乞讨。羌人听到她吹的《陇上声》篪曲，引起无尽乡愁，都禁不住流下泪来。羌兵们发出感叹和疑问："我们抛弃故乡的祖坟和水井，在这荒凉的山谷间当流寇，究竟是为的什么啊？"羌人的士兵和将军都不想再打仗了，集合起队伍向元琛投降。秦州民间于是就流传开这样一句谚语："壮士骏马飞鸣镝，不如老妪吹篪曲。"

战事平息后，元琛在秦州没有多少政务，闲暇时的爱好便是养马。元琛尤其喜欢西域宝马，曾多次派部下到西域各国去寻找名马。他手下人最远去



篪笛，亦称尺八，汉唐时期乐器。"壮士骏马飞鸣镝，不如老奶吹篪曲。"《洛阳伽蓝记》记载了音乐制止战争的奇特实例。

到波斯国（今伊朗），购得一匹千里马，取名“追风赤骥”。从西域带回来的马，稍次一点的也能日行七百里，有十多匹，都各有名字。元琛为那些名马佩饰了银马鞍和金锁环，后来都带回了京城洛阳。诸王公看见那些西域名马，都认为河间王元琛仅凭这个就算得上是最大的富豪了。

元琛常对人说：“晋朝最大的富豪石崇，只是一个普通百姓，并没有贵族家庭背景，他在当时就修建了堪比王侯的豪宅。而我本是大魏皇室贵胄，还封了河间王，怎么能在房屋建造方面落在他人后面呢？”元琛于是在寿丘里府邸的后花园修建了一座豪华馆舍，命名为迎风馆。并在馆舍的窗户上作了豪华装饰，镶嵌了玉凤衔铃、金龙吐佩之类寓意吉祥的图案。又在迎风馆四周种植了石榴树、桃李树等等。几年后，果树的枝条高过屋檐，元府的歌舞乐伎和女眷优伶们坐在楼上，就可以伸手摘食那些果实。

元琛喜欢在寿丘里的府邸设宴请客，尤其热衷于款待皇室宗亲。饮宴时，他就把家里收藏的各种珠宝玉器陈列出来，对客人炫耀。有人留心数了数，仅金瓶、银瓮之类的盛器就有百余口，玉制的果盘、糕点盒等等无计其数。各种酒具更是应有尽有，什么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红玉卮之类的稀罕物件多达数十种。所有珍藏器物的做工都很精致，式样奇特，是中原所没有的，都属西域奇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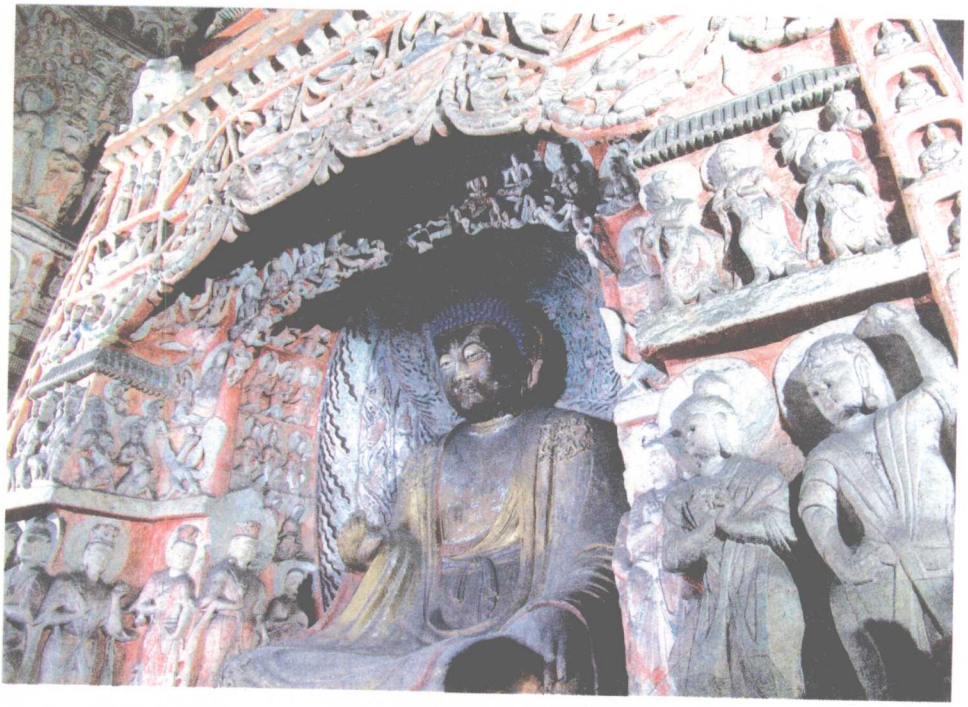
元琛展示的，还有他家的歌舞乐伎和那些西域名马。欣赏完这些，元琛又带客人去参观他家库房里的收藏。什么织锦毛毯、珍珠玑玉、白绫细纱、彩绸银缎、丝绢锦绣、金银钱币之类，难以尽数。元琛自己也感到自己的财富无人能比，曾以自豪的口吻对章武王元融说：“人们都说晋朝的石崇富可敌国。我现在遗憾的，不是我没有见过石崇的那些财宝，而是石崇没有见过我的这些收藏啊！”

章武王元融也是一个生性贪婪，欲望无穷的人。参观过元琛那些财富后，元融便有些自惭形秽，不免深深感叹，回家后竟然生了病，一连三天卧床不起。江阳王元继来看他，听说病因是为元琛炫耀财富而起，便对他说：“我看你家的财富跟河间王元琛比，也差不到哪里去，何须嫉妒成这个样子？”

元融不甘心地说：“人们都说在大魏国，只有高阳王元雍的财富多过我元融家，哪晓得还有河间王元琛在我们之前啊！”元继听后发出窃笑，说：“你就像三国时的袁术，以为独占着淮南就算老大了，殊不知世间还有个刘备，也拥有当老大的本钱啊？”元融听罢这话，终于放下了心结，大笑而起，令家人摆酒，与元继一起狂饮而醉，自得其乐。

说起这个元融，洛阳城还流传过这样一个笑话：北魏朝从孝文帝时代起，直到孝明帝时代，整个国家经济发达，人民富裕。朝廷财富堆积如山，以至钱币和丝绢在国库里堆不下了，不得不摆到走廊上。有一次，孝明帝和胡太后对朝廷百官进行封赏时，胡太后还下令说，所有的官员都可以到国库里任意去拿那些丝绸绢纱，能拿多少拿多少。朝臣们于是都尽力而为，手捧





云冈石窟之众僧礼佛雕塑，描摹了北魏时期社会生活场景。

肩扛，不亦乐乎。章武王元融和陈留侯李崇因为拿得太多，几匹丝绢扛在肩上超过了负荷，不慎摔倒，扭伤了脚踝。胡太后看见了，便责怪他俩太贪，收回了赏赐，让他俩空着手走出皇宫，惹得人们一阵嗤笑。而侍中丞相崔光则只拿了两匹丝绢，太后问他为什么不多拿一些。崔光回答说："我只有两只手，只拿得动这两匹，我所获得的已经够多了。"朝廷上下都佩服崔丞相，说他为官清廉。

可惜这样的日子没能持续太久。孝明帝武泰元年（528年），太原王尔朱荣起兵造反，在河阴（今河南孟津）战役中诛杀元氏王公贵族和朝中大臣2000多人，随后又毒杀了孝明帝元诩，将胡太后沉入黄河。元氏皇室遭到毁灭性打击。洛阳城里城外的元氏王侯宅邸人死屋空，很多改成了佛教寺庙。王公贵族聚居的寿丘里，一时间也都变了样。只见寺庙像宫殿那般一座紧挨一座，佛塔像树林一样一层高过一层。

而洛阳百姓的日常生活也悄然改变，每当四月初八，城里人家不分男女，都喜欢出城到洛河两岸的寺庙参佛。善男信女们来到由王公贵族府邸改建的寺庙，看见那些绮丽的长廊和宏大的殿宇，无不感慨万端，认为世间传说的所谓蓬莱仙境，也不过如此吧。到了寺内的园林，看见曲水流觞，假山高峣，红莲盈池，绿萍浮水，还有飞梁跨阁，高树出云，又都啧啧称奇。很多人都觉得，古代文献记载的战国时梁孝王所拥有的著名园林——兔苑，恐

怕已经不能跟这里相比了。

追先寺

追先寺也在洛阳城西阳门外，原本是侍中丞相、尚书令、东平王元略的府邸。

元略这个人的性格与常人迥异，他少年老成，博览群书，喜欢探究经世之学。孝明帝神龟年间（518—520年），元略被胡太后任命为黄门侍郎，掌管朝廷机要秘书事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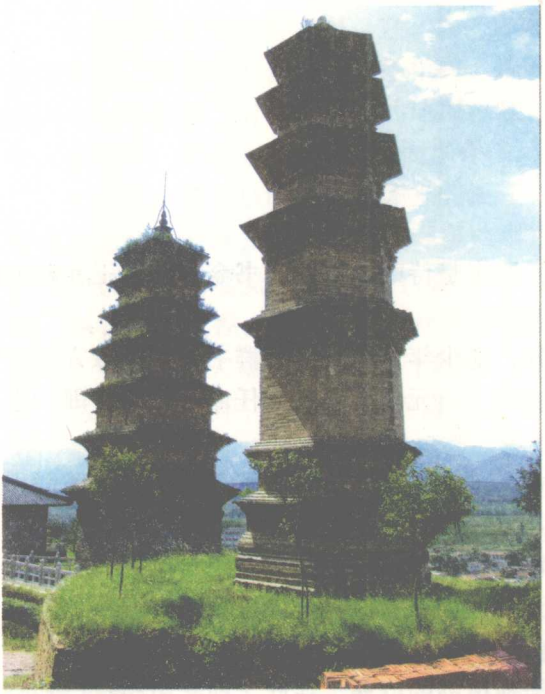
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已经掌握实权的宰相元义与大太监刘腾联手搞了宫廷政变，幽禁胡太后，废除垂帘听政，在朝廷大权独揽，排除异己，杀了另一个宰相清河王元怿。元略不甘束手就擒，秘密联络自己的兄长相州刺史、中山王元熙准备起兵讨伐元义，以清君侧。但谋事不密，被手下人出卖。元略的四个兄弟被杀，只有他只身逃到江南投奔了梁朝。

梁武帝萧衍收留了元略，并给他很高的待遇。在此之前，萧衍早已知晓元略在北朝的声名，知道他是个老成持重，博学多识的人才，与他见面后，见他果然气度不凡，谈吐优雅，对他就更加敬重。有一次，萧衍问元略："洛阳朝廷中像您这样的大臣有多少？"元略回答说："这样说吧，我在北朝的时候，算不得有多么能干，不过是勉强做个官，空占了一个位子。北朝打江山定社稷的国家栋梁之才，的确很多。普通的朝廷官员，差不多也是个个能干，算得上人材济济。至于像我这样的大臣有多少，可以用三国时东吴赵咨说过的一句话来形容。当年赵咨作为吴国使臣出使魏国，魏文帝也这样问过赵咨，在东吴，像你这样的大臣有几个？赵咨回答说：'车载斗量，不可尽数。'"

梁武帝萧衍听后大笑不止，知道元略说的是事实，对他的坦率直言也不气恼。于是敕令封元略为中山王，赐给千户的封地，出行礼仪比照其他王子。不久又任命元略为宣城（今安徽宣城）太守，按太守规格配备一支鼓吹乐班，一支千人编制的军队。

元略在南朝为政清廉、公道，把宣城治理得井井有条，获得了较高的声誉。以至梁武帝的朝廷百官见到他，都放下一贯的矜持，对其恭敬有加。而那些身上有污点的官员，每当看见元略奉诏入朝，也都心怀忌惮，担心他在皇帝面前说到自己不佳的政绩。不过元略似乎很会为人，在朝廷百官中没有什么政敌。后来梁武帝又任命元略为信武将军、衡州（今湖南衡阳）刺史。

北魏孝昌元年（525年），胡太后诛杀元义，重掌朝政。孝明帝元诩通过南朝大将军江革，请元略回北朝辅政。梁武帝萧衍知道后，极力阻止，说："我宁可失去大将军江革，也不能没有中山王元略。"但元略还是希望回归



佛教塔林景观之一。

故里，他对萧衍说：“当年我家遭受祸难，几个兄弟被杀，至今白骨未收。还望皇上体恤，准予我回到北方去。我将永远记住皇上的恩德。”边说边流下悲伤的眼泪来。

萧衍受到感动，只得同意了元略的请求，礼送他回了北朝。临别时，萧衍赐予元略钱500万、金200斤、银500斤，另有锦绣宝玩等物无计其数。萧衍还亲自率领朝廷百官到长江边送行。朝廷官员百余人纷纷现场作五言诗相赠，对元略礼敬如亲戚朋友一般。

元略回到北魏后，孝明帝元诩立即委以重任，拜他为侍中丞相，封义阳王，赐给千户封地。元略到皇宫谢恩。孝明帝又特意颁诏给元略，称：“汉光武帝时代有东平王刘苍乐善好施，使东平国百姓受到鼓励，国内风气大变，人人向善。三国时的陈思王曹植诗文出众，陈国因此受到影响，文化普及，家家受惠。所以说，作为地方封王，他的品德是可以影响一方风气的。一个封王的好名声可以巩固那个封国的社会基础，一个封王的义举也可以使那个封国的百姓受益。今有我朝侍中丞相、义阳王元略，出身名门，家风忠烈，一门兄弟为国捐躯；个人气质优雅，内外兼修，道德高尚，见义忘家。虽曾到南梁朝为臣，而事出有因；今回归本朝，有志有节，能始能终。早在回到洛阳之前，元略即致函抒怀，表现出了为国尽忠的情操，他的美名必定会彪炳史册，光照千秋。特赐封元略为义阳王。不过义阳封国地方偏远，历代封王都要寄食他处，因此我对这件事考虑再三，觉得做得还不够好。现在应该比照他的德行功绩合理封赐，追美汉代的刘苍，所以特令改封为东平王，封地的户数与先前一样。”随后，元略又被孝明帝拔升为尚书令、给予朝廷三公的最高礼仪，并兼任国子祭酒，侍中丞相之职照旧。

元略秉性从容而闲雅，度量和气质都出自天然，又历经朝廷众多大事，并在南朝和北朝都身居高位，其政治智慧可谓千锤百炼，炉火纯青。元略的言论和行为，成为孝明帝时代朝廷大臣和在野士人争相效仿的楷模。

北魏建义元年（528年），元略与2000名王公大臣被尔朱荣杀害于河阴（今河南孟津）。孝庄帝元子攸皇位稳定后，追赠元略为太子太保，并追谥为文贞王。后来，元略的儿子、继承东平王封号的元景式将其家族在西阳门

外的宅邸捐献出来，改为寺庙，命名为追先寺，以此作为对父亲的纪念。



阿罗汉像。北魏高僧菩提流支以善解佛经义理著称，被誉为善知识阿罗汉。

融觉寺

融觉寺在洛阳城西北阊阖门外的皇家大道以南，是由清河文献王元怿捐资修建的。寺庙内建有一座五层佛塔，与前述冲觉寺的规格相同。寺内的佛殿和僧房数量众多，占地约一里方圆。

融觉寺在洛阳诸寺中以弘扬佛教禅学而知名。住持大和尚昙谟最尤其善于阐释禅学，所讲的《涅槃经》、《华严经》等佛经吸引了京城无数信众。跟随他修习禅学的出家信徒超过千人。天竺国佛僧、著名佛经翻译家菩提流支与昙谟最见过面后，也对他礼敬有加，称他为当世菩萨。

菩提流支在北魏传播佛法很多年，一向以善解佛经义理著称，其佛学造诣在天竺和西域诸国也很知名，被外国佛教界誉为善知识阿罗汉。菩提流支通晓中原语言，写得一手漂亮的隶书，曾经翻译过《华严经十地品》、《楞伽经》等23部佛经。

在此之前，曾有汉明帝遣使西域寻找佛经，天竺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以白马驮回《四十二章经》，被称为金言，藏在洛阳兰台的石头房子里。后秦时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在长安草堂寺翻译佛经，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贡献卓越。菩提流支翻译和阐释佛经的功绩，与他们相比也毫不逊色。而当菩提流支读到昙谟最撰写的佛学论著《大乘义章》后，竟然情不自禁地以佛教仪轨弹动手指，发出由衷赞叹，大呼：“这真是微言大义，绝妙至言啊！”

菩提流支随即将《大乘义章》翻译成天竺和西域诸国的文字，誊写多部，传到西域。从此，西域的佛僧常常在诵习佛经之际，向着东方遥致敬礼，并将昙谟最称为东方圣人。

大觉寺

大觉寺在融觉寺西面，距离融觉寺约一里地，是广平王元怀捐献自己的宅邸改建的。

大觉寺的位置有些特别，它北望芒山主峰，南眺洛河汭河，东可以看到皇城宫阙，西与城外著名的旗亭相对，被称作神明都向往的地方，实为洛阳城西的一处胜地。对于大觉寺的地理形胜，孝武帝朝以文章优雅著称的中书舍人温子升，曾有诗碑称赞："面水背山，左朝右市。"

大觉寺正殿本是广平王元怀家的正堂。殿上供奉有释迦牟尼及其以前诸世佛的塑像共七尊，庄严肃穆。寺庙内园林、水池、飞阁、廊檐之类，可与城中的景明寺相媲美。至于园内的其他景致，也很独特。春天时微风拂动树梢，则有兰花绽香，紫藤绕墙；秋天里霜露覆盖百草，则有菊吐黄花，树飞红叶。寺内高僧大德，往往驻足于此园，诵念佛经以为众生解除烦恼。

北魏太昌元年，也就是永熙初年（532年），平阳王元修由大将高欢拥立，取得皇位，即后世所称的孝武帝。元修崇尚佛教，敕令在大觉寺建造佛塔一座。由于是皇家工程，佛塔的修建穷极土石之工，十分精致华丽。元修还诏令中书舍人温子升为寺庙撰写了碑文，记载皇家崇佛的心迹。



永明寺

永明寺在洛阳城西的众多寺庙中地位尤其特殊，是宣武帝元恪亲自下诏修建的。该寺位于大觉寺以东，紧挨着大觉寺。

宣武帝时代佛教兴盛，洛阳城里随处可见佛祖庄严像，随时可听佛经诵读声。天竺和西域各国的和尚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原，有的手持锡杖，有的背负佛经，都把中国当成了弘扬佛法，传播佛经的佛国乐土。宣武帝深受感动，于是特建此寺，专门供养西域佛僧。

永明寺有房屋一千余间，庑殿相连，蔚为壮观。寺内庭院里茂林修竹，高高松枝拂扫着屋檐；又有奇花异草，茵茵蔓延覆盖着台阶。来自四面八方上百个国家的佛教僧侣，最多时超过3000人。西方最远的来自大秦国（罗马帝国），算得上是极尽天地之西陲了。这些西方来的和尚，在永明寺也做农事，务耕耘，还自己纺纱织布，就跟老百姓田园野居一样。整个寺庙园区，除了人们的相貌殊异外，其他事物，如所住的房屋、穿着的衣服、出行的车马，全都跟中原地区相似，看不出什么差别。

永明寺曾经住过一个知名的外国和尚，名叫菩提拔陀，是从南中地区（今云南、贵州南部至中南半岛诸国）的歌营国来的。歌营国与洛阳相距遥远，民情风俗与中原相互隔绝，那里的人从来没有到过中原。考察两汉魏晋时代，也没有这方面的往来记载。直到北魏建都洛阳后，才有佛僧菩提拔陀从歌营国来到中原。菩提拔陀曾经自述他的行程："从歌营国往北走一个月，到勾稚国。再往北走十天，到典孙国。从典孙国继续往北走一个月，到扶南国。扶南国方圆五千里，是南方蛮族各国中地方最宽，实力最强大的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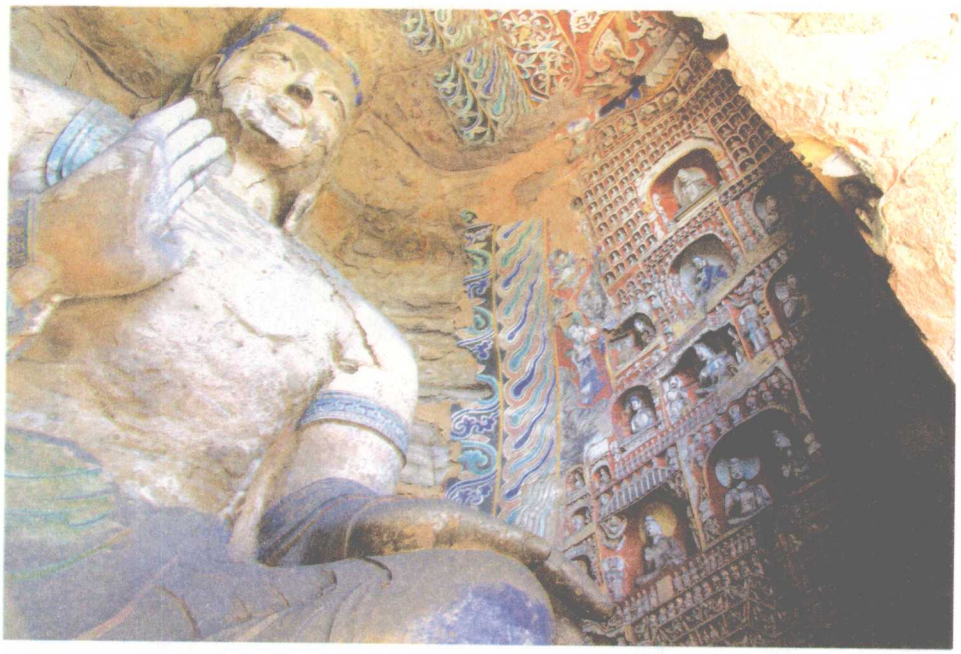


峨眉山的三世诸佛像——卢舍那、释迦牟尼、毗卢遮那。

家。扶南国人民众多，经济发达，出产珍珠、翡翠和珍贵的水产品，种植的槟榔树非常多。从扶南国再往北走一个月，所到之地名叫林邑国。出林邑国再往北走不久，就到了萧衍当皇帝的国家，你们叫做南梁朝。”

菩提拔陀先到了梁朝的扬州，住了一年多时间。之后随扬州佛僧法融一道来到北魏京城洛阳，住在永明寺。寺里和尚知道他是从遥远的南中地区来到北方的，觉得很稀奇，纷纷向他询问南方国家的风俗。菩提拔陀便告诉他们，最远的南方有个国家叫古奴调国，那里的人乘坐的马车与中原不同，中原的马车只有两只车轮，而古奴调国的马车却有四个车轮。还有个斯调国，出产一种布叫火浣布，是用树皮做的，不会燃烧。当地人穿那种树皮衣，穿脏了不用水洗，扔进火里烧一阵再拿出来，自然就干净了。此外南方诸国的人们，都不住在城里，而是依傍着城墙搭屋居住。那些国家物产丰富，奇珍异宝多得数不过来。那里的民风很淳朴，老百姓很善良，为人直率、坦荡、讲义气，很容易交往。还有一点，南中地区的国家其实并不封闭，只是跟中原地区交往不多，他们与西方国家如大秦（罗马）、安息（伊朗）、身毒（印度）等国家的交往都很多。当然，他们去西方诸国都是走海路，通常是若干艘海船相约出行，乘风浮浪，大约百来天就可到达。南中地区的人们都信奉佛教，把佛和菩萨当成神明，因为那些地方气候炎热，经常出恶鬼，生怪病，老百姓过日子都祈求佛和菩萨的保佑。

永明寺西边有个居住区，名叫宜年里。宜年里内有两所宅邸较知名。一



北魏时期佛像，云冈第13窟。

所是陈留王元景皓的住宅，另一所是侍中丞相、安定公胡元吉的住宅。胡元吉是胡太后的弟弟，世袭封爵为安定郡公。

说说元景皓这个人。元景皓的父亲元祚曾任河州（今甘肃临夏）刺史，政绩突出，封为陈留庄王，庄是他的谥号，元景皓继承父亲的封爵为陈留王。元景皓为人豪爽，大度，性格宽和谦逊，与人相处，待人接物都细致得体，因此博得很好的名声。元景皓的一大爱好是谈玄论道，除了喜欢研究道家学说外，也喜欢研究佛教学理。元景皓曾经仿照佛陀时代给孤独长者乐善好施的做法，把自家的一半宅邸捐献出来，改成接待出家人的精舍。不少佛教信徒，包括一些高僧大德都曾去他家居住修炼。一段时间里，元景皓家里的佛经讲座和佛理辩论蔚然成风，许多部大乘佛经在这里得到传播弘扬。在孝文帝和宣武帝时代，京师洛阳的高僧大德中，有僧超、慧光、智诞、道荣这四位著名法师曾来这里讲经。前面提到的天竺三藏法师菩提流支，也来这里传过佛法。至于与佛教传播相伴而来的那些方术魔法之士，也纷至沓来，争相表演各种奇巧绝技。

有个名叫孟仲晖的武威（今甘肃武威）人，官居奉朝请一职，也就是朝廷待诏顾问。他父亲叫孟宾，曾任金城（今甘肃兰州）太守。孟仲晖这个人很聪明，天赋很好，对佛教学理研究有较高的造诣，尤其对“苦、集、灭、道”四圣谛的理解很深，对其中的义理及来源都有独到见解。孟仲晖经常来永明寺，与寺里的各国和尚一道探讨佛理。寺里的出家人也喜欢跟他争论问题，称他为玄宗先生。孟仲晖认为自己与永明寺特别有缘，便出资在寺里塑

了一尊佛像，安放在元景皓所建佛殿前厅的须弥宝座上。这尊佛像是夹纻麻筋的泥塑，做工精美，法相庄严，特别传神。很多人来此瞻仰后，都说真是世上罕见的佛像。

孝庄帝永安二年（529年），孟仲晖所塑的佛像出现了奇迹。有人看见这尊佛像每天夜间在殿内绕着须弥宝座行走。白天查看，则见环绕宝座的地面有凹陷下去的足迹，大小正与泥塑佛像的双脚一致。于是京城人士，包括官家与庶民，都来观看，感觉十分奇异。很多人瞻仰佛像之后，便发出愿心，从此皈依佛门，成为虔诚的佛教徒。

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年）七月，北魏政局再次发生大变动，大将高欢废黜孝武帝元修，另立元善见为皇帝。这年秋天的时候，人们突然发现永明寺的这尊佛像失踪了，而殿内其他一切完好无缺，仿佛是佛像自己出走了。寺庙的和尚没有一人知道那尊佛去了哪里。到了年底，大将高欢挟持孝静帝元善见离开洛阳，把首都迁到了邺城（河北临漳）。朝代由北魏变成了东魏。

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547年），我从邺都回到洛阳重访故里。同年，孟仲晖被朝廷任命为洛州开府长史，担负旧都重建的大任。孟仲晖特意重访永明寺，希望再见到自己塑造的那尊具有神迹的佛像，但没有任何结果，佛像依旧消失得无影无踪。

洛阳城西出阊阖门外七里，有一座石桥，叫长分桥。孝明帝时代，谷河经常涨洪水，湍急的河水冲到城墙下，冲毁了很多老百姓的房屋。朝廷派员治理，在此地建造了一座兼具水闸功能的石桥，以控制洪水。每当谷河涨水之时，便开闸分流，将谷河的水引入洛河。由于具有分洪功能，所以老百姓就把这座石桥叫做了长分桥。“长”在这里读作“涨”。



乐山大佛巨足。有关佛足的故事总是充满神奇意象。

关于这座桥的得名，此间也流传着另一种说法：西晋惠帝时代，发生了八王之乱。驻守长安的河间王司马禺派将军张方征讨长沙王司马义，张方过函谷关进入洛阳，把军营扎在这里并修了这座石桥，当时这桥就叫张方桥，久而久之，发生音变，就叫成了长分桥。两种说法，孰真孰假，没有定论。后来洛阳民间还有依照谐音把这桥叫做张夫人桥的。朝廷官员和在野文士迎接外地来京的客人，大多在这座桥头等候。送别也在这里。

长分桥西边还有一座人工水库，叫千金堰，也在谷河上。因其水利效益明显，日值千金，所以叫了这个名。这座水库建于西晋初期，由陈勰主持修建。陈勰的官职是都水使，就是专管水利的官员。建好后朝廷特别安排了常备民夫一千人，每年加以维修。北魏朝廷继承这一传统，也把千金堰维护得很好，使其成为了洛阳城西一景。

卷五

洛阳城北诸寺暨惠生宋云取经记



因为《西游记》的缘故，唐朝时高僧玄奘西行取经的事迹广为人知。其实在此之前，北魏朝的和尚惠生和居士宋云就曾一起前往西域取过一次经回来。

本卷的主要内容，便是对和尚惠生和居士宋云取经路途中所经过的西域诸国的介绍。这些介绍虽然以佛教故事为主，还有不少荒诞无稽之事，但一则颇有趣味，二则也展现了不少异域的风土人情，很是值得一看。

禅虚寺

洛阳城北的寺庙不多，主要有禅虚寺和凝玄寺。不过，与城北寺庙有关的人物和故事却别有意义。比如与凝玄寺相邻的闻义里居士宋云，以及崇立寺佛僧惠生西域取经的事迹，便在北魏朝的佛教历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笔。本卷以主要篇幅记述此事，也是对洛阳寺庙史迹的一个补充。

洛阳城北只有两座城门，东边为广莫门，西边为大夏门。禅虚寺在城北西头大夏门外的皇家大道以西。寺庙广场为皇家御林军的演武场，历朝皇帝都在这里检阅军队。阅兵式通常在每年岁末的农闲时节举行。演武和阅兵的主要内容，包括全副武装的士兵操演队列和战术动作，骑兵操演马术、追击、搏杀等。那时只见千乘万骑相互竞争，冲锋呐喊，一往无前，十分壮观。

此外还有皇家卫队与战马的角力表演，军士的投掷术表演等。有的军士能把手中的铁戟掷到百尺天空，可与最高的树梢比肩。有一次，御林军中一位名叫张车渠的虎贲将军，把战刀掷到比观礼楼还高出一丈，赢得满堂喝彩。那天恰好皇帝也在观礼楼上检阅军队操练，见到张车渠的好武艺，兴致高昂，便下令另找一名武艺高强的军士，与他进行二人对抗比武操演，成为一段佳话。



古代演武场一景。

北魏宣武帝和孝明帝时代，皇家演武场改设到大夏门的东北边。禅虚寺广场改成了一处园林，名叫光风园。北魏朝后期，洛阳频发战乱，此园便完全荒废，长满了野苜蓿。

凝玄寺

凝玄寺在洛阳城北东头广莫门外一里的皇家大道以东位置，那地方也叫永平里。汉初

这里曾是刘邦祭祀父亲的太上皇庙。北魏皇宫太监、后来曾任孝明帝朝济州刺史的贾粲，修建了这座凝玄寺。当初孝文帝把京城从平城迁到洛阳，贾粲就把自己的府邸修建在永平里。后来贾粲的母亲亡故，他于是把这处府邸捐出来改建成了寺庙。

凝玄寺所处的位置在一块台原上，地势较高，可以俯看到洛阳城门。寺庙殿堂和僧房建造得十分精致，房屋周围种植有很多柏树和竹子，都已成林，深幽宁静，实是息心修行的最佳处所。城里的王侯公卿和文人雅士常来寺里参佛游览，他们题下的赏景抒怀的五言诗，多得不可胜数。

洛阳城东北有片居住区，叫闻义里，原名上商里。相传当初武王伐纣推翻商朝之后，将殷商遗族驱离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迁往四方。一批人迁到洛阳并定居在这里，所以得名上商里。北魏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元宏将这里赐名为闻义里。最初朝廷中很多官员住在这里，后来有人拿这里曾是殷商顽民聚居地为题，对朝廷官员开玩笑，进行讥讽。官员们听着不舒服，便纷纷离开这里，举家迁往他处居住了。只有一些烧砖瓦的工匠人家住在这里，因为这里的泥土适合烧砖瓦陶瓮，京城的房屋砖瓦和陶罐瓦瓮之类，差不多都是这里烧制的。所以洛阳城里就出现了这样的歌谣："洛城东北上商里，殷之顽民昔所止。今日百姓造瓮子，人皆弃去住者耻。"

朝廷官员中，惟有冠军将军郭文远没有离开，仍然把家安在闻义里。在众多砖瓦工匠人家之间，郭将军府邸自然成为第一大家。其府邸修建的殿堂楼宇和园林山水，规模宏大，做工精致，堪比任何王侯公卿之家。有个叫李元谦的陇西文士，喜欢研究声韵学，对双声叠韵字的研究有较高造诣。有一次，李元谦来到闻义里，从郭文远家宅邸经过，一眼望见郭府高大豪华的大门，禁不住赞叹道："哦哟，这是谁家的宅子，如此豪华？"

"宅、子"是双声字，都以"z"为声母；"豪、华"是叠韵字，韵腹都是"a"。李元谦以此自我炫耀其声韵学的造诣。

这时只见郭府中走出来一位婢女，自报名叫春风。她回答说："这是郭冠军家。"

答话中连用了双声字。"郭、冠"都以"g"为声母；"军、家"则以"j"为声母。李元谦见郭府一个普通婢女都懂得双声叠韵，一下来了兴趣，便与春风开起了玩笑，说："哦，你是将军家的凡婢。凡婢二字是双声字（北朝时此二字都为"f"声母），我就叫你郭双声好了。"春风把眼一瞪，回口说："宁奴慢骂！"这是北朝时语，意为"你这是讨骂啊！"

春风的回答又是连用了双声字。"宁、奴"都以"n"为声母，"慢、骂"以"m"为声母。李元谦一下傻了眼，十分佩服婢女春风的口才，于是赶紧道歉，匆匆逃离。但郭春风斗嘴李元谦的故事，还是很快在京城洛阳传开了。

闻义里还有个知名人士——敦煌人宋云。在宋云身上发生过北魏时代的一件佛教大事，他与惠生和尚一同去西域取回了原本佛经，本书将在后面专章讲述他们的故事。

京师郭外诸寺

北魏洛阳城东西长20里，南北宽15里，有民户10万9千户。除皇宫、太庙、社稷神殿和朝廷官衙外，按皇制以每边长300步见方为一个居民区，称作里。里的四方各开一道门，共开四道门。每道门设置官员二人，称为里正；另设吏员四人、门士八人，管理居民区的全部事务。洛阳全城合计有320里，即320个居民区。全城共有佛教寺庙1367座。

孝静帝天平元年（534年），魏都由洛阳迁至邺城，称为东魏。洛阳城经历多年战乱，多数寺庙被毁弃，余下的寺庙总数为421所。

以上各卷所述洛阳东南西北四方佛寺，包涵了城里城外的主要寺庙。还有些寺庙在洛阳城外较远的地方，也应作个记载。为区别洛阳城近郊寺庙，这里列入京师郭外诸寺。

洛阳城北面的芒山上有冯王寺、齐献武王寺。洛阳城以东的石关有元领军寺、刘长秋寺。嵩山中有闲居寺、栖禅寺、嵩阳寺、道场寺，再往山上走还有座中顶寺，由此再往东去还有座升道寺。洛阳城以南的关口（今龙门石窟所在之伊阙山）有两座寺庙，分别名为石窟寺和灵岩寺。洛阳城以西有白马寺（本书卷四已述及）、照乐寺。这些寺庙，多数离京城较远，没有统计在洛阳城1367座寺庙之内，记录于此留待详考。



伊阙山，下临伊河。北魏迁都洛阳后，开始在伊阙山开凿龙门石窟。

惠生宋云取经记

关于惠生和宋云西域取经的事迹，有必要在此作个记载。

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518年）十一月，胡太后诏令洛阳崇立寺和尚惠生出使西域取经。宋云是在家居士，佛教信仰坚定，自愿陪同惠生前往，这次取经带回来170部佛经，都是佛教大乘经典。

惠生和宋云的西域行程如下：

赤岭

从京师洛阳出发，西行40天，到达赤岭（今青海日月山）。赤岭是北魏朝的西边疆界，朝廷在这里设有防御关卡。赤岭山脉很高，山顶光秃秃的，既不长树也不长草，所以叫做赤岭。赤岭山虽然草木稀少，却不乏动物，而且有些现象其他地方看不到。比如山腰有些洞穴，鸟和鼠类同处其间，形成异种共生现象。同处一个洞穴的鸟都是雄鸟，而老鼠则都是雌鼠，以此形成阴阳互补，当地人称为鸟鼠同穴。



赤岭，今名日月山，位于青海省西宁市以西，公元六世纪上半叶为北魏的西部边界。



青海湖及其周边地区，北魏时为土谷浑国，惠生、宋云西域取经到达的第一个国家。

土谷浑国

从赤岭往西行23天，就到了流沙河。渡过河即到一个国家，名叫土谷浑。赤岭到土谷浑的道路不好走，天气寒冷，常有暴风雪。风暴起处，飞沙走石，满世界一片昏暗。只有土谷浑王城（今青海湖以西）一带才能见到绿洲，天气也比其他地方暖和些。土谷浑国有自己的文字，这一点跟北魏相似。但这个国家的民情风俗和法律制度跟中原迥异，他们采用的是西域少数民族的法律。

鄯善城

从土谷浑再往西行3500里，就是鄯善城（今新疆鄯善），属于土谷浑国。本来该城人民自立为国，首领称王，后来被土谷浑吞并，成为其治下的一座城。惠生和宋云去时，鄯善城的最高长官是土谷浑国王的次子，也是北魏朝廷所封的宁西将军。当时土谷浑名义上是北魏朝的藩属国，所以重要官职都由北魏朝廷封任。宁西将军也不例外，北魏授权他统辖当地三千游牧部落，负有防御西域国家入侵中原的职责。

且末城

从鄯善城西行1640里，所到之处是一个叫且末（今新疆且末县）的小城。且末城很小，全城居民大约只有100余户。当地气候十分干旱，很少下雨，土地灌溉全靠掘取地下水，作物只有小麦。这里的人还不知道使用耕牛，仅凭人力使用耒耜种庄稼。且末城中供奉的佛像和菩萨像很特别，都没有西域人的特征。惠生和宋云就这一情况询问当地的老人，得到的回答令人吃惊。原来那些佛像还是百多年前，前秦苻坚派遣骁骑将军吕光西征龟兹国（今新疆库车，时在公元382年）时，吕光的军队在这里留下来的。前秦灭亡后（394年），吕光没有返回中原，而是占据凉州（今甘肃凉州）建立了后凉国，其影响也广及西域，所以且末城的佛像都具有汉地佛像的特征。

末城

从且末城再往西行1275里，所到之城名叫末城（今新疆和田）。这座城市环境较好，城垣内外都种植有很多花草果树，跟洛阳相仿。只是城里的房屋都是土坯做的，并且是平面屋顶，不像中原地区的斜坡屋瓦。不知道他们怎样防雨，真有些奇怪。

捍么城

出末城往西22里，很快又到一城，叫捍么城。城南15里处有一座大寺庙，不知寺名。这座寺庙有僧众三百余人。寺内大殿供有一尊金佛像，高一丈六尺，仪容超绝，法相庄严，光彩熠熠。有意思的是，这尊佛像面向东方站立，仿佛正欲东行而不肯西顾。惠生和尚和宋云居士于是再向当地父老打听其由来，得到的答案也很有意思。

相传多年以前，这尊金佛像从南方腾空飞来。那时这里为于阗国属地。于阗国王在国内巡视途中，亲眼看见金佛从空中飞来，缓缓降下。他赶紧向其行礼致敬，接着便用王座车骑将佛像载回王城。途中夜宿荒野，于阗王醒来时却不见了佛像，急忙派人寻找。结果发现金佛像已经自行来到了捍么城这个地方。当时这里还没有城，仍是一片荒野。于阗王下令就地建起佛塔和

佛寺，供奉金佛，并封以四百户税赋作为寺庙的供养支出。从此金佛像就成了捍么城的一处圣地。有人患病，就用金箔贴在金佛像相同部位，人身的病痛随即就会在不知不觉间自然痊愈。

后来人们在这尊金佛像四周又塑造了一些佛像，最高的不超过一丈六尺，还建了很多佛塔。全城的佛像与佛塔总数达到数千个，悬挂的彩色经幡和幢盖也数以万计。相比之下，北魏都城洛阳的经幡总数只是刚刚超过捍么城的一半罢了。捍么城的经幡和幢盖上的字迹也显示出中原的影响。很多用隶书汉字写着北魏朝的年号，如“太和十九年（495年）”、“景明二年（501年）”、“延昌二年（513年）”等等。唯有一幅经幡书写的年号与众不同，是姚秦时代（即后秦，384—417年）留下的，但也是用的隶书汉字。

于阗国

从捍么城西行878里，到达的国家就是于阗国。于阗是西域的一个大国。惠生和宋云见到了于阗国王并记下了他的形象：于阗王头戴一顶纵向耸立的金冠，正与公鸡的冠子相似，脑后拖垂着一条二尺长五寸宽的丝绢作为装饰。于阗王出行时，有鼓乐铜钲为前导，象征国家权力的一套弓箭、两支铁戟、五张长槊排在鼓乐队之后，随侍国王左右的则是七八十名带刀武士。于阗王的仪仗队虽然不如北魏和南朝皇帝那么庞大，但也很有威风。

于阗国的风俗有很多与中原不一样。那里的妇女都穿长裤，外套衣衫，并在腰间扎一条束带，跟男人的穿着没有什么区别，这大约跟她们出门都骑马有关。于阗的葬俗与中原迥异，人死后先用火焚烧，然后再把骨灰埋进土里，葬后不起墓立碑，而是在其上建塔。这样的葬俗在中原只有西域来的和尚死后才能看到。死者的家属为表悼念，还要把本来蓄成的长头发剪去，只留下四寸。全国唯有国王死后不用火葬，不立葬塔，而以棺材盛殓，运到较远的郊野埋葬，并修建庙宇，以供王室成员祭祀。这一点倒是跟中原差不多。

要说西域全境都为佛教之国，也不尽然。北魏孝明帝时代的于阗王一反过去的传统，他自己不信仰佛教，还将国内的佛教徒全部驱逐出境。后来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个于阗商人捉到一个名叫毗卢旃的和尚，把他带到王城南边的一株杏树下面，特地赶到王宫向国王报告说：“我抓到一个外国和尚，已经带到王城来了，就在城南的杏树下，听候国王发落。”

于阗王听后，为佛教徒公然挑战自己的权威私入国境而感到异常恼怒，便跟随商人赶去察看，要处死那和尚。和尚毗卢旃面不改色，对国王说：“尊敬的陛下，请先听我说几句话再处死我好吗？你有所不知，我并不是有意冒犯国王陛下，挑战于阗国的法律入境的。我是佛祖如来派遣来贵国



覆盆佛塔，北魏时西域各国流行的佛塔样式。惠生、宋云在于阗国（今新疆和田）所见并作记载。

的，佛祖让我劝说陛下在于阗国建造一座覆盆佛塔，那样可以保佑您的社稷永远昌盛。”

于阗王听罢，将信将疑，最后对和尚提出了一个难以做到的条件：“假使你能让我见到佛祖本人，我就立即从命，按佛祖的意思修建佛塔。”这个条件之所以难以达到，是因为于阗王也知道，佛祖释迦牟尼早在一千年前就在天竺离世了，后来散布于世界各地的佛塔就是用来供奉佛祖舍利的。

可是毗卢旃和尚却欣然接受了于阗王的条件。他随即祭起仪式，敲响自带的铜钟向上天报告。佛祖在西天听到了和尚的报告，立即派遣自己的儿子，也就是菩萨罗睺罗化作自己的形象，从空中降临于阗城南。国王看见了佛祖的真容，来不及惊讶，便五体投地叩拜，表示从此将率于阗国民皈依佛法，崇奉佛教。于阗王随即征集国内最好的工匠，在佛祖现身的杏树旁修建佛寺，并命画师按罗睺罗菩萨的形像画成佛祖像。但画像画成后却忽然自行消失不见了。于阗王不知怎么回事，下令重新修建一座大殿供奉佛像，又在大殿外建造了一座覆盆佛塔，就是天竺流行的那种圆顶佛塔。自此以后，于阗国的百姓都来此朝佛，他们见到寺庙大殿里的佛像，无不立即皈依。于阗国再次成为西域一个最虔诚的佛教国家。

于阗城南杏树寺里还供奉着一只靴子，该国的人都说那是辟支佛所穿的靴子，是了不起的圣物，不知多少年了，至今既没朽烂，也没有褪色。惠生和尚和宋云居士亲眼看过那件圣物，让他们奇怪的是那双靴子的材质他们从没见过，既不是皮革，也不是丝绸之类。

说起来，于阗国境也并不广阔，东西长不过三千余里，只是该国的佛教传统和民风民俗令人惊奇。

朱驹波国

惠生和尚和宋云居士继续西行，于北魏孝明帝神龟二年（519年）七月二十九日到达朱驹波国。朱驹波国多山，百姓的房屋大多建在山上。但该国土地肥沃，常年五谷丰登。主要农作物是麦子，百姓的主食也是麦面，并且都是素食者。因此之故，朱驹波城里没有屠宰场和肉铺，该国原先那些喜欢吃肉的人都逐渐变成了素食者。朱驹波国百姓的风俗和穿戴跟于阗差不多，语言也与于阗语接近，但其使用的文字却跟北天竺婆罗门文一样。朱驹波国也不大，人骑骆驼只需要五天就可以从东往西走遍。

汉盘陀国

离开朱驹波国再往西行，就进入了汉盘陀国地界，时为当年八月上旬。西行最初的六天，都是爬葱岭山。再走三天到达钵盂城。这三天，惠生和宋云没有一刻歇息，一直在走路，不敢在山上停留。因为山上极其寒冷，无论冬夏常年积雪。葱岭山的山顶上有一个天然湖泊，当地人叫做天池。

关于葱岭天池，在朱驹波国还有个传说。相传多年以前天池里住着一条毒龙。曾经有一个商队不知道这情况，傍晚走到这里，就在湖边搭帐篷过夜，还围着篝火跳舞吵闹。池龙被吵扰得怒火陡起，便在湖中祭起魔咒。很快湖面上狂风大作，将那一队商人全部卷进湖里淹死殆尽。那时这片地区属于前盘陀国，盘陀国的国王听说后，下决心为民除害，便舍弃了王位，把国家交给自己的儿子管理，自己去了天竺乌苌国向一位著名的婆罗门祭师学习神咒术。盘陀国王学了四年，获得了婆罗门传授的全部咒术后，回到国内恢复了王位，便到天池边祭起婆罗门神咒，要降伏毒龙。毒龙果然被神咒降伏，从湖中跳出来化成人形，向国王忏悔自己的罪过。盘陀国王饶恕了他，但不让他再变回龙形，并把他驱离天池，迁到二千多里外的葱岭山深处。当年那位降伏毒龙的盘陀国王，就是如今汉盘陀国王的第十三世祖先。

葱岭山东西横亘，长不可测。从天池继续往西，仍然全是大山，十分险峻。其中有长达千里的大斜坡，就像老天爷拿刀砍出来的一样，当地话叫做长坂。葱岭长坂悬崖万仞，世上真正的天险，莫过于此了。中原地区的太行山、孟津门与此相比，根本就不能叫做天险。其他如大家熟知的崤关、垄阪



天山天池。天山古称葱岭，古代中国通往西域的第一道天然屏障。惠生、宋云在此记录下最早的天池龙传说。

之类，跟葱岭长坂比起来，只能叫做平地了。自从进入葱岭山，地势一天比一天高，前后四天方到达山顶。此后的山势虽稍有降低，但仍然十分高峻，走在其中，就像走在天与地的中间！

令人惊奇的是，汉盘陀国王城正在这葱岭山的一面山脊上，而当地人都称自己的国家为“半天之国”，并认为他们所处的位置才是天地的中心。汉盘陀国地域以此山脊为界，葱岭以西，河流都往西去，与中原人所习惯的河水往东流大相径庭。汉盘陀国的人们种庄稼也很特别，都是掘开地面取水灌溉。他们听说中原地区的土地只有靠天降雨才能生长，都觉得可笑，说：“天怎么可以期待呢，那不是把自己的命运都交给老天爷了吗？”

汉盘陀国城东有条孟津河，其流向稍异，自西南往东北流向沙勒那个地方。

整个葱岭山都十分高峻，草木不生。即使在八月份，天气也很寒冷，北风卷起大雪，飘至千里以外，连大雁都不从这里飞过。

钵和国

九月中旬，惠生和尚和宋云居士到达在葱岭西边的钵和国。钵和国的地形多为高山深谷，道路也很险峻。钵和国王城依山而建，山中有城，城中有

山，是名副其实的山城。钵和国人的服饰很特别，只穿羊皮衣，没有丝麻织物。这里土地贫瘠，人民凿穴而居，或找天然洞窟栖身。气候也异常寒冷，常年都有风雪，强劲时如刀切一般，那时人们便与牛羊牲畜相依相偎取暖避寒。钵和国的南部边境还有一座大雪山，夏季时节，山顶的雪早上融化，傍晚又凝结起来，远远望去，山峰洁白晶莹，犹如玉石雕琢而成。

厌哒国

十月初，惠生和宋云到达了厌哒国。这个国家算得上幅员辽阔，土地宽广，山河纵横，水草丰美。厌哒国是个游牧国家，没有都城，人民逐水草而居，以毛毡帐篷为屋。国王治理国家和军队也是四处游走，夏天往北追赶清凉，冬天则迁到南方暖和之地居住。厌哒国的人民基本上都不识字，也没有中国那样的礼仪教化。国家没有什么天文历法规则，对日月的运行及气候的变化都随遇而安。厌哒国的人民只有基本的年岁概念，虽然一年也分为十二个月，但却不会区分月大月小，也没有闰年闰月的分别。

厌哒国在本地区是个大国，也较强大，所以影响及于四周，大约有40多个国家向其纳贡。这些称臣的小国分布较广，南至北天竺牒罗地，北达漠北敕勒川，东与于阗国接壤，西至波斯边境。有一次，这40多国的使臣同时前来朝贡，厌哒国王特意搭建了一座大帐篷举行国礼。帐篷为四方形，每边长40步，四周用毛毯围上，仿佛中原地区房屋的墙壁，足以遮挡风雨。使臣朝见时，厌哒国王身着锦缎袍衣，坐在黄金打造的床榻上，金床的四脚雕成了四只金凤凰，十分美观。

惠生和尚和宋云居士作为北魏的使者，随身带着孝明皇亲赐的诏书，因而受到特别的礼遇。厌哒国王先向惠生和宋云行了两次礼，然后跪拜接受北魏皇帝诏书。款待使节的宴会也与中原不同，必有歌声相伴。唱歌的形式也有讲究，如果歌手站在宾客前面唱歌，就表示宴会在进行中；如果歌手站到宾客身后唱歌，则意味着宴会将要结束了。惠生和宋云还注意到，厌哒国王设宴，只有歌手唱歌，没有乐器伴奏，因此无法考察该国的民间音乐形式究竟有哪些，姑且就这么记录在这里。

厌哒国王宴请使节时，王妃也在场。王妃的衣着比较特别，她的锦衣出奇地长，从身上垂到地面铺出三尺有余，无论坐卧行走都有女仆捧着。王妃的头饰最特别之处在于牛角形的装饰，那只角横长达八尺，高有三尺，角上装饰着五种颜色的玛瑙珠，看上去十分艳丽。王妃出行时乘马车，进帐篷则坐金床，王妃的金床以雕刻的六牙白象和四头狮子为装饰特色。

厌哒国王的大臣们参加外事活动时，他们的妻子也一道参加，这点与中国宫廷的习惯很不一样。但女人们出行都要打伞，不分晴天雨天。女人们的

头饰也有角，但与王妃有明显区别。王妃的角饰两边向上翘，大臣们妻子的角饰则向下弯，形成圆形宝盖状。从王妃到大臣的配偶，衣服的等级和装饰的花纹也不同，女人们即以此区别高低贵贱。

北魏时代的厌哒国在西域诸国中最为强大，但该国的宗教习俗与中原迥异，他们不信佛教，而喜欢供奉各种外道神魔。此外，这个国家的饮食习惯也很特别，喜欢吃生肉，装食物的盛器则喜欢用金银琉璃之类，叫做七宝。厌哒国王收藏的周边小国的贡品中也有很多奇珍异宝。

根据惠生和尚和宋云居士的行程计算，厌哒国距离北魏京城洛阳约二万余里，堪称遥远之极。

波知国

离开厌哒国后，惠生和尚和宋云居士于当年（519年）十一月初进入了波知境内。波知国境域不宽，两人只用了七天时间就从北到南穿越了全境。波知国多山，城市也都建在山上，由于缺少平坦的土地，该国农业不发达，百姓普遍比较穷困。波知国的民风比较凶悍、傲慢，老百姓见到国王也不太讲究礼节，不会避让。国王出行时，随从护卫只有很少几个人，不知是国家养不起兵，还是治安良好，总之跟中国大不一样。

波知国境内有两个相连的湖泊，湖水较浅，原本是一个湖，后因发生地震山崩，巨石滚落下来，壅塞了部分湖面，将大湖截断成了两个湖。本地传说，这湖里住了一条毒龙，经常作怪，致使湖的周围灾异频发。波知国的气候也很恶劣，夏季暴雨成灾，冬天则常积雪，使得人们出行困难。而且这里积雪反射的阳光异常耀眼，严重时可以致人失明，看不见任何东西。发生这种情况后，人们往往请来法师设坛祭祀龙王，求告龙王搬来云块挡住太阳，降低白雪的反射，使眼睛受到的伤害得以慢慢平复。

赊弥国

到这年十一月中旬，惠生和宋云进入赊弥国。赊弥国大半国土已经出了葱岭，但境内仍然多山，难以找到一块平整的土地，多数老百姓都很贫困。赊弥国的道路崎岖而狭窄，车辆无法通过，只能骑马或步行。从波知国到乌苌国必须穿越赊弥国，而赊弥国的过境道路只有这一条，所以惠生和宋云走得十分艰难。途中有几条河，没有桥也没有船，只能从架在两岸崖壁上的铁索攀爬过去。河谷极深，铁索悬置虚空，下不见底，铁索两边也没有栏杆或

扶手。旅人稍不小心就会掉进万丈深渊，有去无回。故而走这条路的人少之又少，赊弥国本国的人也很少有走出国境的。

乌苌国

十二月初，惠生和宋云进入乌苌国境内。乌苌国北接葱岭，南连天竺，国土宽广，纵横数千里。这里气候温和，物产丰饶，人民生活的富足程度几乎可以跟北魏东部的临淄地区（今山东临淄）相匹敌。而该国土地之肥沃，则可与秦汉古都咸阳所在的中原地区媲美。

乌苌国是一个重要的佛教国家，境内有很多佛教圣迹，如佛经记载的鞞罗施儿供佛，菩萨投身饲虎的故事，都发生在乌苌国。虽然那都是多年以前的往事了，但佛教信仰长期浸润形成的尊佛崇佛的传统，已经形成民族风俗，在民间根深蒂固。首先是乌苌国王带头尊佛，精进修炼，长期吃素。每天清晨和深夜，国王都要面向佛陀塑像做礼拜，击鼓祷告，诵读贝叶佛经，弹奏琵琶、箜篌，其他种种崇佛礼仪，也全都按时举行。乌苌国王长期遵照佛祖教诲，每天上午带领众臣诵经拜佛，中午过后，才开始办理朝廷政务。



乌苌国人喜用琵琶、箜篌，吹响笙箫等演奏佛乐，北魏时期开凿的云冈石窟完整保留了西域乐器的信息。

佛教对乌苌国的法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该国没有死刑，有人犯了当死之罪，判刑后就将其放逐到深山，任其自寻生路，当然有的也难免成为猛禽猛兽的食物。有证据不足难以判别的官司，报告到国王那里，国王便让原告和被告都吃一种测谎药，当事人如果有罪，吃药后立即会有反应，罪行轻的反应较轻，罪行重的反应则很剧烈。国王即按照其反应轻重当场判决定罪，据说这方法十分灵验，很少有错判漏判的。

乌苌国土地肥沃，物产富饶，五谷丰登，瓜果繁多，人民生活安定富足。每到午夜子时，全国的佛寺都敲响钟声，佛乐响彻全国。乌苌国土还盛产各种花卉，一年四季都有鲜花，每当佛教节日，无论出家人还是普通百姓，都去郊野采花献佛，形成别样壮观的风俗图景。

宋云居士和惠生和尚在乌苌国王城受到了国王的接见。国王对宋云说："我听说有大魏使臣到来，一定要见见你。"并对北魏皇帝亲颁的诏书顶礼膜拜而受。听到宋云说北魏胡太后也虔心崇法奉佛后，国王很感动，当即面向东方双手合什，遥致敬礼。

接着，国王又通过懂得中国话的大臣询问了宋云和惠生的情况，并问北魏的地理位置是否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宋云回答说："我国的东部濒临大海，太阳就从海中升起，正如佛祖释迦牟尼曾经说过的那样。"国王又问："那么中国出过什么圣人吗？"宋云说："当然，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圣人，比如周文王、孔子、庄子、老子，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十分巨大，早就被称为圣人。"宋云接着还向国王介绍了中国的各种文化创造，如蓬莱山上有白银做的门阙和黄金打造的殿堂，那是神仙和圣贤们居住的地方。此外在东汉时代，管辂的占卜学、华陀的医术、左慈的养生术都曾创造过很多奇迹。乌苌国王听后十分惊奇，感叹道："啊呀，果真如你所说，那就是真正的佛国啊。我真希望在我此生结束后，能够转世投生到中国去。"

宋云和惠生在乌苌国期间，专门寻访考察了该国的佛教圣迹。他们在王城河的东岸找到了佛祖晾晒衣服的一块巨石。相传当年释迦牟尼带着弟子来到乌苌国传教，一条恶龙不信佛教，故意在河里兴风作浪并降下倾盆大雨，把佛祖和众菩萨、阿罗汉淋得浑身透湿。佛祖释迦牟尼以法力降伏了恶龙，风雨即刻停止。释迦牟尼便在那块巨石下面向东方打坐。他把袈裟摊开在岩石上晾晒，衣痕便留了下来。虽然年岁久远，衣痕却一如往昔，就像新的一样，衣褶和缝线都清晰可见。行人偶然前往见到，都觉得不可思议，拿树棍刮去石上的尘土后，袈裟上的纹路愈加鲜明。乌苌国人很早就把佛祖打坐和晾晒袈裟的岩石划成了佛教圣地，并修建了佛塔，佛塔的碑记保留至今。

王城河西面有一个天然湖泊，相传当年那条不信佛法的龙王就住在那里。后来人们在湖边建起了一座寺庙，至今香火旺盛，庙里有和尚50多人。据说湖里的龙王还常有神变降灾的举动。那时国王便设坛祈祷祭祀，还把王室收藏的金银珠宝投进湖里，与龙王讲和。因为有佛法镇压，龙王通常会接受讲和，并把那些金银珠宝退还给国王。国王则在湖水将珠宝涌出后，让和

尚们去水中捞取，算作王室和龙宫共同的布施。该寺每年的衣食费用，都来自这种布施。乌苌国的百姓故而把这座寺庙叫做龙王寺。

乌苌国王城以北80里，还有一处圣迹，是释迦牟尼走过留下的足迹，人们在此建起佛塔对圣迹加以保护。足迹在一块岩石上凹陷下去，形状逼真，若有雨水或泥浆注入，足迹的尺寸便随之变化，或长或短，无法准确度量。当地人说，佛祖足迹大小的变化还能测量人们信佛和修行的程度，修行好的人量得的足迹大些，修行差的人量得的足迹小些。佛祖足迹处现在修建了一座寺庙，有70余僧人在此修行。足迹佛塔以南20步有一眼清泉，泉水从岩石间流出来，清澈甘甜。该处还有一棵很大的古树，相传是佛祖释迦牟尼当年接受施主供奉，吃罢早饭，口嚼树枝清洁牙齿后，将枝根插入地下而自然长成的。当地人称那种树为婆楼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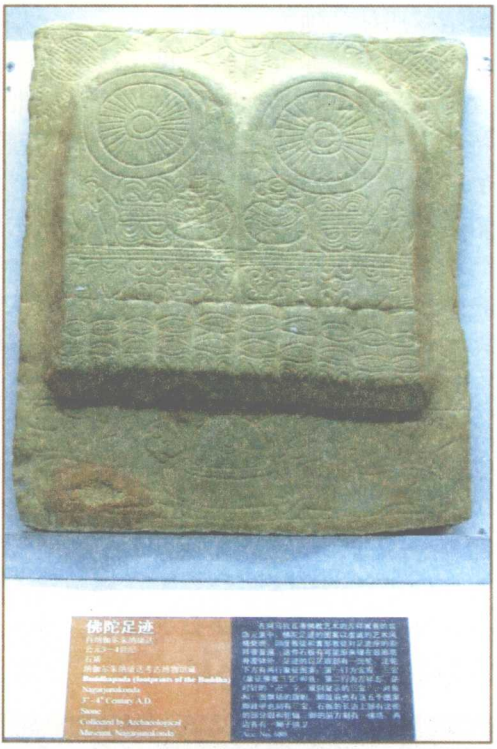
乌苌国王城北边有座陀罗寺，在该国的众多寺庙中以规模最大，佛事最多，并受王室重视而著名。国王每年都在这里举行全国性的崇佛讲法大会。每到那时，乌苌国佛僧齐聚陀罗寺诵经礼佛，盛况空前。陀罗寺的建筑也与众不同，寺内佛塔十分高大，围绕佛塔塑造的金佛像多达6000余尊，蔚为壮观，而和尚们居住修炼的僧房却都狭小逼仄。宋云和惠生在陀罗寺期间，看见和尚们全都谨守戒律，厉行苦修，严格遵守佛法的风范，不禁由衷地升起敬意，特为寺庙留下两名奴仆作为专项布施，为陀罗寺僧人提供清洁绿化等杂役服务。

宋云居士和惠生和尚离开王城，继续在乌苌国旅行。他们往东南方沿山路走了八天，找到一处重要的佛教圣迹，即释迦牟尼修行时舍身饲饿虎的地方。相传当年摩诃萨埵王子（即净饭王太子），也就是后来的释迦牟尼，在尚未成佛时，来到这山上静坐修行，看见山崖下一只被困的老虎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便升起怜悯心，自愿跳下山崖，以自己的身体喂养老虎。但那时老虎连吃人的力气也没有了，摩诃萨埵王子于是折断一根竹子，用竹尖刺破手臂，让老虎舔舐自己的血。老虎得到摩诃萨埵王子血液的滋养，立即恢复了精神，随即俯下头对王子致敬，又让王子骑在身上跳出了受困的山崖。

摩诃萨埵王子舍身饲饿虎的那座山看上去十分奇特，山峦重叠高耸，山峰直插云霄。山上满是大树，生着大朵大朵的灵芝。森林间有山泉蜿蜒流淌，山坡上开满耀眼夺目的鲜花。此山此景不禁令东方来的和尚居士心生感动，宋云和惠生于是捐出所带的旅费，找来乌苌国的工匠，在山顶上建造了一座佛塔，并在塔基上用隶书刻下塔铭，颂扬佛祖以及北魏皇室奉佛崇法的功德。舍身饲虎山原本建有一座佛教寺庙，名字很特别，叫收骨寺。宋云和惠生去的时候，寺庙里住着300多位僧人。

乌苌国王城以南100多里有座著名的佛塔，是天竺孔雀王朝的伟大帝王阿育王修建的。佛祖释迦牟尼在世时，这个地方属摩休国，释迦牟尼曾经来到这里修行。佛经记载，当时释迦牟尼打坐修炼菩萨行，突然悟到修佛的真谛。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理解佛教真理，必须把自己的思想记录下来。但当

时找不到书写的工具，释迦牟尼便剥下树皮当纸、折断一根动物骨头作笔，把自己悟得的道理记了下来，以后就成为了一部伟大的佛经。释迦牟尼涅槃200多年后，阿育王统一天竺，建立了孔雀王朝。阿育王崇尚佛教，对释迦牟尼留下的圣迹精心保护。佛祖剥皮折骨处作为重要的佛教圣迹，也建起一座佛塔。该塔通高10丈，塔基很宽，正好将圣迹笼罩住。宋云和惠生进入佛塔瞻仰，塔下的岩石正是佛祖拆骨处，至今仍可看到当年动物骨胳折断流出的骨髓浸润岩石而形成的如凝脂一般的色泽，其光洁肥腻的样子就像刚形成不久。



公元3世纪佛陀足迹石雕，法轮、宝瓶、吉祥志等图像均为佛教标志性意像，现存印度纳伽尔朱纳康达博物馆。惠生、宋云在乌苌国找到了多处佛陀足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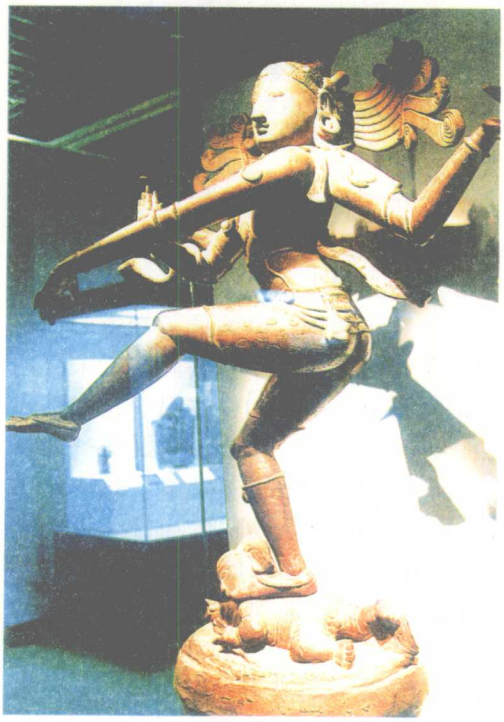
距离乌苌国王城西南500里，有座檀特山，山上有甘甜的泉水和美味的瓜果。据《须大奴经》记载，佛祖释迦牟尼的前世曾经是叶波国的太子，名叫须大奴。当年叶波国与周边国家常有战争，国王的象阵军常打胜仗。其中有一头公象特别能征战，深得国王喜爱。某敌国知道须大奴太子心性善良，喜欢布施，便派出使者找到太子提议两国休兵，条件是把那头公象作为布施送给自己的国家。太子果然把那头善战的公象施舍给了敌国。叶波国王知道后顿时大怒，把太子逐出了王城。太子便舍弃荣华富贵来此山中修菩萨行。宋云和惠生踏访檀特山时，仍能感受到佛经所记的景象，山谷间气候温暖，森林和草丛即使在冬天也是一派深绿。而正月开春，气温回升，山里更是一派春色美景，成群的小鸟在树林里鸣唱，美丽的蝴蝶在花丛中飞舞。此情此景不免让人感怀无限，连宋云居士也升起思乡之情，以致联想到自己身处异域，远离故土，不知家乡的亲人现在在做什么。他还因此患病，引发了原先的痼疾，一个多月不能行走。当地人请来婆罗门祭师，为他念了很久的平安咒，才最终得以康复。

檀特山顶面朝东南方有一幢石头房子，开一道门进去分成两间。相传这就是当年须大奴太子修行的所在，当地人称为太子石室。石室正前方相距十步之地有一蹲方形岩石，太子常在岩石上打坐修炼。后来阿育王寻到此地，特别敕令修建了一座塔以为纪念。阿育王塔往南一里处，就是太子当年用茅

草结屋居住的地方。

阿育王塔东北方约一里，往山下50步处，也留有一处圣迹。相传当年须大奴太子离开叶波国王城时，太子妃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跟着他来到檀特山一道修行。有敌国的婆罗门打听到消息，特地赶到山中，向太子讨要他的子女去当奴仆。太子为平息两国的战争，便把孩子当作布施送给婆罗门以表达善意。两个孩子不肯离开，走到这里便绕着一棵大树躲避婆罗门。婆罗门把孩子抓住后拿竹杖鞭打他们，孩子头上的血流淌下地就变成了一眼山泉。宋云居士和惠生和尚去踏访圣迹，看到两个孩子躲避婆罗门的那棵树还在，洒血变成的山泉也仍在流淌，水质清澈甘甜。

太子石室往西三里处的圣迹，则是大神帝释天变身狮子挡住太子妃去路之地。《须大奴经》记载，太子的两个孩子被婆罗门拿竹杖鞭打的时候，在山上另一处修炼菩萨行的太子妃突然有了感应，左脚奇痒，右眼皮跳动不停，两只乳房莫名其妙地喷出乳汁。太子妃感到孩子可能遭遇了危险，便赶回来看究竟，半路上却被一只凶猛的狮子挡住了去路。那狮子就是大神帝释天变的，它挡住太子妃是不让她破坏太子以孩子作布施消弥战争的善行。直到两个孩子被婆罗门带着走远后，狮子才起身离开，为太子妃让出道路。宋云和惠生去看时，狮子蹲坐过的岩石留下的爪痕和尾巴印迹仍然清晰可见。



舞王湿婆像，印度出土。湿婆曾为佛教护塔神，惠生、宋云西域取经时对此也有记载。

《须大奴经》所记的最后结果是：婆罗门把那两个孩子带到叶波国街头叫卖，被王宫的人认出来，把他们买下送回王宫。国王见到了孙子，问明缘由，就派人把太子和太子妃从山上找了回来，并把王宫的宝藏都交给太子由他任意处置。太子把宝藏全部拿来救济穷人和对出家人布施。他最后修成了佛，即大觉悟者。须大奴太子在檀特山修行长达12年。

檀特山中还留下了其他佛教圣迹，如跟随佛祖释迦牟尼的500阿罗汉，相传也来过此山修行，他们修行打坐时的石床都留了下来。现在山上还能看见那些石头床，它们南北两行相向而坐，形成东西走向排列有序的布局，看上去蔚为壮观。

500阿罗汉修行的山上现在有一座寺庙，规模很大，有和尚和沙

弥200多人。按照《须大奴经》的记载，这座寺庙在须大奴太子居山修行时已经有了。佛经上说，当年太子所住的山上有一眼泉水，供其饮用洗漱。泉水北边有座寺庙，庙里出家人的口粮供养都是几头驴子驮上山的。那些驴子没有人赶，全是自觉爬山，到庙里卸下干粮后又自己下山，每天都是这样。它们早上从山下出发，中午时分到达寺庙，恰好供应出家人午餐。佛教寺庙的规矩是每天只吃一顿饭，过了中午就不再吃饭了。这些驴子不用人赶自觉爬山，是因为接受了神的使命，专为修行僧人送口粮。那个赶驴的神仙就是天竺大神湿婆，湿婆也是佛教的护塔神。

湿婆神还为这座寺庙的和尚做了另外一件好事。那时候这里还没有寺庙，只有修苦行的出家人搭起的简易的茅草棚供居住。他们中还有一些沙弥也来此修炼除尘行，就是打坐入定祛除凡间尘世对身心的污染。沙弥是出家不久的年轻僧人，因为急于修行，往往超出自身承受能力长时间入定，不吃不喝，导致神情恍惚，身体迅速消瘦，不断有人晕倒。负责指导年轻僧人修行的老和尚去搀扶晕倒者时，发现那些沙弥已经饿得皮包骨头，便向天神祷告请求帮助他们。湿婆神闻讯赶来，以神力恢复了沙弥们的体力和精神，并帮助他们用正确的修行方法排除凡尘的污染，达到和尚的境界。因为有这个传说，乌苌国的国王特地下令，在湿婆助沙弥除尘故事发生处修建了这座寺庙。庙里塑造了一尊湿婆神立像，并用金箔装饰全身，辉煌无比。

与檀特山隔山相望的一座山岭上也有座寺庙，当地人叫做婆奸寺，有80名和尚在此修行。相传这座寺庙是夜叉修建的。夜叉本是恶鬼，但有的夜叉受到佛祖的教诲，改恶从善担任佛教的护法神。修建婆奸寺的就是担任护法神的夜叉，他们常常和阿罗汉一齐来寺庙供佛，打扫清洁，去山上砍柴供养出家人。而有资格接受这种供养的和尚都是得道高僧而非等闲之辈。凡尘俗气太重的出家人是不能在此寺修行的。北魏太武帝末年（451年），从中国至天竺取经的道荣和尚曾来过婆奸寺，当他得知此寺庙为夜叉所建并只供高僧居住后，就没敢留停，对佛像和湿婆神像做完礼拜就匆匆离开了。宋云居士和惠生和尚也没在婆奸寺停留。

乾陀罗国

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四月中旬，宋云居士和惠生和尚进入了北天竺乾陀罗国。该国地理气候与乌苌国相似，原先的国名叫业波罗国，后来为厌哒国所灭。业波罗国王的儿子称为敕勤，被厌哒国立为傀儡王，国家也更名为乾陀罗。敕勤为人性情凶暴，杀人无数，不信佛教。现在的乾陀罗国王是敕勤二世，他也不信佛教，而喜欢祭祀婆罗门教的鬼神。但乾陀罗国人民的信仰却与他们的国王迥异，他们虽多出身于婆罗门种姓，却都崇奉佛



古印度乾陀罗国释迦牟尼佛像。公元4世纪，惠生、宋云游历乾陀罗国时对该国佛教信仰及民情风俗有生动的描述。

教，喜欢读佛经。对于厌哒国扶持的敕勤王，老百姓实在不喜欢。敕勤王恃勇好战，穷兵黩武，对相邻的罽宾国发动了战争。敕勤王的军队有700头好斗的大象，每头大象乘载10名士兵。士兵手持战刀，象鼻上也绑着战刀与敌军作战。敕勤王带领军队经常在国境与敌军对峙，常年不回王宫。但战争打了三年却决不出胜负，搞得士兵非常疲惫，老百姓也困苦不堪，人民怨声载道。

宋云居士和惠生和尚进入乾陀罗国后，按惯例先要向国王递交北魏皇帝的外交诏书。听说国王不在王城而在罽宾国边境，身为使节的宋云只好先到边境去，找到乾陀罗军队的营帐递交皇帝诏书。敕勤王一开始没让宋云进营帐，他也不出帐迎接，只是坐在营帐里。军士代传宋云递交的北魏国书时，敕勤王也不站起来接受。宋云居士作为孝明帝任命的使臣，负有维护国家尊严之责，见敕勤王如此傲慢无礼，心头顿生反感，但也无可奈何。对这些远离中国不受王道教化的国王，他也不好多说什么，只能任其傲慢，但在心中却暗自鄙视。

坐着接受北魏国书的敕勤王，知道北魏就是传说中那个遥远的东方大国后，便让身边的官员出来请宋云进营帐见面。敕勤王对宋云说："你从洛阳到我乾陀罗国，一路长途跋涉，走过了那么多国家，而且山高路险，路上是不是很辛苦啊？对此我深表钦佩，也代表敝国表示慰问。"宋云回答说："我大魏皇帝信仰佛教，深谙大乘教义，为了让广大百姓也能阅读和听到正确而完整的佛音，特地派我远至包括贵国在内的西域诸国求取原版佛经。道路虽然艰险，但我身负皇帝交付的使命，再苦再难也不在话下。倒是大王您远离王城，亲率三军到边境作战，冒着严寒酷暑，风吹雨打，是不是更辛苦更疲劳啊？"敕勤王见魏使问到自己，反倒感到有些惭愧了，说："我乾陀罗本是一个大国，我带兵征战几年，连一个小国都不能降服，实在不好意思，愧对您的询问了。"

宋云起先觉得敕勤王是个没受过礼仪教化的野蛮人，无法用中国的礼节来要求他，敕勤王坐在营帐里接受外交国书，自己也容忍了。现在经过与敕勤王的当面交往对话，他开始改变看法，觉得这个人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于是便不再客气，批评说："山有高低，河有大小，人处世间也有尊卑。我大魏国位居天下之中心，皇帝至高无上。我所到过的国家，比如厌哒国和乌苌国也算是大国，他们的国王接受大魏皇帝的外交国书时都要行跪拜礼。唯

独大王您不行跪拜礼，而是坐着接受国书，这在我们看来是很失礼的，大王您为什么要这样呢？”

敕勤王听出宋云话里的责备意思，也不客气，便反驳说：“哦，对于您所说的外交礼节，我有不同的理解。我也是一国之王，如果我朝见大魏皇帝，当然要跪拜行礼以示尊敬。但我并没有面见皇帝，只是得到他的外交国书，我坐着阅读外交文件，有什么好奇怪的？您看这世上的人，在远方获得父母的书信，也不行跪拜礼，而是坐着用心捧读，并没有失礼不失礼的问题。大魏是天下大国，相比之下乾陀罗就是边鄙小国。大魏皇帝好比我的父母，我就好比皇帝的儿子。我远离大魏皇帝，正如儿子远离父母一样，得到皇帝的国书，也就跟远方的儿子得到父母的书信一样，我坐着捧读，才是对贵国皇帝真正的尊敬。应该也不存在什么失礼的问题吧？”

宋云听敕勤王这样辩解，知道这位国王生性固执，自己的批评对他也不会有什么作用，便不再说什么，就此告退。敕勤王派人把宋云送出营帐，把他和惠生和尚安置到距边境不远的一座佛教寺庙住下，由王室提供给他们很简单的供养。宋云和惠生见此情景，便离开边境，往乾陀罗王城走，同时寻访该国的佛教圣迹。离开边境时，恰好遇上也来边境拜访敕勤王的邻国跋提国的使臣，还带了两头半大的狮子送他。那是两头雄狮，虽未完全长大，但威猛雄健的气质却十分鲜明，相比在中原地区见过的哪怕是画得最好的狮



菩萨与雄狮图。公元六世纪的印度，雄狮成为乾陀罗国和跋提国的外交赠礼，惠生、宋云以文字作了见证。

子，那气势大不相同。宋云于是生出慨叹：真正的雄狮是不可描摹的。

宋云和惠生离开边境战区，往西面走了五天，找到了佛祖留下的一处圣迹。佛经曾记载，当年释迦牟尼成佛前周游列国修行，取得菩萨果位，曾在这里将自己的头献出来交给强盗，以此解救受困的百姓。佛祖舍头施人处，现在有一座寺庙，有20多个佛僧在此修行。寺庙里也建了一座佛塔，历史较为久远。

拜祭过舍头施人圣迹后，宋云和惠生继续往西走，三天以后来到辛头河（今译印度河）边。辛头河是条大河，河面很宽。宋云和惠生渡河到西岸，找到了传说中佛祖化身为鱼救病人的确切位置。佛经记载，释迦牟尼的前世曾为跋弥国的国王，在位时国内发生了罕见的流行疾病，国人全身长疮，痛苦难忍。国内一位医术高超的名医为病人开出药方，让他们吃辛头河的鱼肉治病。那药方的确有效，病人吃了鱼，身上的毒疮很快就消除了。但鱼少病人多，很多人为捞鱼甚至被河水冲走，全国性的疾病仍然控制不住。跋弥国王于是爬到河边的一棵树上向上天发出祈愿，要以自己的身体为代价解除人民的痛苦。国王随后跳进辛头河里化作一条大鱼，又从河中间游到岸边，让人们随意取食鱼肉治病。国王变身的鱼大得不可计量，鱼肉随割随长，取之不竭，经过长达12年的时间，终于将全国人民的病痛全部解除，从此国内再没有人长那种毒疮。阿育王以佛教立国的时代，人们在此河岸建起石塔作为纪念。宋云和惠生在河边看见一块巨大的岩石，岩石上排列整齐的鱼鳞纹清晰可见，当地人说那就是当年佛祖的前世跋弥国王舍身化鱼留下的。

宋云和惠生从佛祖化鱼处再往西去，又走了三天，到达一座名叫佛沙伏的城市。佛沙伏城看上去气势雄伟，城墙和城楼修建得既高大又方正。城外则是一片宽阔的原野，有泉水涌流灌溉，土壤肥沃，树木茂盛。因为物产丰富，城里的百姓看上去都很富裕，家家都藏有奇珍异宝。这里民风纯朴，百姓对外国人都很友善。佛沙伏城外城内有不少佛教寺庙，看上去都很古老。宋云和惠生去拜访并与寺里的僧人交谈过，感到他们都有很高的佛学修养，谈吐不俗，道行高奇。

佛沙伏城北一里处，有座叫白象寺的著名寺庙，相传就是释迦牟尼前世叶波国太子须大奴，因为向邻国婆罗门施舍大象，而被父王逐出王宫时告别国人的地方。后来人们在此建寺庙，并用石头刻成大象作为纪念，白象寺因此得名。寺内的石象有很多头，都高大庄严，雕刻得十分精美。石象周身贴着金箔，阳光照耀下，金光四射，眩人眼目，辉煌无比。

白象寺大门外有一棵古树，树身高大，枝叶繁茂。这棵树的花期也很特别，在冬季开花，花瓣像中国北方的大枣。寺里僧人说白象寺的兴盛全靠这棵树，所以把它叫做白象树。当地父老有一个传说，认为白象树是不会枯死的，如果有朝一日这棵树死了，那么佛教也就衰亡了。因此寺庙的和尚以及城里的百姓，对这棵树就像对佛祖一样崇敬，十分小心地加以保护。白象寺内还有幅壁画，描摹的内容正是须大奴太子把自己的一对儿女送给敌国的婆



骑白象的菩萨。释迦牟尼前世为叶波国太子须大奴时，曾将善战的公象布施给敌国以谋求和平。惠生、宋云在乾陀罗国找到了故事发生的白象寺。

罗门，以制止两国间战争的故事。当地佛教信众每次看见这幅壁画，都会情不自禁地悲伤哭泣。

从白象寺出发，往西再走一天，便来到佛祖留下的又一处圣迹地。佛经记载，佛祖释迦牟尼曾对弟子迦叶菩萨讲过自己前世为明月国王时的事迹。有一次为救济一个盲人乞丐，国王挑出自己的一只眼睛施舍给他，盲人乞丐顿时恢复了光明。相传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的月明国王施眼救盲人的王宫所在地。后来人们在这个地方修建了一座寺庙和一座佛塔，塔和寺至今仍在，寺庙里一块岩石上还留有迦叶菩萨的足迹。

离开佛眼施盲人处，再西行一天，又到了一条河，宽约300余步。宋云和惠生在这里乘渡船过河。

乾陀罗城

宋云居士和惠生和尚过河往西南方向再走60里，终于到达了乾陀罗国王城。

王城东南七里有座佛塔，名为雀离佛塔。雀离在梵语中就是三叉戟的意思，佛塔顶装三叉戟表示至高无上的意思。雀离佛塔是乾陀罗城第一圣迹，



持三叉戟的金刚。三叉戟代表一种至高无上的佛教意象。

也是天竺最伟大的佛塔。

关于这座塔，宋云和惠生记得不多。之前有一位道荣和尚也去过那里，他的传记《道荣传》里提到过雀离佛塔，说塔的位置在“城东四里”。佛经记载，释迦牟尼在世时，曾经带着弟子来乾陀罗城传播佛法。他指着乾陀罗城东边对弟子说：“在我离开尘世进入涅槃境界300年后，有一位名叫伽利色迦的国王，会在此处为我修建一座佛塔。”《道荣传》接着记述，在佛祖释迦牟尼涅槃后200多年，乾陀罗国果然出了个国王名叫伽利色迦。有一天国王走出王宫巡游，在城东看见四个男孩在堆牛粪玩，他们把新鲜的牛粪堆成了一座佛塔，竟然有三尺高。国王觉得奇怪，正要问那几个孩子用什么办法把湿牛粪堆那么高，几个孩子却突然不见了，只是从空中传来他们的声音。男孩们向国王念诵了一个偈咒，嘲笑他治国无能，就跟牛粪堆一样。国王很恼怒，下令在男孩堆牛粪的地方建起一座土塔把牛粪塔盖住。但奇怪的事又发生了，牛粪塔不仅没有被盖住，反而越长越高，冒出土塔之上，直到高出地面400尺才停止继续升高。国王不服输，下令把土塔修建得更高更大。直到塔基加宽到39步，土塔才达到牛粪塔相同的高度。到这时，伽利色迦国王才猛然醒悟，那四个孩子其实是佛祖派来点化他的四大天王，为的是让他修建佛塔，皈依佛教。国王随即把国内最好的工匠请来，在牛粪塔和土塔旁边用木头构筑了一座真正的佛塔。

关于这座木构佛塔，《道荣传》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塔高三丈，塔基和台阶都是用纹路鲜明的大理石修建的，栏杆则是用栌树和栱桐树木料做的，塔身也是木头构建，为13级木塔。塔顶竖了一根铁柱，高88尺，柱粗80围（约24尺），柱顶还有黄金承露盘15重，塔尖距离地面总高63丈2尺。”宋云和惠生看到的实际情况是，木佛塔保存完整，塔顶铁柱高约300尺，黄金做的承露盘13重。整座塔通高约700尺。

塔的建设施工过程中，遇到了一个技术难题，塔顶的铁柱怎么竖起来？

《道荣传》记载：乾陀罗王修建雀离佛塔，13层木结构塔身完成后，顶上的铁柱一时找不到办法立上去。后来国王下令在塔的四角建起四座高楼，在楼里放置很多金银珠宝，又让工匠们在四角的高楼安装上葫芦吊索。一切安排停当后，国王和王后带领诸王子登上高楼烧香，散花，虔心拜佛，并让全体工匠一齐祈求佛祖保佑。待到所有人都归于宁静，精神高度集中时，一齐拉动葫芦吊的绞索，结果铁柱一下就树立起来了。乾陀罗国的百姓目睹铁柱立上塔顶，都惊叹不已，说那一定是佛祖派来的四位护法天王帮助的结果，因为这绝非普通人力所能竖立起来的。

相传雀离佛塔建成后的初期，旁边那座牛粪塔仍然存在，在大塔以南仅三步之遥。当地婆罗门教徒看见那塔，不相信是牛粪堆成的，伸手探看，结果手陷进去，抽出手来塔身就留下一个黑洞，婆罗门这才相信真是牛粪做的。牛粪塔不受雨水冲刷，时间过去很久也不腐烂，塔上婆罗门探看留下的黑洞也保留下来，曾有人拿香泥去填那黑洞，却怎么也填不满。宋云和惠生去时，那位置已经建起一座宫殿把牛粪塔笼罩住。

雀离佛塔自建成以来，曾经三次自然失火被焚毁，每次失火后，乾陀罗国王都下令按原样重修。该国耆旧父老就说：“按照佛祖的说法，这座佛塔如果被天火烧毁七次，佛教在人世间就会衰亡了。”国王对此说法深信不疑，因此很重视对佛塔的保护，并对雀离佛塔不断地给予布施。如今塔内所供的佛事用具都是黄金和玉石制作的，塔内所藏宝物种类繁多，千变万化，难以尽数。每当旭日东升，塔顶的黄金承露盘，在阳光的照耀下，金光四射，灿烂辉煌。微风吹过宝塔，塔顶的风铃发出悦耳的和声。古往今来，西



草原上的经幡。公元六世纪，经幡已经成为北魏与西域国家交往的赠礼。



天神帝释像。惠生、宋云在乾陀罗找到了帝释化鹰与尸毗王舍身救鸽的故事发生地。

域的佛塔没有比这座雀离塔更伟大更著名的了。

雀离佛塔刚建成时，伽利色迦国王把王宫收藏的珍珠施舍出来，让工匠织成一张巨大的珠网，覆盖在宝塔上作为装饰。几年以后，国王感到这一做法有些不妥，因为珍珠大网价值黄金数万两，自己在位时虽然能保护完好，但保不定死后会怎么样。到时或许就有居心不良之徒，起心盗窃甚至抢夺。那时恐怕不仅珠网不保，甚至宝塔都会因此遭到破坏而无人修葺。国王于是下令将珍珠罗网卸下，装在几只大铜锅里。同时派王宫卫士在佛塔西北100步的位置挖出一个深坑，将那些珍珠埋藏起来。又在埋藏地移栽了一棵菩提树。那棵树树身高大，粗壮的树枝旁逸斜出，繁茂的树冠密叶蔽天。菩提树下还雕塑了四天王像，身高一丈五尺，分别安放在树的四周坐而围之。另外还塑了四条负责掌管宝珠的巨龙，以此警告世人，如心生邪念，盗取宝珠，必遭杀身之祸。珍珠埋藏完毕，国王又让工匠刻了一块石碑，将自己的嘱语铭刻其上：

兹有乾陀罗国王伽利色迦，谨遵佛语建此宝塔并埋藏珠宝于此，以佑吾国臣民永奉佛法。将来若此塔遭遇损坏，劳烦后世贤明君主，悉心修葺维护。若佛塔修缮资费不足，即可起出此处所藏宝珠以充之。专此铭示。

雀离佛塔以南约五十步位置，还有一座正圆形的石砌佛塔，高约二丈。相传此塔很有灵验，能为凡人预告吉凶。人们有事求告，拿手触摸石塔，必有回应。如果是吉兆，石塔上的铜铃就会鸣响；反之则为凶兆，无论求告者怎样触摸甚至双手摇撼塔身，塔铃也不会发出声响。惠生和尚去看过那座石塔。因为身在他乡远离祖国，惠生便求告，希望能得到吉兆，保佑自己与宋云居士平安返回中国。惠生先是虔诚地向佛塔做了礼拜，把自己的心愿默念一遍，然后用手指触碰塔身。奇怪的事果然发生，虽然没有直接触碰到铜铃，铜铃也发出了鸣响。惠生得到了吉兆，心里觉得安宁了许多。后来果然得到应验，他们都平安返回了中国。

惠生和尚最初从京师洛阳出发时，胡太后敕令让他带上1000只五色百尺

经幡、500只织锦香袋、2000只王公卿士经幡，作为与各国交往的礼物。惠生自到达于阗国开始，每到一处重要的佛教场所，都要拿太后赐给的礼物作布施。到乾陀罗国时，所带的礼物已全部送完，只留下太后亲手绣制的一只五色百尺经幡，是惠生打算用来供奉最重要的佛教圣迹尸毗王塔的，结果面对雀离佛塔这一伟大圣迹，竟没有合适的供品了。宋云居士就把两名奴婢留下作为永久的供奉，充当雀离佛塔的洒扫奴仆。惠生和尚则把预留的旅行资费节省下来，请来乾陀罗国最好的工匠，比照雀离佛塔的样子，用青铜打造了一座模型塔，同时还雕塑了佛祖释迦牟尼的四塔身变像，作为特别供奉留在那里。

宋云居士和惠生和尚在雀离佛塔做完全部佛事，继续拜佛的行程。他们往西北方向走了七天，渡过一条大河，最后来到佛祖留下的另一处著名圣迹地，拜谒尸毗王塔。佛经记载，佛祖释迦牟尼前世曾为国王，名尸毗王，潜心修佛。天神帝释有心考验他向善的心意是否虔诚，化身为一只老鹰，抓住一只鸽子要吃掉。尸毗王不忍心看到鸽子受难，便割下自己腿上的肉与老鹰作交易，让他吃自己的肉，把鸽子放生。后来人们便在尸毗王舍身救鸽的地方建起一座佛寺和一座塔，那地方今天属于乾陀罗国。塔寺旁边的位置，当年曾是尸毗王宫的一处粮食仓库，后来被大火烧毁。仓库里存放的粳米被火烧焦，其遗迹保留至今，焦米也保留到现在。当地人把那些焦米当成药物食用，据说只须服食一粒焦米，就可保证一生不染疟疾。也因为此，乾陀罗国专门制定了法律，规定国民可以在指定的日子取食一粒焦米，其他时候则禁止取用，违者以盗窃罪论处。

那伽罗阿国

宋云居士和惠生和尚离开乾陀罗国后，还到了天竺的其他什么国度，两人在他们的行传中没有再作记录。《道荣传》则还写到了一个留下重要佛迹的国家，即那伽罗阿国。《道荣传》记载：“那伽罗阿国有一件最伟大的佛教圣物，就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头顶骨。佛顶骨额部宽约四寸，呈黄白色，下部有一些孔洞，大的可以容一根手指穿过，看上去就像一个蜂窝。”

那伽罗阿国境内有座耆贺滥寺，耆贺滥是当地话，就是锡杖的意思。该寺藏有佛祖释迦牟尼穿过的袈裟，共13件。道荣拿尺子量过那些圣物，或短或长，表明它们不是同时制作的，也不是同一个裁



陕西扶风县法门寺供奉的佛指舍利。惠生、宋云在天竺那伽罗阿国王城目睹了人们供奉佛祖释迦牟尼牙齿和头发舍利的情形。



佛陀的手。惠生、宋云在那伽罗阿国记录下自然形成的六只佛手奇迹。

缝做的。耆贺滥寺收藏了一根释迦牟尼亲自用过的锡杖。锡杖长一丈七尺，有金箔装饰，寺僧用一只长圆形木匣收藏着。关于这根佛用锡杖还有一种说法——锡杖的轻重不是恒定的，有时轻有时重。据说最重的时候，100个人都抬不起来，轻的时候，一个人就可以举起来，真是神奇。

那伽罗阿国王城，当地人简称那竭城。城里有一座宝塔，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的牙齿和头发舍利，用一只宝箱盛装供奉，每天清晨和傍晚拿出来让信众朝拜。

那伽罗阿国还有一处著名的佛教圣迹，叫瞿波罗山，山上有一个洞窟能看见释迦牟尼佛的真身影像。洞窟的洞口朝着东方，朝西边走进去15步站定，远远就能看见众多身影，但无法辨认哪一个是佛祖真身的影子。走近洞壁看时，却什么也没有，伸手触摸只有石壁。有经验的人则是先靠近石壁，再一步步后退，那影像便逐渐显现，最后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佛祖的身形和相貌都很分明，特征突出，在人世间独一无二。

瞿波罗山佛影洞窟的前方有一块方形岩石，上面留有佛祖的足迹。洞窟西南约100步有一条小溪，相传佛祖当年曾在这里洗过袈裟。佛影洞窟往北一里的位置也有个洞窟，当地人叫做目连窟。目连是释迦牟尼的弟子，全名叫大目犍连，相传他曾独自在这个洞窟里修行。目连窟北边有座山，山岩上面有自然形成的六只佛手像，据说是释迦牟尼佛之前若干世的六位佛留下的。六佛手岩下并排修建了六座佛塔，通高10丈。当地人已经说不清这是什么时候修建的了，只是历代相传，当这六座佛塔倾塌陷入地下的那一天，佛教就

会衰亡，此世界就毁灭了。与这六座塔相伴并建的还有一座石塔，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合起来并称七佛塔。释迦牟尼塔在六佛塔南边，距离稍远，塔上刻着铭文，据说是释迦牟尼亲手书写的。铭文是梵语，多年过去，字迹仍清晰可辨。

杨衒之按

以上故事，主要依据惠生和尚关于天竺取经的自述载录。惠生和尚在乌苌国居住了两年，观察到的天竺各国的民风民俗大同小异，故而没有逐一记录。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年）二月，惠生回到魏都洛阳，但他回国后所写的《行纪》行文十分简略，很多事都没有记录下来。西域各国的相关资料，根据过去的史籍《道荣传》和宋云居士撰写的《宋云家纪》，作了必要的补充，以备查考。衒之在此，特加说明。



参考书目

《史记》，西汉司马迁　著
《汉书》，东汉班固　著
《三国志》，晋陈寿　著
《佛国记》，晋法显　撰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　著
《宋书》，南朝梁沈约　撰
《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　撰
《高僧传》，南朝梁慧皎　撰
《水经注》，北魏郦道元　撰
《魏书》，北齐魏收　撰
《晋书》，唐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　撰
《梁书》，唐姚思廉　撰
《南史》，唐李大师、李延寿　撰
《北史》，唐李大师、李延寿　撰
《酉阳杂俎》，唐段成式　撰
《续高僧传》，唐道宣　撰
《大唐西域记》，唐玄奘　撰
《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唐慧立、彦悰　撰
《太平御览》，北宋李坊等　编
《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　主编
《长阿含经》
《大光明经》
《须大奴经》
《佛本行经》
《弥勒本愿经》
《大般涅槃经》
《阿弥陀经》
《观无量寿佛经》
《妙法莲华经》
《金刚经》
《起世经》

附

洛阳伽蓝记（原文）

魏抚军府司马杨衒之撰



序

三坟五典之说，九流百氏之言，并理在人区，而义兼天外。至於一乘二谛之原，三明六通之旨，西域备详，东土靡记。自项日感梦，满月流光，阳门饰豪眉之象，夜台图绀发之形，迩来奔竞，其风遂广。至于晋室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於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暨永熙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於荒阶，山鸟巢於庭树。游儿牧竖，踯躅於九逵；农夫耕老，艺黍於双阙。始知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然寺数最多，不可遍写，今之所录，止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祥异，世谛俗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记远近。凡为五篇。余才非著述，多有遗漏，后之君子，详其阙焉。

太和十七年，高祖迁都洛阳，诏司空公穆亮营造宫室，洛阳城门依魏晋旧名。

东面有三门：北头第一门，曰建春门。汉曰上东门。阮籍《诗》曰“步出上东门”，是也。魏晋曰建春门，高祖因而不改。次南曰东阳门。汉曰中东门。魏晋曰东阳门，高祖因而不改。次南曰青阳门。汉曰望京门。魏晋曰清明门，高祖改为青阳门。

南面有四门：东头第一门，曰开阳门。初，汉光武迁都洛阳，作此门始成，而未有名，忽夜中有柱自来在楼上。后琅琊郡开阳县上言南门一柱飞去，使来视之，则是也。遂以“开阳”为名。自魏及晋因而不改，高祖亦然。次西曰平昌门。汉曰平门。魏晋曰平昌门，高祖因而不改。次西曰宣阳门。汉曰小苑门。魏晋曰宣阳门，高祖因而不改。次西曰津阳门。汉曰津门。魏晋曰津阳门，高祖因而不改。

西面有四门：南头第一门，曰西明门。汉曰广阳门。魏晋因而不改，高祖改为西明门。次北曰西阳门。汉曰雍门。魏晋曰西明门，高祖改为西阳门。次北曰阊阖门。汉曰上西门。上有铜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魏晋曰阊阖门，高祖因而不改。次北曰承明门。承明者，高祖所立，当金墉城前东西大道。迁京之始，宫阙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数诣寺（与）沙门论义，故通此门，而未有名，世人谓之“新门”。时王公卿士常

迎驾於新门，高祖谓御史中尉李彪曰："曹植《诗》云：'谒帝承明庐'。此门宜以'承明'为称。"遂名之。

北面有二门：西头曰大夏门。汉曰夏门，魏晋曰大夏门。高祖因而不改。宣武帝造三层楼，去地二十丈。洛阳城门楼皆两重，去地百尺，惟大夏门甍栋千云。东头曰广莫门。汉曰穀门。魏晋曰广莫门，高祖因而不改。自广莫门以西，至於大夏门，宫观相连，被诸城上也。门有三道，所谓九轨。

洛阳伽蓝记卷第一

永宁寺，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宫前阊阖门南一里御道西。

其寺东有太尉府，西对永康里，南界昭玄曹，北邻御史台。阊阖门前御道东有左卫府。府南有司徒府。司徒府南有国子学，堂内有孔丘像。颜渊问仁、子路问政在侧。国子学南有宗正寺，寺南有太庙，庙南有护军府，府南有衣冠里。御道西有右卫府，府南有太尉府，府南有将作曹，曹南有九级府，府南有太社，社南有凌阴里，即四朝时藏冰处也。

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初掘基至黄泉下，得金像三十躯，太后以为信法之徵，是以营建过度也。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斛。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一十一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鏁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鏁上亦有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瓮子。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三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扉上各有五行金钤，合有五千四百枚。复有金环铺首，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至於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

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金织成像五躯，玉像二躯。作工奇巧，冠於当世。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璅绮疏，难得而言。栝柏椿松，扶疏檐霤，藂竹香草，布护阶墀。

是以常景碑云："须弥宝殿，兜率净宫，莫尚於斯也。"

外国所献经像，皆在此寺。寺院墙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宫墙也。四面各开一门。南门楼三重，通三阁道，去地二十丈，形制似今端门。图以云气，画彩仙灵，列钱青璅，赫奕丽华。拱门有四力士，四师子，饰以金银，加之珠玉，庄严焕炳，世所未闻。东西两门亦皆如之，所可异者，唯楼两重。北门一道，上不施屋，似乌头门。其四门外，皆树以青槐，亘以绿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路断飞尘，不由滃云之润；清风送凉，岂籍合欢之发？

诏中书舍人常景为寺碑文。

景字永昌，河内人也。敏学博通，知名海内。太和十九年，为高祖所器，拔为律学博士，刑法疑狱，多访於景。正始初，诏刊律令，永作通式，敕景共治书侍御史高僧裕、羽林监王元龟、尚书郎祖莹、员外散骑侍郎李琰之等，撰集其事。又诏太师彭城王勰、青州刺史刘芳，入预其议。景讨正科条，商榷古今，甚有伦序，见行於世，今律二十篇是也。又共芳造洛阳宫殿门阁之名，经途里邑之号。出除长安令，时人比之潘岳。其后历位中书舍人，黄门侍郎，秘书监，幽州刺史，仪同三司。学徒以为荣焉。景入参近侍，出为侯牧，居室贫俭，事等农家，唯有经史，盈车满架。所著文集，数百余篇，给事中封暐伯作序行於世。

装饰毕功，明帝与太后共登之。视宫中如掌内，临京师若家庭，以其目见宫中，禁人不听升之。

衒之尝与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下临云雨，信哉不虚！

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

至孝昌二年中，大风发屋拔树，刹上宝瓶，随风而落，入地丈余。复命工匠更铸新瓶。

建义元年，太原王尔朱荣总士马於此寺。

荣字天宝，北地秀容人也。世为第一领民酋长，博陵郡公。部落八千余，家有马数万匹，富等天府。武泰元年二月中帝崩无子，立临洮王世子钊以绍大业，年三岁，太后贪秉朝政，故以立之。荣谓并州刺史元天穆曰："皇帝晏驾，春秋十九，海内士庶，犹曰幼君。况今奉未言之儿，以临天下，而望升平，其可得乎？吾世荷国恩，不能坐看成败，今欲以铁马五千，赴哀山陵，兼问侍臣帝崩之由。君竟谓如何？"穆曰："明公世跨并肆，雄才杰出，部落之民，控弦一万。若能行废立之事，伊霍复见於今日。"荣即共穆结异姓兄弟。穆年大，荣兄事之。荣为盟主，穆亦拜荣。於是密议长君诸王之中不知谁应当璧。遂於晋阳，人各铸像不成，唯长乐王子攸像光相具足，端严特妙。是以荣意在长乐。遣苍头王丰入洛，约以为主。长乐即许之，共刻期契。荣三军皓素，扬旌南出。太后闻荣举兵，召王公议之。时胡氏专宠，皇宗怨望，入议者莫肯致言。唯黄门侍郎徐纥曰："尔朱荣马邑小胡，人才凡鄙，不度德量力，长戟指阙，所谓穷辙拒轮，积薪候燎！今宿卫文武足得一战，但守河桥，观其意趣；荣悬军千里，兵老师弊，以逸待劳，破之必矣。"后然纥言，即遣都督李神轨、郑季明等，领众五千，镇河桥。四月十一日荣过河内，至高头驿。长乐王从雷陂北渡，赴荣军所。神轨季明等见长乐王往，遂开门降。十二日荣军于芒山之北，河阴之野。十三日召百官赴驾，至者尽诛之。王公卿士及诸朝臣死者二千余人。十四日车驾入

城，大赦天下，改号为建义元年，是为庄帝。于时新经大兵，人物歼尽，流迸之徒，惊骇未出。庄帝肇升太极，解网垂仁，唯散骑常侍山伟一人拜恩南阙。加荣使持节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开府北道大行台、都督十州诸军事大将军、领左右、太原王。其天穆为侍中、太尉公、世袭并州刺史、上党王。起家为公卿牧守者，不可胜数。二十日洛中草草，犹自不安。死生相怨，人怀异虑。贵室豪家，弃宅竞窜；贫夫贱士，襁负争逃。於是出诏，滥死者，普加褒赠。三品以上，赠三公。五品以上，赠令仆。七品以上，赠州牧。白民赠郡镇。於是稍安。帝纳荣女为皇后。进荣为柱国大将军录尚书事，余官如故。进天穆为大将军，余官皆如故。

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颢复入洛，在此寺聚兵。

颢，庄帝从兄也。孝昌末镇汲郡。闻尔朱荣入洛阳，遂南奔萧衍。是年入洛，庄帝北巡。颢登皇帝位，改年曰建武元年。颢与庄帝书曰："大道既隐，天下匪公。祸福不追，与能义绝。朕犹庶几五帝，无取六军。正以糠秕万乘，锱铢大宝，非贪皇帝之尊，岂图六合之富？直以尔朱荣往岁入洛，顺而勤王，终为魏贼。逆刃加於君亲，锋镝肆於卿宰。元氏少长，殆欲无遗。已有陈恒盗齐之心，非无六卿分晋之计。但以四海横流，欲篡未可；暂树君臣，假相拜置。害卿兄弟，独夫介立。遵养待时，臣节讵久？朕睹此心寒，远投江表，泣请梁朝，誓在复耻。风行建业，电赴三川，正欲问罪於尔朱，出卿於桎梏；恤深怨於骨肉，解苍生於倒悬。谓卿明眸击节，躬来见我，共叙哀辛，同讨凶羯。不意驾入城皋，便尔北渡。虽迫於凶手，势不自由；或贰生素怀，弃剑猜我。闻之永叹，抚衿而失。何者？朕之於卿，兄弟非远。连枝分叶，兴灭相依。假有内阋，外犹御侮；况我与卿，睦厚偏笃，其於急难，凡今莫如。弃亲即雠，义将焉据也？且尔朱荣不臣之迹，暴於旁午。谋魏社稷，愚智同见。卿乃明白疑於必然，讬命豺狼，委身虎口，弃亲助贼，兄弟寻戈。假获民地，本是荣物；若克城邑，绝非卿有。徒危宗国，以广寇仇。快贼莽之心，假卞庄之利。有识之士，咸为惭之。今家国隆替，在卿与我。若天道助顺，誓兹义举，则皇魏宗社，与运无穷。傥天不厌乱，胡羯未殄，鸱鸣狼噬，荐食河北，在荣为福，於卿为祸。岂伊异人？尺书道意，卿宜三复。义利是图，富贵可保，狗人非虑。终不食言，自相鱼肉。善择元吉，勿贻后悔。"此黄门郎祖莹之词也。时帝在长子城，太原王上党王来赴急。六月帝围河内，太守元桃汤车骑将军宗正珍孙等为颢守，攻之弗克。时暑炎赫，将士疲劳，太原王欲使帝幸晋阳，至秋更举大义，未决，召刘助筮之，助曰："必克。"於是至明尽力攻之，如其言。桃汤珍孙并斩首，以殉三军。颢闻河内不守，亲率百僚出镇河桥，特迁侍中安丰王延明往守硖石。七月帝至河阳，与颢隔河相望。太原王命车骑将军尔朱兆潜师渡河，破延明於硖石。颢闻延明败，亦散走。所将江淮子弟五千人，莫不解甲相泣，握手成别。颢与数十骑欲奔萧衍，至长社，为社民斩其首，传送京师。二十日帝还洛阳，进太原王天柱大将军，余官亦如故；进上党王太宰，余官亦如故。



永安三年，逆贼尔朱兆囚庄帝於寺。

时太原王位极心骄，功高意侈，与夺任情，臧否肆意。帝怒谓左右曰："朕宁作高贵乡公死，不作汉献帝生！"九月二十五日，诈言产太子，荣穆并入朝，庄帝手刃荣於明光殿，穆为伏兵鲁暹所杀。荣世子部落大人亦死焉。荣部下车骑将军尔朱阳都等二十人，随入朱华门，亦为伏兵所杀。唯右仆射尔朱世隆素在家，闻荣死，总荣部曲，烧西阳门，奔河桥。至十月一日，隆与荣妻北乡郡长公主至芒山冯王寺为荣追福荐斋。即遣尔朱侯讨伐、尔朱那律归等，领胡骑一千，皆白服来至郭下，索太原王尸丧。帝升大夏门望之，遣主书牛法尚谓归等曰："太原王立功不终，阴图釁逆，王法无亲，已依正刑，罪止荣身，余皆不问。卿等何为不降？官爵如故。"归曰："臣从太原王来朝陛下，何忽今日枉致无理？臣欲还晋阳，不忍空去，愿得太原王尸丧，生死无恨。"发言雨泪，哀不自胜。群胡恸哭，声振京师。帝闻之，亦为伤怀。遣侍中朱元龙齎铁券与世隆，待之不死，官位如故。世隆谓元龙曰："太原王功格天地，道济生民，赤心奉国，神明所知。长乐不顾信誓，枉害忠良，今日两行铁字，何足可信？吾为太原王报仇，终不归降！"元龙见世隆呼帝为长乐，知其不款，且以言帝。帝即出库物置城西门外，募敢死之士，以讨世隆，一日即得万人。与归等战於郭外，凶势不摧。归等屡涉戎场，便利击刺；京师士众未习军旅，虽皆义勇，力不从心。三日频战，而游魂不息。帝更募人断河桥。有汉中人李苗为水军，从上流放火烧桥，世隆见桥被焚，遂大剽生民，北上太行。帝遣侍中源子恭、黄门郎杨宽，领步骑三万，镇河内。世隆至高都，立太原太守长广王晔为主，改号曰建明元年。尔朱氏自封王者八人。长广王都晋阳，遣颍川王尔朱兆举兵向京师，子恭军失利，兆自雷陂涉渡，擒庄帝於式乾殿。帝初以黄河奔急，谓兆得猝济，不意兆不由舟楫，凭流而渡。是日水浅，不没马腹，故及此难。书契所记，未之有也。

衒之曰：昔光武受命，冰桥凝於滹水；昭烈中起，的卢踊於泥沟；皆理合於天，神祇所福，故能功济宇宙，大庇生民。若兆者，蜂目豺声，行穷枭獍，阻兵安忍，贼害君亲，皇灵有知，鉴其凶德！反使孟津由膝，赞其逆心，《易》称天道祸淫，鬼神福谦，以此验之，信为虚说。

时兆营军尚书省，建天子金鼓，庭设漏刻，嫔御妃主，皆拥之於幕。锁帝於寺门楼上。时十二月，帝患寒，随兆乞头巾，兆不与，遂因帝送晋阳，缢於三级寺。帝临崩礼佛，愿不为国王。又作五言曰："权去生道促，忧来死路长。怀恨出国门，含悲入鬼乡。隧门一时闭，幽庭岂复光？思鸟吟青松，哀风吹白杨。昔来闻死苦，何言身自当！"至太昌元年冬，始迎梓宫赴京师，葬帝靖陵。所作五言诗即为挽歌词。朝野闻之，莫不悲恸，百姓观者，悉皆掩涕而已！

永熙三年二月，浮图为火所烧。帝登凌云台望火，遣南阳王宝炬、录尚书［事］长孙稚、将羽林一千救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泪而去。火初从第

八级中平旦大发，当时雷雨晦冥，杂下霰雪，百姓道俗，咸来观火。悲哀之声，振动京邑。时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经三月不灭。有火入地寻柱，周年犹有烟气。

其年五月中，有人从东莱郡来云："见浮图於海中，光明照耀，俨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见之。俄然雾起，浮图遂隐。"至七月中，平阳王为侍中斛斯椿所挟，奔於长安。十月而京师迁邺。

建中寺，普泰元年尚书令乐平王尔朱世隆所立也。

本是阉官司空刘腾宅。屋宇奢侈，梁栋逾制，一里之间，廊庑充溢。堂比宣光殿，门匹乾明门，博敞弘丽，诸王莫及也。

在西阳门内御道北所谓延年里。

刘腾宅东有太仆寺，寺东有乘黄署，署东有武库署，即魏相国司马文王府库，东至阊阖宫门是也。

西阳门内御道南，有永康里。里内复有领军将军元义宅。

掘故井得石铭云是汉太尉荀彧宅。

正光年中，元义专权，太后幽隔永巷，腾为谋主。

义是江阳王继之子，太后妹婿。熙平初，明帝幼冲，诸王权上，太后拜义为侍中、领军左右，令总禁兵，委以腹心，反得幽隔永巷六年，太后哭曰："养虎自齧，长虺成蛇。"

至孝昌二年太后反政，遂诛义等，没腾田宅。元义诛日，腾已物故，太后追思腾罪，发墓残尸，使其神灵无所归趣。以宅赐高阳王雍。建义元年尚书令乐平王尔朱世隆为荣追福，题以为寺。朱门黄阁，所谓仙居也。以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室。金花宝盖，遍满其中。有一凉风堂，本腾避暑之处，凄凉常冷，经夏无蝇，有万年千岁之树也。

长秋寺，刘腾所立也。

腾初为长秋令卿，因以为名。

在西阳门内御道北一里。

亦在延年里，即是晋中朝时金市处。寺北有濛汜池，夏则有水，冬则竭矣。

中有三层浮图一所，金盘灵刹，曜诸城内。作六牙白象负释迦在虚空中。庄严佛事，悉用金玉，作工之异，难可具陈。四月四日此像常出，闢邪师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骧一面。彩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於都市。像停之处，观者如堵。迭相践跃，常有死人。

瑶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在阊阖城门御道北，东去千秋门二里。

千秋门内道北有西游园，园中有凌云台，即是魏文帝所筑者。台上有八角井，高祖於井北造凉风观，登之远望，目极洛川。台下有碧海曲池。台



东有宣慈观，去地十丈。观东有灵芝钓台，累木为之，出於海中，去地二十丈。风生户牖，云起梁栋，丹楹刻桷，图写列仙。刻石为鲸鱼，背负钓台；既如从地踊出，又似空中飞下。钓台南有宣光殿，北有嘉福殿，西有九龙殿。殿前九龙吐水成一海。凡四殿，皆有飞阁向灵芝往来。三伏之月，皇帝在灵芝台以避暑。

有五层浮图一所，去地五十丈。仙掌凌虚，铎垂云表，作工之妙，埒美永宁。讲殿尼房，五百余间。绮疏连亘，户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胜言。牛筋狗骨之木，鸡头鸭脚之草，亦悉备焉。椒房嫔御，学道之所，掖庭美人，并在其中。亦有名族处女，性爱道场，落发辞亲，来仪此寺。屏珍丽之饰，服修道之衣，投心八正，归诚一乘。

永安三年中尔朱兆入洛阳，纵兵大掠，时有秀容胡骑数十人，入寺淫秽，自此后颇获讥讪。京师语曰：洛阳男儿急作髻，瑶光寺尼夺作婿。

瑶光寺北有承明门，有金墉城，即魏氏所筑。

晋永康中惠帝幽于金墉城。东有洛阳小城，永嘉中所筑。城东北角有魏文帝百尺楼，年虽久远，形制如初。高祖在城内作光极殿，因名金墉城门为光极门。又作重楼飞阁，遍城上下，从地望之，有如云也。

景乐寺，太傅清河文献王怿所立也。

怿是孝文皇帝之子，宣武皇帝之弟。

在阊阖南，御道东。西望永宁寺正相当。

寺西有司徒府，东有大将军高肇宅。北连义井里。义井里北门外有丛树数株，枝条繁茂。下有甘井一所，石槽铁罐，供给行人，饮水庇阴，多有憩者。

有佛殿一所，像辇在焉。雕刻巧妙，冠绝一时。堂庑周环，曲房连接，轻条拂户，花蕊被庭。至於六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及文献王薨，寺禁稍宽，百姓出入，无复限碍。后汝南王悦复修之。

悦是文献之弟。

召诸音乐，逞伎寺内。奇禽怪兽，舞抃殿庭。飞空幻惑，世所未睹。异端奇术，总萃其中。剥驴投井，植枣种瓜，须臾之间，皆得食之。士女观者，目乱精迷。自建义已后，京师频有大兵，此戏遂隐也。

昭仪尼寺，阉官等所立也。在东阳门内一里御道南。

东阳门内道北有太仓导官二署。东南治粟里，仓司官属住其内。

太后临朝，阉寺专宠，宦者之家，积金满堂。是以萧忻云：“高轩斗升者，尽是阉官之嫠妇；胡马鸣珂者，莫非黄门之养息也。”

忻，阳平人也，爱尚文藉，少有名誉，见阉寺宠盛，遂发此言，因即知名，为治书侍御史。

寺有一佛二菩萨，塑工精绝，京师所无也。四月七日常出诣景明，景明

三像恒出迎之。伎乐之盛，与刘腾相比。堂前有酒树麵木。昭仪寺有池，京师学徒谓之翟泉也。

衒之按杜预注《春秋》云翟泉在晋太仓西南，按晋太仓在建春门内，今太仓在东阳门内，此地今在太仓西南，明非翟泉也。后隐士赵逸云：此地是晋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绿珠楼。於是学徒始寤，经过者，想见绿珠之容也。

池西南有愿会寺，中书侍郎王翊舍宅所立也。佛堂前生桑树一株，直上五尺，枝条横绕，柯叶傍布，形如羽盖。复高五尺，又然。凡为五重，每重叶椹各异。京师道俗谓之神桑。观者成市，布施者甚众。帝闻而恶之，以为惑众。命给事黄门侍郎元纪伐杀之。其日云雾晦冥，下斧之处，血流至地，见者莫不悲泣。

寺南有宜寿里，内有苞信县令段晖宅。

地下常闻有钟声，时见五色光明，照於堂宇。晖甚异之。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躯，可高三尺，并有二菩萨。趺坐上铭云：晋太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书监荀勗造。晖遂舍宅为光明寺。时人咸云此是荀勗故宅。其后盗者欲窃此像，像与菩萨合声喝贼，盗者惊怖，应即殒倒。众僧闻像叫声，遂来捉得贼。

胡统寺，太后从姑所立也。

入道为尼，遂居此寺。

在永宁南一里许。宝塔五重，金刹高耸。洞房周匝，对户交疏。朱柱素壁，甚为佳丽。其寺诸尼，帝城名德，善於开导，工谈义理。常入宫与太后说法，其资养缁流，从无比也。

修梵寺，在清阳门内御道北。嵩明寺，复在修梵寺西。并雕墙峻宇，比屋连甍，亦是名寺也。修梵寺有金刚，鸠鸽不入，鸟雀不栖。菩提达摩云得其真相也。

寺北有永和里，汉太师董卓之宅也。

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今犹有水，冬夏不竭。

里中有太傅录尚书事长孙稚、尚书右仆射郭祚、吏部尚书邢峦、廷尉卿元洪超、卫尉卿许伯桃、凉州刺史尉成兴等六宅。

皆高门华屋，斋馆敞丽。楸槐荫途，桐杨夹植。当世名为贵里。掘此地者，辄得金玉宝玩之物。时邢峦家常掘得丹砂，及钱数十万，铭云："董太师之物。"后卓夜中随峦索此物，峦不与之。经年峦遂卒矣。

景林寺，在开阳门内御道东。讲殿叠起，房庑连属。丹楹炫日，绣桷迎风，实为胜地。寺西有园，多饶奇果。春鸟秋蝉，鸣声相续。中有禅房一所，内置祇洹精舍，形制虽小，巧构难比。加以禅阁虚静，隐室凝邃，嘉树夹牖，芳杜匝阶，虽云朝市，想同岩谷。静行之僧，绳坐其内，飧风服道，



结跏数息。有石铭一所，国子博士卢白头为其文。

白头，一字景裕，范阳人也。性爱恬静，丘园放敖。学极六经，说通百氏。普泰初，起家为国子博士。虽在朱门，以注述为事，注《周易》行之於世也。

建春门内御道南有句盾、典农、籍田三署。籍田南有司农寺。御道北有空地，拟作东宫，晋中朝时太仓处也。太仓西南有翟泉，周迴三里，即《春秋》所谓“王子虎晋狐偃盟於翟泉”也。

水犹澄清，洞底明净。鳞甲潜藏，辨其鱼鳖。

高祖於泉北置河南尹。

中朝时步广里也。

泉西有华林园。高祖以泉在园东，因名为“苍龙海”。华林园中有大海，即汉天渊池。

池中犹有魏文帝九华台。高祖於台上造清凉殿，世宗在海内作蓬莱山。山上有仙人馆。台上有钓台殿。并作虹蜺阁，乘虚来往。至於三月禊日，季秋巳辰，皇帝驾龙舟鹢首，游於其上。

海西有藏冰室。六月出冰，以给百官。海西南有景山殿。山东有羲和岭，岭上有温风室。山西有姮娥峰，峰上有露寒馆。并飞阁相通，凌山跨谷。山北有玄武池，山南有清暑殿。殿东有临涧亭，殿西有临危台。

景阳山南，有百果园。果别作林，林各有堂。

有仙人枣，长五寸，把之两头俱出，核细如针，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传云出昆仑山，一曰西王母枣。又有仙人桃，其色赤，表里照彻，得霜乃熟。亦出昆仑山，一曰王母桃也。

柰林南有石碑一所，魏明帝所立也。题云“苗茨之碑”。高祖於碑北作苗茨堂。

永安中，庄帝马射於华林园，百官皆来读碑，疑“苗”字误。国子博士李同轨曰：“魏明英才，世称三祖。公幹仲宣，为其羽翼。但未知本意如何，不得言误也。”衒之时为奉朝请，因即释曰：“以蒿覆之，故言苗茨。何误之有？”众咸称善，以为得其旨归。

柰林西有都堂，有流觞池。堂东有扶桑海。

凡此诸海，皆有石窦流於地下，西通穀水，东连阳渠，亦与翟泉相连。若旱魃为害，穀水注之不竭；离毕滂润，阳穀泄之不盈。至於鳞甲异品，羽毛殊类，濯波浮浪，如似自然也。

洛阳伽蓝记卷第二

明悬尼寺，彭城武宣王勰所立也。在建春门外石桥南。



穀水周围绕城，至建春门外，东入阳渠石桥。桥有四石柱，在道南，铭云："汉阳嘉四年将作大匠马宪造。"逮我孝昌三年大雨颓桥，南柱始埋没，道北二柱，至今犹存。衒之案刘澄之《山川古今记》、戴延之《西征记》并云晋太康元年造，此则失之远矣。按澄之等并生在江表，未游中土，假因征役，暂来经过，至於旧事，多非亲览，闻诸道路，便为穿凿，误我后学，日月已甚。

有三层塔一所，未加庄严。寺东有中朝时常满仓，高祖令为租场，天下贡赋所聚蓄也。

龙华寺，宿卫羽林虎贲等所立也。在建春门外阳渠南。

寺南有租场。

阳渠北有建阳里，里内有土台，高三丈，上作二精舍。

赵逸云：此台是中朝时旗亭也。上有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

有钟一口，撞之，闻五十里。太后以钟声远闻，遂移在宫内。置凝閒堂前，与内讲沙门打为时节。孝昌初，萧衍子豫章王综来降，闻此钟声，以为奇异，遂造《听钟歌》三首，行传於世。

综字世谦，伪齐昏主宝卷遗腹子也。宝卷临政淫乱，吴人苦之。雍州刺史萧衍立南康王宝融为主，举兵向秣陵，事既克捷，遂杀宝融而自立。宝卷有美人吴景晖，时孕综经月，衍因幸景晖，及综生，认为己子，小名缘觉，封豫章王。综形貌举止甚似昏主，其母告之，令自方便。综遂归我圣阙，更改名曰缵，字德文，始为宝卷追服三年丧。明帝拜综太尉公，封丹阳王。永安年中，尚庄帝姊寿阳公主字莒犁。公主容色美丽，综甚敬之。与公主语，常自称下官。授齐州刺史，加开府。及京师倾覆，综弃州北走。时尔朱世隆专权，遣取公主至洛阳，世隆逼之，公主骂曰："胡狗，敢辱天王女乎！"世隆怒，遂缢杀之。

瓔珞寺，在建春门外御道北，所谓建阳里也。

即中朝时白社地，董威辇所居处。

里内有瓔珞、慈善、晖和、通觉、晖玄、宗圣、魏昌、熙平、崇真、因果等十寺。

里内士庶，二千余户，信崇三宝。众僧利养，百姓所供也。

宗圣寺，有像一躯，举高三丈八尺，端严殊特，相好毕备，士庶瞻仰，目不暂瞬。此像一出，市井皆空，炎光辉赫，独绝世表。妙伎杂乐，亚於刘腾。城东士女，多来此寺观看也。

崇真寺比丘慧嶷，死经七日还活，经阎罗王检阅，以错召放免。

慧嶷具说过去之时，有五比丘同阅，一比丘云是宝明寺智圣，以坐禅苦

行得升天堂。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诵四十卷涅槃，亦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融觉寺昙谟最，讲《涅槃》《华严》，领从千人。阎罗王曰："讲经者心怀彼我，以骄凌物，比丘中第一粗行。今唯试坐禅、诵经，不问讲经。"其昙谟最曰："贫道立身以来，唯好讲经，实不闇诵。"阎罗王勅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昙谟最向西北门。屋舍皆黑，似非好处。有一比丘云是禅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辈檀越，造一切经，人中金像十躯。阎罗王曰："沙门之体，必须摄心守道。志在禅诵，不干世事，不作有为。虽造作经象，正欲得他人财物；既得财物，贪心即起；既怀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烦恼。"亦付司，仍与昙谟最同入黑门。有一比丘云是灵觉寺宝真，自云出家之前，尝作陇西太守，造灵觉寺。寺成，即弃官入道。虽不禅诵，礼拜不阙。阎罗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夺民财，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劳说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门。时太后闻之，遣黄门侍郎徐纥依慧凝所说即访宝明等寺。城东有宝明寺，城内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觉、禅林、灵觉等三寺，问智圣、道品、昙谟最、道弘、宝明等，皆实有之。议曰人死有罪福。即请坐禅僧一百人常在内殿供养之。"诏不听持经象沿路乞索。若私有财物，造经象者任意。慧嶷亦入白鹿山，隐居修道。自此以后，京邑比丘皆事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

出建春门外一里余，至东石桥。

南北而行，晋太康元年造。

桥南有魏朝时马市，刑嵇康之所也。桥北大道西有建阳里，大道东有绥民里。里内有河间刘宣明宅。

神龟年中，以直谏忤旨，斩於都市。讫目不瞑，尸行百步，时人谈以枉死。宣明少有名誉，精通经史，危行及於诛死也。

魏昌尼寺，阉官瀛州刺史李次寿所立也。在里东南角。即中朝牛马市处也。

刑嵇康之所。东临石桥。此桥南北行。晋太康元年中朝时市南桥也。澄之等盖见此桥铭，因而以桥为太康初造也。

石桥南道有**景兴尼寺**，亦阉官等所共立也。有金像辇，去地三丈，上施宝盖，四面垂金铃、七宝珠，飞天伎乐，望之云表。作工甚精，难可扬搉。像出之日，常诏羽林一百人举此像，丝竹杂伎，皆由旨给。

建阳里东有绥民里，里内有洛阳县，临渠水。

县门外有《洛阳令杨机清德碑》。

绥民里东，有崇义里。里内有京兆人杜子休宅。

地形显敞，门临御道。时有隐士赵逸，云是晋武时人，晋朝旧事，多所记录。正光初来至京师，见子休宅，叹息曰："此宅中朝时太康寺也。"时人未之信，遂问寺之由绪。逸云："龙骧将军王濬平吴之后，始立此寺。本

有三层浮图，用砖为之。”指子休园中曰：“此是故处。”子休掘而验之，果得砖数十万。并有石铭云：“晋太康六年岁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仪同三司襄阳侯王濬敬造。”时园中果菜丰蔚，林木扶疏，乃服逸言，号为圣人。子休遂舍宅为灵应寺。所得之砖，还为三层浮图。好事者寻问晋朝京师何如今日。逸曰：“晋时民少於今日。王侯第宅与今日相似。”又云：“自永嘉已来二百余年，建国称王者十有六君，吾皆游其都邑，目见其事。国灭之后，观其史书，皆非实录，莫不推过於人，引善自向。苻生虽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杀。观其治典，未为凶暴。及详其史，天下之恶皆归焉。苻坚自是贤主，贼君取位，妄书君恶，凡诸史官，皆是类也。人皆贵远贱近，以为信然。当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问其故。逸曰：“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当时构文之士，惭逸此言。步兵校尉李澄问曰：“太尉府前砖浮图，形制甚古，犹未崩毁，未知早晚造？”逸云：“晋义熙十二年刘裕伐姚泓，军人所作。”汝南王闻而异之，拜为义父。因而问何所服饵，以致长年。逸云：“吾不闲养生，自然长寿。郭璞尝为吾筮云，寿年五百岁。今始逾半。”帝给步挽车一乘，游於市里。所经之处，多记旧迹。三年以后遁去，莫知所在。

崇义里东有七里桥，以石为之。

中朝时，杜预之荆州，出顿之所也。

七里桥东一里，郭门开三道，时人号为三门。

离别者多云：相送三门外。京师士子，送去迎归，常在此处。

庄严寺，在东阳门外一里御道北，所谓东安里也。

北为租场。

里内有驸马都尉司马悦、济州刺史刀宣、幽州刺史李真奴、豫州刺史公孙骧等四宅。

秦太上君寺，胡太后所立也。

当时太后，正号崇训，母仪天下，号父为“秦太上公”，母为“秦太上君”。为母追福，因以名焉。

在东阳门外二里御道北，所谓晖文里。里内有太保崔光、太傅李延寔、冀州刺史李韶、秘书监郑道昭等四宅。并丰堂崛起，高门洞开。

赵逸云：晖文里是晋马道里，延寔宅是蜀主刘禅宅，延寔宅东有修和宅，是吴王孙皓宅，李韶宅是晋司空张华宅。

中有五层浮图一所，修刹入云，高门向街，佛事庄饰，等於永宁。诵室禅堂，周流重叠。花林芳草，遍满阶墀。常有大德名僧讲一切经，受业沙门，亦有千数。

太傅李延寔者，庄帝舅也。永安年中除青州刺史，临去奉辞。帝谓寔曰："怀砖之俗，世号难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寔答曰："臣年迫桑榆，气同朝露，人间稍远，日近松丘。臣已久乞閒退，陛下渭阳兴念，宠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裁锦万里，谨奉明敕，不敢失坠。"时黄门侍郎杨宽在帝侧，不晓怀砖之义，私问舍人温子昇。子昇曰："吾闻至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问其宾客从至青州者云：齐土之民，风俗浅薄，虚论高谈，专在荣利。太守初欲入境，皆怀砖叩首，以美其意；及其代下还家，以砖击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是以京师谣语曰：狱中无系囚，舍内无青州，假令家道恶，腹中不怀愁。怀砖之义起在於此也。"

颍川荀济，风流名士，高鉴妙识，独出当世。清河崔叔仁称齐士大夫，曰："齐人外矫仁义，内怀鄙吝；轻同羽毛，利等锥刀。好驰虚誉，阿附成名，威势所在，侧肩竞入，求其荣利，甜然浓泗。譬於四方，慕势最甚。"号齐士子为慕势诸郎。临淄官徒布在京邑，闻怀砖慕势，咸共耻之，唯崔孝忠一人不以为意。问其故，孝忠曰："营丘风俗，太公余化，稷下儒林，礼义所出。今虽凌迟，足为天下模楷。荀济人非许郭，不识东家，虽复莠言自口，未宜荣辱也。"

正始寺，百官等所立也。

正始中立，因以为名。

在东阳门外御道南，所谓敬义里也。

里内有典虞曹。

檐宇清净，美於丛林。众僧房前，高林对牖，青松绿柽，连枝交映。多有枳树，而不中食。

有石碑一枚，背上有侍中崔光施钱四十万，陈留侯李崇施钱二十万，自余百官各有差，少者不减五千已下。后人刊之。

敬义里南有昭德里。里内有尚书仆射游肇、御史中尉李彪、七兵尚书崔休、幽州刺史常景、司农张伦等五宅。

彪、景出自儒生，居室俭素，惟伦最为豪侈。斋宇光丽，服玩精奇，车马出入，逾於邦君。园林山池之美，诸王莫及。伦造景阳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岩复岭，嵌崟相属。深溪洞壑，逦迤连接。高林巨树，足使日月蔽亏；悬葛垂萝，能令风烟出入。崎岖石路，似壅而通，峥嵘涧道，盘纡复直。是以山情野兴之士，游以忘归。天水人姜质，志性疏诞，麻衣葛巾，有逸民之操。见伦山爱之，如不能已，遂造《庭山赋》，行传於世。其辞曰：

"夫偏重者，爱昔先民之由朴由纯，然则纯朴之体，与造化而梁津。濠上之客，柱下之史，悟无为以明心，讬自然以图志。辄以山水为富，不以章甫为贵，任性浮沈，若淡兮无味。今司农张氏，实踵其人，巨量焕於物表，夭矫洞达其真，青松未胜其洁，白玉不比其珍。心托空而栖有，情入古以如新。既不专流宕，又不偏华尚，卜居动静之间，不以山水为忘，庭起半丘半

壑，听以目达心想。进不入声荣，退不为隐放。尔乃决石通泉，拔岭岩前，斜与危云等并，旁与曲栋相连。下天津之高雾，纳沧海之远烟，纤列之状如一古，崩剥之势似千年。若乃绝岭悬坡，蹭蹬蹉跎，泉水纡徐如浪峭，山石高下复危多。五寻百拔，十步千过，则知巫山弗及，未审蓬莱如何。其中烟花露草，或倾或倒，霜幹风枝，半耸半垂，玉叶金茎，散满阶坪。然目之绮，裂鼻之馨，既共阳春等茂，复与白雪齐清。或言神明之骨，阴阳之精，天地未觉生此，异人焉识其名？羽徒纷泊，色杂苍黄，绿头紫颊，好翠连芳，白鹳生於异县，丹足出自他乡。皆远来以臻此，藉水木以翱翔。不忆春於沙漠，遂忘秋於高阳。非斯人之感至，伺候鸟之迷方？岂下俗之所务，实神怪之异趣。能造者其必诗，敢往者无不赋。或就饶风之地，或入多云之处，□菊岭与梅岑，随春秋之所悟。远为神仙所赏，近为朝士所知，求解脱於服佩，预参次於山陲。子英游鱼於玉质，王乔系鹄於松枝，方丈不足以妙□，咏歌此处态多奇。嗣宗闻之动魄，叔夜听此惊魂。恨不能钻地一出，醉此山门。别有王孙公子，逊遁容仪，思山念水，命驾相随，逢岑爱曲，值石陵欹。庭为仁智之田，故能种此石山。森罗兮草木，长育兮风烟，孤松既能却老，半石亦可留年。若不坐卧兮於其侧，春夏兮共游陟，白骨兮徒自朽，方寸心兮何所忆？”

平等寺，广平武穆王怀舍宅所立也。在青阳门外二里御道北，所谓孝敬里也。堂宇宏美，林木萧森，平台复道，独显当世。寺门外有金像一躯，高二丈八尺，相好端严，常有神验。国之吉凶，先炳祥异。

孝昌三年十二月中，此像面有悲容，两目垂泪，遍体皆湿，时人号曰佛汗。京师士女空市里往而观之。有一比丘，以净绵拭其泪，须臾之间，绵湿都尽。更换以它绵，俄然复湿。如此三日乃止。明年四月尔朱荣入洛阳，诛戮百官，死亡涂地。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复汗，士庶复往观之。五月，北海王入洛，庄帝北巡。七月，北海王大败，所将江淮子弟五千，尽被俘虏，无一得还。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如初。每经神验，朝野惶惧，禁人不听观之。至十二月，尔朱兆入洛阳，擒庄帝，帝崩於晋阳。在京宫殿空虚，百日无主。唯尚书令司州牧乐平王尔朱世隆镇京师。商旅四通，盗贼不作。

建明二年，长广王从晋阳赴京师，至郭外，世隆以长广本枝疏远，政行无闻，逼禅与广陵王恭。恭是庄帝从父兄也。正光中为黄门侍郎，见元义秉权，政归近习，遂佯哑不语，不预世事。永安中遁於上洛山中，州刺史泉企执而送之。庄帝疑恭奸诈，夜遣人盗掠衣物，复拔刀剑欲杀之，恭张口以手指舌，竟乃不言。庄帝信其真患，放令归第。恭常住龙华寺，至是，世隆等废长广而立焉。禅文曰：“皇帝咨广陵王恭。自我皇魏之有天下也，累圣开辅，重基衍业，奄有万邦，光宅四海，故道溢百王，德渐无外。而孝明晏驾，人神乏主。故柱国大将军大丞相太原王荣，地实封陕，任惟外相，乃心王室，大惧崩沦，故推立长乐王子攸以续绝业。庶九鼎之命日隆，七百之祚

惟永。然群飞未宁，横流且及，皆狼顾鸱张，岳立蓁峙。丞相一麾，大定海内。而子攸不顾宗社，警忌勋德，招聚轻侠，左右壬人，遂虐甚剖心，痛齐钳齿。岂直金版造怨，大鸟感德而已！於是天下之望，俄然已移。窃以宸极不可久旷，神器岂容无主？故权从众议，暂驭兆民。今六军南迈，已次河浦，瞻望帝京，赧然兴愧。自惟薄寡，本枝疏远，岂宜仰异天情，俯乖民望？惟王德表生民，声高万古，往以运属殷忧，时遭多难，卷怀积载，括囊有年。今天眷明德，民怀奥主，历数允集，歌讼同臻。乃徐发枢机，副兹竚属。便敬奉玺绶，归於别邸。王其寅践成业，允执其中，虽休勿休，日慎一日，敬之哉！”

恭让曰：“天命至重，历数匪轻，自非德协三才，功济四海，无以入选帝图，允当师锡。臣既寡昧，识无先远，景命虽降，不敢仰承。乞收成旨，以允愚衷。”又曰：“王既德膺图箓，佥属攸归，便可允执其中，入光大麓。不劳挥逊，致爽人神。”恭凡让者三，於是即皇帝位，改号曰普泰。黄门侍郎邢子才为赦文，叙述庄帝枉杀太原王之状。广陵王曰：“永安手翦强臣，非为失德；直以天未厌乱，故逢成济之祸。”谓左右：“将笔来，朕自作之。”直言门下：“朕以寡德，运属乐推，思与亿兆同兹大庆。肆眚之科，一依恒式。”广陵杜口八载，至是始言，海内庶士，咸称圣君。於是封长广为东海王。世隆加仪同三司、尚书令、乐平王，余官如故。赠太原王相国晋王，加九锡，立庙於芒岭首阳。上旧有周公庙，世隆欲以太原王功比周公，故立此庙。庙成，为火所灾。有一柱焚之不尽，后三日雷雨震电，霹雳击为数段。柱下石及庙瓦皆碎於山下。复命百官议太原王配飨。司直刘季明议云不合。世隆问其故，季明曰：“若配世宗，於宣武无功；若配孝明，亲害其母；若配庄帝，为臣不终，为庄帝所戮。以此论之，无所配也。”世隆怒曰：“卿亦合死！”季明曰：“下官既为议臣，依礼而言，不合圣心，俾翦惟命。”议者咸叹季明不避强御，莫不叹伏焉。世隆既有忿言，季明终得无患。初世隆北叛，庄帝遣安东将军史仵龙、平北将军杨文义各领兵三千守太行领，侍中源子恭镇河内。及尔朱兆马首南向，仵龙、文义等率众先降，子恭见仵龙、文义等降，亦望风溃散。兆遂乘胜逐北，直入京师，兵及阙下，矢流王室。至是论功，仵龙、文义各封一千户。广陵王曰：“仵龙、文义於王有勋，於国无功。”竟不许。时人称帝刚直。彭城王尔朱仲远，世隆之兄也，镇滑台，表用其下都督乙瑗为西兖州刺史，先用后表。广陵答曰：“已能近补，何劳远闻！”世隆侍宴，帝每言：“太原王贪天之功以为己力，罪亦合死。”世隆等愕然。自是已后，不敢复入朝。辄专擅国权，凶慝滋甚。坐持台省，家总万机，事无大小，先至隆第，然后施行。天子拱己南面，无所干预。

永熙元年平阳王入纂大业，始造五层塔一所。

平阳王，武穆王少子。

诏中书侍郎魏收等为寺碑文。至二年二月五日土木毕工，帝率百僚作万僧

会。其日寺门外有石像，无故自动，低头复举，竟日乃止。帝躬来礼拜，怪其诡异。中书舍人卢景宣曰："石立社移，上古有此，陛下何怪也？"帝乃还宫。七月中，帝为侍中斛斯椿所使，奔於长安。至十月终，而京师迁邺焉。

景宁寺，太保司徒公杨椿所立也。在青阳门外三里御道南，所谓景宁里也。

高祖迁都洛邑，椿创居此里，遂分宅为寺，因以名之。

制饰甚美，绮柱朱帘。

椿弟慎，冀州刺史，慎弟津，司空，并立性宽雅，贵义轻财，四世同居，一门三从。朝贵义居，未之有也。普泰中为尔朱世隆所诛，后舍宅为建中寺。

出青阳门外三里，御道北有孝义里。里西北角有苏秦冢，冢旁有宝明寺。

众僧常见秦出入此冢，车马羽仪，若今宰相也。

孝义里东，即是洛阳小市。北有车骑将军张景仁宅。

景仁，会稽山阴人也。正光年初从萧宝夤归化，拜羽林监，赐宅城南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近伊洛二水，任其习御。里三千余家，自立巷市。所卖口味，多是水族，时人谓为鱼鳖市也。景仁住此以为耻，遂徙居孝义里焉。

时朝廷方欲招怀荒服，待吴儿甚厚，褰裳渡於江者，皆居不次之位。景仁无汗马之劳，高官通显。永安二年萧衍遣主书陈庆之送北海入洛阳僭帝位。庆之为侍中。景仁在南之日与庆之有旧，遂设酒引邀庆之过宅。司农卿萧彪、尚书右丞张嵩并在其座，彪亦是南人。唯有中大夫杨元慎、给事中大夫王昫，是中原士族。庆之因醉谓萧张等曰："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朝玉玺，今在梁朝。"元慎正色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湿垫，攒育虫蚁，疆土瘴疠，蛙黾共穴，人鸟同群。短发之君，无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禀蠃陋之质。浮於三江，棹於五湖，礼乐所不沾，宪章弗能革。虽复秦余汉罪，杂以华音，复闽楚难言，不可改变。虽立君臣，上慢下暴。是以刘劭杀父於前，休龙淫母於后，见逆人伦，禽兽不异。加以山阴请婿卖夫，朋淫於家，不顾讥笑。卿沐其遗风，未沾礼化，所谓阳翟之民不知瘿之为丑。我魏膺箓受图，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岂卿鱼鳖之徒，慕义来朝，饮我池水，啄我稻粱，何为不逊，以至於此？"庆之等见元慎清词雅句，纵横奔发，杜口流汗，合声不言。

於后数日，庆之遇病，心上急痛，访人解治。元慎自云能解，庆之遂凭元慎。元慎即口含水噀庆之曰："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蓴羹，唼喋蟹黄，手把豆蔻，口嚼槟榔。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手速去，还尔丹阳。若其寒门之鬼。□头犹脩，网鱼漉鳖，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捃拾鸡头，蛙羹蚌臛，

以为膳羞。布袍芒履，倒骑水牛。沅湘江汉，鼓棹遨游，随波溯浪，唼喁沈浮，白纻起舞，扬波发讴。急手速去，还尔扬州。”庆之伏枕曰：“杨君见辱深矣。”自此后，吴儿更不敢解语。北海寻伏诛。其庆之还奔萧衍，衍用其为司州刺史，钦重北人，特异於常。朱异怪复问之。曰：“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庆之因此羽仪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竞相模楷，褒衣博带，被及秣陵。

元慎，弘农人，晋冀州刺史峤六世孙。曾祖泰，从宋武入关，为上洛太守七年，背伪来朝，明［元］帝赐爵临晋侯，广武郡、陈郡太守，赠凉州刺史，谥烈侯。祖抚，明经，为中博士。父辞，自得丘壑，不事王侯。叔父许，河南令，蜀郡太守。世以学行著闻，名高州里。元慎清尚卓逸，少有高操，任心自放，不为时羁。乐水爱山，好游林泽。博识文渊，清言入神，造次应对，莫有称者。读老庄，善言玄理。性嗜酒，饮至一石，神不乱常。慷慨叹不得与阮籍同时生。不愿仕宦，为中散，常辞疾退闲，未常修敬诸贵，亦不庆吊亲知。贵为交友，故时人弗识也。或有人慕其高义，投刺在门，元慎称疾高卧。加以意思深长，善於解梦。孝昌年，广阳王元渊初除仪同三司，总众十万北讨葛荣，夜梦著衮衣，倚槐树而立，以为吉徵。问於元慎。元慎曰：“三公之祥。”渊甚悦之。元慎退还，告人曰：“广阳死矣。”槐字是木傍鬼，死后当得三公。广阳果为葛荣所杀，追赠司徒公。终如其言。建义初，阳城太守薛令伯闻太原王诛百官，立庄帝，弃郡东走，忽梦射得雁，以问元慎。元慎曰：“卿执羔，大夫执雁。君当得大夫之职。”俄然令伯除为谏议大夫。京兆许超梦盗羊入狱，问於元慎。［元慎］曰：“君当得阳城令。”其后有功，封城阳侯。元慎解梦，义出万途，随意会情，皆有神验。虽令与后小乖，按令今百里，即是古诸侯，以此论之，亦为妙著。时人譬之周宣。及尔朱兆入洛阳，即弃官与华阴隐士王腾周游上洛山。

孝义里东市北殖货里。里有太常民刘胡兄弟四人，以屠为业。永安年中，胡杀猪，猪忽唱乞命，声及四邻。邻人谓胡兄弟相殴斗而来观之，乃猪也。胡即舍宅为归觉寺，合家人入道焉。普泰元年，此寺金像生毛，眉发悉皆具足。尚书左丞魏季景谓人曰：“张天锡有此事，其国遂灭，此亦不祥之徵。”至明年而广陵被废死。

洛阳伽蓝记卷第三

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

景明年中立，因以为名。

在宣阳门外一里御道东。其寺东西南北方五百步，前望嵩山少室，却负帝城，青林垂影，绿水为文，形胜之地，爽垲独美。山悬堂光观盛，一千余间。复殿重房，交疏对霤，青台紫阁，浮道相通。虽外有四时，而内无寒暑。房檐之外，皆是山池。松竹兰芷，垂列堦墀，含风团露，流香吐馥。至正光年中，太后始造七层浮图一所，去地百仞。

是以《邢子才碑文》云“俯闻激电，旁属奔星”，是也。

庄饰华丽，侔於永宁。金盘宝铎，焕烂霞表。寺有三池，莲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黄甲紫鳞，出没於繁藻，或青凫白雁，沈浮於绿水。碓舂簸，皆用水功，伽蓝之妙，最为称首。时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尚书祠曹录像凡有一千余躯。至八日，以次入宣阳门，向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时有西域胡沙门见此，唱言佛国。至永熙年中始诏国子祭酒邢子才为寺碑文。

子才，河间人也。志性通敏，风情雅润，下帷覃思，温故知新。文宗学府，腾班马而孤上，英规胜范，凌许郭而独高。是以衣冠之士，辐凑其门，怀道之宾，去来满室。升其堂者，若登孔氏之门；沾其赏者，犹听东吴之句。藉甚当时，声驰遐迩。正光末，解褐为世宗挽郎，奉朝请。寻进中书侍郎、黄门侍郎。子才洽闻博见，无所不通，军国制度，罔不访及。自王室不靖，虎门业废。后迁国子祭酒，谟训上庠。子才罚惰赏勤，专心劝诱，青领之生，竞怀雅术。洙泗之风，兹焉复盛。永熙年末，以母老辞，帝不许之。子才恪请，辞情恳至，涕泪俱下，帝乃许之。诏以光禄大夫归养私庭，所在之处，给事力五人，岁一入朝，以备顾问。王侯祖道，若汉朝之送二疏。暨皇居徙邺，民讼殷繁，前革后沿，自相与夺，法吏疑狱，簿领成山，乃敕子才与散骑常侍温子昇撰《麟趾新制》十五篇。省府以之决疑，州郡用为治本。武定中，除骠骑大将军、西兖州刺史。为政清静，吏民安之。后徵为中书令。时戎马在郊，朝廷多事，国礼朝仪，咸自子才出。所制诗赋诏策章表碑颂赞记五百篇，皆传於世。邻国钦其模楷，朝野以为美谈也。

大统寺，在景明寺西，即所谓利民里。寺南有三公令史高显略宅。

每於夜见赤光行於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余，得黄金百斤，铭云：“苏秦家金，得者为吾造功德。”显略遂造招福寺。人谓此地是苏秦旧宅。当时元义秉政，闻其得金，就略索之，以二十斤与之。

衒之按：苏秦时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是寺，应是碑铭之类，颂其声绩也。

东有**秦太上公二寺**，在景明寺南一里。

西寺，太后所立；东寺，皇姨所建。并为父追福，因以名之。时人号为双女寺。



并门邻洛水，林木扶疏，布叶垂阴。各有五层浮图一所，高五十丈，素采画工，比於景明。至於六斋，常有中黄门一人监护，僧舍衬施供具，诸寺莫及焉。

寺东有灵台一所，基址虽颓，犹高五丈余，即是汉光武所立者。灵台东有辟雍，是魏武所立者。至我正光中造明堂於辟雍之西南，上圆下方，八窗四闼。汝南王复造砖浮图於灵台之上。

孝昌初，妖贼四侵，州郡失据，朝廷设募征格於堂之北，从戎者拜旷掖将军、偏将军、裨将军。当时甲胄之士，号“明堂队”。时虎贲骆子渊者，自云洛阳人。昔孝昌年戍在彭城，其同营人樊元宝得假还京师，子渊附书一封，令达其家。云：“宅在灵台南，近洛河，卿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宝如其言，至灵台南，了无人家可问。徙倚欲去，忽见一老翁来，问从何而来，徬徨於此。元宝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儿也。”取书引元宝入，遂见馆阁崇宽，屋宇佳丽。既坐，命婢取酒。须臾见婢抱一死小儿而过，元宝初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红，香美异常。兼设珍羞，海陆备具。饮讫，辞还。老翁送元宝出云：“后会难期，以为凄恨！”别甚殷勤。老翁还入，元宝不复见其门巷，但见高岸对水，渌波东倾，唯见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出血，方知所饮酒是其血也。及还彭城，子渊已失矣。元宝与子渊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

报德寺，高祖孝文皇帝所立也。

为冯太后追福。

在开阳门外三里。

开阳门御道东有汉国子学堂，堂前有三种字石经二十五碑，表里刻之，写《春秋》《尚书》二部，作篆、科斗、隶三种字，汉右中郎将蔡邕笔之遗迹也。犹有十八碑，余皆残毁。复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里隶书，写《周易》、《尚书》、《公羊》、《礼记》四部。又《赞学碑》一所，并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论》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犹有四碑。

高祖题为劝学里。

武定四年，大将军迁石经於邺。

里内有大觉、三宝、宁远三寺。周迴有园，珍果出焉。

有大谷梨承光之柰。承光寺亦多果木，柰味甚美，冠於京师。

劝学里东有延贤里，里内有**正觉寺**，尚书令王肃所立也。

肃字公懿，琅琊人也，伪齐雍州刺史奂之子也。赡学多通，才辞美茂，为齐秘书丞，太和十八年背逆归顺。时高祖新营洛邑，多所造制，肃博识旧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贤之名，因肃立之。

肃在江南之日，聘谢氏女为妻，及至京师，复尚公主。谢作五言诗以赠之。其诗曰：“本为箔上蚕，今作机上丝，得路逐胜去，颇忆缠绵时。”公

主代肃答谢云："针是贯线物，目中恒任丝，得帛缝新去，何能纳故时。"肃甚有愧谢之色，遂造正觉寺以憩之。肃忆父非理受祸，常有子胥报楚之意，卑身素服，不听音乐，时人以此称之。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道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卮。经数年已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高祖大笑。因举酒曰："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钟。"御史中尉李彪曰："沽酒老妪瓮注瓠，屠儿割肉与秤同。"尚书左丞甄琛曰："吴人浮水自云工，妓儿掷绳在虚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字是'习'字。"高祖即以金钟赐彪。朝廷服彪聪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彭城王谓肃曰："卿不重齐鲁大邦，而爱邾莒小国。"肃对曰："乡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谓曰："卿明日顾我，为卿设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复号茗饮为酪奴。

时给事中刘缟慕肃之风，专习茗饮。彭城王谓缟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苍头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内有学颦之妇。以卿言之，即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吴奴，以此言戏之。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唯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后萧衍子西丰侯萧正德归降，时元义欲为之设茗，先问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晓义意，答曰："下官虽生於水乡，而立身以来，未遭阳侯之难。"元义与举坐之客皆笑焉。

龙华寺，广陵王所立也。**追圣寺**，北海王所立也。并在报德寺之东。法事僧房，比秦太上公。京师寺皆种杂果，而此三寺园林茂盛，莫之与争。

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

神龟中，常景为汭颂。其辞曰："浩浩大川，泱泱清洛，导源熊耳，控流巨壑，纳穀吐伊，贯周淹亳，近达河宗，远朝海若。兆唯洛食，实曰土中，上应张柳，下据河嵩。寒暑攸叶，日月载融，帝世光宅，函夏同风。前临少室，却负太行，制岩东邑，峭崛西疆。四险之地，六达之庄，恃德则固，失道则亡。详观古列，考见丘坟，乃禅乃革，或质或文。周余九列，汉季三分，魏风衰晚，晋景彫曛。天地发挥，图书受命。皇建有极，神功无竞。魏箓仰天，玄符握镜。玺运会昌，龙图受命。乃睠书轨，永怀保定。敷兹景迹，流美洪模，袭我冠冕，正我神枢。水陆兼会，周郑交衢。爰勒洛汭，敢告中区。"

南北两岸有华表，举高二十丈，华表上作凤凰似欲冲天势。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东有四夷馆，一曰金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曰崦嵫。道西有四夷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已后，赐宅归正里。



景明初，伪齐建安王萧宝寅来降，封会稽公，为筑宅於归正里，后进爵为齐王，尚南阳长公主。宝寅耻与夷人同列，令公主启世宗，求入城内，世宗从之，赐宅於永安里。正光四年中，萧衍子西丰侯萧正德来降，处金陵馆，为筑宅归正里，后正德舍宅为归正寺。

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三年已后，赐宅归德里。

正光元年，蠕蠕主郁久闾阿那肱来朝，执事者莫知所处，中书舍人常景议云："咸宁中单于来朝，晋世处之王公特进之下。可班邠肱蕃王仪同之间。"朝廷从其议。又处之燕然馆，赐宅归德里。北夷酋长遣子入侍者，常秋来春去，避中国之热，时人谓之雁臣。

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於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

别立市於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民间谓为永桥市。伊洛之鱼，多於此卖，士庶须脍，皆诣取之。鱼味甚美。京师语曰："洛鲤伊鲂，贵於牛羊。"

永桥南道东有白象狮子二坊。

白象者，永平二年乾陀罗国胡王所献。背设五采屏风、七宝坐床，容数人，真是异物。常养象於乘黄曹，象常坏屋败墙，走出於外。逢树即拔，遇墙亦倒。百姓惊怖，奔走交驰。太后遂徙象於此坊。

狮子者，波斯国胡王所献也。为逆贼万俟丑奴所获，留於寇中。永安末，丑奴破灭，始达京师。庄帝谓侍中李彧曰："朕闻虎见狮子必伏，可觅试之。"於是诏近山郡县捕虎以送。巩县、山阳并送二虎一豹。帝在华林园观之。於是虎豹见狮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视。园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驯，帝令取试之。虞人牵盲熊至，闻狮子气，惊怖跳踉，曳锁而走。帝大笑。普泰元年，广陵王即位，诏曰："禽兽囚之，则违其性，宜放还山林。"狮子亦令送归本国。送狮子者以波斯道远，不可送达，遂在路杀狮子而返。有司纠劾，罪以违旨论。广陵王曰："岂以狮子而罪人也？"遂赦之。

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义里。

沙门达多发塚取甎，得一人以进。时太后与明帝在华林都堂，以为妖异。谓黄门侍郎徐纥曰："上古以来，颇有此事否？"纥曰："昔魏时发塚，得霍光女婿范明友家奴，说汉朝废立，与史书相符，此不足为异也。"后令纥问其姓名，死来几年，何所饮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也。父名畅，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财里。死时年十五，今满二十七，在地十有二年，常似醉卧，无所食也。时复游行，或遇饭食，如似梦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门下录事张雋诣阜财里，访涵父母，果得崔畅，其妻魏氏。雋问畅曰："卿有儿死否？"畅曰："有息子洪，年十五而

死。”儁曰：“为人所发，今日苏活，在华林园中，主人故遣我来相问。”畅闻惊怖曰：“实无此儿，向者谬言。”儁还，具以实陈闻，后遣儁送涵回家。畅闻涵至，门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枝。谓曰：“汝不须来！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急手速去，可得无殃。”涵遂舍去，游於京师。常宿寺门下，汝南王赐黄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仰视，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属，常走於逵路，遇疲则止，不徐行也。时人犹谓是鬼。洛阳大市北奉终里，里内之人，多卖送死人之具及诸棺椁，涵谓曰：“作柏木棺，勿以桑木为欀。”人问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见发鬼兵，有一鬼诉称：‘是柏棺，应免。’主兵吏曰：‘尔虽柏棺，桑木为欀。遂不免。’”京师闻此，柏木踊贵,人疑卖棺者货涵发此言也。

高阳王寺，高阳王雍之宅也。在津阳门外三里御道西。雍为尔朱荣所害也，舍宅以为寺。

正光中，雍为丞相，给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贵极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於帝宫。白壁丹楹，窈窕连亘，飞檐反宇，轇轕周通。僮仆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衣从风，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则鸣骆御道，文物成行，铙吹响发，笳声哀转。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丝管迭奏，连宵尽日。其竹林鱼池，侔於禁苑，芳草如积，珍木连阴。

雍嗜口味，厚自奉养，一食必以数万钱为限。海陆珍羞，方丈於前。陈留侯李崇谓人曰：“高阳一食，敌我千日。”崇为尚书令，仪同三司，亦富倾天下，僮仆千人。而性多俭悋，恶衣粗食。食常无肉，止有韭茹、韭菹。崇客李元祐语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种。”人问其故，元祐曰：“二韭一十八。”闻者大笑。世人即以此为讥骂。

及雍薨后，诸妓悉令入道，或有嫁者。美人徐月华，善弹箜篌，能为《明妃出塞》之歌，闻者莫不动容。永安中，与卫将军原士康为侧室，宅近青阳门。徐鼓箜篌而歌，哀声入云，行路听者，俄而成市。徐常语士康曰：“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一名艳姿，并蛾眉皓齿，洁貌倾城。修容亦能为《绿水歌》，艳姿善《火凤舞》，并爱倾后室，宠冠诸姬。”士康闻此，遂常令徐鼓《绿水》、《火凤》之曲焉。

高阳宅北有中甘里。

里内颍川荀子文，年十三，幼而聪辨，神情卓异，虽黄琬、文举无以加之。正光初，广宗潘崇和讲《服氏春秋》於城东昭义里，子文摄齐北面，就和受道。时赵郡李才问子文曰：“荀生住在何处？”子文对曰：“仆住在中甘里。”才曰：“何为住城南？”城南有四夷馆，才以此讥之。子文对曰：“国阳胜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涧，伊洛峥嵘，语其旧事，灵台石经。招提之美，报德、景明。当世富贵，高阳、广平。四方风俗，万国千城。若论人物，有我无卿！”才无以对之。崇和曰：“汝颖之士利如锥，燕赵之士钝如

锤。信非虚言也。”举学皆笑焉。

崇虚寺，在城西，即汉之濯龙园也。

延熹九年，桓帝祠老子於濯龙园，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之乐，此其地也。高祖迁京之始，以地给民，憩者多见妖怪，是以人皆去之，遂立寺焉。

洛阳伽蓝记卷第四

冲觉寺，太傅清河王怿舍宅所立也。在西明门外一里御道北。

怿，亲王之中，最有名行，世宗爱之，特隆诸弟。延昌四年世宗崩，怿与高阳王雍、广平王怀并受遗诏，辅翼孝明。时帝始年六岁，太后代总万机，以怿明德茂亲，体道居正，事无大小，多谘询之。是以熙平神龟之际，势倾人主，第宅丰大，逾於高阳。西北有楼，出凌云台，俯临朝市，目极京师，古诗所谓“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者也。楼下有儒林馆、延宾堂，形制并如清暑殿。土山钓池，冠於当世。斜峰入牖，曲沼环堂，树响飞嘤，阶丛花药。怿爱宾客，重文藻，海内才子，莫不辐辏，府僚臣佐，并选儁民。至於清晨明景，骋望南台，珍羞具设，琴笙并奏，芳醴盈罍，佳宾满席。使梁王愧兔园之遊，陈思惭雀台之讌。

正光初元乂秉权，闭太后於后宫，薨怿於下省。孝昌元年，太后还总万机，追赠怿太子太师、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给九旒鸾辂、黄屋、左纛、辒辌车，前后部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挽歌二部，葬礼依晋安平王孚故事。谥曰文献。图怿像於建始殿。拔清河国郎中令韩子熙为黄门侍郎，徙王国三卿为执戟者，近代所无也。

为文献追福，建五层浮图一所，工作与瑶光寺相似也。

宣忠寺，侍中司州牧城阳王徽所立也。在西阳门外一里御道南。

永安中，北海王入洛，庄帝北巡，自余诸王，各怀二望，惟徽独从庄帝至长子城。大兵阻河，雌雄未决，徽愿入洛阳，舍宅为寺。及北海败散，国道重晖，遂舍宅焉。

永安末，庄帝谋杀尔朱荣，恐事不果，请计於徽。徽曰：“以生太子为辞，荣必入朝，因以毙之。”庄帝曰：“后怀孕未十月，今始九月，可尔以不？”徽曰：“妇人生产，有延月者，有少月者，不足为怪。”帝纳其谋，遂唱生太子。遣徽特至太原王第，告云皇储诞育。值荣与上党王天穆博戏，徽脱荣帽，懽舞盘旋。徽素大度量，喜怒不形於色，绕殿内外懽叫，荣遂信之，与穆并入朝。庄帝闻荣来，不觉失色。中书舍人温子昇曰：“陛下色变！”帝连索酒饮之，然后行事。荣穆既诛，拜徽太师司马，余官如故，典

统禁兵，偏被委任。及尔朱兆擒庄帝，徽投前洛阳令寇祖仁。祖仁一门刺史，皆是徽之将校，以有旧恩，故往投之。祖仁谓子弟等曰："时闻尔朱兆募城阳王甚重，擒获者千户侯。今日富贵至矣！"遂斩送之。徽初投祖仁家，赍金一百斤、马五十疋，祖仁利其财货，故行此事。所得金马，緦亲之内均分之。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信矣。兆得徽首，亦不勋赏祖仁。兆忽梦徽云："我有黄金二百斤、马一百疋，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悟觉，即自思量：城阳禄位隆重，未闻清贫，常自入其家采掠，本无金银，此梦或真。至晓掩祖仁，徽其金马。祖仁谓人密告，望风款服，云实得金一百斤、马五十疋。兆疑其藏隐，依梦徽之。祖仁诸房素有金三十斤，马三十疋，尽送致兆，犹不充数。兆乃发怒捉祖仁，悬首高树，大石坠足，鞭捶之以及於死。时人以为交报。

杨衒之云："崇善之家，必有余庆；积祸之门，殃所毕集。祖仁负恩反噬，贪货杀徽，徽即讬梦增金马，假手於兆，还以毙之。使祖仁备经楚挞，穷其涂炭，虽魏其侯之笞田蚡，秦主之刺姚苌，以此论之，不能加也！"

宣忠寺东**王典御寺**，阉官王桃汤所立也。

时阉官伽蓝皆为尼寺，唯桃汤独造僧寺，世人称之英雄。

门有三层浮图一所，工踰昭仪，宦者招提，最为入室。至於六斋，常击鼓歌舞也。

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

佛教入中国之始。

寺在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帝梦金神，长丈六，项背日月光明。胡神号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经像焉。

时以白马负经而来，因以为名。

明帝崩，起祇洹於陵上，自此以后，百姓冢上或作浮图焉。

寺上经函，至今犹存。常烧香供养之，经函时放光明，耀於堂宇。是以道俗礼敬之，如仰真容。

浮图前茶林蒲萄异於余处，枝叶繁衍，子实甚大。茶林实重七斤，蒲萄实伟於枣，味并殊美，冠於中京。帝至熟时，常诣取之。或复赐宫人，宫人得之，转饷亲戚，以为奇味。得者不敢辄食，乃历数家。京师语曰："白马甜榴，一实直牛。"

有沙门宝公者，不知何处人也，形貌丑陋，心机通达，过去未来，预睹三世。发言似谶，不可得解，事过之后，始验其实。胡太后闻之，问以世事。宝公曰："把粟与鸡呼朱朱。"时人莫之能解。建义元年，后为尔朱荣所害，始验其言。时亦有洛阳人赵法和请占早晚当有爵否。宝公曰："大竹箭，不须羽。东廂屋，急手作。"时人不晓其意。经十余日，法和父丧。大竹箭者，苴杖；东廂屋者，倚庐。造《十二辰歌》，终其言也。



宝光寺，在西阳门外御道北。有三层浮图一所，以石为基，形制甚古，画工雕刻。

隐士赵逸见而叹曰："晋朝石塔寺，今为宝光寺也。"人问其故。逸曰："晋朝三十二寺尽皆湮灭，唯此寺独存。"指园中一处，曰："此是浴堂，前五步，应有一井。"众僧掘之，果得屋及井焉。井虽填塞，砖口如初。浴堂下犹有石数十枚，当时园地平衍，果菜葱青，莫不叹息焉。

园中有一海，号咸池。葭菼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罗生其旁。京邑士子，至於良辰美日，休沐告归，徵友命朋，来游此寺。雷车接轸，羽盖成阴。或置酒林泉，题诗花圃，折藕浮瓜，以为兴适。

普泰末，雍州刺史陇西王尔朱天光总士马於此寺。寺门无何都崩，天光见而恶之。其年天光战败，斩於东市也。

法云寺，西域乌场国胡沙门昙摩罗所立也。在宝光寺西，隔墙并门。

摩罗聪慧利根，学穷释氏。至中国，即晓魏言隶书，凡所闻见，无不通解，是以道俗贵贱，同归仰之。

作祇洹寺一所，工制甚精。

佛殿僧房，皆为胡饰。丹素炫彩，金玉垂辉，摹写真容，似丈六之见鹿苑；神光壮丽，若金刚之在双林。伽蓝之内，花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京师沙门好胡法者，皆就摩罗受持之。戒行真苦，难可揄扬。秘咒神验，阎浮所无。咒枯树能生枝叶，咒人变为驴马，见之莫不忻怖。

西域所齎舍利骨及佛牙经像皆在此寺。寺北有侍中尚书令临淮王彧宅。

彧博通典籍，辨慧清悟，风仪详审，容止可观。至三元肇庆，万国齐臻，金蝉曜首，宝玉鸣腰，负荷执笏，逶迤复道，观者忘疲，莫不叹服。彧性爱林泉，又重宾客。至於春风扇扬，花树如锦，晨食南馆，夜游后园，僚寀成群，俊民满席。丝桐发响，羽觞流行，诗赋并陈，清言乍起，莫不领其玄奥，忘其褊郄焉。是以入彧室者，谓登仙也。荆州秀才张斐常为五言，有清拔之句云："异林花共色，别树鸟同声。"彧以蛟龙锦赐之，亦有得绯紬紫绫者。唯河东裴子明为诗不工，罚酒一石。子明饮八斗而醉眠，时人譬之山涛。及尔朱兆入京师，彧为乱兵所害，朝野痛惜焉。

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迴八里。市南有皇女台。

汉大将军梁冀所造，犹高五丈余。景明中比丘道恒立灵仙寺於其上。

台西有河阳县，台东有侍中侯刚宅。市西北有土山鱼池。

亦冀之所造。即汉书所谓："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者。

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

有刘宝者，最为富室。州郡都会之处皆立一宅，各养马十疋。至於盐粟贵贱，市价高下，所在一例。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产匹铜山，家藏金穴。宅宇逾制，楼观出云，车马服饰拟



於王者。

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

有田僧超者，善吹笳，能为《壮士歌》、《项羽吟》，征西将军崔延伯甚爱之。正光末，高平失据，虏吏充斥，贼帅万俟丑奴寇暴泾岐之间，朝廷为旰食，诏延伯总步骑五万讨之。延伯出师於洛阳城西张方桥，即汉之夕阳亭也。时公卿祖道，车骑成列，延伯危冠长剑耀武於前，僧超吹《壮士笛曲》於后，闻之者懦夫成勇，剑客思奋。延伯胆略不群，威名早著，为国展力，二十余年，攻无全城，战无横陈，是以朝廷倾心送之。延伯每临阵，常令僧超为壮士声，甲胄之士莫不踊跃。延伯单马入阵，旁若无人，勇冠三军，威镇戎竖。二年之间，献捷相继。丑奴募善射者射僧超亡，延伯悲惜哀恸，左右谓伯牙之失钟子期不能过也。后延伯为流矢所中，卒於军中。於是五万之师，一时溃散。

市西有延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醞酒为业。

河东人刘白堕善能酿酒。季夏六月，时暑赫晞，以罌贮酒，暴於日中，经一旬，其酒味不动。饮之香美，醉而经月不醒。京师朝贵多出郡登藩，远相饷馈，逾于千里。以其远至，号曰“鹤觞”，亦名“骑驴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鸿宾齎酒之蕃，路逢贼盗，饮之即醉，皆被擒获，因复命“擒奸酒”。游侠语曰：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堕春醪。

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輀车为事。

有輓歌孙岩，娶妻三年，妻不脱衣而卧。岩因怪之，伺其睡，阴解其衣，有毛长三尺，似野狐尾，岩惧而出之。妻临去，将刀截岩发而走，邻人逐之，变成一狐，追之不得。其后京邑被截发者，一百三十余人。初变为妇人，衣服靓妆，行於道路，人见而悦近之，皆被截发。当时有妇人着彩衣者，人皆指为狐魅。熙平二年四月有此，至秋乃止。

别有阜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

神龟年中，以工商上僭，议不听衣金银锦绣。虽立此制，竟不施行。

阜财里内有**开善寺**，京兆人韦英宅也。

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丧而嫁，更纳河内人向子集为夫，虽云改嫁，仍居英宅。英闻梁氏嫁，白日来归，乘马将数人至於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耶？”子集惊怖，张弓射之，应箭而倒，即变为桃人。所骑之马亦变为茅马，从者数人尽化为蒲人。梁氏惶惧，舍宅为寺。南阳人侯庆有铜像一躯，可高丈余。庆有牛一头，拟货为金色，遇急事，遂以牛他用之。经二年，庆妻马氏忽梦此像谓之曰：“卿夫妇负我金色久而不偿，今取卿儿丑多以偿金色焉。”马氏悟觉，心不遑安。至晓，丑多得病而亡。庆年五十，唯有一子，悲哀之声，感於行路。丑多亡日，像自然金色，光照四邻，一里之

内，咸闻香气。僧俗长幼，皆来观睹。尚书左仆射元顺闻里内频有怪异，遂改阜财里为齐谐里也。

自延酤以西，张方沟以东，南临洛水，北达芒山，其间东西二里，南北十五里，并名为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间号为“王子坊”。

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缥囊纪庆，玉烛调辰。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煢独不见牛马之衣。於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而河间王琛最为豪首。常与高阳争衡，造文栢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缋为绳。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有婢朝云，善吹篪，能为团扇歌、陇上声。琛为秦州刺史，诸羌外叛，屡讨之不降。琛令朝云假为贫妪，吹篪而乞。诸羌闻之，悉皆流涕。迭相谓曰：“何为弃坟井，在山谷为寇也？”即相率归降。秦民语曰：“快马健儿，不如老妪吹篪。”琛在秦州，多无政绩，遣使向西域求名马，远至波斯国。得千里马，号曰“追风赤骥”。次有七百里者十余匹，皆有名字。以银为槽，金为环锁，诸王服其豪富。琛常语人云：“晋室石崇，乃是庶姓，犹能雉头狐腋，画卵雕薪，况我大魏天王，不为华侈。”造迎风馆於后园，窗户之上，列钱青琐，玉凤衔铃，金龙吐佩。素柰朱李，枝条入檐，伎女楼上，坐而摘食。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瓯槃盘盒称是。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又陈女乐及诸名马。复引诸王按行府库，锦罽珠玑，冰罗雾縠，充积其内，绣缬、紬绫、丝彩、越葛、钱绢等，不可数计。琛忽谓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融立性贪暴，志欲无限，见之叹惋，不觉生疾。还家卧三日不起。江阳王继来省疾，谓曰：“卿之财产，应得抗衡，何为叹羡，以至於此？”融曰：“常谓高阳一人，宝货多於融，谁知河间，瞻之在前。”继笑曰：“卿欲作袁术之在淮南，不知世间复有刘备也？”融乃蹶起，置酒作乐。

于时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於廊者，不可校数。及太后赐百官负绢，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称力而去。唯融与陈留侯李崇负绢过任，蹶倒伤踝。侍中崔光止取两疋。太后问曰：“侍中何少？”对曰：“臣有两手，唯堪两疋，所获多矣。”朝贵服其清廉。经河阴之役，诸元歼尽，王侯第宅，多题为寺。

寿丘里闾，列刹相望，祇洹郁起，宝塔高凌。四月初八日，京师士女多至河间寺，观其廊庑绮丽，无不叹息，以为蓬莱仙室亦不是过。入其后园，见沟渎蹇产，石磴嶕峣，朱荷出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咸皆唧唧，虽梁王兔苑想之不如也。

追先寺，在寿丘里，侍中尚书令东平王略之宅也。

略生而岐嶷，幼则老成。博洽群书，好道不倦。神龟中为黄门侍郎。元义专政，虐加宰辅。略密与其兄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欲起义兵，问罪君侧。雄规不就，矙起同谋。略兄弟四人，并罹涂炭，唯略一身逃命江左。萧衍素闻略名，见其器度宽雅，文学优赡，甚敬重之。谓曰："洛中如王者几人？"略对曰："臣在本朝之日，承乏摄官，至於宗庙之美，百官之富，鸳鸾接翼，杞梓成阴，如臣之比，赵咨所云：车载斗量，不可数尽。"衍大笑。乃封略为中山王，食邑千户，仪比王子。又除宣城太守，给鼓吹一部，剑卒千人。略为政清肃，甚有治声。江东朝贵，侈於矜尚，见略入朝，莫不惮其进止。寻迁信武将军，衡州刺史。孝昌元年，明帝宥吴人江革，请略归国。江革者，萧衍之大将也。萧衍谓曰："朕宁失江革，不得无王。"略曰："臣遭家祸难，白骨未收。乞还本朝，叙录存没。"因即悲泣，衍哀而遣之。乃赐钱五百万，金二百斤，银五百斤，锦绣宝玩之物，不可称数。亲帅百官送於江上，作五言诗赠者百余人。凡见礼敬如此比。略始济淮，明帝拜略侍中义阳王，食邑千户。略至阙，诏曰："昔刘苍好善，利建东平，曹植能文，大启陈国，是用声彪盘石，义郁维城。侍中义阳王略，体自藩华，门勋夙著，内润外朗，兄弟伟如。既见义忘家，捐生殉国，永言忠烈，何日忘之？往虽弛担为梁，今便言旋阙下，有志有节，能始能终。方传美丹青，悬诸日月，略前未至之日，即心立称，故封义阳。然国既边地，寓食他邑，求之二三，未为尽善。宜比德均封，追芳曩烈。可改封东平王，户数如前。"寻进尚书令，仪同三司，领国子祭酒，侍中如故。略从容闲雅，本自天资，出南入北，转复高迈。言论动止，朝野师模。建义元年薨於河阴，赠太保，谥曰文贞。嗣王景式舍宅为此寺。

融觉寺，清河文献王怿所立也，在阊阖门外御道南。有五层浮图一所，与冲觉寺齐等。佛殿僧房，充溢一里。

比丘昙谟最善於禅学，讲《涅槃》《华严》，僧徒千人。天竺国胡沙门菩提流支见而礼之，号为菩萨。流支解佛义，知名西土，诸夷号为罗汉，晓魏言及隶书，翻《十地楞伽》及《诸经论》二十三部。虽石室之写金言，草堂之传真教，不能过也。流支读昙谟最大乘义章，每弹指赞叹，唱言微妙。即为胡书写之，传之於西域，西域沙门常东向遥礼之，号昙谟最为"东方圣人"。

大觉寺，广平王怀舍宅立也，在融觉寺西一里许。北瞻芒岭，南眺洛汭，东望宫阙，西顾旗亭，禅皋显敞，实为胜地。

是以温子昇碑云："面水背山，左朝右市。"是也。

怀所居之堂，上置七佛，林池飞阁，比之景明。至於春风动树，则兰开紫叶，秋霜降草，则菊吐黄花。名僧大德，寂以遣烦。永熙年中，平阳王即位，造砖浮图一所。是土石之工，穷精极丽，诏中书舍人温子昇以为文也。



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觉寺东。

时佛法经像盛於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適兹乐土。世宗故立此寺以憩之。

房庑连亘，一千余间。庭列修竹，檐拂高松，奇花异草，骈阗堦砌。百国沙门，三千余人。

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尽天地之西垂，耕耘绩纺，百姓野居，邑屋相望，衣服车马，拟仪中国。南中有歌营国，去京师甚远，风土隔绝，世不与中国交通，虽二汉及魏，亦未曾至也。今始有沙门菩提拔陁至焉。自云："北行一月，至句稚国，北行十一日，至典孙国，从典孙国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国。方五千里，南夷之国，最为强大。民户殷多，出明珠金玉及水精珍异，饶栋榔。从扶南国北行一月，至林邑国。出林邑，入萧衍国。"拔陁至杨州岁余，随杨州比丘法融来至京师。京师沙门问其南方风俗，拔陁云："古有奴调国，乘四轮马为车，斯调国出火浣布，以树皮为之，其树入火不燃。凡南方诸国，皆因城郭而居，多饶珍丽，民俗淳善，质直好义，亦与西域、大秦、安息、身毒诸国交通往来。或三方四方，浮浪乘风，百日便至。率奉佛教，好生恶杀。"

寺西有宜年里，里内有陈留王景皓、侍中安定公胡元吉等二宅。

景皓者，河州刺史陈留庄王祚之子。立性虚豁，少有大度，爱人好士，待物无遗。夙善玄言道家之业，遂舍半宅安置佛徒，演唱大乘数部。并进京师大德超、光、晔、荣四法师、三藏胡沙门菩提流支等咸预其席。诸方伎术之士，莫不归赴。时有奉朝请孟仲晖者，武城人也。父宾，金城太守。晖志性聪明，学兼释氏，四谛之义，穷其旨归。恒来造第，与沙门论议，时号为"玄宗先生"。晖遂造人中夹紵像一躯，相好端严，希世所有。置皓前厅，须臾弥宾坐。永安二年中，此像每夜行绕其坐，四面脚迹，隐地成文。於是士庶异之，咸来观瞩。由是发心者，亦复无量。永熙三年秋，忽然自去，莫知所之。其年冬，而京师迁邺。武定五年，晖为洛州开府长史，重加采访，寥无影迹。

出阊阖门城外七里，有长分桥。

中朝时以穀水浚急，注於城下，多坏民家，立石桥以限之，长则分流入洛，故名曰长分桥。或云：晋河间王在长安遣张方征长沙王，营军於此，因名为张方桥也。未知孰是。今民间语讹，号为张夫人桥。

朝士送迎，多在此处。

长分桥西，有千金堰。

计其水利，日益千金，因以为名。昔都水使者陈勰所造，令备夫一千，岁恒修之。

洛阳伽蓝记卷第五

禅虚寺，在大夏门外御道西。寺前有阅武场，岁终农隙，甲士习战，千乘万骑，常在於此。

有羽林马僧相善角觝戏，掷戟与百尺树齐等。虎贲张车渠，掷刀出楼一丈。帝亦观戏在楼，恒令二人对为角戏。

中朝时，宣武场在大夏门东北，今为光风园，苜蓿生焉。

凝玄寺，阉官济州刺史贾璨所立也。在广莫门外一里御道东，所谓永平里也。

注：即汉太上王广处。迁京之初，创居此里，值母亡，舍以为寺。

地形高显，下临城阙，房庑精丽，竹栢成林，实是净行息心之所也。王公卿士来遊观为五言者，不可胜数。洛阳城东北有上商里，殷之顽民所居处也。高祖名闻义里。

迁京之始，朝士住其中，迭相讥刺，竞皆去之。唯有造瓦者止其内，京师瓦器出焉。世人歌曰："洛城东北上商里，殷之顽民昔所止，今日百姓造瓮子，人皆弃去住者耻。"唯冠军将军郭文远遊憩其中，堂宇园林，匹於邦君。时陇西李元谦乐双声语，常经文远宅前过，见其门阀华美，乃曰："是谁第宅？过佳！"婢春风出曰："郭冠军家。"元谦曰："凡婢双声。"春风曰："儜奴慢骂。"元谦服婢之能，於是京邑翕然传之。

闻义里有敦煌人宋云宅，云与惠生俱使西域也。

神龟元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经，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

初发京师，西行四十日，至赤岭，即国之西疆也。皇魏关防，正在於此。

赤岭者，不生草木，因以为名。其山有鸟鼠同穴。异种共类，鸟雄鼠雌，共为阴阳，即所谓鸟鼠同穴。

发赤岭，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浑国。路中甚寒，多饶风雪，飞沙走砾，举目皆满，唯土谷浑城左右暖於余处。其国有文字，况同魏。风俗政治，多为夷法。

从吐谷浑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为土谷浑所吞。今城是土谷浑第二息宁西将军，总部落三千，以御西胡。

从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城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无雨，决水种麦，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城中图佛与菩萨，乃无胡貌，访古

老，云是吕光伐胡时所作。从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城傍花果似洛阳，惟土屋平头为异也。

从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麽城。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余众僧。有金像一躯，举高丈六，仪容超绝，相好炳然，面恒东立，不肯西顾。父老传云：此像本从南方腾空而来，于阗国王亲见礼拜，载像归，中路夜宿，忽然不见，遣人寻之，还来本处。王即起塔，封四百户以供洒扫。户人有患，以金箔贴像所患处，即得阴愈。后人於此像边造丈六像者及诸像塔，乃至数千，悬彩幡盖，亦有万计。魏国之幡过半矣。幡上隶书，多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唯有一幡，观其年号是姚兴时幡。

从捍麽城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阗国。王头著金冠，似鸡帻，头后垂二尺生绢，广五寸，以为饰。威仪有鼓角金钲，弓箭一具，戟二枝，槊五张。左右带刀，不过百人。其俗妇人袴衫束带，乘马驰走，与丈夫无异。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图。居丧者翦发膀面，以为哀戚。发长四寸，即就平常。唯王死不烧，置之棺中，远葬於野，立庙祭祀，以时思之。

于阗王不信佛法。有商胡将一比丘名毗卢旃在城南杏树下，向王伏罪云："今辄将异国沙门来在城南杏树下。"王闻忽怒，即往看毗卢旃。旃语王曰："如来遣我来，令王造覆盆浮图一所，使王祚永隆。"王言："令我见佛，当即从命。"毗卢旃鸣钟告佛，即遣罗睺罗变形为佛，从空而现真容。王五体投地，即於杏树下置立寺舍，画作罗睺罗像，忽然自灭，于阗王更作精舍笼之。今覆瓮之影，恒出屋外，见之者无不回向。其中有辟支佛靴，於今不烂，非皮非采，莫能审之。

案于阗国境，东西不过三千余里。

神龟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驹波国。人民山居，五穀甚丰，食则麵麦，不立屠煞。食肉者，以自死肉。风俗言音与于阗相似，文字与婆罗门同。其国疆界可五日行遍。

八月初入汉盘陀国界。西行六日，登葱岭山。复西行三日，至钵盂城。三日至不可依山。其处甚寒，冬夏积雪。

山中有池，毒龙居之。昔有三百商人止宿池侧，值龙忿怒，泛杀商人。盘陀王闻之，舍位与子，向乌场国学婆罗门咒，四年之中，尽得其术。还复王位，就池咒龙。龙变为人，悔过向王。王即徙之葱岭山，去此池二千余里。今日国王十三世祖也。

自此以西，山路欹侧，长坂千里，悬崖万仞，极天之阻，实在於斯。太行孟门，匹兹非险；崤关陇坂，方此则夷。自发葱岭，步步渐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岭。依约中下，实半天矣。汉盘陀国正在山顶。自葱岭已西，水皆西流，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人民决水以种，闻中国田待雨而种，笑曰："天何由可共期也？"城东有孟津河，东北流向沙勒。葱岭高峻，不生草木。是时八月，天气已冷，北风驱雁，飞雪千里。

九月中旬入钵和国。高山深谷，崄道如常。国王所住，因山为城。人民

服饰，惟有氈衣。地土甚寒，窟穴而居。风雪劲切，人畜相依。国之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结，望若玉峰。

十月之初，至噘哒国。土田庶衍，山泽弥望，居无城郭，游军而治。以氈为屋，随逐水草，夏则迁凉，冬则就温。乡土不识，文字礼教俱阙。阴阳运转，莫知其度，年无盈闰，月无大小，用十二月为一岁。受诸国贡献，南至牒罗，北尽敕勒，东被于阗，西及波斯，四十余国皆来朝贺。王居大氈帐，方四十步，周迴以氍毹为壁。王著锦衣，坐金床，以四金凤凰为床脚。见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诏书。至於设会，一人唱，则客前，后唱，则罢会。唯有此法，不见音乐。

噘哒国王妃亦著锦衣，长八尺奇，垂地三尺，使人擎之，头带一角，长三尺，以玫瑰五色珠装饰其上。王妃出则舆之，入坐金床，以六牙白象四狮子为床，自余大臣妻皆随。伞头亦似有角，团圆垂下，状似宝盖。

观其贵贱，亦有服章。四夷之中，最为强大。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杀生血食，器用七宝。诸国奉献，甚饶珍异。

按噘哒国去京师二万余里。

十一月初入波知国。境土甚狭，七日行过，人民山居，资业穷煎，风俗凶慢，见王无礼。国王出入，从者数人。其国有水，昔日甚浅，后山崩截流，变为二池。毒龙居之，多有灾异。夏喜暴雨，冬则积雪，行人由之，多致难艰。雪有白光，照耀人眼，令人闭目，茫然无见。祭祀龙王，然后平复。

十一月中旬入赊弥国。此国渐出葱岭，土田峣崄，民多贫困。峻路危道，人马仅通。一直一道，从钵卢勒国向乌场国，铁锁为桥，悬虚为渡，下不见底，旁无挽捉，倏忽之间，投躯万仞，是以行者望风谢路耳。

十二月初入乌场国。北接葱岭，南连天竺，土气和暖，地方数千里，民物殷阜，匹临淄之神州，原田膴膴，等咸阳之上土。鞞罗施儿之所，萨埵投身之地，旧俗虽远，土风犹存。国王精进，菜食长斋，晨夜礼佛，击鼓吹贝，琵琶箜篌，笙箫备有。日中已后，始治国事。假有死罪，不立杀刑，唯徙空山，任其饮啄。事涉疑似，以药服之，清浊则验。随事轻重，当时即决。土地肥美，人物丰饶。五穀尽登，百果繁熟。夜闻锺声，遍满世界。土饶异花，冬夏相接，道俗采之，上佛供养。

国王见宋云云大魏使来，膜拜受诏书。闻太后崇奉佛法，即面东合掌，遥心顶礼。遣解魏语人问宋云曰："卿是日出人也？"宋云答曰："我国东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实如来旨。"王又问曰："彼国出圣人否？"宋云具说周孔庄老之德；次序蓬莱山上银阙金堂，神仙圣人并在其上，说管辂善卜，华陀治病，左慈方术；如此之事，分别说之。王曰："若如卿言，即是佛国，我当命终，愿生彼国。"

宋云於是与惠生出城外，寻如来教迹。水东有佛晒衣处。初如来在乌场国行化，龙王瞋怒，兴大风雨，佛僧迦梨表里通湿。雨止，佛在石下东面而

坐，晒袈裟。年岁虽久，彪炳若新。非值条缝明见，至於细缕亦彰。乍往观之，如似未彻，假令刮削，其文转明。佛坐处及晒衣所，并有塔记。

水西有池，龙王居之，池边有一寺，五十余僧。龙王每作神变，国王祈请，以金玉珍宝投之池中，在后涌出，令僧取之。此寺衣食，待龙而济，世人名曰龙王寺。

王城北八十里，有如来履石之迹，起塔笼之。履石之处，若践水泥，量之不定，或长或短。今立寺，可七十余僧。塔南二十步，有泉石。佛本清净，嚼杨枝，植地即生，今成大树，胡名曰婆楼。

城北有陀罗寺，佛事最多。浮图高大，僧房逼侧，周匝金像六千躯。王年常大会，皆在此寺。国内沙门，咸来云集。宋云惠生见彼比丘戒行精苦，观其风范，特加恭敬。遂舍奴婢二人，以供洒扫。

去王城东南，山行八日，至如来苦行投身饲饿虎之处。高山巃嵸，危岫入云。嘉木灵芝，丛生其上。林泉婉丽，花彩曜目。宋云与惠生割舍行资，於山顶造浮图一所，刻石隶书，铭魏功德。山有收骨寺，三百余僧。王城南一百余里，有如来昔在摩休国剥皮为纸，折骨为笔处。阿育王起塔笼之，举高十丈。折骨之处，髓流著石，观其脂色，肥腻若新。

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甘泉美果，见於经记。山谷和暖，草木冬青。当时太簇御辰，温炽已扇，鸟鸣春树，蝶舞花丛，宋云远在绝域，因瞩此芳景，归怀之思，独轸中肠，遂动旧疹，缠绵经月，得婆罗门咒，然后平善。

山顶东南，有太子石室，一口两房。太子室前十步，有大方石。云太子常坐其上，阿育王起塔记之。塔南一里，有太子草菴处。去塔一里，东北下山五十步，有太子男女绕树不去，婆罗门以杖鞭之流血洒地处，其树犹存。洒血之地，今为泉水。室西三里，天帝释化为师子，当路蹲坐，遮嫚娀之处。石上毛尾爪迹，今悉炳然。阿周陀窟及闪子供养盲父母处，皆有塔记。

山中有昔五百罗汉床，南北两行相向坐处，其次第相对。有大寺，僧徒二百人。太子所食泉水北有寺，恒以驴数头运粮上山，无人驱逐，自然往还。寅发午至，每及中餐。此是护塔神湿婆仙使之然。

此寺昔日有沙弥，常除灰，因入神定。维那轭之，不觉皮连骨离，湿婆仙代沙弥除灰处。国王与湿婆仙立庙，图其形像，以金傅之。

隔山岭有婆奸寺，夜叉所造。僧徒八十人。云罗汉夜叉常来供养，洒扫取薪，凡俗比丘，不得在寺。大魏沙门道荣至此礼拜而去，不敢留停。至正光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罗国。土地亦与乌场国相似，本名业波罗国，为嚈哒所灭，遂立敕勤为王。治国以来，已经二世。立性凶暴，多行杀戮，不信佛法，好祀鬼神。国中人民，悉是婆罗门种，崇奉佛教，好读经典，忽得此王，深非情愿。自恃勇力，与罽宾争境，连兵战斗，已历三年。王有斗象七百头，一负十人，手持刀楂，象鼻缚刀，与敌相击。王常停境上，终日不归，师老民劳，百姓嗟怨。

宋云诣军，通诏书，王凶慢无礼，坐受诏书。宋云见其远夷不可制，任其倨傲，莫能责之。王遣传事谓宋云曰："卿涉诸国，经过险路，得无劳苦也？"宋云答曰："我皇帝深味大乘，远求经典，道路虽险，未敢言疲。大王亲总三军，远临边境，寒暑骤移，不无顿弊？"王答曰："不能降服小国，愧卿此问。"宋云初谓王是夷人，不可以礼责，任其坐受诏书，及亲往复，乃有人情。遂责之曰："山有高下，水有大小，人处世间，亦有尊卑。噘哒、乌场王并拜受诏书，大王何独不拜？"王答曰："我见魏主则拜，得书坐读，有何可怪？世人得父母书，犹自坐读，大魏如我父母，我亦坐读书，於理无失。"云无以屈之。遂将云至一寺，供给甚薄。时跋提国送狮子儿两头与乾陀罗王，云等见之，观其意气雄猛，中国所画，莫参其仪。

於是西行五日，至如来舍头施人处。亦有塔寺，二十余僧。复西行三日，至辛头大河。河西岸上，有如来作摩竭大鱼，从河而出，十二年中以肉济人处。起塔为记，石上犹有鱼鳞纹。

复西行十三日，至佛沙伏城。川原沃壤，城郭端直，民户殷多，林泉茂盛。土饶珍宝，风俗淳善。其城内外，凡有古寺。名僧德众，道行高奇。城北一里有白象宫。寺内佛事，皆是石像，装严极丽，头数甚多，通身金箔，眩耀人目。寺前有系白象树，此寺之兴，实由兹焉。花叶似枣，季冬始熟。父老传云，此树灭，佛法亦灭。寺内图太子夫妻以男女乞婆罗门像，胡人见之，莫不悲泣。

复西行一日，至如来挑眼施人处。亦有塔寺，寺石上有迦叶佛迹。

复西行一日，乘船渡一深水，三百余步，复西南行六十里，至乾陀罗城。东南七里，有雀离浮图。

《道荣传》云：城东四里。

推其本缘，乃是如来在世之时，与弟子游化此土，指城东曰："我入涅槃后二百年，有国王名迦尼色迦在此处起浮图。"佛入涅槃后二百年，果有国王字迦尼色迦出游城东，见四童子累牛粪为塔，可高三尺，俄然即失。

《道荣传》云：童子在虚空中向王说偈。

王怪此童子，即作塔笼之，粪塔渐高，挺出於外，去地四百尺，然后止。王始更广塔基三百余步。

《道荣传》云："三百九十步。"

从地构木，始得齐等。

《道荣传》云：其高三丈，悉用文石为阶砌栌栱，上构众木，凡十三级。

上有铁柱，高三百尺，金盘十三重，合去地七百尺。

《道荣传》云：铁柱八十八尺，八十围，金盘十五重，去地六十三丈二尺。

施功既讫，粪塔如初，在大塔南三百步。时有婆罗门不信是粪，以手探看，遂作一孔，年岁虽久，粪犹不烂，以香泥填孔，不可充满。今有天宫笼盖之。

雀离浮图自作以来，三经天火所烧，国王修之，还复如故。父老云：此

浮图天火七烧，佛法当灭。

《道荣传》云：王修浮图，木工既讫，犹有铁柱，无有能上者。王於四角起大高楼，多置金银及诸宝物，王与夫人及诸王子悉在上烧香散花，至心精神，然后辘轳绞索，一举便到。故胡人皆云四天王助之。若其不尔，实非人力所能举。

塔内佛事，悉是金玉，千变万化，难得而称，旭日始开，则金盘晃朗，微风渐发，则宝铎和鸣，西域浮图，最为第一。

此塔初成，用真珠为罗网覆於其上。於后数年，王乃思量，此珠网价值万金，我崩之后，恐人侵夺；复虑大塔破坏，无人修补。即解珠网，以铜镬盛之，在塔西北一百步掘地埋之。上种树，树名菩提，枝条四布，密叶蔽天。树下四面坐像，各高丈五，恒有四龙典掌此珠，若兴心欲取，则有祸变。刻石为铭，嘱语将来，若此塔坏，劳烦后贤出珠修治。

雀离浮图南五十步，有一石塔，其形正圆，高二丈，甚有神变，能与世人表吉凶。以指触之，若吉者，金铃鸣应；若凶者，假令人摇撼，亦不肯鸣。惠生既在远国，恐不吉反，遂礼神塔，乞求一验。於是以指触之，铃即鸣应。得此验，用慰私心，后果得吉反。惠生初发京师之日，皇太后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从于阗至乾陀罗，所有佛事处，悉皆流布，至此顿尽。惟留太后百尺幡一口，拟奉尸毗王塔。宋云以奴婢二人奉雀离浮图，永充洒扫。惠生遂减割行资，妙简良匠，以铜摹写雀离浮图仪一躯，及释迦四塔变。

於是西北行七日，渡一大水，至如来为尸毗王救鸽之处，亦起塔寺。昔尸毗王仓库为火所烧，其中粳米燋然，至今犹在。若服一粒，永无瘴患。彼国人民须禁日取之。

《道荣传》云：至那迦罗阿国，有佛顶骨，方圆四寸，黄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闕然似仰蜂窠。至耆贺滥寺，有佛袈裟十三条，以尺量之，或短或长。复有佛锡杖，长丈七，以水筒盛之，金箔其上。此杖轻重不定，值有重时，百人不举，值有轻时，一人胜之。那竭城中有佛牙佛发，并作宝函盛之，朝夕供养。至瞿波罗窟，见佛影。入山窟，去十五步，西面向户遥望，则众相炳然；近看，则瞑然不见。以手摩之，唯有石壁。渐渐缺行，始见其相。容颜挺特，世所希有。窟前有方石，石上有佛迹。窟西南百步，有佛浣衣处。窟北一里，有目连窟。窟北有山，山下有六佛手作浮图，高十丈。云此浮图陷入地，佛法当灭。并为七塔，七塔南石铭，云如来手书，胡字分明，於今可识焉。

惠生在乌场国二年，西胡风俗，大同小异，不能具录。至正光二年二月始还天阙。

衒之按《惠生行纪》事多不尽录，今依《道荣传》、《宋云家纪》，故并载之，以备缺文。

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合有二百三十里。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天平元年迁都邺城，洛阳余寺四百二十一所。北邙山上有冯王寺、齐献武王寺。京东石关有元领军寺、刘长秋寺。嵩高中有闲居寺、栖禅寺、嵩阳寺、道场寺。上有中顶寺，东有升道寺。京南关口有石窟寺、灵岩寺。京西瀍涧有白马寺、照乐寺。如此之寺，既郭外，不在数限，亦详载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洛阳伽蓝记
作者=（北魏）杨衒之原著
页数=183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08
SS号=12645646
DX号=000006951354
url=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6951354&d=BFA4A850AF60A32C67EFCC8138E67DFC&fenlei=111203020706&sw=%C2%E5%D1%F4%D9%A4%C0%B6%BC%C7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卷一　洛阳城内诸寺
永宁寺
建中寺
长秋寺
瑶光寺
景乐寺
昭仪尼寺
愿会寺
胡统寺
修梵寺
景林寺
建春门
卷二　洛阳城东诸寺
明悬尼寺
龙华寺
璎珞寺
宗圣寺
崇真寺
魏昌尼寺
景兴尼寺
灵应寺
庄严寺
秦太上君寺
正始寺
平等寺
景宁寺
归觉寺
卷三　洛阳城南诸寺
景明寺
大统寺
秦太上公寺
报德寺
正觉寺
龙华寺和追圣寺
归正寺
菩提寺

高阳王寺
崇虚寺
卷四　洛阳城西诸寺
冲觉寺
宣忠寺
王典御寺
白马寺
宝光寺
法云寺
开善寺
追先寺
融觉寺
大觉寺
永明寺
卷五　洛阳城北诸寺暨惠生宋云取经记
禅虚寺
凝玄寺
京师郭外诸寺
惠生宋云取经记
赤岭
土谷浑国
鄯善城
且末城
末城
捍么城
于阗国
朱驹波国
汉盘陀国
钵和国
厌哒国
波知国
赊弥国
乌苌国
乾陀罗国
乾陀罗城
那伽罗阿国
杨衒之按
参考书目
附：《洛阳伽蓝记》原文